

中國歷代食貨志

上海大

350286

中國歷代食貨志

上海大

中國歷代食貨志

上海大光書局刊印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9 9115B

- 一 凡正史及宋史新編元史新編中之食貨志及平準書貨殖列傳等。悉收入本編。
- 二 本篇正文注文。概皆斷句。
- 三 本篇所有注文。皆用「」號括出。以資醒目。
- 四 各史食貨志之體例。不盡畫一。有通爲一卷者。有以「數字」分卷者。有以「上下」分卷者。有以「上中下」分卷者。又有於每卷之中。更另標子目者。本書悉依原式收入。不事更張。以存真相。其另標子目諸篇。於編目時亦綱目並存。各注頁碼。以便翻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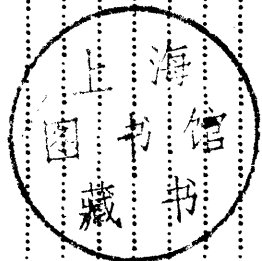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食貨志

上篇目錄

史記平準書	0007	0001	0005
史記貨殖列傳	0007	0012	0012
前漢書食貨志	0013	0025	0025
上	0013	0018	0018
下	0018	0025	0025
前漢書貨殖列傳	0027	0030	0030
晉書食貨志	0034	0034	0034
魏書食貨志	0035	0038	0038
隋書食貨志	0039	0043	0043
舊唐書食貨志	0045	0053	0053
上	0045	0049	0049
下	0050	0053	0053
唐書食貨志	0055	0065	0065
一	0055	0056	0056
二	0056	0058	0058
三	0058	0060	0060
四	0060	0063	0063
五	0063	0065	0065
舊五代史食貨志	0067	0069	0069
宋史食貨志	0071	0074	0074
上一 (農田)	0071	0078	0078
上二 (方田 賦稅)	0078	0084	0084
上三 (布帛 和糴 漕運)	0084	0090	0090
上四 (屯田 常平義倉)	0090	0095	0095
上五 (役法上)	0095	0100	0100
上六 (役法下 振恤)	0100	0105	0105
下一 (會計)	0105	0110	0110
下二 (錢幣)	0110	0114	0114
下三 (會子 鹽上)	0115	0120	0120
下四 (鹽中)	0120	0125	0125

中國歷代食貨志 上篇目錄

下五 (鹽下 茶上)	0125	0130	0130
下六 (茶下)	0130	0134	0134
下七 (酒 阮冶 鑾 香附)	0134	0139	0139
下八 (隋稅 市易 均輸 互市舶法)	0139	0144	0144
宋史新編食貨志	0145	0159	0159
一	0145	0148	0148
二	0148	0151	0151
三	0151	0156	0156
四	0156	0161	0161
遼史食貨志	0161	0166	0166
上	0161	0166	0166
下	0166	0172	0172
金史食貨志	0166	0179	0179
一 (戶口 通檢推排)	0166	0170	0170
二 (田制 租賦 牛具稅)	0170	0174	0174
三 (錢幣)	0174	0177	0177
四 (鹽 酒 醋 茶 諸征齒 金銀稅)	0177	0181	0181
五 (樞場 和糴 常平倉 水田 區田 入粟 露度 牒)	0181	0185	0185
元史食貨志	0181	0188	0188
一	0188	0188	0188
序	0188	0188	0188
經理	0188	0188	0188
農桑	0188	0188	0188
稅糧	0188	0188	0188
科差	0188	0188	0188
海運	0188	0188	0188
鈔法	0188	0188	0188
二	0188	0188	0188
歲課	0188	0188	0188
鹽法	0188	0188	0188
茶法	0188	0188	0188
酒醋法	0188	0188	0188
商稅	0188	0188	0188



市舶	0 1 8 9	0 1 9 0
額外課	0 1 9 0	0 1 9 1
三	0 1 9 1	0 1 9 8
歲賜	0 1 9 1	0 1 9 8
四	0 1 9 8	0 2 0 4
俸秩	0 1 9 8	0 2 0 2
常平義倉	0 2 0 2	0 2 0 2
惠民藥局	0 2 0 2	0 2 0 2
市糴	0 2 0 2	0 2 0 3
賑恤	0 2 0 3	0 2 0 4
五	0 2 0 4	0 2 0 9
海運	0 2 0 4	0 2 0 5
鈔法	0 2 0 5	0 2 0 5
鹽法	0 2 0 5	0 2 0 9
茶法	0 2 0 9	0 2 0 9
元史新編食貨志	0 2 1 1	0 2 3 1
上	0 2 1 1	0 2 1 6
序	0 2 1 1	0 2 1 1
經理	0 2 1 1	0 2 1 1
農商	0 2 1 1	0 2 1 1
稅糧	0 2 1 2	0 2 1 2
科差	0 2 1 2	0 2 1 3
海運	0 2 1 3	0 2 1 4
鈔法	0 2 1 4	0 2 1 6
中	0 2 1 6	0 2 2 1
歲課	0 2 1 6	0 2 2 1
鹽法	0 2 1 7	0 2 2 1
茶法	0 2 1 9	0 2 2 0
酒醋課	0 2 2 0	0 2 2 0
商稅	0 2 2 0	0 2 2 0
市舶	0 2 2 0	0 2 2 1
額外課	0 2 2 1	0 2 2 1
下	0 2 2 1	0 2 3 1

歲賜	0 2 2 1	0 2 2 9
俸秩	0 2 2 9	0 2 2 9
常平義倉	0 2 2 9	0 2 3 0
賑恤	0 2 3 0	0 2 3 1
明史食貨志	0 2 3 3	0 2 3 4
一	0 2 3 3	0 2 3 5
序	0 2 3 3	0 2 3 3
戶口	0 2 3 3	0 2 3 5
田制(屯田 莊田)	0 2 3 3	0 2 3 5
二	0 2 3 5	0 2 3 8
賦役	0 2 3 5	0 2 3 8
三	0 2 3 8	0 2 4 1
海運 倉庫	0 2 3 8	0 2 4 1
四	0 2 4 1	0 2 4 6
鹽法 茶法	0 2 4 1	0 2 4 6
五	0 2 4 6	0 2 5 0
錢鈔 坑冶(附鐵冶銅場)	0 2 4 6	0 2 5 0
商稅 市舶 馬市	0 2 4 6	0 2 5 0
六	0 2 5 0	0 2 5 4
上供採造 採造 柴炭 採木 珠池 織造 燒造	0 2 5 0	0 2 5 4
俸餉 會計	0 2 5 0	0 2 5 4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史記平準書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 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集解」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餼。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老弱轉輸。作業劇而財賤。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醇與純一也。或作駢非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集解」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集解」駟案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顧氏案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也。】一黃金一斤。【「索隱」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注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其義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集解」李奇曰。稽。貯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積之也。物貴而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難字作躍。【索隱】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釋。晉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疎。如淳曰。踊。騰。猶低昂也。低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漢書難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難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集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正義」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賣。故言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為一年之費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漕。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畜官儲者也。】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集解」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案即訓。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文云。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也。】富埒天子。【「集解」徐廣曰。埒。等也。】其後卒以叛逆。都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都氏錢布天下。而鑄

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輪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早亦復倍價。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謂增益苑園。造苑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與馬益增。倍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集解」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集解」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粟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牛牝者。擯而不得聚會。【「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問其間。則相踴躍。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集解」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集解」如淳曰。倉氏。庚氏是也。】案如淳注。出食貨志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

行義而後細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廢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烏侯反。今台州永寧是也。】事甌越。【「正義」甌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彭吳。賈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靡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弊。以巧法。【「索隱」三者。抗。晉五官反。鄒氏又晉五亂反。案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抵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集解」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也。】其後漢元朔二年。築朔方。【「正義」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州。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錢。致一石。【「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幣於耶。燹以渠之。【「索隱」應劭云。臨邛。屬燹。燹。屬犍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索隱」謂發軍興以誅之也。】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集解」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乃募家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集解」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集解」徐廣曰。元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

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集解】章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索隱】蹕音逝。謂貯也。韋昭云。音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詁林。蹕今滯字。則蹕與滯同。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集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一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索隱】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璞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集解】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七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蓋此言武功爵置唯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爾。非也。大顏亦以為然。【以駟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難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集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集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索隱】格音圍。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集解】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百數十萬。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

府。禁藏以贖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苗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集解】徐廣曰。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集解】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贖財役貧。【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贖。停也。一日貯也。【索隱】蕭該案字林云。貯。廉也。音佇。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子貢發貯。貯財是也。】轉轂百數。【集解】李奇曰。車也。廢居居邑。【集解】徐廣曰。廢居者。貯者之名也。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駟案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曰。有所費有所蓄是也。】封君皆低首仰給。【集解】晉灼曰。低音抵。距也。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贖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集解】如淳曰。磨錢取鑄。故也。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集解】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索隱】說文云。銅。赤金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集解】韋昭曰。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囊取銖。【集解】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鑄法謂之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緇。【集解】徐廣曰。藻一作紫。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集解】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地用。莫如馬。【索隱】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人用。莫如龜。【索隱】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攬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謂以八兩差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小稱。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為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內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稱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據音湯果。爾雅注。稱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也。錢譜內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罪錢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東郭

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秦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者鹽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索隱〕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集解〕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作昆明池。〔索隱〕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集解〕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不可磨取鑄為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集解〕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益者煮鹽盆。〔索隱〕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顏云蘇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集解〕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索隱〕包愷音奇謂謂侯也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善。以致富義後利細民。〔索隱〕義音弋戰反羨饒也與行同義。其沮事之謀不可勝聽。〔索隱〕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謀此不可聽許也。敢私鑄鐵器者盡者缺左趾。〔集解〕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索隱〕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鈇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集解〕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難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苗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於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兩畝。〔集解〕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繁貧者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軛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集解〕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軛小車也傳子言漢代賤乘軛今則貴之言算軛車者有軛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緡音曼。諸賈人未作黃貸買居邑稽諸物。〔索隱〕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集解〕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索隱〕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集解〕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軛者以一算商賈人軛車二算。〔集解〕如淳曰商賈有軛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索隱〕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天子乃思下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留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身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嘗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問曰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餼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以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屬而牧羊。〔索隱〕韋昭曰履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緡氏令試之緡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儔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集解〕徐廣曰元鼎二年丙寅歲。而桑弘羊為大農丞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索隱〕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隴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無他事從慮也。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索隱〕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咸宜杜周等為中丞縱橫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集解〕徐廣曰元狩四年時王戌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

皮幣間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集解】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集解】微反。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盜鑄錢。【案隱】謂多盜巧雜以鉛錫也。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赤側。【集解】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案隱】鑄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邊也。【案隱】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案隱】樂彥云。諸所廢與。附上罔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集解】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案隱】駟案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鑄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盜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集解】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案隱】楊姓。可名也。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案隱】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集解】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案隱】反音幡。反謂反使從輕也。案劉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案隱】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案隱】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案隱】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徧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案隱】布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案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集解】韋昭曰。戰鬪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案隱】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脩之。將與南越呂嘉戰。故作樓船。於是楊僕有將軍之號。又下文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案隱】謂化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集解】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徒奴婢。案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案隱】樂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案隱】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案隱】所忠言世家子弟。【集解】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案隱】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

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非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案隱】晉灼云。中國被救齊整之人也。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集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人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案隱】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博戲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鬪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送徒者也。是時山東被河苗。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集解】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隴。度也。卒。倉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集解】如淳曰。微。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微。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微。無衛邊之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微。故民得畜牧也。【案隱】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新秦中。【集解】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微。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案隱】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一。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備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築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贖。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案隱】令音岑。姚氏音連。韋昭云。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郡。【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集解】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贖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或以首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集解】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集解】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歲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

飲附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案隱〕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爲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集解〕澁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賈貴。〔案隱〕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賈賣貴也。苦又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窳音庚。事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或強令民賣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集解〕徐廣曰。南越爲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案隱〕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史〕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案隱〕奉音扶。用反。包氏同。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開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皆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集解〕徐廣曰。擅一作經。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賦費。〔案隱〕服虔謂載云。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載之費也。賦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都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賣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集解〕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案隱〕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滂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案隱〕謂吏坐市肆。行列之市。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案隱〕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爲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細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集解〕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就說所以爲治。而稍殘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集解〕管子有輕重之法。微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強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戶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案隱〕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白銀也。赤。赤銅也。見食貨志。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集解〕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集解〕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集解〕孟康曰。二十兩爲鎰。爲上幣。銅鑿。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糶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管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苟足怪焉。〔案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哀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贍郊野。考證

此
页
空
白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史記貨殖列傳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務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集解】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索隱】穀音谷。確反。穀木名。皮可為紙。糴山中紵。可以為布。布盧。紵音竹。今山開野紵。亦作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柚。梓。【索隱】南子二音。薑。桂。金。錫。【集解】徐廣曰。音遼。鈞之末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華。龍。門。碣石。【正義】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旄。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裝置。【索隱】言如置裝子往往有之。【正義】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園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赫。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案隱】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諺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案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不辟矣。【案隱】辟音闢。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乎。【案隱】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乎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瀋。【集解】徐廣曰。瀋音昔。瀋。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案隱】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袂而朝。齊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天府。職

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集解】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范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案隱】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案隱】五行不說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案隱】國語。大夫種曰。買人早資舟。水資車。以待也。【案隱】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驢。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案隱】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為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未俱利。平糶糶物。關市不。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案隱】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案隱】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物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案隱】大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集解】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案隱】扁音篇。又音符。珍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案隱】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案隱】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案隱】之陶。【正義】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案隱】服虔云。陶。今定陶也。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案隱】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案隱】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

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集解】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蓄財於曹魯之間。【集解】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厭。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東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惲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強。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惲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與之食。【索隱】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積】。【正義】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明歲衰。至午。早明歲美。至酉。積。明歲衰。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正義】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備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狗頓。用鹽鹽起。【集解】孔叢曰。狗頓。魯之騎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貫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狗氏。故曰狗頓。【索隱】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正義】按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吹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赤白即成鹽。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集解】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保名也。【索隱】漢書作羸。烏氏。姓。氏音支。保音魯可反。【正義】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保名也。【畜牧及粟。斥賣求奇。給物間。】【集解】徐廣曰。問一作姁。不以公正謂之姁也。獻戎戎王。【索隱】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索隱】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集解】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漢書

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集解】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替。【正義】音子兒。言資財來多。不可量。一云清多以財餽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容之。爲樂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與海內爲一。開關梁。池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言重於耕稼也。【重爲邪。】【索隱】重。音逐。隨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姁邪。【正義】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爲邪惡。及秦文孝總居雍。陳。【集解】徐廣曰。陳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陳。【正義】雍縣。邠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賈音古。【獻孝公使櫟邑。】【集解】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櫟音樂。即櫟陽。櫟邑北卻戎。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沃野。地饒。【集解】徐廣曰。徐廣曰。出銅。隴山出鐵。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黃丹沙。石。銅鐵。】【集解】徐廣曰。出銅。隴山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漢。焚燹。僅西近。印。罕。罕。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峽。斜。絕。穀。其口。【集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言峽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轆之漆。故云縮穀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易音亦。鮮音抄。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集解】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織。儉。習。事。楊。平。陽。陳。西。曹。秦。魏。【正義】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訛。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種。之。勇。反。種。在。恆。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集解】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憤。悵。【集解】晉灼曰。憤音憤。悵音堅。瓊曰。憤音憤。悵音憤。今以上名。彌直爲憤中也。【索隱】憤音憤。悵音憤。好氣。任。俠。爲。茲。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奇音翫。羨音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行。也。其。民。羯。犍。不。均。【集解】徐廣曰。獞音兒。一音因。凡反。皆健。羊。名。【索隱】羯音已。紇反。獞音慈。紀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悍而不均也。自全管之時。固已患其慥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椽音遂。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溫。軹。西。賈。上。黨。【正義】澤潞等州也。北

賈趙中山。【索隱】温軹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洛州及定州。【山】中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紆澤地餘民。【集解】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紆澤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沙丘在那州也。【民俗懷念】。【集解】徐廣曰。懷念也。音絹。一作懷。一作惠。音黽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歌沈慨。則相隨推刺】。【索隱】推。即推殺人而刺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治】。【集解】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集解】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集解】徐廣曰。音枯。張晏曰。音麗也。【音麗】。【音所綺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洛水本名漳水。邯鄲在其地。【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鄧衛。鄧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集解】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得野王】。【集解】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秦拔衛濮濶。徙其君於濮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劉氏音音卓。一音勅。教反。遼。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隱】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鄒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貌。他並類此。【東結穢絡朝鮮真番之利】。【索隱】縮者縮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正義】番音潘。【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集解】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齊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齊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集解】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齷音則角反。又音惻。斷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長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鄒濶以東。【集解】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集解】徐廣曰。今爲臨淮。【屬巨野】。【正義】鄒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集解】徐廣曰。今陶之濼。【正義】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正義】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集解】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集解】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集解】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集解】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宋州鄆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別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郡都】。【正義】荊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

之饒】。【集解】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煖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集解】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取音秋。慮音閩。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僅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矜已諾】。【正義】已音紀。【彭城以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州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胸膈以北。俗則齊】。【正義】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續縣在沂州之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閩廬春申王濬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集解】徐廣曰。都郡。都縣。屬江夏。【正義】故郢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正義】九江。都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集解】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爲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按徐說非。秦置郡都。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鄆郡故城是也。漢改爲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爲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正義】今洪州也。【長沙】。【正義】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爲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鄂之後徙壽春】。【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鄂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集解】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澤。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集解】徐廣曰。鄆陽有之。【正義】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集解】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九疑】。【集解】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正義】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正義】番禺。二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集解】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集解】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禹居陽城。穎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關關】。【集解】徐廣曰。按漢中。亦作狗字。【索隱】郎音雲。【正義】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郎關。蓋郎當爲狗。狗水上有關。在商州。故按漢中是也。狗亦作郁。與郎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正義】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池鹽。【嶺南沙北】。【正義】謂池漢之北也。【固往

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稻粳鱖魚。或火耕而水耨。〔集解〕徐廣曰。乃邁反。除草也。〔正義〕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集解〕徐廣曰。果。隋。〔集解〕駱案。徐廣曰。地理志。作蔞。〔索隱〕隋。音徒。火反。蔞。音耶。果。蔞。除草也。〔正義〕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蔞。力和反。果。搖。猶搖籃包裏也。今楚越之俗。向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鱖。民多採捕積聚。搖籃包裏。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蔞。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實而足。〔正義〕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蔞。蔞。〔集解〕徐廣曰。音紫。蔞。荀目。蔞。謂也。蔞。案應劭曰。蔞。弱也。音灼。曰。蔞。病也。〔索隱〕蔞音庚。〔正義〕按食。蔞。蛤等物。故多蔞。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蔞。之肉。多珍毒之患也。偷生。無積聚。〔正義〕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駱案。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挾黃金。任俠并兼。借文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集解〕徐廣曰。鶩一作流。其皆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揄琴瑟。揄長袂。躡利屣。〔集解〕徐廣曰。揄音與。躡一作跣。跣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履也。目挑。〔正義〕田鳥反。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隘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關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路道也。農工商賈者。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秋稼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謂無爵邑之人。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抵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正義〕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觀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鹿。〔集解〕章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鰕。〔集解〕

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鰕音波。漢書作鰕。音同。〔正義〕言波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一作檑。駱案。章昭曰。檑木。所以為輻音秋。〔索隱〕漢書作千章之款。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款。梓木也。可以為輻者。安色千樹。棗。燕秦千樹。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秋。陳夏千樹。漆。齊魯千樹。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郭千畝。鍾之田。〔集解〕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后。〔集解〕徐廣曰。后音支。鮮支也。西音情。一名紅藍。其花染繪赤黃也。千畦。薑韭。〔集解〕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駱案。章昭曰。畦。猶圃。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饌飲食。〔集解〕徐廣曰。會聚會。〔索隱〕醻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鬪爭時。〔正義〕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野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歲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之資也。通邑大都。酷一歲千釐。〔正義〕釐千釐。〔集解〕徐廣曰。大罌缶。〔索隱〕音都。甘反。漢書作罌。孟康曰。儋。石。墨。石。墨。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屠牛羊。鹿。牛皮。敗穀。糶千鍾。〔集解〕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摠積數長千丈。木千章。〔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洪洞方。藁。章材也。舊將作大匠。章材曰。章曹。〔索隱〕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集解〕徐廣曰。古賀反。〔正義〕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集解〕徐廣曰。馬車也。〔正義〕軺音遙。說文云。軺。小車也。牛車千兩。〔正義〕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云。箱。輻及輪。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槩者。千枚。〔集解〕徐廣曰。槩音休。漆也。〔正義〕顏云。以漆物謂之槩。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槩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槩。整。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集解〕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后。千石。〔集解〕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駱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數千。〔集解〕徐廣曰。數苦。弔。反。馬八。音料。〔索隱〕埤蒼云。尻骨。謂八。一日夜蹄。小顏云。數口也。蹄與口。共平。則為二百疋。若。願。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數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竊。謂。九。竊。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牛千足。羊。鹿。千。雙。僮。手。指。千。〔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集解〕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駱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顏師古曰。疊。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答者。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集解】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集解】徐廣曰。酒或作細。駱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郵氏鼎食。胃脯。簡微。濁氏連騎。【索隱】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堂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鄒齊名。】

考證

貨殖列傳。○臣照按遷史以貨殖傳終。所以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至漢武之世。而蕩然無遺。蓋傷之也。末以非也二字作結。彰彰可見。而後儒猶謂馬遷重貨殖而薄仁義。寧得稱知言哉。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以徵為求。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真不出則財匱少。○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天下壞壞。○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計然之策。七。○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之陶。○臣照南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為曹州濟陽縣。又以為在兩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定陶縣。則曹州近之。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魯。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翻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凶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聖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凶。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臣世駿按。西下宜有北字。以故昔蘇。正義。按食蟻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蠶蛛之內。多珍毒之患也。○徐乎遠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是以廉更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顧炎武曰。貨殖傳廉更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踰。○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蹲字應作踰矣。又正義引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安上。水經注作江都。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顧炎武曰。說文

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街衝之路。為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相穀吏上道輪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所稱細柳倉也。盡權埋去。○顧炎武曰。權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前漢書食貨志

漢 蘭 臺 令 史 班固撰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布帛

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

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下占貝以

表飾故皆為寶貨也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斷木為耜燔木為耒耨之利以教

天下而食足師古曰燔音來內反耨音乃構反宋祁曰燔木當為樵木燔玉篇曰而九切以

音似燔音人九反耨音來內反耨音乃構反宋祁曰燔木當為樵木燔玉篇曰而九切以

火屈木曲案易作樛口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

師古曰自斷木為耜以此於此事見易上繫辭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

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

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宋

祁曰堯典也姚本刪去也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饑命棄為

稷官也古文言附師古曰事見闕里見下有虞書二字舜典也宋祁曰祖饑古文言

阻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梁雍制土田各因

所生遠近賦入貢柴應劭曰柴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附曰梁師古曰梁讀與匪同禹貢

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嗣而長也隋音他果反櫛適有無萬國作父師

古曰櫛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殷周之盛詩書所述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師古曰下繫之辭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

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曰論語載孔

子之言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

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官

養老之處士農工商四民闕里一作人有業宋祁曰姚本民作人學以居位

曰士闕里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導貨曰商師古曰嚮寶也嚮音七六反聖王

衡反農民戶人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地士丁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蕪澤原陵淳凼之

下有穡字確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

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

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

役師古曰徒衆也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

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

一以上上所強也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

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

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

蔬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蔬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

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蔬音來果反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主闕里一作

王故曰畷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墾場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

時師古曰斃即豕女傭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墾田廬在邑曰里

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

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土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闕里

(下有是字)里有序而鄉有庠宋祁曰於里有序於字下當添是字序以明教庠

則闕里一作以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為示也宋祁曰注未也字當刪春

令民畢出在墾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內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師古曰此爾詩

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

以食來至南畝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饋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

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蝻也今謂之促織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

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華音拱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

也春將出民里胥平且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

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宴妨怠惰也塾音執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

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

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

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

温也燎音力召反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

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

中國歷代食貨志 前漢書食貨志(上)

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解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趨農畊也。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採取怨刺之詩也。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比謂次之也。比音類二反。宋祁曰。此謂下當添調字。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國。國字無。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為奢侈。愛養其萌。無奪農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萌。庶慶悅。喜其先雨公田。乃及私也。宋祁曰。興雲當改興雨。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其下並同。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萌者。三年一考其績。國。國字無。作功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宋祁曰。邵本王德。作至德。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師古曰。汚。謂也。師古曰。絲。讀與由同。由。用也。從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師古曰。汚。謂貪穢也。絲。役橫作。師古曰。絲。讀曰。橫。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畷。劉敞曰。稅畷。所謂二也。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畷。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於是上貪民怨。災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許力而賤仁。先富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慨。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畷。治田勤謹。則畷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畷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宋祁曰。治田勤謹。當作勤謹。下不動。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難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畷。歲收畷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管新春秋之祿。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畷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孰糴。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饑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畷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一也。中饑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之一。大饑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此準之。大小中饑之率也。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藏出糴也。宋祁曰。糴也。姚改也。作之字。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師古曰。任。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任。東西曰陌。伯。音莫。白反。宋祁曰。任。伯。王本伯作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虛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一也。言其貲財積累萬萬也。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城。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師古曰。泰。半三分取其二。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更有過及。皆增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外錯。故無所取也。男子力耕。不足糴。師古曰。饑。古餓字。困。困。下有也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濟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下同。困。困。作其下並同也。宋祁曰。也。字當刪。海內愁怨。遂用澹。師古曰。下。逃其上。曰澹。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蘇林曰。無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其醢。師古曰。醢。不雜也。無醢色之醢。謂四馬雜色也。宋祁曰。越本醇作醇。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纒。取足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筭。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筭。與管同。管子。仲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

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師古曰：熾細也。悉盡其事也。熾與織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殘傷害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罽。此通用也。○宋祁曰：勇當作濫。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天下財產，何得不罄。應劭曰：罄，傾竭也。師古曰：鑿音厥。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音距。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載已多，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者，欲墜之意也。音闔。又音丁念反。○宋祁曰：注阡危，當刪危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師古曰：卒，讀曰猝。餽，亦饋字也。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羸老，易子而餓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齧也。音五巧反。○宋祁曰：姚本而餓，刪而字。餓下狡反。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僂也。謂與天子相比擬。酒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圖，謂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若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敵則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安也。今殿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殿，亦驕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者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爲。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龜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飢。衣，音於既反。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民有饑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火。劉奉世曰：不避湯火，避字未詳。○宋祁曰：言土地人民之衆，不讓湯火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靡麗也。煖音乃短反。饑之於

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徧而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役者，給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賣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石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粟米。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師古曰：任，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綸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迂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粟，粟有所溲。師古曰：溲，散也。音先列反。下同。○宋祁曰：有所溲，下脫矣。字。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師古曰：爲音于僂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也。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甚。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

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有爵則免。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寒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命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諭又音愈。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賈，賈也。下有賈讀曰價四字。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解見宣紀。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為苑以牧馬。官室列館車馬，益增脩矣。然妻赦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妻古妻字。園，園也。下有也字。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用中之任伯也。乘牝牡者，播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開其閒則踴躍，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牝牡，不必以其踴躍也。踴躍也音大奚反。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庚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於是閭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殺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持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廩車服，價上亡限物虛而貴，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宿麥謂其苗有也字。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說讀曰悅。園，園也。下所也字。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錫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師古曰：顯與專同。管主也。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

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實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大蕪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師古曰：卒讀曰猝，近音其斬反。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井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宋祁曰：事當改作韻字。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師古曰：耗音呼到反。此注文在下正文相食字下。入復相食，武帝末年，梅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韋昭曰：沛縣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畦。師古曰：畦，畦也。音工夫反。字或作畦。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開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畦，長終畦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三畦。師古曰：字無。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宋祁曰：三畝中姚刪去三字。苗生葉以上稍耨，隨草。師古曰：耨，鋤也。因墾其土以附苗根。師古曰：墾謂下之也。音頽。故其詩曰：或芸或耜，黍稷優優。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優優盛貌。芸音云音芋。擬音擬。芸除草也。師古曰：作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著。師古曰：比音必棘反。此注文在下正文根深字下。墾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優優而盛也。其耕耨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緡田。一斛以上。師古曰：緡田謂不為畦者也。緡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畦者，又過緡田二斛以上也。過使教田，大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謂之緡田。作謂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耕種，養苗。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過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犁。師古曰：挽引也。音晚。過突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師古曰：庸功也。音撫功共作也。義亦與庸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關過試以離宮卒，用其官墾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墾餘也。官墾地謂外垣之內，垣之外也。諸緣墾地，墾垣墾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閉而無事，因令於墾地為田也。墾音而緣反。課得數皆多其旁田時

一斛以上。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爲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氏。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積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入掌。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師古曰。商度也。關關。此注文在下正文得幸於上下。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漕水運。宋祁曰。水運下當添也字。用卒六萬人。宜羅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管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師古曰。關關。一作服虔。曰。萬萬億也。宋祁曰。郡本師古作服虔。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卒果便。壽昌遂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並讀曰價。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祭葵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爲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比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比假田。一作北。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鑿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以蓄聚爲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師古曰。比類也。關關。此注文在上水災字下。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師古曰。不爲作限制。上爲音于僞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窮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宋祁曰。王本所以上無然字。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師古曰。詳謂悉盡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費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傅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事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

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室。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爲泰疏闊而更之。令陋小。宋祁曰。而更下當添改字。陋小當添也字。宣帝始賜單于印。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鉤于反。町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莽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如淳曰。負背也。關關。此注文在下正文北邊字下。江淮而北。邊使者馳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糴成出。音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規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田也。劫奪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質關關。一作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然。陷刑者衆。師古曰。警警衆口愁聲也。音救。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者。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諱亂。師古曰。諱非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貴。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反。民命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足。音灼曰。翔音常。師古曰。音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調者。教民煮木爲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朮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爲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濟官。以粟之。吏盜其粟。師古曰。粟給也。盜所給之物。粟音彼甚反。饑死者什七八。莽恥爲政所致。廼下詔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爲此言。以至於亡。

考證

食貨志上。採木爲末。宋祁曰。當爲採木云云。臣照。按者必以火煖。則其字從火。亦未爲非。古字不傳于今者甚多。他書引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爲經文古今異同之考。不得據今經而駁古史也。宋祁說未必然。又按宋本。宋祁語至當。爲採木而止。無玉篇以下云云。今據本添。餘二十。以爲慮舍。臣南。按井田畝數。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皆本此志之說。惟鄭康成毛詩箋。稍爲不同。詳見甫田孔疏。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馬端臨曰。志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畧同。但言餘夫受田。如比。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朱子注。侯其壯有室。然後

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注臣瓚云云。顧炎武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巔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移國學于小學。○按少學即小學也。下文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亦然。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注阡陌田間之道也。○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舊說謂田間之道。蓋即周禮所謂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油上之塗。澮上之塗也。其水陸占地不為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虛棄之。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也。商君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是以奮然開之。以盡人力地利。故秦紀載傳皆云。為田開阡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臣召南。按文如作自天下。以至封君湯沐邑。甚為不協。宋意因下文言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遂疑此作自天下耳。又按史記平準書原文云。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義甚順。蓋大司農掌天下之經費。若畿輔以內之山川園池市肆租稅。則盡入少府。為天子私藏。其封君湯沐邑。又各收以自供。但不領於大司農也。此志作天子之經費。字係傳寫之訛。好惡乖迥。○惡監本訛逆。從宋本改正。漢與循而未改。○馬端臨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者皆循秦賦法。取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領也。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搜監本訛。今改正。按百官表作。用耦犁二牛三人。○臣召南。按周禮里宰賈疏曰。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絕人耦。又按葉少蘊曰。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為犁法。耦用人。用牛。過特為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周必大曰。疑耕犁起於春秋之世。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字伯牛。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按葉周二說是。但謂古耕而不犁。耕犁起於春秋。亦恐未確。古藉田之禮曰。三推不用犁。安用推乎。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犁。○臣召南。按以人代牛。挽犁始此。唐夏州都督王方翼為耦耕注。張機。力省而見功多。宋武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皆人挽犁之遺式也。誤得穀皆多。其旁田也。一斛以上。○顧炎武曰。蓋墟地乃久不耕之地。地方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闢注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秦疏闢而更之。令陋小臣照。顏注非也。蓋陋小者。即鄙陋之意。言鄙陋漢制。謂為疏闢不詳備也。

前漢書貨殖列傳

唐正義大夫秘書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註

固撰

師古註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李奇曰。圖即鏡也。圖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天府。府內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圖謂均而運也。○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

圓函方。孟康曰。外圓而內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實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圖。師古曰。圖。子。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圖。師古注。交在下正文。貴賤字下。○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師古曰。蓄。讀曰蓄。蓄。賈。謂買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給足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買。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買。利有所并。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重之時為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圖。師古曰。作。師古曰。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萬鍾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師古曰。孟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鍾。錢。貫。也。師古曰。字無。管子曰。凶歲糶。釜十鍾。師古曰。繼說是也。繼。音居。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師古曰。秦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饑糧食。必取澆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饑。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宋祁曰。取澆當作取。故大賈富家。不得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蓋通用字耳。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大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音善。善。音善。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全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行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虛乎。民若虛。王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秦川原為漢沔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漢沔停水也。漢音黃。沔音一胡反。竭亡曰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章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竭亡。圖。師古曰。圖。作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但自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果有便。故百姓蒙

其利也。秦并國圖國（一作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國圖國（字無）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錢實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實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飾寶。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類。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積市物。壅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貨實。使物積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師古曰不重累言之。音讀曰蓄。米至石萬錢。馬至五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祖鑄銅錫為錢。敢難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難。師古曰願再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雞為巧則不可得。師古曰設謂亂雜也。口圖圖（一作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又。宋祁曰亡餘利也。姚本改作贏餘利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雞餘鐵其術精妙。圖圖（下有不可覺知四字）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茲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報論。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人陷罪。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冀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反後圖圖（下有亦字）同。今公鑄錢。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日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半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千猶簡也。謂當如此簡數耳。而胡廣云若胸也。千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宋祁曰千求也。下即本添合也。二字。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虛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制反。圖圖（此注文在下正文大亂字下）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末耨。冶鑄

炊炭。應劭曰鑄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鑄音容。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姦錢日多。五藏不為多。師古曰言皆宋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藏不多也。為善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善人憐而為姦邪。李奇曰。梳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梳音先律。反又音黜。愚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愚諱也。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怠忘也。國知患此。吏諱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數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宋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目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目術斂之。重則目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賢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鏃。鑄金人十二是也。目臨萬貨。目調盈虛。目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餘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富貴。圖圖（下有實字）而未民困。六矣。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憊。七矣。師古曰。未業既困。農人敦本。食廢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圖圖（字無）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錢也。宋祁曰。則必懷。當作壞字。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劉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曰。諸侯即山鑄錢。當時天子。師古曰。即就也。持等也。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奇曰三字。後卒叛。遂通大夫也。目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吝。念胡粵之害。師古曰。吝讀曰蓄。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目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師古曰。罷讀曰疲。圖圖（下有也字）彭吳穿穢。朝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于支日。滋行者齋居者送。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敏。以巧法。師古曰。抗訛也。謂操押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玩音五官反。財賂衰耗。而不濟。師古曰。耗減也。濟足也。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習。師古曰。習。習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糶。師古曰。餽亦饋字。餽古餽字。圖圖（下有也字）率圖圖（作卒）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印。契日輯之。應劭曰。印屬臨印。契屬難為。晉灼曰。契音蒲城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印今邛州也。契今契道縣也。輒與某同。謂安定也。數

歲而道不通。蠻夷因日數攻。吏更兵誅之。○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廼募豪民。山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藏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優。優謂比也。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擊胡。師古曰。比歲頻歲也。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賞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于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第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劉敞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賞爵當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其有罪。又減一等。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曰。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難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法。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誦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退。誦窮治之也。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顯顯。一字無。誦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辱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汝反。○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閣。其明年。淮南衛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跡。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

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填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安反。係音。系。隄。音。隄。作。番。安之。系。反。五字。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漕。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回。曲。繞。也。昔。胡。內。反。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宋。祁。曰。謂。下。當。添。數。字。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食。讀。曰。飢。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鈞。反。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縣。官。不。給。師。古。曰。給。足。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應。劭。曰。此。註。文。在。上。正。文。秦。中。字。下。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孟。康。曰。滯。停。也。晉。灼。曰。滯。音。直。吏。反。○宋。祁。曰。滯。財。滯。字。當。從。土。注。同。王。本。滯。音。滯。轉。載。百。數。李。奇。曰。穀。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封。君。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冶。鑄。鑿。鹽。財。或。累。萬。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顯。顯。字。無。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澹。當。作。贍。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錢。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行。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以。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銖。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叙。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

古曰。鈴音浴。瓚設是也。○宋祁曰。鈴俞玉反。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縵。爲皮幣。師古曰。縵。繡也。縵五綵而爲之。縵。此註文在上正文續字下。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聘賜。必以皮幣薦。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雞金。鑿鑿。作鑄。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曰白。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鑿鑿。下有平字。半斤之重。差爲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日復小。鑄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鑿鑿。而長也。晉佗果反。○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一日之下。衍名字。二曰三日之下。皆當有金名。史文錯脫。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宋祁曰。爲天下當添司字。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鑿鑿。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用鑿鑿。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買復。當作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爲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罰也。以其久爲姦利。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賈。師古曰。置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廼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實。令不可得摩取銖。蓋康曰。周匝爲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祿。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嚮古者字也。浮。食奇。民欲擅。韓山海之貨。以致富。師古曰。韓。謂主。餉也。讀與管同。嚮。以上注文。在上山海之貨下。以下注文。首有師古曰三字。在下役利細民下。羨。饒也。音弋。戰反。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嚮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作官府。師古曰。主。鑿鑿。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尙少。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繁。貧者蓄積。無有。師古曰。下有皆字。內。縣官。師古曰。蓄。讀曰。蓄。仰音牛。向反。○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異時。算。軺車。買人之。繩。錢皆有差下。師古曰。作小。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軺。小車也。繩。謂錢貫也。軺。音弋。昭反。繩。音武。巾反。○宋祁曰。皆有差下。姚本作皆有差小。請算如故。諸賈

人未作。皆貸。當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賈。賒也。貨。假與也。貴。音式。制。度。貨。音土。載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瞻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諸作有和及。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非爲三老。非爲北。師古曰。字。無。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比音。比。音。麻。反。商賈人。軺車。二算。如淳曰。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師古曰。界。與也。音。比。麻。反。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師古曰。此註文在上名田字下。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磨。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適。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爲。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世。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更。更。選。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師古曰。下有也字。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抵。師古曰。下有抵字。歸也。大氏。師古曰。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師古曰。作也。○宋祁曰。姚。本。改。耳。作。也。字。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師古曰。守。郡。守。師古曰。下有也字。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師古曰。作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蘇。林。曰。夏。蘭。人。姓。名。師古曰。此。註。文。在。上。始。出。字。下。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未。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容。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辱。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人。言。而。腹。非。論。死。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師古曰。此。註。文。在。上。正。文。腹。非。字。下。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比。麻。反。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奪。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皆。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宋。祁。曰。鉛。錫。下。當。添。也。字。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劾。曰。所。謂。子。緡。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形。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

歲過死而民不厭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適盜爲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楊可告緝徧天下如淳曰告緝令楊可所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罪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宋祁曰而出下當添之字○適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往往即治郡國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媼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師古曰媼苟且也而縣官以鹽鐵鑄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緝上林財物衆酒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遂孟康曰水戰相逐也酒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師古曰織讀曰幟青昌志反鹽鐵論(此註文在上正文其上字下)○宋祁曰昌志當作式志於是天子感之酒作相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繇此日繇分鑄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用之師古曰即就也此謂比者所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大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爲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掌農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糶酒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摩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爲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酒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爲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圍困(一作牽)引者爲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留而處之○宋祁曰處之當改處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辦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晉灼曰微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徵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於是誅北地太守

守以下而令民得者邊縣孟康曰令得者收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緝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緝之令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脩繕故宮及當馳道縣治官儲設共具師古曰共音居用反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澹○宋祁曰澹當作澹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師古曰令音零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兵不足酒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澹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酒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杜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襄陽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奈爾時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賈賈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賈讀曰價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賈迺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鹽鐵(下有師古曰說音悅六字)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鮮柯越嵩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鹽鐵(字無)○宋祁曰郡本治無賦稅無無字南陽漢中以往各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麻反傳音張懸反被音皮義反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史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師古曰間歲隔一歲費皆仰大農○宋祁曰郡本費下無皆字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然兵所過縣以爲嘗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代孔僅○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爲搜粟都尉也○宋祁曰領大農當作司農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踊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償費師古曰償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償音子就反○宋祁曰償其餘當刪餘字迺謂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鹽鐵論(字無)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騰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宋祁曰補吏及罪下當加人字○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日反不復告鄉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大倉甘泉倉滿邊餘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享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享音慶反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關關一作比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詰難講者之言也以此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適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酷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賦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稅之律師古曰租稅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鑄錢而收租也○租稅稅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內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鄭斂子也○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鏹形未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鋼不蠹蝕肉好鉤連全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爲書劉字有金刀酒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五銖錢一十師古曰五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

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銀名屬錫爲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距再長尺二寸孟康曰再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玄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玄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二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以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玄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宋祁曰各加一百當刪一字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穀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鍾錫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爲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國蔡國字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蔡國楚國字無楚耶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有者人大卜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魘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出宅奴婢錢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適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離與欲得師古曰離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不爲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除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除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以其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一莽之月出息五百貨音土戴反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窮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幹焉今開除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及洛陽郡臨晉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

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又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飢。諸取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孳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紵。音人禁反。工匠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買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二。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採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不離者。師古曰。離讀曰售。下亦類此。懸讀曰。下有也字。均官有以考驗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止列反。萬物印費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假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懸讀曰。下有也字。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師古曰。賈即為印。賤則為音。丁奚反。以防貴賈者。師古曰。庚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賈也。民欲祭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賈。但除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除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市。帛。五均。賂。貨。韓在縣官。師古曰。韓謂主領也。宋祁曰。韓南本作幹。主領下當添之字。唯酒酤。獨未酤。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飢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齋之時也。宋祁曰。孔子下當添在字。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懸讀曰。字無。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宋祁曰。在字下一行齊字。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故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廬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罏。懸讀曰。作罏下同。故以罏名肆。臣瓚曰。廬酒食也。言開一食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廬。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廬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廬。故取名耳。非即謂火廬及酒舍也。此言釀五十釀為準。豈一食乎。廣漢所破廬及罏。亦謂所居罏食之處耳。劉奉世曰。名賣酒為廬者。直此物自有其名耳。何必取鍛家廬為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算。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離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糞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釀。藏灰炭。師古曰。藏。酢漿也。音才代反。給丁

懸讀曰。作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宋祁曰。叔疑作督。臨菑姓偉等。如淳曰。百姓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懸反。因與郡縣通。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下。不實。百姓偷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者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者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懸讀曰。作日。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賦。五均賂貨。百姓所取。平印以給。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宋祁曰。澹當作贖。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謂家家自作也。必印於市。雖費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韓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辜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開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謂作一歲。吏免官。犯者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鐵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豬勇。服度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家曰。豬。一曰。豬。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也。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緣役煩劇。師古曰。緣讀曰。懸讀曰。下有也字。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贖。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懸讀曰。下有有字。所係虜陷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孫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蓋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薄侯反。書云。樛達有無。應劭曰。樛勉也。遷徒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徒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敘市貨之不離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敘之也。師古曰。孟子孟軻之言。歲豐熟。救粟粟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敘之。宋祁曰。此時下當

添則字。野有餓莩。而弗知發。鄭氏曰。莩音莩。有穉之莩。莩零落也。人有饑寒零落者。不知發食。廩貸之師。古曰。麥音類小反。諸書或作碎字。音義不顯。顯。一作亦。同。○宋祁曰。而弗知。發當刪而字。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徒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師古曰。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又。師古曰。又治也。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考證

食貨志下夏殷以前其詳詳記云。○臣召南。按。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即有錢幣矣。平準書曰。自高辛氏之前。靡得而記。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其辭甚核。蓋據尙書禹貢之文。此志不言。蓋因下文有司言古者皮幣一段。恐重複也。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圓法。自圓法流通于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爲廢。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實於金。利於刀。皆沿鑿之義也。臣浩。按。鄭樵所言。可備一說。但古人名物。必有義理。志謂寶於金。云云。即解字義。非沿鑿也。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顧炎武曰。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勿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義矣。而穀之甚微。爲利甚厚。注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穀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臣照。按。顏說非是。錢之爲用甚廣。一錢之殺。其微已甚。然總而計之。爲利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即費本而無利矣。彭吳穿穢。朝朝置滄海。郡注彭吳人姓名也。○通鑑考異曰。平準書言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按滅朝鮮。置滄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費數百巨鉅萬。○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臣照。按。宋不言注。則爲正文可知。正文有數十無萬字。師古注乃言數十萬。蓋唐初本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書亦祇言數十百巨萬也。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築地固已數困。○臣召南。按。平準書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此文既改觀作灌。則當連下梁楚地爲句。但以事核之。此即指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事也。瓠子地在濮陽。其對岸即觀縣。史記作河決觀。是也。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注。應劭云云。○臣召南。按。應說以河南造陽並解新秦中。非也。河南即朔方郡。及北地上郡之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套地也。造陽則在上谷之北。今宣化府邊外地。漢武以其斗僻。棄七百里。安得徒貧民以充實其中耶。史記集解載臣瓌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其說甚確。名曰撰。○按。平準書作白選。又二日以重差小。平準書無以字。以屬大農。○馬廷鸞曰。孔僅或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僞說以盡其私也。使僅或陽乘

傳舉行天下鹽鐵。○馬端臨曰。地理志。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異不應徵。反唇注師古曰。蓋非之。○臣照。按。顏注意雖是而未盡。蓋異聞客語不敢應。而倉卒自禁。不覺微笑而唇寒耳。鑄官亦仄注。令錢郭見有赤者。○按。史記作鑄錢官赤仄。注令字應作令。舊本亦訛。專令上林三官鑄。○臣召南。按。三官錢即木衡錢也。鑄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均輸鑄官。辦銅三令丞。鹽鐵論曰。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即言此事。裴嗣解史記甚確。但混上林均輸爲一官。則微訛耳。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劉奉世曰。當時乃奉世弟云云。○臣召南。按。當時乃奉世弟以下十二字。不應爲奉世語。此南宋本訛也。是爲布貨十品。注師古曰。布亦錢耳。○顧炎武曰。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末之見也。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王應麟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糶。也是非常平乎。向鄭氏以出其斂法爲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言不知斂。今文作斂。惟漢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秋中丞。不知乃古法。

此
页
空
白

中國歷代食貨志

史學叢書之一

前漢書貨殖列傳

漢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註

書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卑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早養焉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吐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歸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衍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宋祁曰注文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教民樹墾墾墾一作種樹畜養師古曰樹殖也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菰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菰音龍也即今之菰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菰音桓菰音五官反菰音敵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墾墾記王制云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獮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獮兔網也音墾鷹隼未擊增之不施於後墾師古曰隼亦墾墾墾墾一作擊鳥即今所呼爲鶻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弋繳射也增者弋之矢也後墾徑道也增音會後音奚墾音遂鶻音胡骨反既墾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墾澤不伐天師古曰墾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墾斫斫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土牙反墾音五葛反天音鳥老反對奉世曰墾讀如牙墾之墾旁出嫩枝也養與天相對未師古曰養浙本音大雅反蠶魚鱉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蠶小蟲也鱉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麝毋卵音弋全反麝音莫奚反所以順時宣氣養阜庶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稽即蕃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曰佐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立相與言仁誼於閭閻師古曰朝讀曰困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困井而爲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塹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宋祁曰注宋疑有也字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璧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師古曰道讀曰導讀困此註文在下正文齊之以禮句下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僞也及周室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木爲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楹也楹柱也師古曰山刻爲山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爲水藻之文也刻木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文仲也宋祁曰注文像字疑作橫八侏儒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侏儒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其流至於困困一作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禮誼大壞上下相背國異政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音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國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劉敞曰圍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救飲水師古曰冠布長襦也褐編臬衣也短音豎哈亦合字也菽豆也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若雖爲僕隸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閭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絲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絲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專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人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蔡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戲資困困一作資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喜計算管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資困困一字無一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宋祁曰注文故戲資當作故資資戲計然曰知關則備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早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范蠡數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匹反浮江湖變姓名困困一作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之陶爲朱公孟康曰陶今定陶也

一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與隨隨（一作隨）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劉敞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也。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隨隨（一字無）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緒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貯贖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贖賣之也。鬻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爲富也。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師古曰：簞。笥也。食。飯也。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章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宋祁曰：注文至字上。當有言字。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禮。師古曰：爲賓主之禮。然孔子賢而淵而澹。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命而貨殖。惟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鬻鹽（一作鹽）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爲本始也。

狗頭。用鹽鹽起。師古曰：狗頭。魯之騎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爲畜牧之業也。及衆斥賣。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貨物。而獻戎王。師古曰：避時之禁。故問開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字。子畜。畜。字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曰豫。讀音才。姓反。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衆多。無無限數。音子。移反。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容之。爲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觀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繇賦。出其中。師古曰：更。善工。衡反。繇。讀曰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孟康曰：五十匹也。師古曰：蹶。古蹄字。牛千。蹶。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蹶。而牛。賤。以此爲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爲蹶。

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宋祁曰：牛千。蹶。角。越本作牛蹶角千。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蹶。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破。蹶。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爲皮。又讀爲披。皆失之矣。山居千章之菽。孟康曰：菽。任方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菽。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文浙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菽不在山明矣。六字。刪樹字兩也。字。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蒙南河濟之間。千樹。師古曰：棗。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謂棠澤也。陳夏千樹。棗。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棗樹而取其汁。夏音。齊魯千樹。桑。麻。渭川千樹。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樹。畝鐘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若干畝。厄。孟康曰：莠草。厄。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莠音。千見反。千。哇。薑。師古曰：哇音。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師古曰：千。食以釀酒。醴。醬。千。師古曰：珉。長頭。師古曰：珉。受十升。珉。胡雙反。○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字。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漿。千。孟康曰：雙也。師古曰：僂人僂之也。一僂兩。雙音。丁濫反。屠牛羊。蹶。千。皮。穀。千。師古曰：謂常糶取而居之。薪。莫。千。車。舡。師古曰：長千丈。師古曰：總積。舡。師古曰：作舡之丈數也。木千。竹。竿。萬。個。孟康曰：個者。一個。兩個。師古曰：個。讀曰箇。箇。枚也。

○宋祁曰：注文師古曰：當有也字。軺車。百乘。師古曰：軺車。輕小之車也。軺音。七昭反。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轆轤。兩兩。兩。木器。黍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爲一鈞。素木鐵器。若。斤。孟康曰：百二十斤爲石。素木素器也。馬。蹶。千。師古曰：噉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又音口。鈞。反。牛。千。足。羊。蹶。千。雙。師古曰：蹶。即。家。童。手指。千。孟康曰：蹶。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蹶。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給。也。帛。之。有。色。者。曰。采。蒼。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蒼。布。白。疊。也。師古曰：疊。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蒼。者。厚。重。之。貌。而。讀。者。妄。爲。擗。音。非。也。○秦。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粟。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藥。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藥。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汜。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鹽。鼓。各。一。升。則。各。爲。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廼。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鮪。千。斤。師古曰：鮪。海。魚。也。鯨。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鮪。音。胎。又。音。落。鯨。音。齊。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鮪。爲。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鮪。千。斤。師古曰：鮪。鮪。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鮪。今。之。鮪。魚。也。鮪。音。轉。音。普。各。反。鮪。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鮪。爲。鮪。魚。之。鮪。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爲。鮪。於。燻。室。乾。之。亦。非。也。燻。室。乾。之。即。鮪。

○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字。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漿。千。孟康曰：雙也。師古曰：僂人僂之也。一僂兩。雙音。丁濫反。屠牛羊。蹶。千。皮。穀。千。師古曰：謂常糶取而居之。薪。莫。千。車。舡。師古曰：長千丈。師古曰：總積。舡。師古曰：作舡之丈數也。木千。竹。竿。萬。個。孟康曰：個者。一個。兩個。師古曰：個。讀曰箇。箇。枚也。

○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字。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漿。千。孟康曰：雙也。師古曰：僂人僂之也。一僂兩。雙音。丁濫反。屠牛羊。蹶。千。皮。穀。千。師古曰：謂常糶取而居之。薪。莫。千。車。舡。師古曰：長千丈。師古曰：總積。舡。師古曰：作舡之丈數也。木千。竹。竿。萬。個。孟康曰：個者。一個。兩個。師古曰：個。讀曰箇。箇。枚也。

○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字。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漿。千。孟康曰：雙也。師古曰：僂人僂之也。一僂兩。雙音。丁濫反。屠牛羊。蹶。千。皮。穀。千。師古曰：謂常糶取而居之。薪。莫。千。車。舡。師古曰：長千丈。師古曰：總積。舡。師古曰：作舡之丈數也。木千。竹。竿。萬。個。孟康曰：個者。一個。兩個。師古曰：個。讀曰箇。箇。枚也。

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鯉魚者是也。晉居優以秦始皇載餉亂臭。則是鯉魚耳。而腐室乾者本不臭也。腐者蒲北反。襄粟子石者。三之。師古曰。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裘。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採取果實也。子貨金錢千首。師古曰。孟康曰。飾物賤也。謂除估償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僧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賈者其首率也。賈者子朋反。僧者工外。反。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嘗賈而賈未嘗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賈乃賈。賤乃買。故十得五也。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貨取息也。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車曰輦。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茂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廣漢。茂萌家。唯卓氏曰。此地隘薄。吾聞蜀山之下沃墾。下有駿鳴。至死不饑。孟康曰。踐音躡。水鄉多鳴。其山下有沃野。澤師古曰。孟說非也。踐鳴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糲。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躡鳴也。民工作布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憲。即鐵山鼓鑄。師古曰。即就也。運籌籌賈。遺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瀘蜀之間也。滇音丁。實反。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魁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魁。喜直道反。結讀曰。警。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襄營至鉅萬。初袁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石氏訾次如首。孟康曰。平陵如石氏。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強。力。謂羅哀耳。訾次如首。自謂石氏之饒財也。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遺之。令歸。困。一作今。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袁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賒音吐。戴反。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子之名。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然其贏得過當。淪於熾。師古曰。淪讀為愈。愈。勝也。熾。細也。言其於利。雖不及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委者。纒與熾同。下云周人既熾。義亦類此。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雅。魯人俗儉。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類有拾。即有取。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也。宋祁曰。注末也。字上當有者字。賈貨行賈。徧郡國。鄉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鹽。一作刀。下同。開猶愛貴之。師古曰。刁。姓。問名也。刁音紹。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開收。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無刁。孟康曰。刁。問能。豈奴奴。或行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問既衰。至成哀間。臨淄鹽。一作。姓。律營五千萬。師古曰。姓。名。律。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宋祁曰。尤。舊本作光。姚改作尤。賈郡國無所不至。惟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惟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千千萬。師古曰。千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日至千萬者十焉。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惟陽張長叔。薛子仲。皆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寧咸陽孔僅等為官也。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所在。鹽。一作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也。

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奢。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晉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楚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晉約以為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鹽。一作。其饒多也。劉敞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地恣其畜牧哉。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資之也。或謂求假之也。吾吐得反。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師古曰。貸謂假與之。吾吐得反。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曰。抵。歸也。田。章家粟。

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詔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犢。平陵如氏。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琴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皆致高訾。訾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

民。兼業顯利。師古曰。顯與專同。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遠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除後。賈氏以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說皆非也。酒。灌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樽羊胃以末椒薑粉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樽音似廉反。坊音蒲頓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行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鬪鬪。作刀。問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運其籌策。上爭于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銅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鬪鬪。作賭。取財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復歲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考證

貨殖傳昔粵王勾踐云云。臣召南按。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漢以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魏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幾每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淮北蔡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史記作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又漿千儻。史記作千儻。又穀糶千鍾。史記作販穀糶千鍾。又木器黍者千枚。史記作木器黍者。又馬躡。千史記作躡。千。黍千大斗。○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衡貨耳。臣召南按。史記但云黍千斗無大字。又漿麴鹽鼓千合。史記作千飯。徐廣曰。飯音貽。瓦器受斗六升。又釀鮑千鈞。史記作鮑千石鮑千鈞。羔羊裘千石。○顧炎武曰。變皮言石亦互文也。臣召南按。顏注謂狐貂貴。故言皮羔羊。賤故言石。其說甚確。蓋非互文。為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魯人俗儉。而丙氏尤甚。○丙氏史記作曹邴氏。安陵杜氏。○臣召南按。史記作安陵杜氏。言安陵縣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云云。○秦楊史記作秦陽。又翁伯史記作雍伯。又賈氏史記作邳氏。又曲叔史記作田叔。又稽發史記作桓。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子書食貨志

唐太宗文皇帝御

書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諸俗而正其紀綱易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市繼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運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勸其耕天之所資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相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擇處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斲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魯夷善發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禱以耕稼召夏禱以耘耨秋禱所以收斂冬禱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交豫漆絲之廣燕齊惟石之府秦鄆旆羽適帶琅玕荆鄂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關關(作草)遼西旃屬之鄉右痛梢之穀殖物惟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備齒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晏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郵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聞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幸紂暴虐斲其經費金鑊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醢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諸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綵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作傾)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作紂)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埋燹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作會)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奏君收太平之人前王之範靡有子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末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興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騰而九服蕭條及得端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徵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作三)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遺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詰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作龍)照映軒輿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陂阪之地假

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鄆國少年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糜給迨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實短絀桓帝不執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會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頭都之勝開寶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券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吏二千石遷除皆貴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十萬錢不舉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竄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與錢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民作糜經曰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糴屢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飢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改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繡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糴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閣蕩蕩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探採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糶袁術戰士取給蘇蕪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郡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與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中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與師遠隔坐甲江甸皆以國之(作之)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聲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藉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寧河濱海岸三丘八穀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慶祥長正平秩東作荷鋤編糶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閣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鑪之盛連衡室布金珠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作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裘兩幅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烟火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引多斗米二金死者大(作太)

中國歷代食貨志

晉書食貨志

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姓之麴屠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涕泣。元后渡江。軍事草創。饑餓。布不有恒。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捷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索祗建議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數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遷。於是魏武遣覬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破七門。吳塘諸塘。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逵之為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賈。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賣實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澇為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與陂。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與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逸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逸上修武威濟泉鹽池。以收廢穀。又廣開水田。券貧民佃之。家家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大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逸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犂耨。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耨。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郡。與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關成國。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洛濟。溉屬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為兼井之計。乃使鄧芝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家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

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

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遂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置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糶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闕闕。〔作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不上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蠶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瞻躑。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糶。以充儉乏。〔作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糴。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期。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窮弱。私相置名。十月。詔曰。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豐。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嚴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瘠。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持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機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潰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與收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多。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學畜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收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四馬五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填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遂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置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糶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闕闕。〔作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不上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蠶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瞻躑。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糶。以充儉乏。〔作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糴。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期。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窮弱。私相置名。十月。詔曰。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豐。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嚴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瘠。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持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機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潰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與收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多。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學畜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收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四馬五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填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遂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置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糶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闕闕。〔作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不上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蠶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瞻躑。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糶。以充儉乏。〔作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糴。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期。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窮弱。私相置名。十月。詔曰。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豐。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嚴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瘠。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持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機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潰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與收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多。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學畜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收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四馬五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填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儲，力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頃，可即令
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人數千萬
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
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
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破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
木立枯，皆破之害也。破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
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破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破舊壤，則
堅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破，其言舉至，臣中者又見宋
侯相應遼上便宜，求壞泗陂，往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違言。臣按遼上
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邊地界，壤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遼縣
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
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
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
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
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漲陂田
（作滂）食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濫，宜發明詔，救刺史二千石，其漢氏
舊陂舊渠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滂蒲葦
馬腸陂之類，皆決漚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相
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傳之。其舊陂溝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
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
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宜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
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
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蕘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
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
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
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
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
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
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糴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
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
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
以品之高卑，陸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
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

舉跡禽前驅，由基強督司馬竹林郎殿中允（作穴，下同）。從武營殿中武實持椎
斧，武騎武實持鉞，元從武實命，中武實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
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
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
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流移徙，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作秦）
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
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
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
以爲厲。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墾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
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泥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
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開倉廩賑之。武
帝時，使黃門侍郎虞翻，稷稷開倉廩賑給，并省案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
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連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
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
人言曰：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皋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
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襄祇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
士，隨宜開墾，放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開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
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
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
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夷喪，區內輯寧。今中州蕭
條未蒙調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
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緩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
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涪，澹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
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
運米六斛，是（作足）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
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
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隄，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
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作不）
一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淺
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
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種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
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

復歸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貨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販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養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關國。關國。作乎。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遺敵。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資。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關國。一作食。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兩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殺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選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難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竇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賣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取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肆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錢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

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自於襄。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關國。一作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皆文後身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動。不如高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未自休。關國。一作固。以南畝斂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鄙。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魏書食貨志

齊魏收撰

夫為國為家者莫不以穀貨為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禮樂興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敝。關西(作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畧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機舉關河北。自五原至于稠陽。塞外為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師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事不息。雖頗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饌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饑。帝以饑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諫。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畜牧。養畜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財。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饒。畜牧滋息。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賜膳府。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探諸漏戶。令輸綸繡。自後諸逃戶。占為細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龜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作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代焉。著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瑰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

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為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強弱。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樂。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鑲以白銀。鑲以玫瑰。其飾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蒸器。錯用其珍。鑲以紫金。鑲以白銀。鑲以翡翠。吐燭含真。織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祈。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大官厨食。以終其身。

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顯祖)二字缺。天象皇與簡。歲頻大旱。絹匹四錢。關西(作運官)劉瓛(作或)准北。青冀。徐兗。五州告飢。請降命。將率眾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冀。懷武。淮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為念。遂因民貧富。為租稅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為煩重。將與除之。舊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費用。今頓罷之。巨惡以為不可。帝曰。使地利無遺。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絹。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絮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謂各隨其土所出。其司蕪。華定。相。秦。洛。豫。懷。竟。陝。徐。齊。濟。南。冀。東。秦。東。徐。十州。貢綿。絹。及。絲。繭。平。并。肆。岐。涇。涼。涼。梁。汾。秦。安。營。幽。夏。光。郭。東。秦。司。州。高。年。屬。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陳。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建。始。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關。官。宜。有。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齋。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三。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如。好。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蔣。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

依法課時檢審。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弱殘廢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老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時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還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借田。又不足。家人內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還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用。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伐除。若民三載亡。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一夫一婦。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四為工。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四為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鬻田。一作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非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隣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與息訟。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滄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鄉人獻盡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滯。廢公罔私。富強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繁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塉之士未融。雖立均輸之槩。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改舊從新。為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為不若舊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困乏。時有以馬驢及囊駝供駕輓耕。詔聽民就鑿。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糗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為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贖。

〔作檢〕集為粥於街。〔作術〕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養。郊甸間甚多餓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器具。內庫弓矢刀錡。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繪布絲織。諸所供用者。以其大。〔作太〕半班。百司下至工商。早錄。逮于六。邊戎戍內。縲穿獨資。皆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出。以買糴。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徭戎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贖。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羣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作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贖上品。詔置銀官。常令採鑛。又漢中舊有金斤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鑛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者。然以相州辛口冶為工。故常鍊鐵為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既廢。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貨物而取之。又數養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揚。〔作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滄海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質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劬。〔作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四匹。市材造船。不勞探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四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四匹。近者四十四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其陸路從雷。至倉。

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四則於公私爲便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國史今核奇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遣舟便爲關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倍徵河中關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人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旣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辦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遺御史核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尙書崔休以爲刳木爲舟用與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爲偉談方舟蜀漢鄙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東都陳鑿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九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襄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漕溝之引宋術史詳其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寔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運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諸請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千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鐵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閱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羣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甄勞久安永逸尙書高陽王雍尙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詳軌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戩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與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閒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百四斛九升孽蕞六千九百六十斛麩三十萬五千九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饗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十關關（作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自民輸五百石聽依

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濶關（作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者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雜郡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雜郡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秦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與未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而已關關（作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客強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效贏利但利起天地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各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爾需治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與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啓求罷禁被敕付議尙書執奏稱琛啓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尙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治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外百官祿皆準給錢絹四爲錢二百在所造錢工備爐治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官運頗隔熙平初尙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權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漢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關關（作小大）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刑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

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留醫亦異。便於荆
鄂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
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救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
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吏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
指謂雞眼鑿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
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織。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
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杆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塞塞錢貨。實
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
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
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禁。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據
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
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
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圖流無極。爰覽景降。速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壤乖
商。連邦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救。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為
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留於京師。關關「作邑」不行於天下。但
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城內。州鎮。未有鑿鑿「作用」
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
之為用。貫繩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
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鑿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
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
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
罪重常憲。既欲均濟物品。塵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
刺吏守令。依律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
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鑄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鑄計一斗得銅五兩。鑄
帳山鑄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鑄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
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輿。用銅處廣。既有治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
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
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緡。分遣使人於
二市賞之。緡匹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乃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
州鎮。用各不同。選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
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茲偽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
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
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一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

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
多雜鉛鐵。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
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
而止。

考證

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十年上脫年號。今考本書李冲傳。當是高祖太和十年。

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留醫亦異。便於荆
鄂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
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救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
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吏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
指謂雞眼鑿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
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織。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
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杆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塞塞錢貨。實
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
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
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禁。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據
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
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
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圖流無極。爰覽景降。速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壤乖
商。連邦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救。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為
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留於京師。關關「作邑」不行於天下。但
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城內。州鎮。未有鑿鑿「作用」
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
之為用。貫繩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
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鑿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
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
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
罪重常憲。既欲均濟物品。塵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
刺吏守令。依律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
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鑄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鑄計一斗得銅五兩。鑄
帳山鑄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鑄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
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輿。用銅處廣。既有治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
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
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緡。分遣使人於
二市賞之。緡匹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乃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
州鎮。用各不同。選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
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茲偽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
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
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一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隋書食貨志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懲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項。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大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斂。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修。開邊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早歲除道。凶年督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誦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胤。算至舡車。光武中興。事遵前軌。成賦單薄。足稱經遠。帝開郡縣。天下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資給。不踰經費。京司厩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帝守祖基。國家殷富。雅愛宏麗。肆情方聘。初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滌。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會維踰。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頽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敷包芒山以爲苑。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轉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殞殞。雖復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繫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飢餓。婦工紡績。不足以贖資裝。九區之內。鸞和歲動。從幸官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大半。還方珍膳。必供庖厨。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室室宇。長吏扣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官觀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瀟灑。炎早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饑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成資鑄貨。動移旬月。頓臥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相準。自此史官。會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制廣。非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

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陳俚。洞窟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又嶺外管餉。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質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一。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奉。鞏。跡。禽。前。驅。由。基。疆。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權。斧。武。騎。武。賁。持。鉞。元。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卽。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鈞。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編。京。官。文。武。月。別。唯。得。粟。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尙。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班。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赦。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徵。代。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糶。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瀟。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虞。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

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人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乃命行臺辛術。畧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屬屬轉輸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徃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與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頗殘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濫。吏道因而成。姦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輪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刻之。帝以爲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七六。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糶踊貴矣。廢帝。明中尚書左丞蘇珍之。請修石髓等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暉。建議開幽州督元舊。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開墾。又於河內置懷義等軍。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六十以上七十以下。爲中。六十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輪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內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受田。奴婢受田者。親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糞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糞租一斗。義租五升。舉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舉租皆依貧富爲三。其賦祿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最輪遠。中最輪次。遠下最輪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遂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選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閉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

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德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都長。顯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欽施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五口已下。宅二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已上。至六十。有四輿。輕釋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已上。至五十。有九。皆在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鈔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歛之。

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革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高祖。發庸龍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與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復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品。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廩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

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當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姦偽。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閑戶口不實者。正長選配。而又開相科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祖又以前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輪籍定樣。請備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茲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城。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俱御。有故敵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穗袋。因答所司。以爲後誠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輪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繕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釐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墳坑坑。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赦。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饒熊伊洛。鄭懷都。衛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章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涉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濱。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遠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阻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愆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部。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百舫。晨昏漕運。淤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常炎暑。致致殷勤。然不有勞費。安能永逸。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備。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元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贈贖。此乃風行草化。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貯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鄧。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實。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實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之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夏長蠶鹽蘭。豐都。涼。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早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宥。旭。洮。岷。渭。紀。河。廓。蘭。隴。涇。寧。原。敷。丹。延。銀。綏。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毫。曹。戴。譙。穎。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鑿。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鑄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勦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卽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鑄。錫鑄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鑄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銖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鑄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賤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諲聽於并州立五銖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鉞處。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鑄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銖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鑲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考證

食貨志汎舟之役。監本汎作操。闕本作汎。按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又造龍舟鳳艚。舊本艚訛編。按通雅編取其寬容平榻。卽艚屬王濬造連舫。方百二十步。開四門。得馳馬。亦舫類。

此
页
空
白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舊唐書食貨志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貢賦。蓋賦之必以道也。量入而為出。節用而愛人。度財省費。蓋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周有井田之制。秦有阡陌之法。二世發閭左而海內崩離。漢武稅舟車而國用以竭。自古有國有家。興亡盛衰。未嘗不由此也。隋文帝因周氏平濟之後。府庫充實。庶事簡便。未嘗虛費。開皇之初。議者以比漢代。文景有粟陳貫朽之積。煬帝即位。大縱奢靡。加以東西行幸。輿駕不息。征討四夷。兵車屢動。西失律於沙微。東喪師於遼碣。數年之間。公私罄竭。財力既殫。國遂亡矣。高祖發跡太原。因晉陽宮留守庫物以供軍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賦賦役。務在寬簡。未及踰年。遂成帝業。其後掌財賦者。世有人焉。開元已前。事歸尚書省。開元已後。權移他官。由是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稅使。隨事立名。沿革不一。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於國家。非其才則貽患於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如裴耀卿。劉晏。李異。數君子。便時利物。富國安民。足為世法者也。開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剩田。色役偽濫。及逃戶。許歸首。免五年征賦。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置攝御史分路檢括。隱匿。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玄宗以為能。數年間。拔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融又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溉田數千頃。以營稻田。事未果而融敗。時又楊崇禮為太府卿。清嚴善勾。分寸錙銖。躬親不厭。轉輸納欠。折估遺損。必令徵送。天下州縣徵財。四時不止。及老病致仕。以其子慎矜為御史。專知太府出納。其弟慎名。又專知京倉。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徵資。又有章堅。規宇文融楊慎矜之跡。乃請於江淮轉運和米。取州縣義倉粟。轉市輕貨。差富戶押船。若運留損壞。皆徵船戶。關中漕渠。鑿廣運潭。以挽山東之粟。歲四百萬石。帝以為能。又至資盛。又王銜。進計。奮身自為戶口色役。使徵剝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云非正額和庸。便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玄宗日益眷之。數年間。亦為御史大夫。京兆尹。帶二十餘使。又楊國忠藉椒房之勢。承恩幸。帶四十餘使。云經其聽覽。必數倍弘益。又見寵貴。太平既久。天下至安。人不願亂。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為剝喪。而人無敢言之者。及安祿山反於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衆。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玄宗幸巴蜀。鄭昉使劍南。請於江陵稅鹽。以資國官。置吏以督之。肅宗建號於靈武。後用雲間鄭叔清為御史。於江淮間豪族富商。率貸。及賣官爵。以裨國用。德宗朝。討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趙贊司國計。織瑣刻剝。以為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蓄。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產。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為歎。遂行其計。中外沸騰。人懷怨望。時又配王公已

下及管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震然。後又張洎。裴延翰。王涯等。剝下媚上。此皆足為世戒者也。先是與元克復京師。後府藏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後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臯。劍南有日進。李兼。江西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緯。浙西。皆競為進奉。以固恩澤。晉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節度使或託言密旨。乘此盜貨。官物諸道。有請討官吏入其財者。刻祿。廉。通津。達道者。稅之。時蔬。警。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為進奉。然十獻其二。三耳。其餘沒入。不可勝紀。此節度使進奉也。其後裴蕭。為常州刺史。乃鬻貨。薪炭。按牘。百贖之上。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死於宣州。嚴綬。為判官。領軍府。資用。進奉。無幾。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習以為常。流宕忘返。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兩稅焉。有鹽鐵焉。有漕運焉。有倉廩焉。有雜稅焉。今考其本末。叙其否臧。以為食貨志。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用之制。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綿。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輪綾。絹。綿。者。兼調。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備。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荊。揚。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千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人。戶。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男。女。始。生。者。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神。龍。元。年。韋。庶。人。為。皇。后。務。欲。求。媚。於。人。上。表。請。以。二。十。二。為。丁。五。十。八。為。老。制。從。之。及。韋。氏。誅。復。舊。至。天。寶。三。年。又。降。優。制。以。十。八。為。中。男。二。十。二。為。丁。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師。及。東。京。尚。書。省。戶。部。各。貯。一。本。以。備。車。駕。行。幸。省。於。載。運。之。費。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鉅。黍。中。者。八。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鉅。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為。筥。二。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升。為。大。升。三。斗。為。大。斗。十。大。斗。為。斛。權。衡。以。鉅。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鐘。律。測。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私。用。大。升。大。兩。又。山。東。諸。州。以。一。尺。二。寸。為。大。尺。人。間。行。用。之。其。量。制。公。私。又。不。用。籥。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天。寶。九。載。二。月。勅。車。軸。長。七。尺。二。寸。麴。三。斤。四。兩。鹽。斗。量。除。陌。錢。每。貫。二十。文。先。是。開。元。八。年。正。月。勅。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造。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為。疋。者。理

中國歷代食貨志 舊唐書食貨志(上)

甚不然。闕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四而朝三。宜令所簡。閱有驗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開二十二年五月。勅定戶口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并諸色。同類有蕃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已上。不得過一人。其年七月十八日。勅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並限十月三十日。畢至天寶三載二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載庸調八月徵。以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為限。二十五年三月。勅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驛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脚。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兩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饑。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和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為條件。稱朕意焉。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勸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廣德元年七月。詔一戶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每畝稅二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成丁。五十八為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麥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官稅一畝。效古什一之稅。從之。二年五月。諸道稅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奇等。自諸道使。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乾元以來。屬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即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為稅地錢物使。歲以為常。均給百官。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稅錢。分為九等。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見官一品。準上上戶。九品。準下下戶。餘品。並準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鑄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勸責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莊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等。無問有官無官。各所在為兩等收稅。稍殷。有準八等戶。餘準九等戶。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稅。其年十二月。勅令關輔舉田漸廣。江淮轉漕。常加計一年之儲。有太半之助。其於稅地。固可從輕。其京兆來秋。稅宜分作兩等。上下各半。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每畝稅六升。其荒地。如能佃者。宜準今年十月二十九日。勅一切每畝稅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長一一存撫。令知朕意。五年三月。優詔。定京兆府百姓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荒田開佃者。畝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建

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畧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征賦悉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舉數為準。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違者。進退長吏。令黜陟使。各量風土所宜。人戶多少。均之定其賦。尚書度支總統。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八年四月。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皋奏。請加稅什二。以增給官吏。從之。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今年。閏正月十七日。勅令百寮。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羣官。楊於陵等議。伏請天下兩稅。榷鹽酒利等。悉以布帛絲綿。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其賤。賣四帛者。伏以羣臣所請。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稅。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六年已後。並改配端匹斤兩之物。為稅額。如大曆已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估物。迴計。如舊納實估物。并見錢。即於端匹斤兩上。量加估價。迴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法行即當就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鹽利酒利。本以權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上。既不專以錢為稅。人得以所產輸官。錢貨必均。其重輕。隨畝自廣。於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之絲麻。或地連邊塞。風俗更異。賦入不同。亦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詔從之。太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宣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準詔旨。制置西川事條。今與郭劍商。量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二貫加餽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依此曉諭百姓。詔。詔劍州縣。準詔三分。減放一分。計減錢六萬七千六百二十貫文。不經賊處。先徵見錢。今三分一分。折納雜物。計饒饒百姓一十三萬貫。舊有稅薑芋之類。每畝至七八百。徵數不時。今併省稅名。盡依諸處。為四限等第。先給戶帖。餘一切名目。勒停。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鑄錢。鑄錢。右僕射裴寂。賜一鑄。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五年五月。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顯慶五年九月。勅以惡錢轉多。令所在官私。為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強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獄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功。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却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實古今之要重。為公私之寶用。年月既深。偽濫斯起。所以探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為未可。高祖撥亂反正。爰創軌模。太宗立極

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通寶。宜依舊施行。為萬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錢後濫惡。高宗嘗臨軒謂侍臣曰。錢之為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比為州縣不存檢校。私鑄過多。如聞刑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將船楫宿於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自今嚴加禁斷。所在追納惡錢。一二年間。使盡。當時雖有約勒。而盜濫不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糴米及粟。就市給糶。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為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則天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勅。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行用。其有熟銅排斗沙澆厚大者。皆不許簡。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波湖巨海深山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其棉衡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五銖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鎔銷。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便覆用之。開元五年。車駕往東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天下惡錢。行三銖四銖錢。不堪行用者。並銷破覆鑄。至二月。又勅曰。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知矣。若真偽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論此道。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鑄偏鑄錢等數色。環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貨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環因之罷相。乃以張嘉貞知政事。嘉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蕭嵩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啓此門。但恐小人乘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與。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舍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前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為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徵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

利則人去。南敵者衆。去南敵者衆。則草不擊。草不擊。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入富。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恐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都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論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鑄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賤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察之時。公卿羣官。皆共議以爲不便。事既不。行。但勅都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之初。兩京用錢稍好。米價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價迴博。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纒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下勅曰。錢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師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造死者。一事已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貨之興。其來久矣。代有沿革。時爲重輕。周興九府。實啓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與富國之算。靜言立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實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又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所請採鑄。掘處置。即條件開奏。二年三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尋而。毀價賤。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擣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開擣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寺觀鐘及銅象。多壞爲錢。姦人豪族。犯禁者不絕。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少不察縱。數月間。擄死者八百餘人。益無聊矣。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鑄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釘未絕。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進止。七月。勅重稜五十價

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並宜準此。實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三。乾元重稜小錢亦以一當二。重稜大錢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鑄重稜大錢不在行用之限。大曆四年五月。關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鑄鑄錢許之。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洵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鑄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乾元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鑄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與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為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勅。除鑄錢外。一切禁斷。元和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鑄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流通。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之無漸。恐人相驚。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通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有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鑄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探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吏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條疏開奏。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銜錫錢等。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勅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姦。使人易從。切於不擾。自今已後。有因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承人等。並不須干擾。若非因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者。一切勿問。其年六月。勅五嶺以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即其作分數條疏開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鐸奏。請於常管蔚州界加置鑄鑄銅錢。廢管內錫錢。許之。仍令加至五鑄。七年五月。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文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此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流通。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從之。八年四月。勅以錢重貨輕。官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勅泉貨之設。故有常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欵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用於人。今緡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

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選清強官吏。切加勸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開奏。必使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勅。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流通。宜令京城內。自文武過僚。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超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數出。限一月內。任將市別物收貯。如錢數較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內。於地界州縣陳狀。更許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箇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舖等。所貯錢。並須計用。在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決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並委有司。開奏。當重科貶。威屬中使。亦具名。衝聞奏。其贖貯錢。不限多少。並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一分充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分。并量給告者。時京師里閭區肆所積。多方錢。王鐸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備儲以歸。其直而高。貨大賈者。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十四年六月。勅應屬諸軍諸使。更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內欠錢。及其銜錫錢者。宜令京兆府。柳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及看。快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及令府司。開奏。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聖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間銅物。令州郡鑄錢。當開元以前。未置鹽鐵。使亦令州郡。勾當鑄造。令若兩稅納。匹段。或慮兼要通用。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在節度。團練。防禦。經。便。便。據。元。勅。給。與。價。直。并。折。兩。稅。仍。令。本。處。軍。人。籍。籍。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鑄。錢。便。充。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校。省。本。所。資。衆。力。并。收。紫。銅。天。下。併。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物。盡。則。停。其。州。府。有。出。銅。銀。可以。開。鑄。處。具。申。有。司。便。令。同。諸。監。治。例。每。年。與。本。充。鑄。其。收。市。銅。器。期。限。并。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便。令。有。司。條。疏。開。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續。處。分。將。欲。頒。行。尚。資。周。慮。請。令。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并。諸。司。長。官。商。量。重。議。開。奏。從。之。長。慶。元。年。九。月。勅。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守。其。內。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如。絲。及。陌。內。欠。少。大。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元。和。四。年。閏。三。月。勅。應。有。銜。錫。錢。並。合。納。官。如。有。人。糾。得。一。錢。賞。百。錢。者。當。時。勅。條。費。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錢。賞。百。錢。則。有。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執。此。而。行。事。無。辭。際。今。請。以。銜。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以。州。府。常。行。決。春。杖。二。十。十。貫。已。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所。在。集。案。決。殺。其。受。銜。錫。錢。交。易。者。亦。準。此。處。分。其。用。銜。錫。錢。仍。納。官。其。能。糾。告。者。每一。貫。賞。五。千。文。不。滿。貫。者。準。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取。常。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徵。納。家。資。充。贖。賞。錢。可。之。四。年。十。一。月。勅。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明。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即。任。人。糾。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並。準。元。和。十。二。年。勅。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並。準。元。和。十。二。年。勅。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

舊唐書食貨志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下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永徽元年。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馳驅。美哉薛公德。傍被咸亨三年。關中飢。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楫相繼。會于渭南。自師順始之也。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榮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置漕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諸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貨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踊貴。玄宗以問耀卿。奏稱。貴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未廢。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便足。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便漕。輒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竊盜。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放船歸。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既水險。即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自太原倉。汜河。更無停留。所省鉅萬。前漢都關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西栢崖倉。三門東集

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派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中。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轉運都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瑛為副。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貫。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備錢十。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瑛代焉。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嶺。險之地。俾負索引。艱于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瑛。以灑水作廣運潭。於望春之東。而藏舟焉。是年。楊釗以殿中侍御史。為水陸運使。以代韋堅。先是。米至京師。或砂礫糠粃。雜乎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載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半。天寶以來。楊國忠王鉞。皆兼重使。以權天下。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為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尋兼中丞。為鹽鐵使。於是大變鹽法。就山海井竈。收稅其鹽。立監院官吏。其舊業戶。泊浮人。欲以鹽為業者。免其雜役。隸鹽鐵使。常戶。自租庸外。無橫賦。人不益稅。而國用以饒。明年。琦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詔兵部侍郎呂諲。代之。寶應元年五月。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呂諲。是時。淮河阻兵。飛輓路絕。鹽鐵租賦。皆汴漢而上。以待御史穆寧。為河南道轉運。相庸鹽鐵使。尋加戶部員外。遷鄂州刺史。以總東南貢賦。是時。朝議以寇盜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遂以通州刺史劉晏。為戶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備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自此歲運米數千萬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擇能吏。以主之。廣牢盆。以來。商賈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廣德二年正月。復以第五琦。專判度支。鑄錢鹽鐵事。而晏以檢校戶部尚書。為河南及江淮已來轉運使。及與河南副元帥計會。開決汴河。永泰二年。晏為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琦為關內河東。劍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大曆五年。詔停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自此晏與戶部侍郎韓滉。分領關內河東。劍南。相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炎乃奪其權。詔曰。朕以征稅多門。郡邑凋耗。聽于羣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自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信。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為忠州刺史。晏既罷。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既而出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其年三月。以韓滉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炎尋殺晏于忠州。自兵興已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廚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粟稔。以供禁軍。泊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領鹽務。其法益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十倍其初。大曆末。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李靈耀之亂。河南皆為盜據。不奉法制。賦稅不上。供州縣益減。晏

以羨餘相補。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之。其相與商榷財用之術者。必一時之選。故晏沒後二十年。韓洵元瑒裴臆包信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出晏門下。屬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織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詔曰。天下山澤之利。當歸王者。宜總權鹽鐵。使三年以包信為左庶子。汴東水陸運鹽鐵相庸使。崔縱為右庶子。汴西水陸運鹽鐵相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茶之有稅。肇於此矣。貞元元年。元瑒以御史大夫為鹽鐵水陸運使。其年七月。以尚書左僕射韓滉統之。滉歿。宰相竇泰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鐵奏。比年自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運。運路既遠。實謂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被般。以救邊食。從之。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于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嶺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戶部所領三川鹽鐵轉運。自此始也。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以其事上聞。由是遠大廢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年。而李錡代之。鹽院津堰改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自鑄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後。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為留後。順宗即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佑判鹽鐵轉運。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異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權酌漕運。由其操制。專事貢獻。牢其籠。濕中朝柄事者。悉以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異既為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墟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救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為錢。又奏江淮河南嶺南。充鄆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鑿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異為揚子留後。四月五日。異卒。自權築之興。惟劉晏得其術。而異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漕倉。晏歿。久不登其數。惟異秉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六月。以河東節度使李鄴代之。五年。李鄴為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運米四十萬石到渭橋。近日欠闕太多。請旋收。遞年貯備。從之。坦改戶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嶺南。充鄆等鹽利錢六百九十八萬。貴比曩。改法已前。舊鹽利時價四倍虛估。即此錢為一千七百四十餘萬。實矣。請付度支收管。從之。其年詔曰。兩稅之法。悉委郡國。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今度支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叶權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以楊子鹽鐵留後為江淮已南兩稅使。江陵留後為荆衡漢沔東界彭蠡已南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兩稅使。陝西監先屬鹽鐵使。今宜割屬度支。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鞏寶。陝西監屬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陝西監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又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八年。以崔倭為揚子留後。崔倭已來兩稅使。崔祝為江陵留後。為荆南已東兩稅使。十三

年正月。播又奏。以軍興之時。財用是切。頃者劉晏領使。皆自按置田租。至於州縣。否臧錢穀。利病之物。虛實。皆得而知。今臣守務在城。不得自往。請令臣副使。程昇出巡江淮。具州府上供錢穀。一切勘問。從之。閏五月。昇至江淮。得錢一百八十五萬。貫以進。其年。以播守禮部尚書。以衛尉卿程昇代之。十四年。昇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綽代之。長慶初。王播復代公綽。四年。王涯以戶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復以鹽鐵使為揚州節度使。文宗即位。入覲。以宰相判使。其後。王涯復判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木。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戶部尚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于戶部。人人悅焉。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三年。以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楊嗣復主之。多革前監院之陳事。開成三年。至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務。崔珙自刑部尚書拜杜悽。以淮南節度領之。既而皆踐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弘正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姦犯。大紊晏法。休使寮屬。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備。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為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稅茶之法。凡十二條。陳奏。上大悅。詔曰。裴休與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沉棄焉。武德元。九月四日。置社會。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濟貧民。既康且富。鍾庾之量。異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淡。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宜通擁滯。至五年十二月。廢常平監官。貞觀二年四月。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為社會。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貸社會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準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飢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預作儲貯。官為舉。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竊道。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高宗永徽二年六月。勅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明慶二年十二月。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開元二年九月。勅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歛。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糴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

宜令所司支料奏聞。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糴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脚錢。自今已後。更不得義倉變造。七年六月。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陽綿益彭蜀漢鎮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十六年十月。勅自今歲暑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糴易者。為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認具。所用錢物及所糴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天寶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準。四載五月并五載三月。勅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糴。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準開元二十年七月。勅量事。除糴。至粟麥熟時。徵納使司商量。且糴舊糴。不同別用。其除糴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廻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倉及庫使司商置本錢。隨常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糶賣。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石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闕廢。或因凶荒。流散餓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糶鹽米。雖經頻年。少米價騰貴。此乃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興軍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備。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東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置斛斗。正段絲麻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糶。其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閭。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國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時而盡。終不能為常平。本貞元八年十月。勅諸軍鎮和糶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常與優賜。其粟及麻。據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以停江淮運脚錢。充並支。綾絹緇綿。勿令折估。所糶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軍。同勾當。別貯。非承特勅。不得給用。十四年六月。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糶。其年九月。以歲飢。出太倉三十萬石。出糶。是歲冬。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十五年二月。以久旱。歲飢。出太倉粟十八萬石。於諸縣賤糶。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出糶。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開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並且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九年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悉繳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

兩街降估出糶。其年九月。詔諸道應遭水州府河中澤潞河東幽州江陵府等管內。及鄆滑滄景。易定陳許晉隰。襄復台越唐隨鄧等州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斗。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內州縣。得事達利。百姓從之。長慶四年二月。勅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糶。其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由。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勾當。苟為長吏。迫制。即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料處。太和四年八月。勅今年秋稼似熟。宜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籩一百萬石。大中六年四月。戶部奏。諸州府常平義倉。斛斗。本防水旱。賑貸百姓。其有災沴。州府地遠。申奏。往復。已至流亡。自今已後。諸道遭災。早請奏。所在長吏。差清。強官審勘。如實有水旱。處。便任先從。貧下。不支。濟戶。給貸。從之。建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為非。便皆寢不下。復請行常平稅。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變。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等除陌。隨間架法。凡屋兩架為一間。屋有貴。稅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乘算。熟熟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布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書記。帶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會不得半。而怨讟之聲。豈然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罷。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稅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極贖。元和七年。御史臺奏。伏準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稅。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伏請起今已後。應諸道。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稅。率等。復却置者。仰勅。至後十日內。具却置事由。聞奏。仍申臺司。每有出使。即官御史。便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從之。九年十二月。左僕射。令狐綯。奏。新置。種茶。使額。伏以江淮間。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種茶。實為。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栽。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有。恩。權。無。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隆。靈。茲。兒。盡。戮。聖。明。垂。佑。黎。庶。各。安。

徵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愧。伏乞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速令革職。除此使額。緣國家之用。或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奏聞。諸探造欲及妨廢爲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惟納榷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輸。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攪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愛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咸悅。詔可之。先是鹽鐵使王涯。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罷焉。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絳絹等一物。且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並請停絕。詔許之。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請諸節度觀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旣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盧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苛奪。所冀招恤窮困。下絕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數。欲尋究根本。須舉綱條。勅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并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勅旨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並宜準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勅。處分建中三年。初。惟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權。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權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濂。賈均。率。從之。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麴。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權酒。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權。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沽酒。如聞禁止私。酤。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

考證

食貨志下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炳震曰。按。此開元二十二年。置河陰倉。自河陰北運浮于渭。以實關中。用裴耀卿謀也。据本紀。耀卿二十一年入相。當在二十二年以前。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沈炳震曰。按。德宗本紀。在三年。應從紀。臣宗萬。按。建中三年。趙贊上言。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至貞元九年初。稅茶。又從張滂之奏。蓋始於贊行於滂。鹽鐵既開其利。而計及于他貨。亦必至之勢也。臣德潛。按。食貨志中。同百官俸料一項。新書具載。

此
页
空
白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唐書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入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夫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蓄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籩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徒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州。州有餘以給比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錦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有手實。歲終具其民之年。與地。園。墾。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蠶。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

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開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為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園。而驛馬。不牧田。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多課。以鯨鱉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以斂糧。早晚險易。遠近為差。唐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繁。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四。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杭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數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十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功。如此。高宗。承之。海內。又安。太尉。長孫。无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待。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綱。備。役。者。給。錫。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獨。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闕。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傑。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傑。為。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探。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為。課。課。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益。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綿。綉。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草。無。定。法。歲。為。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日。既。多。覆。問。驗。年。乃。與。探。訪。朝。集。使。議。革。之。為。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遣。書。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澄。定。蠶。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輪。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救。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明年。又。詔。民。三。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二十以下。為。中。又。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丁。以

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或丁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為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百餘萬。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請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腹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潰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鉞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案。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散。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繕江淮蜀漢富商右族。皆蓄十收其二。謂之率貨。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絳。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乾。為。糲。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凡稅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而彌寇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承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嶺。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練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謀帝復與載弒。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顯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粟賜僧。俸。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

經歲。不能遺。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考證
唐書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二
食貨志一絹二匹。綾絁二丈。○舊書皆二丈。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修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入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遺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課。寡。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百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積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餽饋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遊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積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州。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價。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餼。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置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而民益愁怨。及源兵反。大譁。長安市中。日不奪。爾商戶。餽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

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綬。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緡四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而民愈困。度支以稅物。領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瀉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賦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瀾。版圖墜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請求。際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當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寢饋。物貴而人莫覓者。有場圃園倉。直輕而索以爲富者。有流通。蓄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虛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徵求。此誘之爲姦。賦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道。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緡。百穀。勉人功也。又糶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綿。布。麻。葛。管。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劾。算。緡。之。未。法。估。資。產。爲。差。以。錢。數。定。稅。折。供。雜。物。歲。日。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緡。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爲。緡。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緡。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歸。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糶。鹽。以。入。直。權。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奉。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讓。薄。征。則。遠。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墾。離。關。

舊畜蕪矣。人以象租年滿。復爲汚染。有稼穡不增之病。實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澀。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費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想物之病。四病。繇考。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容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州稅有定。備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各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輪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關。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用。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輪。織。農。功。未。艾。而。斂。數。有。者。急。實。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陌。師。旅。賑。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種。始。畢。執。契。行。貨。饑。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繼。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糶。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糶。糶。資。而。止。小。歛。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斂。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贊。言。雖。切。以。讒。遂。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牘。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陞。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者。空。室。管。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則。親。王。帶。金。而。覆。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誦。官。吏。刻。祿。聚。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巖。巖。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授。領。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嚴。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質。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官。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百。人。以。監。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有。

齋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膏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官市以活。奈何。帝悅。以為然。京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官市為姦。真偽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官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即位。乃罷官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樞宰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琦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皆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鐔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儵號能聚斂。乃以為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和唐。然後知州縣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昇巡江淮。蕪州府上供錢穀。昇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為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因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充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強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留選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案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鑄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間井送終之喻。商賈貨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幾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潘青太原魏博雜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慶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織。相府課調不計錢。而納不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或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閻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蓄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舉過錢穀者。時豪民侵賦。產業不移。戶

州縣不敢備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為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餘。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者。每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曠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膏壽。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遊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為粃。槐葉為饘。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為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滅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錢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竊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唐書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三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和米。至東都輸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纜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鉞於臂。而輓多絕。輓夫輒墜。則以迷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楫阻隘。江

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靈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棧棧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級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輪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爲副使。益漕營。緣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兩脚營營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粟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擊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顯爲輓路。棹石沃醴而擊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漕運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苑。築壩壅澤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物於船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擊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輦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迴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滾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米州淮運於。是阻。租庸鹽鐵。汴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旬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繭。漢越。南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旬當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鑄錢。輪。上。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絲。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糶。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絲。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歌。趕。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干。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

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粟竹篾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漏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糶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藏。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揚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元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據襄鄆。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秦河至歸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絲白沙。越東關。歷頰。蔡涉汴。抵東都。無蜀河汴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軍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翻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使。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瑒判諸道鹽鐵權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瑒。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瑒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滉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瑒。常餽米滄州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疲。瑒。雷州司戶參軍賈勗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杜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雁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塞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聚集津倉山西。運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王上都。留後李異。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隸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減矣。至異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以益漕河。輒復埋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閬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陸賈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策平。論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堰慮坦。糶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割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

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賊。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搭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繁。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溝與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遠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強官。送兩稅至十萬。選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都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備。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朔縣令董濟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荊要衝。因據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荊輪。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替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聊少聊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獲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叙功以歲豐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譴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萬餘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沂河舟溺甚眾。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擊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卒調發。五城田闢。比之凌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初。振武軍餓。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羅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羅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五十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千。墾田三千八百餘畝。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相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罷。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鄂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黨項大擾。河西

鄂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屯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羅。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羅京師糧粟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羅。斗增三錢。每歲短運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羅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羅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羅之五。斗。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甯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民。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萬斛。然不能盡用。贊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羅。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羅。其實害民。

考證

食貨志三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三十。舊書作四十。

唐書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四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鹽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百泉池。紅桃池。回藥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萬州井各一。果園閭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甲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貢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窺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權天下鹽。加時價百錢而輸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罷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糴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蠶。涼則鹵薄。曠早則土溜。墾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伊於勸農。吳越揚楚鹽。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當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還運院十三日。

揚州陳許汴州盧壽白沙淮西兩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盜盜爲之甚
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稱禁鹽肆邀以利害晏之始至也鹽
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御軍饋百官祿俸皆
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
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貴射利或時倍之
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
春服包估爲汴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瑤瑁綺綾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
售之廣虛數以四上亭戶冒法私鹽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
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益貴有以
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
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漢陽塗濟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
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
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
虛估天下糶鹽稅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
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武皆御史鹽民田
園籍於縣而今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
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襲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和減死流天德五城鑄錢論死如
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馬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
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僧皆論坐盜割鹽土一斗比鹽
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廢廢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權鹽
使如江淮權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龍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
議權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請之
以爲不可平叔屈服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鹽鹵文宗時采灰
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
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聽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
止以兩池鹽法做遣巡院官司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鹽使以權鹽者鹽池之隄禁
有盜壞與糶鹽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
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吳盜以所利物易茶鹽
不受者焚其室慮更不敢枝梧鎮成場鋪堰肆以開通致富宣宗乃擇管更兩鐵輔望縣令
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其後兵逼
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
四都鐔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
能奪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粟食方屈乃禁京城酒期以麥熟如初二

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
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醴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調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
四方所湊罷醴貞元二年復禁京城醴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
南忠武官武河東權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醴肆以權酒錢隨兩稅青苗故之太和八年
遂罷京師權醴凡天下權醴爲酒百五十六萬餘緡而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
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醴法復權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
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
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收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憲與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
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
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
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
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又拾遺李珣上疏諫曰
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若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
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禁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
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權茶使
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瑛
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
揚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
旅茶雖少皆死罷鬻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僱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
背三犯加重償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應許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
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槩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悰每斤增稅錢五謂之
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凡銀銅鐵錫之治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鶴信五州銀治五十八銅
治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鑿山七麟德二年廢陝州銅治四十八開元十五年
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洵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禁鹽鐵使
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
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
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
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
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附
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鑄葉皮紙皆以爲
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錢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緡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
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
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

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領。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治。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鐸。鑄疏扣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錢鑄。每鑄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鑄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鑄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不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稍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鐸建議。內外用錢。每緡鑄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然富實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墮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諱集市人彈奪。毆傷更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洩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泣決。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鑄一兩。糴米鹽百錢。鑄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墮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鑄八十。寶歷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鑄石烏油。鑄鐵。唯鑄銀釘。鑄銀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鑄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皆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東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錫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重。詔方鎮錢。鑄錢。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鑄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鑄錢。鑄錢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緡八十。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食貨志四 每緡重十二斤 ○舊書作二十斤。

唐書 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武德元年。文武官給祿。頗減隋制。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從五品百六十石。六品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八品六十石。從八品五

十石。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頃。八品二頃。五頃。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頃。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頃。下府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頃。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頃。親王府典軍。五頃。五頃。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頃。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畝。都主。職事官。從一品五十畝。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畝。縣公。職事官。三品二十五畝。職事官。從三品二十畝。侯。職事官。四品十二畝。子。職事官。五品八畝。男。職事官。從五品五畝。六品七畝。七品二畝。五畝。八品九畝。二畝。二品上柱國。三十畝。柱國。二十五畝。上護軍。二十畝。護軍。十五畝。上輕車都尉。十畝。輕車都尉。七畝。上騎都尉。六畝。騎都尉。四畝。驍騎。飛騎。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寬鄉。六品以下。受於本鄉。解免者。追出除名者。受口分之田。墾闢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出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廩。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廩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貞觀初。百官得上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又詔得上下考。給祿一年。出使者。粟其家。新至官者。計日給糧。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匱。宜給祿養親。自後。以地租。春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五十石爲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爲一等。六品七品以十五石爲一等。八品九品以十石五斗爲一等。無粟。則以鹽爲祿。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升。謂之地子。是歲。以水旱復罷之。十二年。罷諸司公廩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視防閑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公廩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京七十餘司。更一二歲。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况塵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華鄠坊州隴地。破澤。可墾者。復給京官職田。二十二年。置京諸司公廩本錢。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徽元年。廢之。以天下租。腳直。爲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

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職事官又有防閑庶僕。一品防閑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庶僕十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有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外官以州府縣上下中為差。少尹長史司馬及丞減長官之半。參軍博士減判司之三。主簿縣尉減丞之三。錄事市令以參軍職田為輕重。京縣錄事以縣尉職田為輕重。羈廩州官給以土物。關鹽官給以年支輕貨。折衝府官則有仗身。上府折衝都尉六人。果毅四人。長史別將三人。兵曹二人。中下府各減一人。皆十五日而代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同職事官公廩。雜用不給。員外官檢校判試知給祿料食糧之半。散官勳官衛官減四之一。致仕五品以上給半祿。解官充侍亦如之。四夷宿衛同京官。天下置公廩本錢。以典與主之。收歸十之七以供。佐吏以下不賦粟者常食。餘為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錢三百八十萬。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萬。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萬。下都督中州一百五十四萬。下州八十八萬。京兆河南府京縣一百四十三萬。太原府京縣九十一萬三千。京兆河南府畿縣八十二萬五千。太原府畿縣諸州上縣七十七萬。中縣五十五萬。中下縣二十八萬五千。折衝上府二十萬。中府減四之一。下府十萬。麟德二年。給文官五品以上仗身。以掌閑幕士為之。咸亨元年。與職事官皆罷。乾封元年。京文武官視職事品給防閑庶僕。百官俸出於租調運送之費甚廣。公廩出舉。典史有微垣墮出宅以免責者。又以雜職供薪炭納直倍於正丁。儀鳳三年。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防閑庶僕邑士仗身封戶。調露元年。職事五品以上。復給仗身。光宅元年。以京官八品九品俸薄。詔八品歲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領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領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二品白直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執衣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為之。防閑庶僕皆壯歲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執衣。都護府不治州事。亦有仗身。都護四人。副都護長史司馬三人。諸曹參軍士二人。上鎮將四人。中下鎮將上鎮副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鎮倉曹副令丞戎主副各一人。皆取於防人衛士。十五日而代。宿衛官三品以上仗身。三品五品以上二人。六品以下及散官五品以上各一人。取於番上衛士。役而不夜課。親王出藩者。府佐史典軍副典軍有事力人數如白直。諸司諸使有守當及聽子。以兵及勳官為之。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閑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州縣典史捉公廩本錢者。收利十之七。富戶率免徭役。貧者破產甚。祕書少監崔沔請計戶滿出。每丁加升尺。所增蓋少。流亡漸復。倉庫充實。然後取於正賦。罷新加者。開元十年。

中書舍人張嘉貞又陳其不便。遂罷天下公廩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籍內外職田賦。逃還戶及貧民罷職事五品以上仗身。十八年。復給京官職田。州縣籍一歲稅錢為本。以高戶捉之。月收贏以給外官。復置天下公廩本錢。收贏千之六。十九年初。置職田。頃歲徵租。租價無過六斗。地不毛者。畝給二斗。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閑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錢三萬一千二百。二品二萬四千。三品萬七千。四品萬一千五百。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千九百一十七。祿米則歲再給之一品七百斛。從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從二品四百六十斛。三品四百斛。從三品三百六十斛。四品三百斛。從四品二百五十斛。五品二百斛。從五品一百六十斛。六品百斛。自此十斛為率。至從七品七十斛。八品六十斛。自此五斛為率。至從九品五十二斛。外官降一等。先是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門戶督課為錢百七十。月二百。至是以門夫資課給州縣官。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狹。計丁給田。猶不足。於是分諸司官在都者給職田。於都畿以京師地給貧民。是時河南北職田兼稅桑。有詔罷之。計數加稅。以供用人。皆以為便。自開元後。置使甚衆。每使各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兼數官。堂封外月給錢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隨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二載。國忠以兩京百官職田送租勞民。請五十里外輸于縣倉。斗納直二錢。百里外納直三錢。使百官就請于縣。然縣吏欺盜蓋多。而閑司有不能自直者。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至德初。以用物不足。內外官不給料錢。郡府縣官給半祿。及白直品子課。乾元元年。亦給外官半料及職田。京官給手力課而已。上元元年。復令京官職田以時輸送。受加耗者以枉法贓論。其後籍田為軍糧矣。永泰末。取州縣官及折衝府官職田苗子三之一。市輕貨以賑京官。大歷元年。斂天下青苗錢。得錢四百九十萬緡。輸大盈庫。封太府左右藏。輸而不發者累歲。二年。復給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以三之一。供軍餽。增稅青苗錢一畝至三十。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楊綰常袞為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部侍郎度支韓滉請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增給者居三之一。先是州縣職田。公廩田。每歲六月以白籩上尚書省覆賞。至十月輸送。則有黃籩。歲一易之。後不復籩。上唯授租。清望要官。而職卑者稽留不付。黃籩亦不復更矣。德宗即位。詔黃籩與白籩皆上。有司建中三年。復減百官料錢。以助軍。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武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繩綿紬射生。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增以鞋。比大歷制。祿又厚矣。州縣官有手力雜給。然俸最薄者也。李泌以度

支有兩稅錢。鐵錢有鑄錢。可以擬經費中外給用。每貫鑄二十號戶部除陌錢。復有關
管休料職用錢積戶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專掌之。皆以給京官。歲費不及五十五萬
經。京米和糶。支給諸軍。冬衣亦往往取之。減王公以下永業田。郡王職事官從一品田五
十頃。國公職事官正二品田四十頃。郡公職事官從二品田三十頃。縣公職事官正四品田
十四頃。職事官從四品田十一頃。尚書省檢校四品京官者。月給料錢三十萬。祿百二十石。
尚書省檢校五品京官者。料錢二十萬。祿百石者。自李泌增百官俸。當時以為不可。股削矣。
然有名存而實廢。額去而俸在者。宰相李吉甫建議。減之。遂為常法。于時祠祭。善夷。賜宴別
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藉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
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為之。嘗有。人破首。詣。使納
利錢。受。御史中丞柳公綽。請使捉錢。戶部縣得。捕役。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
納利矣。議者以兩省尚書。自御史。總樞。機。正。百。察。而。倍。稱。息。利。非。敗。官。之。體。元。和。九。年。戶
部除陌錢。每緡增墊五錢。四時給。諸。司。諸。使。之。登。置。騙。使。官。督。之。御。史。一。人。毀。其。使。漁。起。明
年正月。收息五之一。號。元。和。十。年。新。收。置。公。麻。本。錢。初。捉。錢。者。私。增。公。麻。本。以。防。耗。失。而。富
人。乘。以。為。姦。可。督。者。私。之。外。以。道。官。錢。迫。蹙。閭。里。民。不。堪。其。擾。御。史。中。丞。崔。從。奏。增。錢。者。不
得。驗。官。本。其。後。兩。省。提。錢。官。給。牒。逐。利。江。淮。之。民。鬻。茶。鹽。以。撓。法。十。三。年。以。職。出。多。少。不。均
每。司。收。草。粟。以。多。少。為。差。其。後。宰。相。李。珣。楊。嗣。復。奏。堂。厨。食。利。錢。擾。民。煩。碎。於。是。罷。堂。厨。提
錢。官。置。庫。量。入。計。費。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
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左。右。僕。射。太。子。太。師。太。保
太。傅。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
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左。右。丞。侍。郎。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書。舍。人。祕。書。殿。中。內
侍。監。御。史。中。丞。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鴻。臚。太。僕。光。祿。衛。尉。卿。國。子。祭。酒。將。作。少。府。監。太
子。賓。客。詹。事。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州。史。八。萬。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
右。庶。子。節。度。副。使。判。使。知。軍。事。七。萬。六。軍。統。軍。諸。府。少。尹。少。監。少。卿。國。子。司。業。少。詹。事。六。萬
五。千。左。右。衛。金。吾。衛。上。將。軍。六。軍。大。將。軍。六。萬。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
上。將。軍。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郎。中。司。天。監。太。子。左。右。諭。德。家。令。寺。僕。寺。率。百。寺。令。親。王。傳。別
勅。判。官。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上。州。長。史。司。馬。五。萬。左。右。衛。金。吾。衛。大。將。軍。懷。化。大。將。軍。諸
府。大。都。督。司。錄。參。軍。事。類。亦。縣。令。四。萬。五。千。員。外。郎。起。居。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內
常。侍。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常。宗。正。殿。中。祕。書。丞。大。理。正。國。子。博。士。京。都。官。苑。苑。監。監。都。水
使。著。太。子。中。舍。中。允。王。府。長。史。歸。德。將。軍。節。度。推。官。支。使。防。禦。判。官。上。州。錄。事。參。軍。事。議。縣
上。縣。令。四。萬。懷。化。中。郎。將。三。萬。七。千。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殿。前。左。右
射。生。軍。神。策。軍。大。將。軍。左。右。衛。金。吾。衛。將。軍。三。萬。六。千。捕。衛。殿。中。侍。御。史。諸。府。大。都。督。府。判
官。亦。縣。丞。三。萬。五。千。懷。化。郎。將。三。萬。二。千。拾。遺。司。天。少。監。六。局。奉。御。內。常。侍。監。御史。御。史
臺。主。簿。大。常。博。士。陵。置。令。大。理。司。直。中。書。主。書。門。下。錄。事。太。子。贊。善。典。內。洗。馬。司。議。郎。王。府

司馬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六軍射生神策軍將軍歸德中郎將觀察防禦團練推
官巡官鶴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城門郎祕書郎著作佐
郎六局直長十六衛六軍諸府十率府長史懷化司階畿縣丞。縣主簿尉二萬五千。歸
德司階二萬三千。五官正太常寺協律郎陵署丞。諸寺監主簿國子太學廣文助教都水監
丞詹事府司直太子通事舍人文學三寺丞五局郎正府諸議參軍友。縣主簿尉二
萬。懷化中候萬八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率副率中郎中郎將萬七千三百五十。歸德中候
萬七千。四門助教十六衛佐祕書省崇文弘文館校書郎正字太常寺奉禮郎太祝社太
樂鼓吹署令四門助教京師都官苑總監副監九成宮總監監主事十六衛六軍衛佐尚書省
都事萬六千。十六衛六軍中候太子內率府千牛六千一百七十四。內寺伯懷化司戈諸府
大。都。督。府。參。軍。事。文。學。博。士。錄。事。上。州。參。軍。事。博。士。萬。五。千。歸。德。司。戈。萬。四。千。十。六。衛。六。軍
十。率。府。左。右。郎。將。親。王。府。典。軍。副。典。軍。萬。三。千。八。百。司。戈。內。率。府。備。身。僕。寺。進。馬。三。千。七。百
一。二。符。寶。郎。內。謁。者。監。九。寺。諸。監。詹。事。府。丞。太。醫。署。令。太。學。廣。文。四。門。博。士。中。書。門。下。主
事。太。子。文。學。侍。醫。諸。府。都。督。府。醫。博。士。法。直。兩。赤。縣。錄。事。上。州。錄。事。市。令。萬。三。千。懷。化。執。戟
長。上。萬。一。千。門。下。省。典。儀。侍。御。醫。司。天。臺。丞。都。水。監。主。簿。率。府。衛。佐。諸。司。主。事。御。史。臺。主。事
萬。二。千。司。醫。太。醫。署。丞。歸。德。執。戟。長。一。萬。醫。佐。大理。寺。評。事。太。常。宗。正。寺。詹。事。府。主。簿。寺
監。內。侍。省。司。天。臺。左。右。春。坊。詹。事。府。祿。事。主。事。八。千。司。階。千。牛。備。身。左。右。七。千。九。百。九。十。京
都。園。苑。四。面。監。監。兩。京。諸。市。中。尚。武。庫。武。成。王。廟。署。令。王。府。接。屬。主。簿。記。室。錄。事。參。軍。事。七
千。司。天。臺。主。簿。靈。臺。郎。保。章。正。上。局。署。令。七。品。陵。廟。令。京。都。宮。苑。總。監。丞。司。竹。溫。泉。監。監。太
子。內。坊。丞。王。府。功。曹。以下。參。軍。事。親。王。國。令。公。主。邑。司。令。六。千。奚。官。內。僕。內。府。局。令。司。竹。溫
泉。副。監。五。千。書。算。律。學。博。士。內。謁。者。中。局。署。令。上。局。署。丞。五。官。聖。靈。正。京。都。園。苑。四。面。監。九
成。宮。總。監。副。監。醫。針。博。士。醫。監。陵。廟。令。司。竹。溫。泉。監。丞。太。子。禁。藏。局。丞。王。府。參。軍。事。王。國。大
農。公。主。邑。司。丞。四。千。獻。丞。國。子。監。直。講。掌。客。司。儀。中。局。署。丞。監。騰。監。作。監。事。食。醫。尚。藥。進。馬
奉。乘。主。乘。典。乘。司。庫。司。原。十。六。衛。十。率。府。錄。事。親。勳。府。兵。曹。參。軍。事。司。天。臺。司。辰。司。展。監
候。內。坊。典。直。宮。教。博士。藥。正。醫。正。下。正。按。摩。呪。禁。卜。博士。針。醫。卜。書。算。助。教。陵。廟。太。樂。鼓。吹
署。丞。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官。總。監。丞。諸。總。監。主。簿。太。子。典。膳。內。直。典。設。宮。門。局。丞。三。寺。主
簿。親。王。國。尉。丞。三。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執。戟。長。上。左。右。中。郎。將。二。千。八。百。五。十。

考證
食貨志五四門助教○此句已見前文。疑重出。

此
页
空
白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舊五代史食貨志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案食貨志序原本闕佚。卷中惟鹽法載之較詳。其田賦雜稅諸門。僅存大略。疑明初是書已有殘闕也。今無可採補。姑存其舊。】

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辟葦垣。內辟汴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于蠶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田園可懋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相。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尙虧。加之兵革。因之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案以上見容齋三筆所引薛史。釋其文義。當係食貨志序今錄于卷首。】

唐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小菽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肆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憫。今據緊慢。去處于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勅曰。本朝徵科。惟配有兩稅。至十折納。當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和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含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天成元年四月。勅應納夏秋稅。幸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四年五月。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期限。其月勅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撥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送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長興二年六月。勅委諸道觀察使。屬縣于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追。貧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遭處。不在此限。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晉天福四年正月。勅應諸道節度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于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稟。

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以十月一日起徵。永為定制。五年七月。賜諸道均田圖。十月。命左散騎常侍文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六年春。諸道使臣回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

唐同光二年。度支奏。請勝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即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與

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善賈而防大姦也。宜令所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又工人銷鑄為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三月。知唐州晏駢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鐵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難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為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于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並宜禁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並行收納。天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鑄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遍行曉告。如原舊係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晉天福二年。詔禁一切銅器。其銅鏡。今後官鑄。造于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于諸處與販去。

周廣順元年三月。勅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與販。所在一色。即不得瀆破為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亂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死。其地分所由。節級決脊杖十七。放。鄰保人決脊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求寧監。建州永豐監。並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鹹饑居先。矧彼兩池。實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墜廢。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仍委便制。一一條貫。【五代會要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俵賣。蠶鹽。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鹽與減三十。天成元年四月。勅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今後每年祇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長興四年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未。一槩定奪。謹具如後。應食鹽。州府省司。各置榷糶。折博場院。應是鄉村。並通私商與販。所有折博。並每年人戶。蠶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榷糶。利如違犯者。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一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七。五斤已上。至十斤。買賣人各杖十斤已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騙者等。並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莊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腳戶。經過店主。並腳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并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鋪。捉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應食末鹽。地界。州府。縣鎮。並有榷糶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未一槩。條流。應劄。錄煎。

充賞慶州青白權稅流元有透稅條流。所有隨行鹽膏物色一半支與捉事人充賞。其餘一半并鹽並納入官。欲減且依舊。一斗已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已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已上處死。安邑解縣兩池榷鹽院河中節度兼判之時。申到鹽一事件。條流等準勅。兩池所出鹽。舊日苦無文榜。如攬將一斤一兩準元勅條流。極法其犯。鹽入應有錢物。就與捉事充賞者。切以兩池禁輒。不通人行。四面各置場門。弓射分擊。鹽池分居住。就在棘圍裏面。更不別有差違。祇令巡護鹽地。如此後有人偷盜官鹽一斤一兩出池。其犯鹽人並準元勅條流。處分應有。隨行錢物。並納入官。其捉事人。依下項定支優給。若是巡檢弓射池場門子。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透漏。到棘圍外。被別人捉獲。及有糾告。兼同行反告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捉事人支賞。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亦依犯鹽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弓射及池場門子。如是透漏出鹽二十斤已下。徒一年。半。一十斤已上至二十斤。支賞錢一十千。二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前項所定。拿到鹽法條流。其應屬州府捉獲抵犯之人。便委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申奏。別報省司。其屬省院。捉到犯鹽之人。干死刑者。即勘情罪。申上。候省司指揮。不至極刑者。便委務司。準條流決放。訖。申報。從之。三年十月。勅漳河已北州府界元是官場。鹽今除城郭草中。仍舊禁法。其鄉村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興助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文獻通考。五年。既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商。願得海陵鹽監兩處。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周顯德二年正月。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已來。不與支破。食廩所納。新物尙除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損折。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唐天成三年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于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鄴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計算。都買麴錢數內。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榷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麴酒供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即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榷。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時孔循以麴法。殺一家于洛陽。或獻此以爲愛其人。便于國故行之。長興元年二月。敕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二年。詔曰。酒醴所重。麴錢是須。緣賣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量定稅錢。訪問數年。已來。雖犯法者稀。而僞民則甚。蓋以亂離日久。貧下戶多。纔過昇平。便勤稼穡。各務料用。鑿井孰能枕藉。糴糶。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輪納。漸成凋弊。深可憫傷。况欲置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者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

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並放其麴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于在城。撲斷貨買。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勅下之日。人甚悅之。周顯德四年七月。詔曰。諸道州府。麴務。今後一依往例。官中禁法賣麴。逐處先置都務。候勅到日。並仰停罷。據見在麴。數準備貨。兼據年計。合使麴數。依時。踴造。候人戶。將到價錢。據數計。麴不得賒賣。抑配與人。

致證
志八食貨志至于折納。折納原本訛折約。今據文改正。委人戶自量自槩。槩原本訛。今據五代會要改正。置場貨賣。置場原本訛置常。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此
页
空
白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上(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即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必有食貨而後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伐。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稍聚桑棗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羣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培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稅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權。規撫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瘳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替之。如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非是冒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爲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爲鑒者。爲篇次離爲上下。其一日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生。國以民爲本。固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日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院冶。八曰鑿。九曰商稅。十日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爲利。故列之下

中國歷代食貨志

宋史食貨志(上)

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通爲十有四卷云。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譴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非者。鄰伍爲擊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諗民有能廣植桑棗。懇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墾。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豐歲則諗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時。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獨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帥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端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然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既壯。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即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丘縣實珉言之。乃詔賜緋魚。籍百疋。擢太子中允。知開封府。司錄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搜索於隣里親戚之家。益造新籍。甚爲勞擾。數月罷之。時州縣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盡出。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習成敝。乃詔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惠恤孤貧。塞姦幸。凡民間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青債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貸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違者罪之。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杭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准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抗稻。並免其租。淳化五年。宋毫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即其州。依式製遺給民。凡州縣曠土。許民請佃。爲永業。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官吏勸民墾田。悉書于印紙。以俟旌賞。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權酷。斯爲未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隨蜀河東諸路。地里曠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剝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錫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避

公稅亦既亡遞。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成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通。生計蕩然。遺無所措。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賦視均。配督課。令其不俸。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澆灌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遺之資。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州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糶。或以市饑糶。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歸白戶。部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勸諭。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之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墾瘠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中品。既墾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入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家虛蕩。非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費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穎襄鄆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真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廢闕。牛多瘠死。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於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期什器。遂權除生熟鐵度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勅。及臣民所陳田農利害。與鹽鐵判官張若谷。戶部判官王曾等。參詳。冊定。成景德農田勅五卷。三年正月。上之。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僞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乃請少卿監。為刺史。閉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大中祥符四年。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盡。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法類。諸州縣人畜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燒。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明年。詔州牛疫。又詔民買賣耕牛。勿算。糴令羣牧司。選醫牛古方。頌之天下。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以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賞其罪。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峽廣南水田。不得過

期。過期者。吏勿受。今。佐受。訴。即分行檢視。白州遣官覆檢。三司定分數。蠲稅。亦有朝旨。特增免數。及應輸者。許其倚格。京畿則特遣官覆檢。太祖時。亦或遣官往外州檢視。不為常制。舊甚有免覆檢者。至是。又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田所。閱視。即定蠲數。時久罷。改。遣。令開封府。諭民。京城四面。禁圍草城。許其耕牧。三年。詔民有孝弟力田。優著。歲計者。長吏。倍存恤之。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所至。取民。貧。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農。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陷。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黜。陟。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已。愛。人。即位。之初。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皆。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下。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募。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贊。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頃。歲。中。人。至。漣。水。軍。稱。詔。市。民。田。給。僧。寺。非。舊。制。詔。還。民。田。收。其。直。入。官。後。承。平。寢。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僞。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帝。教。本。務。農。屢。詔。勸。勸。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邢。洛。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開。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再。知。田。事。請。命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是。秋。詔。曰。仍。歲。饑。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登。方。事。欽。恤。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速。決。之。帝。每。以。水。旱。為。憂。寶。元。初。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為。令。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為。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絹。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為。而仲。淹。罷。事。遂。止。皇。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麥。自。是。罕。復。出。郊。矣。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為。閒。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為。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復。其。蠲。復。其。期。招。之。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已。上。議。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亦。如。之。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都。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為。縣。嘉。祐。中。府。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岐。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教。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饑。瘠。為。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遂。留。再。任。治

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謂爲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天下舉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是而知天下墾田多矣。又川峽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典則云。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開寶之數。乃倍於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真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叙治平錄者。以謂此特計其賦。和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是時累朝相承。重於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治平四年。詔曰。歲比不登。今春時雨。農民蠶蠶。衆作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其安撫轉運司。勅戒州縣吏。省事息民。無奪其時。諸路墾田。三十年者。除其稅十四。四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輪五分。二十年輪七分。著爲令。神宗熙寧元年。襄州宜城令朱紱。復脩水渠。溉田六千頃。詔遷一官。權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出戶。五年內科役皆免。貶汝州四縣客戶。不一二年。便爲舊戶。糾挾與之同役。因此即又逃竄。用土荒萊。欲乞置墾田務。差官專領。轄四縣荒田。召人請射。更不以其人隸屬。諸縣版輒。須五年乃撥附。則五年內。自無差科。如招及千戶以上。者優獎。詔不置務。餘從所請。明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堰。墾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民占荒田。若歸業者。責相保任。逃稅者。保任爲輸之。已行新法。縣分田土。頃畝川港。陂塘之類。令佐受代具。墾開墾之數。授諸代者。令照籍有實。乃代。中書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縣約以爲賞。升其戶等耳。宜申條禁。於是司農寺諸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章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園戎。馬官。計其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和數。活不及數者。罰責之。補種。與脩水利。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三處。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墾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免稅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淵奏。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乞募人耕種。從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臨朝。首起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事言。民間疾苦。先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霽體望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績纒。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蠹。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粒而不足。所衣者。綿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刻

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薄發德魯。使畝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辭辭。皆身交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遵令。則做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宜。德意。民以爲病。至是。楚斤。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獨所養罰金。與平縣押民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元祐四年。詔瀕河州縣。積水。質田。在任官能爲民經營。疏濬溝洫。退出良田。自百頃至千頃。第賞崇寧中。廣東南路。轉運判官。王覺。以開闢荒田。幾及萬頃。詔遷一官。其後知州。部使者。以能課民。種桑。桑者。率優其弟秩。爲政和六年。立管幹圩岸。圍岸官法。在官三年。無墾損。墾塞者。賞之。京畿提點刑獄。王本言。前任提舉。常平。根括諸縣。天荒。瘠地。一萬二千餘頃。入稻田務。已佃者。五千三百餘頃。尚慮。令佐不肯究心。詔比開墾。墾地。格推賞。平江府。興。脩。圍田二千餘頃。令佐而下。以差減。磨勸。八年。權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任諒。奏。高郵。軍有。墾田。四百四十六頃。蘇州。九百七十四頃。泰州。五百七十二頃。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頃。以六路計之。何可勝數。欲諸縣。專選官。按籍。根括。詔無。丞。處。委。他。官。餘。並。從。之。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上。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治。之。逃。較。戶。產。登。降。之。籍。驗米穀。貴賤。之。價。考。租。賦。盈虧。之。數。四。證。具。則。其。實。著。矣。命。中。書。審。定。取。旨。五。年。詔。江。東。轉。運。司。根。括。到。逃。田。一。百。六。十。頃。一。十。六。畝。兩。浙。根。括。到。四。百。五。十。六。頃。召。人。出。租。專。充。今。年。增屯。戍。兵。衣。糧。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爲。十。畝。限。外。之。數。並。同。編。戶。差。科。七。年。又。詔。內。外。官。觀。捨。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搖。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命。有。司。招。誘。農。民。歸。業。者。振。貸。之。蠲。欠。和。免。耕。牛。稅。五。年。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略。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盜。卒。類。爲。盜。賊。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使。爲。農。以。耕。田。之。羨。雜。糶。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之。數。歲。取。五。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凡。九。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二。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總。額。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酷。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尋。以。勸。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建。炎。以。來。內。外。用。兵。所。在。多。逃。絕。之。田。紹。興。二。年。四。月。詔。兩。浙。路。收。買。牛。具。貸。淮。東。人。戶。七。月。詔。知。興。國。軍。王。綱。知。永。興。縣。陳。升。率。先。詔。誘。民。墾。田。各。增。一。畝。三。年。九。月。戶。部。言。百。姓。棄。產。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充。職。田。者。並。罷。墾。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產。者。守。令。驗。實。給。還。冒。占。者。論。如。律。州。縣。奉。行。不。虔。監。司。按。劾。從。之。先是。臣。僚。言。詔。詔。州。縣。拘。籍。被。虜。百。姓。稅。賦。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實。其。間。有。父。母。被

虜兒女存者。有中道脫者。有全家被虜。而親屬偶歸者。一槩籍沒。人情皇皇。故有是命。十月募佃。江東西開田三等定租。上田畝輸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七升。四年。貨贖州民錢萬緡。以買耕牛。五年五月。立守令墾田殿最格。一殘破州縣。墾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選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虧及九分。縣令差減之增虧。各及十分者。取旨賞罰。其後以兩淮荆湖等路。民稍復業。而曠土尚多。戶部復立格上之。每州增墾田千頃。縣半之。守宰各進一秩。州縣五百。縣縣五之一。皆展磨。詔頒之。諸路增墾田。開墾者。虧謂熟田。不因災傷而致荒者。又令縣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潭鼎岳澧荆南歸業之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閑田與之。免三年租稅。無產願受閑田者。亦與之。上諭輔臣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亦可給田。以廣招徠之意。六年。減江東諸路田稅額。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蠶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為之破產。乞委通判一員。均平賦役。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實言。中原士民。奔逃南州。十有四年。出達十年之限。及流徙避遠。卒未能歸者。望留司別立限年。戶部議自復降赦日為始。再期五年。如期滿無。理認者。見佃人依舊承佃。中原士民。流寓東南。往往有墳墓。或官拘籍。或民冒占。便行給還。從之。十一年。復買牛貸淮南農戶。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歲入。昔十七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然實入纔二十萬耳。詢之士人。皆歎隱匿。望考按。要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以椿年為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候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不增稅額。十三年。以提舉洪州玉隆觀胡思直。顯謨閣徐林。議沮經界。停官遠徙。以民田不上稅簿者。沒官。稅簿不謹。書者罪官吏。時量田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陳首。追正。椿年為之輕刑。省費甚衆。十四年。以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尋以母憂去。以兩浙轉運副使王鈇。權戶部侍郎。措置十五年。詔戶部及所遣官。委曲措置。務使賦稅均而無擾。又因興國軍守臣宋時言。詔諸州縣。遠期歸業者。其田已佃及官賣者。即以官田之可耕者。給還。十六年。王鈇以疾罷。十七年。復以李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先是真州兵燹之餘。瘡痍未復。洪興祖為守。請復租二年。明年。又復請之。自是流民寢歸。十八年。墾荒田至七萬餘畝。十九年。詔勅令所墾定官。鄭克行四川經界法。克頗賤贖州縣。所謂省莊田者。雖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印蜀民田。至什稅其伍。通判嘉州楊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也。上不違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召諸邑令。謂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楊畏為事。遂成。為列郡最。其後民有訴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劾椿年。罷之。上謂秦檜曰。若下田受重稅。將無以輸。檜曰。臣已諭戶部侍郎。宋觀有未均處。亟與改正。二十年。詔兩淮。填壤宜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資州楊師錫言。有司奉行失當。田畝不分。膠州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是降詔曰。椿年乞行

經界。去民十害。今聞寢失本意。凡便民者。依已行。害民者。與追正。二十一年四月。宋觀罷。二十六年正月。上謂輔臣曰。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緒。不為不善。今諸路往往中輟。願得一通曉經界者。款曲議之。會潼川府轉運判官王之望。上書言。蜀中經界利害甚明。年以之望提點刑獄。舉經界事。三月。戶部言。蜀地狹人夥。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許人承佃。官貸牛種。八年。仍償並遷。免租十年。次邊半之。滿三年。與其業願往者。給據津發。上曰。善。但貧民年請荒田。安能便得牛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為虛文。可令相度支給。四月。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強虛占良田。而無編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望見荒閑田。許人刻佃。戶部議。期以二年。未墾者。即如所請。京西路如之。詔以時升為司農寺丞。十月。用御史中丞馮鵬舉言。離軍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荒田。入額為世業。所在郡以歲奉充牛種費。仍免租稅十年。丁役二十年。二十八年。王之望言。去年分遣官詣經界。不均縣裁正。今已迄事。此後吏民。尙敢扇搖。以疑百姓者。乞重寘于法。從之。二十九年。知潭州魏良臣言。本州歸業之民。以熟田為荒。不輸租。今令給甲輪。自明年始。不實許人告。以為田賞之。戶部議。期驗百日。依舊稅法。詔可。三十年。初。純州平江縣民。實田輸稅。畝輸米二升四合。孝宗隆興元年。詔凡百姓。逃棄田宅。出三十年。無人歸認者。依戶絕法。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復業。宜先勸課農桑。令丞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守俸部內植二十萬株以上。並論賞有差。二月。三省樞密院言。歸正人貧乏者。散居兩淮。去冬。淮民種麥甚薄。逃亡未歸。無人收穫。詔諸郡量口均給。其已歸業者。毋例擾之。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雖在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請墾。免稅三年。三年之後。為世業。三分為率。輪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輪歸業者。別以荒田給之。又詔楚州給歸正人田。及牛具。種糧錢五萬緡。六年二月。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為朕任之。十有二月。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大略謂。浙西低田。特堤為固。若堤岸高厚。則水不能入。乞於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要處。官以錢米貸出。乘此農隙。作堰增令高闊。則堤成而水不為患。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湮浜斷流。車水坼築。尤為省力。詔令胡堅常相度。以期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濶。欲曉有田之家。各依鄉原。畝步出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脩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七年二月。知揚州吳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殘之久。宗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聞之官者。十纔二三。咸懼後來稅重。苦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詔可。十月。司馬俊請勸民種麥。為來春之計。於是詔江東西湖南湖北。淮東西路。節帥官為借種。即諭大姓假貸。農民廣種。依賑濟格推賞。仍上已種頃。該議賞罰。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賞格。募人開耕荒田。給官告。綾紙。以備書填。及官會十萬緡。充農具等用。以種糧不足。又詔淮東總領所。借給稻三萬石。淳熙五年。詔湖北佃戶。開墾荒田。止輸舊稅。若包占頃畝。未悉開耕。

詔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偏耕者。拘作營田。其增稅剝佃之令。勿行。六年五月。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顏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今鄉民於已田。連接開墾。礪確之地。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爲人所訟。即以盜耕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非特可敢告訐之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詔可。十一月。臣僚奏。比今諸路帥漕督守令勸諭種麥。歲上所增項。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數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時播種。免其歲上增種之數。庶得勸課之實。七年。復詔兩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帥漕臣督守令勸民種麥。務要增廣。自是每歲如之。八年五月。詔曰。迺者得天之時。蠶麥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視之。則穠短薄。非種植風厲之功。有所未至。朕將稽勸惰而詔賞罰焉。是歲。連雨下田被浸。詔兩浙諸州軍與常平司措置。再借種糧與下戶播種。毋致失時。十一月。輔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麥田。雖黎無種。若貸與貧民。猶可種春麥。臣僚亦言。江浙旱田。雖已耕亦無麥種。於是詔諸路帥漕常平司。以常平麥貸之。先是知揚州鄭良嗣言。兩淮民田。廣至包占。多未起稅。朝廷累限展。首限滿適早。乞更展一年。詔如其請。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輪穀帛之課。力不能擊。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紹熙元年。初。朱熹爲泉之同安簿。知二郡。經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計算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哀。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行于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已。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皆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回去。五年。獨廬州早傷。百姓貧。種三萬二千一百石。慶元元年二月。上以歲凶。百姓饑病。詔曰。朕德菲薄。饑饉者未必得歛。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歛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歛。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墜。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欣嘉。寧宗開禧元年。變路轉運判官范孫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綿亘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家之家。誘客戶墾。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遷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

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押勒以爲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舊法。輕重適中。可以經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戶。並用皇祐舊法。從之。嘉定八年。左司諫黃序奏。兩澤愆期。地多荒白。知杭州趙師勉請勸民種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種種則勞多。獲少。慮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非徒無益。若使之從。便種種多寡。皆爲己有。則不勸而勤。民可無憾。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耕種失時者。並令種種。主毋分其地利。官無取其秋苗。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知婺州趙舉夫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愚夫報罷。士民相率請于朝。乃命趙師勉繼之。後二年。魏豹文代師尚爲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之戶。實田隱爲逃絕之田者。察然可考。凡結甲册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册庫既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于朝。淳祐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難。官以其曠土權耕。以給軍食。及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縣屯官。隨即歸還。其有違戾。許民越訴。重罪之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井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克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疆之食。兼井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加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貨不可長保。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井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率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十一年九月。敕曰。監司州縣。不許非法估籍民產。戒非不嚴。而貪官暴吏。往往不問所犯輕重。不顧同居。有分財產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戶絕之家。不與命繼。或經陳訴。許以給還。飢假他名支破。竟成乾沒。或有典業。不聽收贖。遂使產主無辜失業。違戾官吏。重責典憲。是歲信常歸州嘉興府舉行經界。景定元年九月。敕曰。州縣檢校孤幼財產。往往便行侵用。迨至年及陳乞。多稱前官用過。不即給還。自今如尙違戾。以吏業估償官論。以違制。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咸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閭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盡樂。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則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彫列分明。莫不具在。爲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

經界其時則遠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鑄差極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酬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為之區處當必人情之悉乎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兼戶部侍郎李鏞言夫經界實議脩明矣而脩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遵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借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猶更奸民之欺寧忍取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部保必徧走阡陌必盡疊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而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濱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浸潤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過私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更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為浸漁之道於耕者也李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實官用以給用其初雖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見於史者黨其始末而悉載于籍有足鑒者焉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脩圩二年以脩圩錢米及貸民種糧並於宣州常平義倉米撥借三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充軍備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舉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額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為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稱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婦上歲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諸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悉廢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氏氏於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景築堤儲水號曰編塘澗田萬頃其後堤壞歲旱民皆阻饑七年守臣呂頤浩始募民脩復以廣耕稼十六年知貢州張成已言江西南昌多古山岡墾委守令講陂塘灌漑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言淮南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脩葺知江陰軍將蔣亦請濬治本軍五節溝以洩水脩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開二十年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用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大湖之利也近年湖涸之地多為

兵卒侵擾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泛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泗州下田多為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二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嘗泗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沙沙積而閉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蔣祐聞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遵復嘗開濬今諸浦淤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二十九年子瀟又言父老稱崑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濬之隆興二年八月詔江浙水利久不講脩勢家固田壅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劭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禧並乞開園田濬港澗詔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慥平江府委陳曠作常州江陰軍委葉謙守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吳芾言昨守紹興常請開鑑湖廢田二百七十頃復湖之舊水無泛濫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今尚有低田二萬餘畝本亦湖也百姓交佃欲儲錢兩三緡欲官給其半盡廢其田去其租戶部請符浙東常平司同紹興府守臣審細標遷從之乾道二年四月詔漕臣王炎開浙西勢家新園田草蕩荷蕩菱蕩及陂湖溪港岸際旋築埭壩畧耕種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炎既開諸園田凡租戶貸主家種糧債負並奏蠲之六月知秀州孫大雅代還言州有柘湖澗山湖當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害鄰都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壩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王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於農隙脩治之於是以前浙轉運副使姜說與守臣視之說詳與秀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湮并觀山東北道陂塘港澗處俟今年十一月興脩江陰軍常州蔡湮并及中港明年春興脩利港俟休役一年興脩平江府塘堰之三年三月詔使選奏開濬舉功通洩積水久浸民田露出墾岸臣已諫民趁時耕種恐下戶闕本良田復荒望令浙西常平司貸給種糧又奏措置提督監脩等官知江陰軍徐薦等減磨助年有差四年以彭州守臣梁介脩復三縣一十餘堰濬澗之利及於隣邦詔介直轄開利路轉運判官七年王炎言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史昭上堰法墾降勅書刻石堰上紹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脩復發卒萬人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濬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濬兩鄉堰城出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八年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葉衡

言奉詔發實事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編定圩四十餘里庭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該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湖水平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為永利於是詔獎諭判寧國府魏王愷略曰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為膏腴者圩之為利也然水土關隘從昔善壞聊幸餘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敷察九年八月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與水利為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腐意水利不脩失所以為早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濬用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澆漚漚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眾民未利然則通溝濬澗陂澤監司守令顯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糶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用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賞罰焉淳熙二年兩浙轉運判官陳峴言昨奉詔編定平江府常州江陰軍民併力開濬利港諸處並已畢功始欲官給錢米歲不下數萬今皆百姓相率効力而或詔常熟知縣劉穎特增一秩餘論實有差三年賜皇子判明州魏王愷詔曰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為州實治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溉其東之七吏惰不虔葑蕪蕪利失其舊農人病焉聊臨是邦乃能講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並湖七鄉之用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為澤豈淺哉刻奏微聞不忘嘉穀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濬洩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家每遇旱歲占湖為田築為長堤中植榆柳外捍麥蘆於是舊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於此乞責縣令毋給據尉警捕監司覺察有圍裏者以遂制論給據與失察者併坐之既而漕臣錢沖之請每固立石以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紹熙二年詔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脩處以聞任滿日以興脩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破地濶濶悉為田疇有水則無地可濬有旱則無水可戽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復稔歲矣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賢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官民圍裏者盡開之又令知縣並以點檢圍田事入銜每歲三四月同尉點檢有無姦民圍裏狀上于州州開于朝三年遣官審視及委臺諫察之二年二月佑澄澄使還奏追毀臨安平江嘉興湖常開掘戶元給佃據三月右正言施康年言近屬責戚不體九重愛民之心止為一家營私之計公然投牒以沮成法乞戒飭自今有陳狀者指名奏劾必罰無赦開禧二年以淮農稅移無田可耕詔兩浙州縣已開圍田許元主復圍專召淮農租種嘉定三年臣僚言竊聞豪民巨室並緣為姦加倍圍裏又影射包占水蕩有妨農民灌溉於是復詔浙西提舉司侯典陳開掘七年復臨安府西湖舊界盡鑄歲增租錢十七年臣僚言越之鑑湖概田幾半會稽興化之木蘭陂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官豪侵占填淤益狹宜戒有司每歲省

視厚其澆濬去其糞底毋容侵占以防灌漑皆次第行之寶慶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除嘉泰間已開浙西圍田租錢蓋稅額尚存州縣迫民自納故也寶祐元年吏館校勘黃國面對圍田自淳熙十一年議石者當存之復圍者合權其利害輕重而為之存毀其租或歸總所或隸安邊所或分隸諸郡上曰安邊所用近已撥歸本所國又奏自丁未已創圍之田始因殿司草蕩任事者欲因以為功凡旱乾處悉開之利少害多宜開掘以通水道上然之咸淳十年以江東水傷除九年圩田租減四分紹興二十七年趙子淵奏詔措置江蘇沙田欲墾立和課今見佃者就耕如勢家占者追日前所收租利詔速拘其田措置其買佃之租二十八年正月詔戶部員外郎莫贊同浙西江東淮南漕臣趙子淵程根孫觀諸路沙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場為人占歲失官課至多故以命濬等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奉行者不恤百姓名為經量實逼縣官按圖約紙惟務增數以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貧民下戶已受其害因小利擾之必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二月詔沙田蘆場止為勢家詭名買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六月以孫鑑措置沙田減裂之詔浙西江東沙田蘆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餘如舊置提領官田所等之不隸戶部二十九年以莫濬經量沙田蘆場失實責監德州景德鎮稅務司趙子淵增租三十二年九月趙子淵言浙西江東淮南東沙田往年經量有不盡不實處為人戶包占期以今冬自陳給為已業與免租稅之半過期許人告以全戶所租田償之其蘆場量勿輕租詔以馮方措置十一月方濬疏論沙田上問沙田或以為可取或以為可捐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為國歛怨君子務存大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詔勿行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南東路沙田蘆場頃畝浩瀕宜立租稅補助軍食詔復令梁俊彥與張津等措置二年輔臣奏俊彥所上沙田蘆場之稅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俊彥所括沙田蘆場八百二十餘萬畝其間或已克己業起稅不一及包占未起租者乞並估賣立租詔蔡光梁俊彥行在置司措置八年七月詔提領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蘆場租錢併歸戶部十月遣官實江淮沙田蘆場頃畝悉追正之建炎元年籍察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開諸路官田五年詔諸官田比鬻田和招人請買個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六年詔諸路總領諒民投買戶絕沒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沒田七年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免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二十年凡沒官田城空田戶絕房廊及田並撥歸常平司轉運提刑茶鹽司沒入田亦如之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章言凡舉田為勢家侵佃者命提舉官從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贖學戶部議併歸都院院田詔可初圍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白蠟變為福州始貿易取贖逾張守節閩紹興二年秋上倚以拊循潤澤存上等四十餘利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人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利民皆便之二十六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

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爲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實實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諸路提舉常平官。選官習熟其法。諭州縣官吏。各以豐稔日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四年。指教官每三縣加一員。點檢官每路二員。未幾。詔諸路添置指教官不得過三員。又不專差點檢官。從提舉司於本路見任人內選差。五年。詔罷方田。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其稅賦。依未方舊則輸納。十一月。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俸。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時廢業。失所。監司其悉改正。毋失其舊。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沃。尚以爲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爲重。若不入等。則積多而至一頃。止以柴蒿之直。爲錢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即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稅。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折十等之上。受稅十一。不改元則十等之中。數及十五畝。一等之下。數及二十畝。方比上等。受一畝之稅。庶幾上下輕重皆均。詔諸路舉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戶山園如鹽田例。免方量均稅。宣化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行糧拍峰。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度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度之會昌縣者是也。詔望常平使者檢察。二年。遂詔罷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誘歸業。荒閑田土。召人請佃。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已方量者。賦稅不以有無。訴論悉如舊額輸納。民遂移歸業已前。遺欠稅租。並與除放。

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夏輸。母過六月。秋輸。母過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于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稷。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縑。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藥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人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

著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女。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舉出。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繇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祖即位。詔許民鬪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爲額。選官分詣京畿倉廩。及詣諸道。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多人民租者。或至棄市。舊諸州收稅。舉符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斂。里胥以賂州之吏。里胥復率於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詔。禁止令諸州受租籍。不得稱分毫合。餘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新舊成束。金銀成錢。緇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合成疋。送納。煩擾民輸。夏稅所在。遣縣尉部弓手於要路巡護。後開擾民罷之。止令鄉耆壯丁。防禦。諸州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到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舉輸。歲起納二稅。前期。令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桑功及綠科物。爲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長吏廳。縣籍亦用州印。給付令佐。遣夏稅籍。以正月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舉開封府等七州。夏稅。舊以五月十五日起。納七月三十日。舉河北河東諸州。氣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舉潁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荆湖。川陝。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舉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舉後又並加一月。或值閏月。其出蠶亦有早晚不同。有司臨時奏裁。繼而以河北河東諸州。秋稅多輸邊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兩浙。荆湖。廣南。福建。土多稻。須霜降成實。自十月一日始收。租。舉納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限前畢。減選升資。民連租。限取保歸辦。毋得禁繫。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太平興國二年。江西轉運使言。本路蠶桑數少。而金價頗低。今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太平興國二年。江西轉運使言。本路蠶桑數少。而金價頗低。今折徵絹估少。而傷民。金估多。而傷官。金上等。舊估兩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舊估四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咸平三年。以刑部員外直史館陳靖爲京畿均田使。聽自擇京朝官分縣。據元額定稅。不得增收。剩數。逃戶別立籍。令本府招誘歸業。桑功更不均。檢民戶。廣令種植。尋聞居民。弗諭朝旨。翦伐桑柘。即詔罷之。六年。罷廣南西路轉運使。馮連上言。廉橫賓白州。民雖墾田。未嘗輸送。已命官檢括。令盡出常租。帝曰。遠方之民。宜省徭賦。亟命停罷。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真宗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大中祥符初。連歲豐稔。邊備有備。河北諸路。稅賦並聽於本州軍輸納。二年。頒募職州縣官。招徠戶口。旌賞條制。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者。縣即升等。乃加其奉。至有析客戶爲主戶者。雖登于籍。而賦稅無所增。四年。詔禁之。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入老。并身有廢疾者。免之。至是。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粟麥。蕃菽。互相折輸。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粟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百九萬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有減。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則視當時所須。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

一遇水旱，徭役則除倚格，始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畝畝轉易，丁口隱漏，兼井冒偽，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為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詔三等以下戶，毋遠輸，河中府同華州請免支移，帝以問輔臣，對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賦，則軍食不足，特詔常減支移，福州王氏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自太平興國中，授券予民，耕歲使輸賦，至是發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蠲之可得厚利，遣尚書屯田員外郎李惟慶與其事，凡舊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為傷民不可，既而期盡未償者猶十二萬八千餘緡，詔悉蠲之，後又詔公田重復取賦者皆罷，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獨損甚矣，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州縣賦入有籍，歲一置，謂之空行簿，以待歲中催科，閏年別置，謂之實行簿，以藏有司，天聖初，或言實行簿無用，而率民為擾，罷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韓濟言：天下賦入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則拜登之數無從鈎考，請復置實行簿，詔再閱一造，至慶曆中，復故，時惠州縣賦役之煩，詔諸路上其數，俾二府大臣合議，減又詔曰：稅籍有偽書，逃徭或因推制用倖走移，若請占公田而不輸稅，如此之類，縣令佐能究見其弊，以增賦入，量數議賞，既而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脩亦言：秘書丞孫琳嘗往洛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者任之，三司亦以為然，且請於臺壽蔡汝四州擇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者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支移，因增取地甲腳錢，民不能堪，五年，詔陝西特蠲之，且令後勿復取，既而詔河東亦然，又令諸路轉運司支移折變，前期半歲書于榜，以諭民，有未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詔廣西賦布匹為錢二百，如開有司擅損其價，重困遠人，宜令復故，州郡歲常先奏，兩足歲豐後雖災，不敢上聞，故民賦罕得蠲者，乃下詔申飭之，又損開封諸縣田賦，視舊額十之三，命著于法，支移折變，貧弱者尤以為患，景祐初，詔戶在第九等免之，後孤獨戶亦皆免，至是因下赦書，實轉運司裁損歲終條上，其後赦書數以為言，又令折科為平估，毋得害農，久之復詔曰：如聞諸路比言折科，民賦多以所折復變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農，雖屢戒利，莫能奉宣，詔令自今有此，州長吏即時上聞，然有司規聚斂，寧能承帝意，為初湖廣固澗因舊制，歲歛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并除，發秀二州丁錢後，屢請罷，涼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莫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柘州永州桂陽監丁米，以景下數一歲為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涼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柘永桂陽澗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自郭諮均稅之法，

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廼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後田宗知澶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涪州之民，不以為便，詔輸如舊，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遣官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為不可，均數郡田而止，景德中，賦入之數，總四千九百一十六萬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於民，若逃移戶絕不遺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神宗留意農賦，湖廣之民，舊歲輸丁米，大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熙寧四年，乃遣屯田員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元豐三年，詔諸路支移折稅，並具所行月日，上之中書，初熙寧八年，詔支移二稅，於起納錢半歲，議民使民宿弊，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往往緩期，故申約之州縣，又或令民輸錢，謂之折餉，錢而糴，糴用傷農，海南四州軍稅，殘缺，吏多增損，輒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能自明，瓊州昌化軍丁稅米，歲移輸朱崖軍，道遠民以為苦，至是用體量安撫，朱初平等議，根括四州軍稅，賦舊額存其正數，二州丁稅米，止令輸錢於朱崖自糴，以便民，權發三司，戶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絕稅役，江浙所得逃戶，凡四十萬一千三百有奇，為書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兩路凡得逃絕，詭名挾包，簿籍不載，并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有奇，正稅補積，實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貫，舊四兩有奇，琮蓋用貫石萬數，立賞以誘，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賦，人情嗟然，六年，御史翟思言：始趙尚寬為唐守，勸民墾田，高賦繼之，流民自占者衆，凡百畝起稅四畝而已，稅輕而民樂輸，境內殆無曠土，近開轉運司關土百畝，增至二十畝，恐其勢再致轉徙，望戒飭使者，量加以寬民，帝每遇水旱，輒輕地賦，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閣，未嘗絕賦，輸遠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為常，晉宗嗣位，宣仁太后同聽政，務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負多所寬減，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為開封請隨等第五立貫百為惟法，兗州鄆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十分為率，歲隨夏秋料，蠲納一分，是為五年十料之法，陝西轉運使呂太忠令農戶支移斗輸錢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支移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價者，亦酌度分為三等，以從其便，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踰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者，免折變，折變皆循舊法，紹聖中，嘗詔鄆縣，貨物用足錢，省陌不等等折變，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時估實值，多寡不齊，難與立法，命仍舊為言者，謂欲民不流，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糶糴之法，今常平雖有折納之法，止用中價，故民不樂輸，若依和糶以實價折之，則無損於民，崇寧二年，諸路歲糶，遂行增價折納之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寧法從事，民以穀菽物帛輸積糶糶者聽之，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迺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為令，支移本

以便邊納內郡軍用焉。間有移用則貸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進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七月。詔曰。比聞慢吏廢期。凡輸官之物。違期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獲。追胥勞午。民無所措。自今前期督輸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論更加等。舊凡以赦令。蠲賦雖多。不過三分四年。乃詔天下。連賦五年。外戶口不存者。悉蠲之。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費。則宜輸。自是歲以為常。脚費斗為錢五十六。比元豐既當正稅之數。而反糶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轉運司乃用是以取辦理之譽。言者極論其害。政和元年。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雖管立法。比較鈎考。歲終會其數。按籍聽括脫漏。定賞罰之格。然蔡攸等計德淵二州戶口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詭隱不待校而知。乃詔諸路凡奏戶口。令提刑司及提舉常平司參攷保奏。而終莫能拯其弊。故租稅亦不得而均焉。是時內外之費。浸以不給。中官楊戩主後苑。有言。汝州地可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務掌之。號稱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瀋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券步畝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為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公田。皆併於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和稅舉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為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徒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賦吏。故徒歡以就豐。齋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連貧。困於追胥。詔申戒焉。宣和初。州縣主吏。催科失職。連相數廣。令轉運司察守貳勳。稽聽專達於內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麥。蕩湖。深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指置水利。農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三年。言者論西蜀折科之弊。其略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絹一疋。草十圍計錢二十。今本路絹不用本色。疋折草百五十圍。圍估錢百五十。稅錢三百。輸至二十三千。東蜀如之。仍支移新邊。謂之遠倉。民破產者。衆。七年。言者又論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唐鄧襄汝等州。自治平後。閉塞歲增。然未定稅額。元豐中。以所墾新田。差為五等。輸稅元祐元年。罷之。大觀三年。用轉運副使張徽言之。請復元豐舊制。俄又以訴者而罷。政和三年。轉運使王瓌復言。官失租賦。詔依元豐法。第折以見錢。凡得三十萬緡。欽宗立。詔蠲焉。舊稅租加耗。轉運司有拋柵明耗。州縣有暗榜暗耗之名。諸倉塲受納。又令民輸頭子錢。熙寧以後。給納並收。其數益增焉。至是。悉罷。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詔二稅並依舊法。凡百姓欠租。閣賦。及應天府夏稅。悉蠲之。庚子。詔被虜之家。蠲夏秋租稅。及科配。紹興元年五月。詔民力久困。州縣因緣為姦。今頒式諸路。凡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許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使民通知。毋得過數科率。八月。減大觀稅額。

三分之一。十有一月。言者論浙西科歛之害。農末殆不聊生。蠲田而償。則無受者。乘之而遁。則質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措手足。利歸貪吏。而怨歸陛下。願重科歛之罪。嚴貪墨之刑。詔漕司究實以聞。二年正月。知紹興府陳汝錫。違詔科率。謫漳州。四月。建盜范汝為。平詔蠲本路今年二稅。及夏科役錢。既而手詔。訪聞州縣。以為著令。不過三分。甚非所以稱朕惠恤之意。可以赦並免。十有一月。焚州縣已蠲稅簿。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詔諸路轉運司。以增收租數。上戶部課賞罰。六年八月。預借江浙來年夏稅。納絹之半。盡令折米。兩浙細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疋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諫王摯言。諸寺院之多產者。類請求貴臣。改為墳院。冀免科歛。則所科歸之下戶。詔戶部申嚴禁之。十有二月。詔淮西殘破州縣。更免租稅二年。是月。戊申。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實緣軍須。措歛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民之侵漁。納賄者。按劾以聞。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貸。是歲。兩浙轉運李迥取。秀湖州。平及所過州縣。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蠲之。七月。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輪租外。免輸正稅。【己田謂之稅。佃田謂之租。舊不併納。劉豫嘗並取之。至是乃從舊法。】九年。蠲新復州軍稅租。及土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初。劉豫之僭。凡民間蔬園。皆令三季輸稅。宣諭官方庭實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煩苛久矣。賦歛及於絮纈。割剝至於果蔬。於是詔新復州縣。取劉豫重歛之法。焚之通衢。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輸之稅。併歸之官。詔獎諭而可之。初。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凡和買科數。詔特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戶等數。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民為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詔從之。越數年間。俊復乞免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賜絹十五年。戶部議准法輸官物。用四鈔。【日戶鈔。付民執憑。日縣鈔。關縣司銷簿。日監鈔。納官掌之。日住鈔。倉庫藏之。所以防偽冒備毀失也。】毀失縣鈔者。以監住鈔銷鑿。若取戶鈔。或追贖於人戶者。科杖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為米齊丘邑。故輸三斗。後遂為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時兩浙州縣。合輸綿稅。絹稅。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別科米麥。有畝輪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湖南有土戶錢。折稅錢。醋息錢。鹽引錢。名色不一。荆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講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達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為戶部侍郎。責償甚急。蓋自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之為也。二十六年。先是承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興一縣言之。漕計合收。策名有丁鹽坊。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羅本錢。造船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

綱。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奉。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無虛日。今之為令者。苟以寬恤為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能迎合上司。慘刻聚斂。則以稱職聞。是使為令者。備備惟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為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許與古議。今銓曹有知縣令二百餘。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職減餘。獨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乃詔行之。二十九年。上聞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科督。豈使民不為盜之意哉。於是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詔兩浙江東西水浙東江東西嶼。其租稅蠲蠲之。自是水旱經兵。時有蠲減。不盡書也。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禪。赦凡官司債負房賃租賦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錢。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除之。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為苦。太上皇帝已嘗除詔禁約。自今州軍條上土貢之物。當議參酌天地祖宗陵寢薦獻。及德壽宮。卅旨之奉。止許長吏脩貢。其餘並罷。州縣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七月。諸縣受民已輸稅和等鈔。不即銷簿者。當職官吏並科罪。民戶鈔不為使而抑令重輸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免。著為令。八月。詔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為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忍。使貪賦之徒。重為民害。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此孝宗初詔也。】先是。常州宜興縣無稅產。百姓丁輸鹽錢二百文。下戶有墓地者。謂之墓戶。經界之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輸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元年。始用知縣奏。詔言。令與晉陵武進無錫三縣一例。隨產均輸。二年四月。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為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代輸者。五月。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許依折法。以銀折輸。數外妄有科折。計贓定罪。乾道元年。蠲興化軍猶剩米之半。【以知軍張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軍秋稅。歲餘軍儲外猶剩米二萬四千四百餘石。供給福州。謂之猶剩米。四十年間。水旱相仍。不復減損。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三年六月。減臨安府新城縣進際稅賦之半。以知縣耿秉言。錢氏以進際為名。虛額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臨安府屬縣欠。乾道元年。三稅坊場課利折帛免丁等錢。七年。勅令所脩輪苗乞取法。【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與同罪。】暨上三等及形勢戶。進賦雖遇赦。不除。八年。蠲紹興府增起苗米四萬九千餘石。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廣占官田。量輸常賦。似為過優。比議者欲從實起稅。而開陳首懼不至。若履畝而稅。孰肯遠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賦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稍多。自荆南安岳岳鄂漢沔汭萊彌望。戶口稀少。且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攜幼。遠來請佃。以田畝寬而稅賦輕也。若從議者之言。恐於公家無一毫之益。而良民有無窮之擾矣。如臣所見。且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糶以實邊。則所省漕運亦博。望其依紹興十六年詔旨。以十分為率。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即許退田別佃。期限稍寬。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詔戶部議之。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

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於州。州毋取之於縣。縣銷民欠。籍書其名數。諭民通知。詔可。五年八月。詔曰。比年以來。五穀豐登。蠶絲盈箱。嘉興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凡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于法。臨安府刻石偏賜諸路。六年。以諫議大夫謝廓然言。州縣違法科歛。侵漁日甚。其答雖在縣令。而督迫實由郡守。縣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詔自今凡有過需橫取。監司悉行按劾。無詳於小。而略於大。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今民間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贏餘。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發兵籍。廣屯田。練民兵。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浸紓。然後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流移漂蕩之患。八年。詔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煩擾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戶部奏。諸路州軍檢放旱傷米。數近六十萬石。上諭王淮曰。若盡令覈實。恐他年郡縣懷疑。不復檢放。惟寧國數最多。可令漕司覈實而蠲之。紹興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絹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其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秘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輸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絹。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歛。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日。歲復歲。臣未知其所終也。【時金主瑋新立。萬里逐使。客于淮。聞其蜀民間房園地基錢。罷鄉村官酒坊減鹽價。除田租。使虛譽達於吾境。故因轉對。而有是言也。】二年。詔曰。朕惟為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歛。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為推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措克督。趣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慶元二年。詔浙江東西夏稅和買細絹。並依紹興十六年詔旨折納。【紹興十六年。詔旨絹三分。折錢七分。本色。紬八分。折錢二分。本色。】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嘗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過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歎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為欺。民拜實賜矣。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尙
爲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
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竄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
權宜官吏得以鑽弄上下爲姦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探夏候
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
於撫字法禁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邊光武擢崔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
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陳
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存亡之
時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乏興鞭
撻黎庶鬻妻買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滾肉內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死
生安平無事之時尤且不可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寬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
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建炎二
年初復鈔券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紹興二年詔僞造券券者並依軍法五年三月詔
諸州勘合錢貨收十文足勘合錢即所謂鈔券定帖錢也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
今民間爭田執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調度不足詔諸州縣出賣戶帖令民具田宅之
數而輸其直既而以苛擾稽緩乃立價凡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千十鄉村五等坊郭九等
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三月足輸送行在旱傷及四分以上者聽旨三十一
年先是諸州人戶典賣田宅契稅錢所收策名七分隸經總制三分屬係省至是總領四川
財賦王之望言請從本所措置拘收以供軍用詔從之凡嫁資遺囑及民間葬地皆令投契
納稅一歲中得錢四百六十七萬餘引而極邊所捐八郡及盧夔等未輸者十九郡不與焉
乾道五年戶部尙書會懷言四川立限拘錢數百萬緡夔州亦得錢三十餘萬緡他路恬不
加意詔百姓自契期三月自陳再期百日輸稅通判拘入總制帳輸送及十一萬緡者知通
推賞違期不首及輸錢違期者許人告論如律淳熙六年勅令所進重修淳熙法有收舟鹽
稅馬契書之稅帝命刪之曰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建炎三年張浚節制川陝承制以同
主管川秦茶馬趙開爲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自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三
路上供錢【川陝布絹之給陝西河東京西者】四年秋遂盡起元豐以來諸路常平司坊
場錢【元豐以來封禁者】次科激賞絹【是年初科三十三萬疋俟邊事寧即罷紹興十
六年減利運三萬疋惟東西川三十萬疋至今不減】次奇零絹估錢【即上三路綱也歲
三十萬疋西川疋理十一引東川十引自紹興二十五年至慶元初兩川並減至六引】次
布估錢【成都崇慶府彭漢印州永康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布一疋民甚便之後
不復予錢至是宣撫司又令民疋輸估錢三引歲七十餘萬疋爲錢二百餘萬引慶元初累
減至一百三十餘萬引】次常平司積年本息【此熙豐以來所謂青苗錢者建炎元年遣
駕部員外郎曠汝礪括得八百餘萬緡至是取以贍軍矣】次對糶米【謂如戶當輸稅百

石則又科糶百石故謂之對糶】及他名色錢【如酒鹽等】大抵於先朝常賦外歲增錢
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焉自是軍儲稍克而蜀民始困矣紹興五年浚召拜尙書右僕
射以席益爲四川安撫制置大使趙開爲四川都轉運使益頗侵用軍期錢開懇于朝又數
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六年以龍圖閣直學士李迥代開爲都轉運使都官員外郎馮康國
言四川地狹民貧祖宗時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二者平準所以無偏重
偏輕之患百有餘年民甚安之近年漕總二司輒更舊法及覆紐折取數務多致民棄業逃
移望並罷之一邊舊制詔如所請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七年三月迥以贍軍錢糧令四路
漕臣分認而權茶錢不用蜀人不以爲是九月浚罷趙鼎爲尙書左僕射十有一月以直祕
閣張深王管四川茶馬迥請祠八年二月命深及宣撫司參議官陳選猷並兼四川轉運副
使席益以憂去樞密直學士胡世將代之十月鼎罷秦檜獨相九年和議成簽書樞密院事
樓照宣諭陝西還以金四千兩銀二十萬兩輸贍軍皆取諸蜀者會吳玠卒以世將爲宣
撫副使以吏部尙書張燾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上輪輔臣曰燾可付以便宜如四川前
日橫斂宜令減以紓民成都帥行民事自燾始世將奏以宣撫司參議官井度兼四川轉運
副使十一年正月趙鼎開辛自金人犯陝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頌之其後計臣
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苛絹布之征自是爲蜀之常賦雖屢經蠲減而害
不去議者不能無咎開之作俑焉十月以鄧剛中爲川陝宣諭使十二年世將卒改宣撫使
十三年剛中獻黃金萬兩十五年正月剛中奏減成都路對糶米三之一四月省四川都轉
運使以其事歸宣撫司剛中尋以事忤秦檜於是置四川總領所錢糧官以太府少卿趙不
棄爲之又改命不棄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十六年剛中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激
賞絹二萬疋免增酒錢三萬四千緡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充邊費十七年以戶部員
外郎符行中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召剛中赴行在不棄權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璣權四
川宣撫司事先是剛中奏本司舊貯備邊歲入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撥供歲計即
可對減增添寬省民力詔李璣符行中參酌減放於是減四川科數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
萬緡兩川布估錢三十六萬五千緡鹽錢七萬六千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四萬
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二萬緡時宣撫司降賜庫貯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度
對糶分數均減十八年罷四川宣撫司以璣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
召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宣撫司降賜庫錢除制置司取撥二十萬緡餘令總領所貯
之二十二年總領所奏蜀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前折估糶本等錢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
九萬八千七百餘石綾絹一萬四千餘疋先是自講和後歲減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
廷猶以爲重二十四年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制總兩司措置裕民二十五年以符
行中等言減兩州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潼川府秋稅脚錢四萬緡利路科斛脚錢十二萬緡
兩川米脚錢四十萬緡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疋合一百六十餘萬緡蜀
州縣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折估糶本等逋欠二百九十二萬緡是時朝廷雖蠲民舊逋

而符行中督責猶峻蜀人怨之於是以前振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行中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困供億詔制置蕭振總領湯允恭主督茶馬李瀾成都轉運判官許尹瀾川轉運判官王之望措置寬恤於是之望奏減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萬緡有奇瀾川成都奇零折帛疋一千又減轉運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萬餘緡初利州舊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又將取諸民乎請留其半是歲振卒李文會代之二十八年文會卒中書舍人王剛中代之二十九年瀾四川折估糴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乾道二年瀾奇欠白稅契錢三十七萬餘緡三年瀾川秦茶馬兩司糴與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州縣侵用及民積欠六十六萬四千九百餘緡四年又詔四川諸州欠糴與三十一年至隆興二年增軍諸軍名錢物質退剽虧分之數及漏底折欠等錢並蠲之瀾成都人戶理運對糴米脚錢三十五萬緡淳熙十六年詔四川歲發湖廣總領所糴運百三十五萬六千餘貫自明年始與免三年當議對減鹽酒之額制置總領同諸路轉運提刑司條上其湖廣歲計朝廷當自給之紹熙三年瀾瀾川府去年被水州縣租稅資糶叙州富順監凡夏輸亦如之尋又詔本路早傷州縣租稅官爲代輸及民已輸者悉理今年之數四年瀾紹興三年成都瀾川兩路奇零絹估錢引四十七萬一千四百五十餘道瀾川府瀾糶絹一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疋又詔四川州縣鹽酒課額自明年更放三年嘉定七年再蠲四川州縣鹽酒課額三年其合輸湖廣總領所糴運亦免三年十一年瀾天水軍今年和役差科西和州瀾十之七成州瀾十之六將利河池兩縣各瀾十之五以經兵也

考證

食貨志上二詔望常平使者檢發臣開鼎按此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請也詔望應照通考作望詔倚格殆無虛歲格通考作閣而又有月椿錢格通考作茶

柴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上三(布帛和糴漕運)

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織麗之物則在京有綾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揚州院主織綺綺鹿胎透背江寧府潤州有織羅務梓州有綾綺場臺州市縐紗大名府織縐縠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純東京樞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疋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庫所須則有司下其數供足自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疋重十二兩疎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諸州軍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因其舊開寶三年令天下諸注凡絲綿紬縐麻布等物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科市以煩民初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務給其工直太祖不許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詔川峽

市買場織造院今非供軍布帛其綺綺鹿胎透背六鉢欽正龜殼等段疋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賣者勿禁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之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冬輪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得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連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食耗及頭子錢天聖中詔減兩蜀歲輸綺綺鹿胎透背欽疋之半龍作綾花紗明道中又減兩蜀歲輸綺綺透背花紗三之二命改織細絹以助軍景祐初遂詔罷輪綺背縐背遍地密花透背段自掖庭以及閭巷皆禁用其後歲輒增益梓路紅錦鹿胎慶曆四年復減半既而又減梓路歲輸縐縐之一紅錦鹿胎半之先是咸平初廣南西路轉運使陳堯叟言准詔課植桑棗嶺外唯產苧麻許令折數仍聽織布赴官場博市疋爲錢五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瑞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自西邊用兵軍須細絹多出益梓利三路歲增所輸之數兵罷其費乃減嘉祐三年始詔寬三路所輸數治平中歲織十五萬五千五百餘疋神宗即位京師米有餘蓄命發運司損和糶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京東轉運司請以錢三十萬二千二百貫給貸於民令次年輸絹疋爲錢千隨夏稅初限督之詔運其錢于河北聽商人入中熙寧三年御史程頌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細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疋一其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廣淵爲轉運使謂和買如舊無抑配頌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以起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別額額細絹錢五十萬緡收其本儲之北京息歸之內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贖言付有司定州安撫司又言轉運司配細絹綿布於州鎮軍若等坊郭戶易錢數多乞憫其災傷又居極邊特蠲損之詔提刑司別估民不願市令官自賣已給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務故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假和買細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於青苗然安石右廣淵類常言卒不行二月詔移巴蜀羨財市布帛儲於陝西以備邊省蜀人輸送及中都漕輓之費七年兩浙察訪沈括言本路歲上供帛九十八萬民苦備積而發運司復以移用財貨爲名增預買細絹十二萬詔罷其所增之數八年韓琦奏倚閣預買細絹等雖稍豐積猶當五七歲帶輸安石以爲不然言於神宗曰預買細絹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往歲李稷有請因從之近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爲事不計有無異日國用闕當復刻剝於民爾元豐以來諸路預買細絹許假封椿錢或坊場錢少者數萬緡多者至數十萬緡其假提舉司寬剩錢者又或令以絹帛入常平庫俟轉運司以價錢易取三年京東轉運司請增預買數三十萬即本路移易從之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峽四路司農物帛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貿易糶糧儲於邊期以一年畢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疋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紹聖元年兩浙絲蠶薄收和買并稅細絹令四等

下戶輸錢易左帑紬絹。又令轉運司以所輸錢市金銀。遇蠶絲多。兼市紗羅紬絹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權場輸布不如樣監司。通判貶展磨。助年有差。令損其直。後似此者。勿受尙書省言。民多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增給。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左司員外郎陳璣言。預置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預請。今復增。雖名濟之。實聚歛之術。提點京東刑獄程堂亦言。京東河北災民流未復。今轉運司東西路歲額無慮二百萬疋。兩又於例外增買。請罷之。乃詔諸路提舉司。勿更給錢。俟蠶麥多。選官督場。崇寧中。諸路預買。令所產州縣鄉民及城郭戶。並準費力。高下差等。均給川峽路取。元豐數最多。一年爲額。舊不給者。如故。江西和買紬絹。歲五十萬疋。舊以錢鹽三七分預給。自鹽鈔法行。不復給鹽。令轉運司盡給以錢。而卒無有。逮今年。循以爲常。民重傷困。大觀初。詔假本路諸司封樁錢及鄰路所掌封樁鹽各十萬緡給之。其後提舉常平張根復言。本路和買未嘗給錢。請盡給一歲蠶鹽。許轉運司移運。或民戶至場自請。而江西十郡和買數多。法一定給鹽二十觔。比錢九百歲。預於十二月前給之。轉運司得鹽不足。更下發運司會積歲所資。給尙書省言。大觀庫物。用不足。令兩浙京東淮南江東西成都梓州福建路市羅綾紗一千至三萬疋。各有差。二年。又令京東淮南兩浙市絹帛五萬及三萬疋。並輸大觀庫。又四川各二萬。輸元豐庫。江東西如四川之數。輸崇寧庫。而州縣和買。有以鹽一席折錢六千。令民至明輸。紬絹六疋。又前期督促致多。逃徙。詔遞加其罪。坊郭戶預買。有加之至四百疋。與仁府萬延嗣戶業錢十四萬二千緡。歲均千餘疋。今減半均之。兩浙和買。并稅紬絹布帛頭子錢外。又收市利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人吏。政和初。詔罷市例錢。諸路紬絹布帛。比價高數倍。而給直猶用舊法。言者謂稍增之。度支以元豐例定。沮抑不行。令如期給散而已。江東和買。弊如江西。比而纒給二百。轉運司又以重十三兩爲則。不及則。準絲價補納。以錢兩準二百有餘。宣和三年。詔提刑司。嚴正以聞。先是成都河北預買官戶。許減半。四年。令舊管全科者。如舊。既又以兩浙多官戶。令預買通數。七年冬。郊祀。河北京東和買科取物。絹絲綿等數。並免。以供奉物。給降。其所獨貸錢數百萬。初預買紬絹。務優直。以利民。然猶未免煩民。後或令民折輸錢。或物重而價輕。民力浸困。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十二月。詔令轉運司各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錢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給者並論以違制。然有司鮮能承順焉。靖康元年。命轉運司以常平錢。前一季預備。如正月之期。給之。毋貸以他物。而損其數。京東州縣。勿以迭移戶。舊數科著業人。仍先除其數。俟流民歸業。均數。餘路亦如之。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夏稅。紬絹。歲爲疋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疋。每疋折輸錢二千以助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五月。詔每歲預買綿絹。令登時給其直。又詔江浙和買。紬絹減四分之一。仍給見錢。違者寘之法。紹興元年。初賦。鼎州和買。折帛錢六萬緡。以贍察兵。以兩浙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餘萬疋。半令輸錢。疋二千。二年。以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疋。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紬二百七十三萬疋。東川湖南。綾羅

纒七萬疋。西川廣西布七十七萬疋。成都錦綺千八百餘疋。皆有奇。三年三月。以兩浙和買物。下戶艱於得錢。聽以七分輸正色。三分折見絹。初洪州和買八分。輸正色。二分折省錢。疋三千。四年。帥臣胡世將。請以三分疋折六千省。又言。絹直踴貴。請疋增爲五千疋。戶部定爲六千疋。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和買預請折輸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疋輸錢五千省。比舊直。已增其半。較之兩浙。時疋多一千五百。戶部又令折六貫文。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歛也。物不常貴。則絹有時而易辦。錢數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於是詔江西和買。紬絹正折輸錢六十省。願輸正色者聽。是冬。初令江浙民。悉輸折帛錢。當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重以增成之費。令民輸紬者。全折。輸絹者。半折。疋五千二百省。折帛錢。由此愈重。九年正月。復河南。減折帛錢疋一千。未幾。又增之。十七年。減折帛錢。江南疋爲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江南兩爲三百兩。浙四百二十年。詔廣西折布錢。因張浚。增至兩倍以上。今減作一貫文。折輸二十九省。中書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遠。遠宜就近儲之。詔除徽處。廣德。舊折輕貨。餘州當折銀者。輸錢。願輸銀者。聽。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錢。歲爲錢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乾道四年。減兩浙。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之半。六年。知徽州。鄭升卿代。還奏。州自五代時。陶雅守郡。安增民賦。至今二百餘年。比鄰境。諸縣之稅。獨重數倍。而雜錢之稅。科折尤重。請賜蠲免。九年。超徽州。額外科雜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緡。及元認江東兩浙。運司諸處。絹一萬六千六百餘疋。並蠲之。紹熙五年。詔兩浙。江東西和買。紬絹折帛錢。太重。可自來年。疋減錢一貫五百文。三年後。別聽旨。所減之錢。令內藏封樁。兩庫撥還。慶元元年。戶部侍郎。袁說友言。臨安餘杭二縣。和買科取之弊。乞將餘杭縣。經界元科之額。配以絹數。不分等。則以二十四貫定數。疋一。衰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未產之民。如此。則吏不得而制。民無資於詭戶。救弊之良策也。說友又奏。貫頭均科之法。行則縣邑。無由多取。鄉司無所走弄。而詭挾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姦民頑吏。立爲異論。以搖之。詔令集議。二年。吏部尙書葉翥等。議請如帥漕所奏。推行之。詔可。建炎元年。知越州。翟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疋。而越乃六十萬五百疋。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望將三等以上。戶減半。四等以下。戶權罷。尋以杭之。和買。絹編重均十二萬疋。於兩浙。乾道九年。祕書郎趙粹中言。兩浙和買。莫重於紹興。而會稽爲最。重緣出薄稅。重詭名。隱寄多分子戶。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累經推排。減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據畝均輸。可絕詭戶之弊。淳熙八年。詔兩淮。漕臣吳玘。與帥臣張子顏。措置子顏等言。勢家豪民。分折版籍。以自托於下戶。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謂如浙東七州。和買。凡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有八。温州本無科額。台明衢處。發之數。不滿一十三萬。而紹興一郡。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則是以一郡視五郡之輸。而又贏一萬有奇。此重額之弊也。又如質牛物力。以其有資民用。不忌科配。酒坊鹽亭戶。以其管趨官課。難令再敷。至於丹江落海之田。壤地漂沒。僧道寺觀之產。或奉詔蠲免。而省額未除。不免陰配民戶。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於是規避之心。生而

詭戶之患起。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為第五等。為詭戶者。志於規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貫之間。立為姑基。今若自有產有丁。保真五等。依舊不科。其有產無丁之戶。將實管田產錢一十五貫以上並科和買。其一十五貫以下。則存而不數。庶幾偽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於是詔紹興府撥官田園諸寺觀延祥莊并租牛耕牛合錫和買。並於省額除之。坊場鹽亭戶見數和買物力。及坍江田放生池合減租稅物力。並覈實取旨。十一年。臣僚言。兩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舍等官詳議。鄒卣斥罷議。故頭均科之說。至公至平。詔施行之。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數和買。義者亟於集事。不暇覈實。一切以為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困。乞將和買和買二萬五千七百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戶和買二萬五千餘疋。住催一年。又減元額四萬四千疋。有奇。均敷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紹興元年。適定其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於是紹興貧民下戶稍寬矣。和羅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羅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綿綺計直緡錢百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羅糶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北關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輸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羅。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羅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脩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患。遂詔奇嵐火山軍。閑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難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買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羅。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略安撫司。聽人除買收本息。封椿備邊。自是三路封椿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依沿邊和羅。例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京鈔。或饒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羅虧羨為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羅。或以錢茶銀絹細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羅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過歲凶不獨最為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復請和羅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乞精選才臣。講求利害。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一稅

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羅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略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羅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椿。即歲災以填所闕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為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羅錢八萬餘緡。並罷以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略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為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粟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羅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為額。隨戶色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羅之名。為助軍糧草。元豐四年。以度支副使塞周輔策措置河北羅便司。明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闕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鹽息錢。並輪羅便司為本。令瀛定瀆等州各置倉。凡封椿三司毋關。預委周輔專其任。司農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所計置封椿糧草。並歸之。六年。詔提點河北西路王子淵兼同措置未幾。手詔周輔今河朔豐成宜廣收糴。是歲大名東西濟勝二倉定州積寶盈二倉與瀛之州倉皆成。周輔召拜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倉廩皆克實。見儲糧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詔賜同措置。王子淵三品服。宣和中罷畿內和羅。自熙寧以來。和羅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羅結羅。俟羅免羅。寄羅。括羅。勸羅。均羅等名。其日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羅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之乏。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杭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賤。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河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日博羅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羅糶。五年。又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絨之類。博羅斛斗。以平物價。其日結羅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羅。熙州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羅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州財用。孫迥究治以聞。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州兩川結羅錢十四萬六千三百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勅之君萬。及高遵裕皆坐借結羅。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脩闕政。罷陝西河東結羅對羅。其日依羅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依羅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力。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糶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買。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濱州北京及緣邊入

米麥粟封椿。即物價騰。權止入中。聽權便司允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爲官吏置罰。其日兌糶。熙寧九年。詔准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糶。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糶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糶。其日寄糶。元豐二年。糶便糶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糶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瀛定二州所糶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糶恐緩急不相及。不致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糶法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糶卒不罷。其日括糶。元符元年。涇原經路使章案請並邊糶買。豫榜論民。毋得與公家爭糶。即官儲有之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糶入官。其日勸糶。均糶。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鄜延經路使錢卽言。勸糶非可以久行。均糶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糶。轉有煩費。疏奏坐貶。時又詔河北河東陝西均糶。知定州王漢之坐沮格奪職罷。未幾。遂立均糶法。三年。以歲稔。諸路推行均糶。五年。言者謂均糶法嚴。然已糶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戶而糶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糶。既而州縣以和糶爲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糶。詔約止之。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量官戶輕重。均糶明年。荆湖南湖北均糶。以家業爲差。勸糶之法。其後浸及於新運鄜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啓交阨之障。存寶林廣窮乞第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軍費最甚於他路。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高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蠱惑。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勸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穰爲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之軍興者。民苦摺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中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糶以儲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瀛定瀛州糶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鄜州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二年。涇原經路使章案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庫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之。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事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疋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較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遼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兩路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

情。精米青稞與糶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石。糶米五十萬石。外青稞一百三十萬石。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糶計七百八十萬。帝慮其米仍糶。將士或有饑色。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日裕財。鎮戎軍。日裕軍。通峽峽。日裕民。西安州。日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戎等城。窮討深入。凡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邊峽嶺南不毛之地。草棚郡邑。調取於民。費出於縣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擲瓦石擊守軍。及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脩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輪免夫錢。熙寧間。淮南科黃河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脩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爲永法。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羣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糶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糶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姦。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糶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贖。濟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糶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糶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糶米。斗六七錢。乃就糶以寬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糶。命三總領所置糶。糶之舊制。兩浙江湖歲當發米四百六十九萬斛。兩浙一百五十萬。江東九十三萬。江西百二十六萬。湖南六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至是。欠百萬斛有奇。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糶米百二十萬斛。淮西四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二十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諸路糶米及糶場歲收四百五十二萬斛。二十九年。糶二百三十萬石。以備振貸。石降錢二千。以關子茶引及銀克其數。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浮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糶。毋強配於民。四年。糶本結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淳熙三年。詔廣西運司糶錢。以歲豐。散市直高下。增減給之。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鵬中言。和糶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所司奉行。有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糶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糶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輸錢在農人。亦其有利。此廣糶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糶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糶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糶。以供軍餉。咸淳六年。都省言。咸淳五年。和

糴米除浙西永遠住糴及四川制司就糴二十萬石椿充軍餉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廣西共糴一百四十八萬石凡遇和糴年分皆然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德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強弱幹支之勢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筦權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為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濫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強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主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濫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質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鐵餉尙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蠶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郎渚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遠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餓凍太宗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實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糴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積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救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救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救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沂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救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運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釐貨贖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天禧末水陸運上供金帛縑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正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先是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四年荆湖江淮州縣和糴上供小民餬食自五年後權減五十萬石慶曆中又減廣濟河二十萬石後黃河漕益減耗纒運救三十萬石歲辦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救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諸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湖舟卒亦還營

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多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賊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糴網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以元說為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暮年各造船補卒圍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備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漕金帛縑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師稅米支五歲餘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克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克宮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糶備邊王安石謂糶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糶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糶為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是歲江淮上供穀至京師者三分不及一令督發運使張頤亟辦來歲漕計官徽南院使張方平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瞻師旅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平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成平尉氏等縣軍糧唯汴河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眾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十二月詔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其後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上供雜物舊陸運者增舟水運押汴河江南荆湖綱運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軍大將殿侍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為十綱入汴元豐五年罷廣濟河鞏運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計置入汴以清河鞏運司為名御史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汴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詔轉運提點刑獄比較利害以聞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百年沉溺之患詔各運

兩官餘官減年循資有差八年罷歲運百萬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運東南粟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是年立汴河糧綱賞罰歲終檢察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政和七年立東南六路州軍知州通判裝發上供糧斛任滿賞格自一萬石至四十萬石升名次減年有差張根爲江西南西路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石給中郡江兩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有三十萬石爲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宣和二年詔六路米麥綱運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捕授校尉以上未許參部人并進納人管押淮南以五運兩浙及江東二千里內以四運江東二千里外及江西三運湖南北二運各欠不及五釐依格推賞仍仍許在外指射合入差遣一次召募土人並罷七年詔結絕應奉司江淮諸局所及罷花石綱令逐路漕臣速拘舟船裝發綱運備邊靖康初汴河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夫未訖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命提舉京師所陳良弼同措置越兩旬水復舊綱運至兩京糧乃足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糴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京權貨務綉錢皆不翅數百萬遣使臣軍大將河北船運至乾寧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用鋪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車載馱行隨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險陸運致甚艱熙寧六年詔鄜延路經畧司支封棧錢於河東買粟駝三百速沿邊糧草元豐四年河東轉運司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郭上戶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願出驢者三驢當五夫五驢別差一夫驢喝一夫雇直約三十千以上一驢約八千加之期會迫迫民力不能勝軍須調發煩擾又多不急之務如終州運棗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約費三十緡潭原路轉運判官張大寧言餉運之策莫若車便自熙寧至磨嘴口皆大川通車無礙自磨嘴至兗嶺下道路亦然嶺以北即山險少水車乘難行可就嶺南相地建一城砦使大車自鎮戎軍載糧草至彼隨軍馬所在以軍前夫煮往來短運更於中路量度遠近以遣回空夫築立小堡應接如此則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轉運司調均鄆州夫三萬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鄆延饋運其本路程日支錢米外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支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併給陝西都轉運司於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至沿邊止運糧出界止差雇車六年詔熙河蘭會經畧制置司計置蘭州人馬馬二千般運糧草於次路州軍割官私粟駝二千與經畧司自熙河擢運事力不足發義勇保甲給河東陝西邊用非機速者並作小綱數排日遞送大觀二年京畿都轉運使吳樞仁言西輔軍糧發運司歲撥八萬石貼助於蒙澤下卸至州尙四五十里擬置車三鋪每鋪七十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所運漸多據數增添鋪兵靖康元年十月詔日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石六斗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但可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般運以稱恤民之意若般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仍舊三路陸運以給兵費大畧如此其他州

縣運送或軍興調發以給一時之用此皆不著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修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克寬入爲戶部侍郎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尙書會孝廣言往年南自鎮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潞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眞楚州堰爲水脚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轉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湖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不加糴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脩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監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不隨壞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令發運司督脩倉廩荆湖北路提舉常平王瑋措置諸路運糧舟船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拆轉般倉諸倉譚積上言祖宗建立眞楚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眞楚既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諗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眞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毫有麥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呂滌盧宗原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湖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糶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於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運司措置六年以無額上供錢物并六路舊欠發斛斗錢貯爲糴本別降三百萬貫付盧宗原將湖南所起年額並隨正額預起拋欠斛斗於轉般倉下卸却將已卸均糴斛斗轉運上京所有直達候轉般斛斗有次第日罷之靖康元年令東南六路上供額斛除淮南兩浙依舊直達外江湖四路並措置轉般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湖北江東西綱運輸送平江府京畿淮南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湖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

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實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餓病相仍。道死者衆。蜀人病之。漕臣趙鼎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總領所遣官就糴於沿流諸郡。復就興利閭置壩。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紹興十六年。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於全永柳邵道衡潭鄂鼎科撥。荆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於德安荆南澧澧復荆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於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於洪江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兩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二十萬石。就用兩浙米外。於建康太平宣科撥。其宜州見屯殿前司牧馬歲用米。并折輸馬料三萬石。於本州科撥。並諸路轉運司轉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揚楚間轉輸不絕。蒙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於齊安。舒蕪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於京西之儲糶。鄂可徑達。獨襄陽陸運夫皆調於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遠。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屢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爲錢四五十千。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於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募。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爲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乾道初。獨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獨欠百石以下者九年。初綱運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究弊。至是。臣僚申明綱運欠及一分者。亦許其補足。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寡。並無除放。其有因綱欠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輸已足。許叙復。自是綱運欠失。雖責償於官吏。然以其山川遼遠。非一人所能究。亦時寓於蠲放焉。

考證

食貨志上三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臣開鼎。按本文下接書治平四年。則三年二年疑倒置。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上四(屯田 常平義倉)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饋。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遼。一開河朔。連歲釋駭。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齊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調於順安。若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

積潦。苦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克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朔州平戎順安等軍。輿壩六百里。置斗門。引沁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督戰。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勞蒲葺蛤之說。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鄆潁。暨蔡宿。毫至于壽春。用水利。舉田。陳述其在。議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耨具。導溝瀆。築防禦。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克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裕。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隸寺丞何亮。乘傳按視。度。然不果行。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請募民耕頓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然無助於功利。而汝州舊有洛南務。內閩兵人種稻。雍熙二年。罷賦予民。至是。復留命京朝官專掌募民。戶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團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溉灌。歲收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既民田三千頃。宜城縣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堤堰。仍集鄴州兵。每務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給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四年。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營。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克四營。監押。每營五百人。克屯戍。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於靖戎軍東壘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於其側。命莫州部署石普。護其役。除年而畢。知保州趙彬復奏。決鷄距泉。自州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連渠。廣置水陸屯田。詔駐泊都監王昭遙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罷襄州營田下務。六年。耿望又請於唐州。絳陽。陂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方城縣令佐掌之。調夫耘耨。景德初。從京西轉運使張巽之請。詔止役務。兵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並兼制置營田屯田事。舊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屯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

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歸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襄唐二州營田既廢，景德中，轉運使許進復之。初，耿望借種田人牛及調夫耨穫，歲入甚廣。後張興改其法，募水戶分耕，至巡又參以兵夫，久之無大利。天聖四年，遣尙書屯田員外郎劉漢傑往視。漢傑言：二州營田，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爲綿錢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爲綿錢二萬餘。所給吏兵俸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石，爲綿錢四萬餘。餘得補失，詔廢以給貧民。頃收半稅，其後陝西用兵，詔轉運司度隙地置營田，以助邊計。又假同州沙苑監牧地爲營田，而知永興軍道雍州牛頗煩擾，未幾遂罷。右正言田況言：錄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即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捷兵不啻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置屯田，迄不能成。治平三年，河北屯田出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寧初，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詔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紀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無慮萬頃。治千頃，歲可得三十萬斛。知秦州李師中論：詔指極邊，見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詔遣王克臣等按視。復奏與師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見詔所指何地。雖實有之，恐召人耕種，西蕃驚疑。侍御史謝景溫言：開沈起起奏，以塞詔妄，而資驛卿奏，實止有開田一頃。四十三畝，中書言：起未嘗指甘谷城地，以實詔奏。而師中前在秦州，與詔更相論奏，互有曲直。詔遂以妄指開田，自著作佐郎賈保平軍節度推官師中亦落待制。其後韓縝知秦州，乃言：實有古渭弓箭手地，未請空地四千餘頃，遂復詔故言。從其所請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豐歲屯田入不償費。於是詔罷緣邊水陸屯田務。募民和佃，收其兵爲州廩軍。時陝西曠土多未耕，屯不可撤，遂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高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詔下其事。經畧安撫使郭遵言：懷寧等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無開田，高又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幾五千人爲八指揮，詔遷高賜金帛。而熙州王詔又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皆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爲額。人給地一頃。蕃官二頃。大蕃官三頃。熙河多良田，七年，詔委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與營田，許奏降官屬以集事。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做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糶價，如是者，其便有三。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耕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廩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

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穩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略安撫司點廩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廩軍所種糧劣爲賞罰。弓箭手迹地并營田召佃租課，許就近於本城營輸納，仍免折變支移元豐二年，改定州屯田司爲水利司，及章惇築沅州，亦爲屯田務。其後遂罷之。募民和佃，役兵各遠所賦。五年，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爲一司，隸涇原路制置司。提舉熙河營田康諤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畫經界，選出田廩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爲一營。四營堡見缺，農作廩軍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廩軍及馬遞舖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營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若兵費，已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營，又其間置小堡舖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冠明以南諸城，若千里邊而皆爲內地。而河外三州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羅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費，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若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峽腴之地，皆爲我有矣。七年，惠卿罷，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州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兩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糶糧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三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歸民爲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種，至今未償，增入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略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卿毋蹈前失。河東進築堡若，自麟石鄭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涇原環慶熙河蘭會新復城地，悉募軍軍配卒耕種免役。已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廩軍，皆不閑田作，遂各遣還其州。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濟奏：辟宗綱樊寶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寶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荆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放古屯田，凡軍士相險隘立堡若，且守且耕，耕必給費，歛復給糧，依勸田法。餘並入官。凡民水田畝賦，秬米一斗，降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給爲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案亦置堡若屯聚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之。營田事府縣兼之。廷臣因規奏推廣，謂一夫授田百畝，古制也。今荒田甚多，當聽百姓請射，其有闕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疏地五畝爲廬舍場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下諸鎮推行之。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如陝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

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詔湖北浙江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五年。詔淮南川陝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為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為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為長。每莊給牛五具。耒耜及種副之。別給十畝為蔬圃。貸錢七千。分五年償。命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選賓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員外郎副之。官給牛種。撫存流移。一歲中收穀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中獄。李棠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九月。以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管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歲收二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焉。三十二年。督視湖北江西軍馬汪澈言。荆湖兩軍屯守襄漢。糧餉浩瀚。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堙廢。今先築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種糧。令河北江西轉運司措置。既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從之。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闕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微呼以來。或名變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餓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間。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繼資而至矣。異時懇闕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珪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耒耜。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羅米一十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為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吳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為額。等第均敷。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三處屯田兵。並拘收入隊。教閱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劄副都統制郭某言。襄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田之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為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焯以剩田募民充萬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輪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糴。為利可謂博矣。乾

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至租利陷失。縣將蒙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擊舉。今豪強移徙。出土荒闕。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稅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為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為屯田。民不以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初。屯田和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十月。知大寧監邵潛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因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咸淳三年。詔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並除之。復催者以違制論。

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糴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浸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其後以輸送煩勞。龍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即下其直予民。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置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途州郡不置。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解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糴。即回充糴。糴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糴粟。斗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於元約數外。增糴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理為勞績。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糴數十八萬三千餘斛。糴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後。又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積無幾矣。自景祐初。畿內糴。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戶一斛。慶曆中。發京西常平粟振貧民。而聚斂者或增舊價糴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詔誠之。淮南兩浙。量安撫陳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糴常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詔上於元糴價出糴。五年。詔曰。比者。湖北歲儉。發常平以濟饑者。如聞司農寺復督取。豈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明道二年。詔復護義倉。不果。景祐中。

若乘時多歛，俟貴而難，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今諸倉方糴，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糴本。蓋為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為己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茂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謂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脩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秦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為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既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惟舉大槩，用偏僻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旬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自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除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麩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鹽，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令民以世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汗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糴與

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嘗糴，常平倉斛斗，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為無郡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蔣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蔣元震進讀漢英華，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吞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取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日，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然終不敢受命，竟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人，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一息，物議紛紜，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官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戢、程頤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陽脩繼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濇，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即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糶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管兩輪息錢，乃別為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鹽酒稅陝西轉運副使陳繹，止環慶等六州毋散青苗錢，且留常平倉物以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之。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使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請縣專置一主簿，主給納役錢及常平，不過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耳。從之。帝以久旱為憂，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為帝言：民間甚苦。青田助役錢，盡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愛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月，出知江寧府。然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呂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既而詔諸路常平錢穀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兩經路常平錢，人力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闕，許以物產為抵。依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穀者，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足以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年，戶部言：準諸路常平可酌三年，斂散中數。取一年為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銀穀帛貫石四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

二、欵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欵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致少及散欵俱少之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縣議立義倉法、明年提舉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義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為輕矣、乞今年夏稅之始、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隸提舉司、京東西淮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料為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頒其法於川陝西路、元豐二年詔茂茂黎三州罷行義倉法、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故也、八年并罷諸路義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錢物委提點刑獄交管、依舊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穀給欵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巖叟監祭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觀右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交章論復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誣誣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問、人情安便、欲下諸路提點刑獄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誑父兄、人戶冒名詐請、似此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朱光庭王觀等復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議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司馬光以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尋奏乞約東州縣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越時糶糴、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紹聖元年詔除廣南東西路外、並復置義倉、自來歲始放、稅二分已上免輸、所貯專充賑濟、輒移用者論如法、二年戶部尚書蔡京首言、承詔措置財利、乞檢會熙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為定制、淮南轉運司副使莊公岳謂、自元祐罷提舉官後、錢穀為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退還給散、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患、奉議郎鄭僅朝奉郎郭時亮承議、郎許幾董遵等皆言、青苗最為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詔並送詳定重脩、勅令所三年再欠常平錢穀人戶、仍許請給、宣和五年、令州縣歲散常平錢穀畢、即揭示請人名數、逾月欵之、庶革偽冒之弊、先是諸路災傷、裁撥上供年額米斛數多致闕、中都歲計、令京東江南兩浙荆湖路義倉穀各留三分、餘並起發赴京、補還裁撥之數、六年詔罷之高宗紹興元年、併提舉常平司於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九年、用宗正承鄒兩言、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糶、二十八年、以趙令諷請糶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孝宗隆興二年、遣司農少卿陳良弼點檢浙東常平等倉、乾道六年

知衢州胡堅奏、廣經常少、福建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州郡、請留轉運司和糶米以續常平、上即為之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傑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斗輸五合、不及斗者免輸、凡豐熟縣九分以上、即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聞諸州軍皆擅用、請稽之、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裁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負郭義倉、則就州輸送、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會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義准東總領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糶米五萬石、椿留江東九郡、以時濟糶、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誠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糶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即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所糶至萬石者、旌擢、其不收糶與擾民及不實者、鍰罰、庶幾郡縣趨事蓄積、實為經久之利、有旨從之、景定元年九月、敕曰、諸路已糶義米價錢、州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糶、正稅邊關義米用虧常平、司責縣道陪納、縣道逐數吏貼保正長攬戶等入均納、自今視時收糶、見糶吏貼等入陪納之錢、並與除放、五年監察御史程元岳奏、隨杭帶義法也、今杭糶帶義之外、又有所謂外義焉、者、絹細豆也、豈有絹細豆而可加之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加絹、細加細、豆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一意推剝、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義、甚者、赦恩已蠲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星火追呼、費用不知幾百倍、破家蕩產、鬻妻子、怨嗟之聲、有忍聞、望嚴督監司、止許以杭帶義、其餘盡罷、其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從之、咸淳二年、以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義倉米二百餘萬石、減時直糶之、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上五 (役法上)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循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候候揀揀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詔、文武官內諸司臺省寺監諸軍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州縣不得役道路居民為遞夫、後又詔、諸州職官、不得私占役戶供課、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詔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刑獄

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二百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代以嚴卒。因下詔禁之。惟詔令有大興作而後調丁夫。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徭差與諸郡等。願復為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捐役人。自是數下詔書。督州縣長吏。與轉運使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令州縣錄丁產及所產役使。前期揭示。不實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復同編戶。至是。詔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仍出家。趙州至千餘人。詔出家者。須落髮為僧。乃聽免役。禁諸縣非捕盜。毋擅役壯丁。慶曆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捐役人。即給使。不足益以廂兵。既而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賦歛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為非未幾。悉復。王逵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羨餘。蒙詔獎。繇是他路競為效。克以市恩。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又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初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實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贖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贖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贖最高者一戶。為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石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地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為便。而制誥韓絳。蔡襄。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幾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贖產多寡。置籍分為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詔諸運路轉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為害者。條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勞弊者。議賞。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治平四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頗致流離。始州郡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條陳利害。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

汝曹免于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寄。役法更講。始此熙寧元年。知諫院吳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浸少。中下戶浸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為工商。不得已而為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顯。盧秉。王汝翼。曾仇。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廩。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轍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雇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以條目。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兩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瑣。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毋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若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庶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朴樸。不能自達之窮。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前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做視施行。若實便百姓。當特獎之。詔可。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奏。上府界所在。條目下之司農。詔判寺部。縮會布更議之。縮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為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開。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為之升降。若故為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為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輕重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開。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三年。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繼典主其事。四年。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提點刑獄王庭光。提舉常平張觀。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向為帝言。帝問王安石。安石曰。提舉官

據數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爲順。御史中丞楊繪亦言。觀等科配民輸錢多者一戶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五月。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昇等。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訴之御史臺。臺不受。諭令散去。楊繪又言。司農寺不用舊則。自據戶數。勸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著之籍。如酸糶縣升戶等。皆失實。帝乃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仍嚴升降之法。畿民不願輸錢。免役縣按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免輸錢。先是帝既知東明事。及聞繪言。兩降手敕。問王安石曰。醜糶既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力言。管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開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中書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楊繪復論之。而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圍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作法使人出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視稅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而助錢更無闕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幣庚粵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顧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帝因安石進呈。役錢文字。謂之曰。民供稅。欵已重。坊郭及官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能禁遏。縣民來訟。雜據他事。致蕃於理。又使子幾自鞠之。楊繪謂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即疏辨之。曰。子幾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無言。若所劾後乎。此日。是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得爲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造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劉摯亦言。趙子幾以他事。指摯賈蕃爲過。且變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爲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訴。而刻薄之人。反怒縣官。不能禁遏。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欲鉗天子之口。而職在牧民者。必皆祝蕃爲戒。則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幾挾情之罪。伏請付吏部施行。於是同判司農寺布撫繪。繪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略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

役。故今當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歛之謗。臣所未輸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數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並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歛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坊場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爲輕役。故但輸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爲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爲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爲。雖以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爲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闈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闈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錢七十萬。而畿內戶十六萬。率輸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纔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徵幸司農。欲以出剩爲功。此臣所未諭也。賈蕃爲令。不受民訴。使趙京師譴議。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於是下其疏於給。擊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擊言。助役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爲不順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農爲是耶。則事盡前奏。可以覆視。以臣言爲非耶。則貶黜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而風憲之官。豈當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耶。詔諭知鄭州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遂各爲奏。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歲須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提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詔責瑜約。而擢侁爲副使。諸路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錢。內外胥吏有祿而贖者。用倉法重其坐。初京師賦吏祿。祿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時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詢其故。不答。遂罷。京西使者召知湖陽縣劉蒙會議。蒙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

脚首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賜詔獎諭。仍落權為真免役。刺錢。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休息。添給吏人餐錢。仍立為法。京東免役錢。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輕。有未究者。命監司詳具來上。仍須照每七年。乃行永興秦鳳。比之他路。民貧役重。詔提舉司併省冗役。次第蠲減。當留二分寬剩。以為水旱困放之備。七年。詔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墾運之類。皆許取以供費。不給。以情輕贖銅錢足之。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為之。凡逃絕監牧之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提刑司。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歷役為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言。不獨兩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費多難贖。乃欲改法。遂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已之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之。詔從其請。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為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署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王安石言。給田募役。有害十餘。八年。能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弗補。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從一多處併之。初手實法。行言者多論其長。告許增煩擾。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其法不便。罷之。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九年。以荆湖兩路。數役錢太重。較一歲入出寬剩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尋詔自今。寬剩役錢。及買糶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開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多。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歛。不無疑。怨。乞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留二分。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四兩。金銀錢斛。四兩一千四百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四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石四兩。應在銀錢斛。四兩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二十貫。石四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四兩。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募。初無過。就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千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契勸見今。約支幾歲。不至闕乏。需發德音。特免數年。或逐年限

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費民不重困。不報。王安石去位。吳充為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難以差備。為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數。互紐為數。徒便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數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鄉村戶不及五十。坊輪役錢。已。鄉戶不及五十。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祇定所數錢數。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數出。稅數不足。又數之田米。田米不足。復弄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遂詔吏輩月給錢。遞減二千。歲遞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三年。司農寺承吳雍言。議定淮浙役書。減。凡占千三百餘人。裁省緡錢。近二十九萬。會定歲用寬剩錢一百四萬餘緡。諸路役書。多若此。類。乞先自近京三兩路。修定。下之諸路。從之。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總務錢五百五萬九千。穀帛石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免免役。雖均數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外。實解前日困弊。故議難起。意不為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為額。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屢屢語。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完於防弊。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被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務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鄉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數。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儲。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檢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據。猶可復萬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始詔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書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率戶賦錢。有從來不預差役。而槩被歛取者。有一戶而輸數百。以至千緡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產者。爾今天下坊

場官收而官賣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則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承符弓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常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其於邑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為也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戶長須三等已上戶不知三等已上戶不願受雇既無願者則郡縣必陽循雇名陰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為便戶部言詔凡耆戶長壯丁並募人供役竊慮戶長雇錢數少無應募者兼四等以下戶舊不敷役錢惟輪差壯丁今悉雇募用錢額廣提舉司必從人戶增敷蓋舊法役不盡雇亦有輪差輪募之處欲且如本法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行之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石熙寧中行給田募役法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會未半年此法復罷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大指謂官民田虛不當價民受田就募既非永業則鹵莽其耕又將轉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詳曰弓箭手雖名應募實與家居農民無異雖或番上及緩急不免點集實不廢田業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則弓箭手之擾可知矣猶聞嶺南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竄去引此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戶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須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給田募役之名行揭筭定差之實既云百姓樂於應募何以戶降四等必須上二等戶保任任之而逃則勒保者就供田役此豈得云樂應也耶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軾議遂格司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應募無顧錢受賊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自願身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有遁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產者為此始作助役法自後色色優假禁止陪備別募命官將校部押遠綱遂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月收值直可及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為準每州椿收條重難役使即以支給尙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施行未究盡縣許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轉運司季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一路一州各為之數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使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弗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疎略未盡者駁奏之尙書

左丞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差近臣詳定右正言王觀奏光議初上惇管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實小人不當寬腹心地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王觀又言近制改募為差用舊法人數為則而熙寧元年以後募數屢經裁減則舊數不可復用請悉準見額定差先是差法既復知開封府察京如救五日內盡用開封祥符兩縣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以足舊額右司諫蘇轍言開封府取用舊額盡差如檀子之類近例率用剩員今悉改差民戶故為煩擾以搖成法乞正其罪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請州縣吏因差役受賄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循為吏今日執事而受賄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歸而積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蘇轍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為衙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添剝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京給者爾向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辨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剝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其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為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數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椿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遽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力耆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遂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省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凡熙豐管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圍融之類悉申行之嘗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增置衙前最為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

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刻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隸提刑司殿中侍御
史呂陶言天下版籍不齊或以稅錢貫百或以田地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雖
皆別為五等然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頃積財千緡受種十石而人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
可加遂至稅緡田頃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憑此差役必不均平雖無今日
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莫若裁量新舊著為條約如稅錢一貫為第一等合於
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
雇人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
甲充役後可開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可開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開一年以其田土頃畝之
類為等併其餘同等多少不併者並做此又成梓兩路差役舊專以戶稅為差等照尋初別
定坊郭戶營運錢以助免役乃在稅產之外州縣抑認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閑居業移避
鄉村猶不得免今方議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以寬民力並送
詳定所蘇轍又言顧募衙前改為招募既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
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雇長名當役如西川
全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大半以上餘路亦不減半今坊場官既自賣必無願充長名則衙
前並是鄉戶雖號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占名與差無異上戶既免衙前重役則凡役
皆當均及以次人戶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前矣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178 上六 (役法下 振恤)

役法中書舍人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
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續聞有命雇募
不足方許定差雇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欲合一路共為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或
已受差却釋役使去或已辭雇却復拘之入役或仍舊用錢招雇或不用錢白招粉紆不定
寢違本意遂條舉始奏之文嘗許州縣監司陳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見利吝縣許直上轉運
司州許直奏使下情無壅詳定所第當稽閣監司州縣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
論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縣土風利害概行天下從之未幾詔諸路坊郭
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餘戶等下此者悉
免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皂逐送餼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
方得於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臣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
雇代州縣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贖身自任役許募管為弓手而有
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贖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
不獨有家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為耳目有捕輒獲又上著自重無逃亡之患
自行雇募盜寇克斥蓋浮惰不能任責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寧未變法前身為自執役最號疆

勁其材藝捕緝勝於他路近日復差不開有不樂而願出錢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
差上一等戶皆習於騎脆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必差正身除路即用新救贖為三色
舊有戶等已嘗受差者曾有戰鬪勞效應留者願雇人代已者立此三色所募新舊相兼漸
習禦捕侍御史王巖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略與鞏同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
如衙前其次弓手今東南長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戶上戶必差弓手則是以上戶
就中戶之役實為優幸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無役然則所當補恤正在中戶今若
增上戶役年使中戶番休稍久則補除相均矣又言近許當差弓手戶役得差人為代此法
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熙寧募法久行何嘗聞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
符帖追逮則可俾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
免者此豈可恃以為用哉今既立法許雇當為弓手而有勞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開矣殿
中侍御史呂陶謂告歸成都因令與轉運司議定役法後議立增減役年之法曰戶多之鄉
以十二年戶少以九年而應差之戶通輸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參之戶等戶稅多者占役之
日多少者以率減下則均適無頗矣雖以等周差皆許募人為代如此則四等往往少差而
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場錢支酬重難此法為允當是時議役法者皆下之
詳定所久不能決於是文彥博言差役之法置局議命令難下致久不決於是詔罷詳定
局役法專隸戶部諫議大夫鮮于侁言開封府多官戶詳符縣至閭鄉止有一戶應差請裁
其濫凡保甲之授班行者如進納人例須至升朝方免色役舊法戶賦免役錢及三百緡者
令仍輸錢免役侍御史王巖叟謂此法不見其利借如兩戶其一輸錢及三百千其一及二
百八九十千相去幾何而應差者三年五年即得休息其應輸助者畢世入錢無有已時非
至破家終不得免此其勢必巧為免計有弟兄則析居不則咸賣其業但少降三百千之數
則遂可免不出二三年高強戶皆成中戶其後又詔舊輸免役錢戶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
戶輸錢助役蓋欲以其錢廣雇使番休優久凡戶少之鄉應差不及三番者許以六色錢募
州役尚不及兩番則中戶部移用他州錢以紓差期鄉戶衙前受役當休無代即如募法給
雇食之直若願就募者仍免本戶身役不願者速募人代之元祐二年翰林學士兼侍讀
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
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
五路百姓批間過差為胥吏又轉雇慣習之人尤為患苦尋詔郡縣各具差役法利害條
析以聞四年右正言劉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請復雇募復蠹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詔下民
知更不輸錢嘗嗾呼相慶行之既久始覺不輸錢為害何也差法歷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
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空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昔有歲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
差為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
從之類不下三十千然則今法徒能便便上戶而三等四等戶困苦日甚望詔一二練事臣
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於百姓者行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說民以為善斯善矣而安世

則以責民出錢爲非。乞固守差役初議。故以常爲罪。知杭州蘇軾亦言。改行差法。則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履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令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今惟狹鄉戶少役者。替閑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戶之勞。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即又別差。更不支錢。若願就長名。則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尤爲未通。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勒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如李承之之徒。所至已輒減刻。元祐改法。又行減削。既多不支月給。如何肯就招募。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千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闕額長名衙前。刻期須足。如合增錢雇募。上之監司。議定即行。役率以二年爲一番。向來尚許一戶歇役。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幸六色錢足用有餘。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番添役。農民皆紛然。妄謂朝廷移此錢他之。雖云量留一分備用。若有餘剩。則量減下無丁戶及女戶所敷役錢。此乃空言無實。丁口產稅。開收增減。年年不同。如何前知來年應役。而預爲椿料。若亟行減下。臨期不足。又須增取。吏緣爲姦。不可勝防矣。大抵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平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慮。州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各隨多少以爲之用。則數錢多處。役戶優閑太久。六色人戶反覺敷錢數多。欲乞今後六色錢常存一年備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當用。以贏餘而通一路。酌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是時論役法未便者甚衆。五年。再詔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諫大夫點檢戶曹文字劉安世同看詳利害。戶部請河北河東陝西鄉差衙前。以投募人所得雇直爲則。而減半給之。投名衙前。惟差耆長。他投皆免。六年三省。按三路投募衙前役例。概行他路。詔凡投募人免。其戶二等已下。色役鄉差人戶。悉用投名代人。之願長投募者聽。又詔諸州衙前。已許量支雇直錢。慮費廣難支。轉運提刑司。其隨土俗參酌立定。優重分數。及月給錢用支酬額。錢給之。不得過舊法元數。州役之應鄉差者。若一鄉人戶。終役皆未及四年。許以助役錢募人爲之。總計一州雇直。其助役錢不足用。即於戶狹役煩鄉。分先與雇代一役。役竟。按籍復差如初。諸州歲計助役錢。常留一分外。以雇直對計。或闕或剩。提刑司通一路移用。應差諸縣。手力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許用助役錢雇募。既終一役。別有閑及三年者。復行差法。諸州縣置差役。都鳳尾。竊取民戶稅產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隨其色役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於逐戶之下。每遇差役。即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竄先後。坊場河渡錢。以雇衙前。而有寬剩。亦

令補助。其餘役人。三省言。朝廷審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補除。極爲詳備。而州縣不盡用助役錢募人。以補額役之地。今括其綱目。下之州縣。使恪承之。其一曰。應差之戶。三等以上。許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許休役六年。若戶少無與更代。卸役不及應閑年數。即用助役錢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曰。狹鄉之縣。役人除衙前州胥。許雇壯丁直差。不雇外凡州縣役人。皆許招募。以就募月日。補除應差。而閑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數。每縣通計。應差應募役數若干。立定二額。差者訖役。以應差人承之。雇者有闕。別募人充數。二額悉已立定。如戶力應升應降。須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別定。未應造簿。止憑定額爲準。若本等戶少。不充州縣合役之數。即用次等戶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爲之。其三曰。寬鄉之縣。除已雇衙前州胥外。餘役皆以序按差。其四曰。官雇弓手。先雇膏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籍者充。他役人願就雇。其選受亦如之。其五曰。壯丁皆按戶版簿名。次實輸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曰。一州一路。有狹鄉役。願分募錢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寬剩錢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場河渡寬剩錢給之。仍通融一歲。應用支酬衙前之類。費錢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於寬剩數內。更留二分。以備支酬衙前之類。椿留至五年。通送一全年寬剩總額。即止不椿。又不足。戶部以別路逐色寬剩錢移用以補足之。其七曰。助錢。歲歲椿留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時支用。即隨撥補使常足五分之數。其八曰。軍人應差送送者。本以代有雇錢役人。其公送送軍人有費。提刑司計數。歸之轉運司。其九曰。重役人應替而願仍就募者。許給雇錢受役。其十曰。役人須有稅產。乃得就募。其有陰應贖及會犯罪。雖願募不雇。若工藝人。須有實產人二戶任之。雇直雖多。皆不得加於舊法已募之數。其十一曰。陝西鎮戎德順軍州衙前。皆受田於官。以當募直。內地戶願如法。應用募者。聽之。仍以坊場河渡補運轉運司合輪租課。凡縣歲具色役輕重。鄉分寬狹。凡役雇直。有無餘欠。各以其實枚別。而上之州州上監司。監司聚議。違書上戶部。仍別具一路移用。及寬剩縣分錢數。致之戶部。先是。收到官田。管令田已籍於官。及見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募衙前。至是。遂參行田募之法。八年。詔耆長壯丁。役期已足。不許連續爲之。蓋知其利於賦。請不願更罷故也。民有執父母喪而應在役者。三等以下。戶除之。三等以上。戶令量納役錢。在戶錢十分止。責輸三分。服除日。仍舊習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宋絳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役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雇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雇直。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若戶長壯丁。雇不得已。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此。所敷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常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略置提舉官一員。視提刑置司之州爲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盡。未便而應更。增損舊法者。盡一條疏與轉運提刑司連奏。又詔用舊法。取量添酒錢。贏數給。惟

法司更鑿錢不足。則抵當息錢。亦許貼用。先嘗以七月起輸。其後又自來年始。土浴差。歷不一。姑仍其舊。俟起輸至五月。盡行雁法。凡因差在役者。悉罷遣之。舊免役法。行壯丁間有差而不募者。其母數役錢如故。凡錢額如數。取三年雇直實支。而酌一年中數立為歲額。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寬餘。不得過額十分之一。免役錢方復未輸。且以助役錢給雇直不足。雖免役寬剩錢。亦許給用。七月。戶部看詳役法所言。審職監當官之官罷官。依元豐制。悉用雇役人。逐逐而差定其數。凡元祐溢額。所添雇軍皆罷職。其有抑鄉差之人。仍舊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應募。悉計其在役月日。應得更代者。以次滿遣之。諸路舊立出等高疆戶。力轉高敷取難勝。應出免役錢百千以上。每桑及百千。悉與減免三分。凡人戶匿寄財產。假借戶貫冒名官戶。苟可避免等第科配者。各以違制論。許人陳告。以其半給之。元豐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總麻親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詔皆如請。舊戶等簿。如可略憑即用之。若漫滅等第。即雖未及應遣之年。亦令改造。戶部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者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二年。申詔諸路役人。額數雇直。並依元豐舊制。仍依已命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常平免役。元豐上用提舉官專領轉運提刑司。自今毋預其事。舊置重脩編敕所看詳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鄉役未盡善。遂入議曰。都副保正比書長事。讀已輕。又有承帖人受行文書。即大保長苦無公事。元豐本制。一都之內。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長。今若常輪二大長。分催十保稅租。常平錢物。一稅一替。則自不必更輪保丁充甲頭矣。凡都保所雇承帖人。必選家於本保者。而雇直皆從官給。一年一替。則自無浮浪積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舊數。其今所雇保正之直。既書長。保長之直。則既戶長。若應此三役。不願替代者。自從其願。壯丁元不敷雇直。聽如其舊。承帖雇直。許以寬剩錢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願就保正長雇役者。許募本土有產稅戶。使為書長。壯丁以代之。其所雇書戶長。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長不願就雇。而輒差雇者。從徒二年。坐罪。詔皆從之。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爾願無以元豐元祐為開。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諤於陛下追紹之日。敢為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謂指以為弊。則所詆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備。已紛然無紀矣。而諤欲不問熙寧。是欲伸元祐之姦。感天下之聽。詔罷諤。正言黜知廣德軍。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比磨。退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為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為一書。名常平免役救令。頒之天下。詔翰林學士承旨兼詳定役法蔡京。依舊詳定。重修救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詔令疏

析京奏。上復令敦逸自辨。京無責焉。元符二年。以蕭世京張行為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嘗言免役法為是。帝出其疏。擢之。既而詔河北東西兩運司。府界提點司。如人戶已管差充正夫。其免夫錢皆罷催。後又詔。雖因邊事起差夫丁。須以應差雇實數上之朝廷。未得輒差。其河防并溝河歲合用一十六萬八千餘夫。聽人戶納錢。以免建中靖國元年戶部奏京西北路。郵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秤揀括之類。土人願就募。不須給之雇直。他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知延安府范純粹言。比年衙前公盜官錢。事發即逃。乞許輸差上等鄉戶。使供衙役。殿中待御史彭汝霖劾純粹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責。詔純粹所乞不行。其後知襄州俞乘。以襄州總受他州布綱。而轉致他州。是衙前重役。併在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謂舉輒毀。詔聖成法。請重黜坐責。授散官安置太平州。崇寧元年。尚書省言。前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輪雇錢如舊法。均給永興軍路州縣官之復行差役。湖南江西提舉司。以物賤乞減吏胥雇直。罷給役人雇錢。皆書法意。應改從其舊。詔戶部。並違奉紹聖常平免役救令格式。及先降紹聖簽貼役法。行之天下。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為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收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能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以為利也。而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呂仲甫。前為戶部侍郎。輒以狀申都省。乞刪去上條。詔調仲甫落職。知海州。後又詔常平司。依豐衍有餘日。具此制。奏蠲之。大觀元年。詔諸州縣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戶。及在州縣五犯杖罪。悉從罷遣。不得再占。諸處名役。別募三等以上人充。於是舊胥既罷。而弊根未革。老姦巨猾。磨身州縣。舞法擾民。蓋甚前日。其後又不許上三等入戶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無所顧籍。盜賊公行。為害四方。至是。復詔州縣募役。依元豐舊法。政和元年。臣僚言。元豐中。鞏州歲數役錢。止四百千。今桑數至縉錢近三萬。又元豐八年。命存留寬剩錢。毋得過二分。紹聖再加裁定。止許存留一分。此時考詳法意。非取寬剩。遂改名準備錢。而嚴立禁約。若擅增數歲額。及積留準備過數者。並以違制論。今乞飭提舉常平官。檢察及覈究鞏州取贏之因。以聞。從之。宣和元年。言者謂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雇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自今二等以上戶。因直降指。揮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雇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保長月給雇錢。督催稅賦。比年諸縣。或每稅戶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頭。及催稅人。十日一進。赴官比磨。求取決責。有害良民。詔禁之。七年。詔州縣因做察私鑄。令五家為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領受文書。由此追呼陪費。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罷。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其法之不可廢也。參政李崗言。於高宗曰。常平法本於漢。秩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且當時招射士。無以供庸。直詔官戶役錢。勿減半。民戶役錢。概增二分。後復減之。兼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儲庸錢。以助經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為總制策名焉。然役起於物力。物力升降不殺。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制。推排之制。凡百姓典賣典

業稅賦與物力一併推制。至於推排。則因其實產之進退爲之升降。三歲而下行之。然當時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犬豕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賂之多寡。爲物力之低昂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爲之限。制除質庫房廊亭塌店舖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猪羊雜色估計。其後井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東西以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爲保。十大保爲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庸。或爲之均。并不一也。戶則以物力之高下。爲得次之久近。若夫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半。陸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贈者。凡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宰執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即爲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凡無夫無子。則爲女戶。女適人以資錢置產。仍以夫爲戶。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爲限。以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首都。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士著之人。其放停兵及警爲公人者。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復追正身。募人憑籍官勢。姦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者。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爲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蓋始倡義役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虛貧擄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歷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舉官歲考屬邑差役當否。以詞訟多寡爲殿最。令役戶輪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則公私便。而義役立矣。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因淳熙陳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脩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五年書成。左丞相京鏞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輒弊者。人也。

振恤水旱蝗螟疫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宋之爲治。一本於仁厚。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振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遺貧。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醫鹽者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海

關市之征。蠲牛者免筭。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浦魚果。蔬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飢民劫困。審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資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淳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遺糧。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練軍籍。或募少壯與修工役。老疾衰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楫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後若厭溺死者。官爲埋祭。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爲常。蝗爲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救粟三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侍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能懷不任職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尙餘萬斛。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歉。平廣兩江南。賑詔振其飢。其勤恤遠人德意深厚。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爲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糴。唯恐其不足。眞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始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觸脩省。見於顏色。惻愴哀矜。形於詔旨。慶曆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疾貧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慮於民也既周。其施於民也益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歲糶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之移青州。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流民。以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爲法。知鄆州劉燧。發廩賑飢民。頗全活者甚衆。盜賊戢止。賜詔褒美。知越州趙鼎。揭榜於道。從令民有米增價。以糶於是米商輻輳。越之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故於先王採荒之法。爲略具焉。神宗即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荐臻。兼發糴便司。廣惠倉粟。以振民。熙寧二年。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恒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爲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乘政。改貨糴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實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免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教補牒。賜諸路。政日以墜。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衰病者乏良藥。爲船醫。醫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予民。遂行於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大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獄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藥。脈者。即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狀子之。無使貧民爲庸醫所誤。天關其生。天禮中。於京畿近郊。佛寺實地。以瘞死之無主者。瘞尸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不復給。死者暴露於道。嘉祐末。復詔給爲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者。其後給錢粟者。僅二十四人。英宗

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龍利錢增為八百萬又詔州縣長吏遇大雨雪獨儲舍錢三日歲母過九日著為令熙寧二年京師雪寒詔老幼貧疾無依者聽於四福田院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九年知太原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即至三月終從之凡鰥寡孤獨癯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限月依乞巧法給米豆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餼給以納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奉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為園置籍瘞人並深三尺母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曆以書所治瘞人歲終考其數為殿最諸城若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寒僱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欄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官觀寺院養為童行宣和二年詔居養安濟漏澤可參考元豐舊法裁立中制應居養之日給稅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安濟坊錢米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漏澤園除葬埋依行條法外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高宗南渡民之徙者如歸市既為之衣食以振其飢寒又為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隕於戈甲斃於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之「若丐者育之於居養院其病也瘞之於安濟坊其死也瘞之於漏澤園歲以為常」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各有差「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義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者比類施行」六年湖廣江西早詔撥上供米振之糶民有過糶致盜者詔開糶者斷遣殿中侍御史周祁言發廢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遺恐貪吏便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澶州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騰漢州守臣王梅活飢民甚衆前吏部郎中馮楸亦出米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梅楸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二十八年夏浙東西田損於風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濟詔自今及五分處亦振之二十九年詔諸處守臣撥常平義倉米二分振糶臨安府撥糶積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艱食詔臨安府并屬縣以常平米減時之半振糶十日臨安府城外貧乏之家人給錢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錢並於內藏給之「凡遇寒暑遇雨遇火遇赦及祈禱即位生辰上尊號生皇太子晏駕

大祥之類臨安之民暨三商諸軍時有振恤及放商稅公私房賃「輔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錢依臨安府振之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糶以濟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二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九月臣僚言諸路早傷請以檢放展閣責之運司糶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今檢放恐他日振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主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淳熙八年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早傷處已行振糶其鰥寡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糶者濟以義米寧宗慶元元年以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踴凡商販之家盡令出糶而告藏之令設矣嘉定十六年詔於楚州所儲米撥二萬石濟山東西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糶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欽歛歛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救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振恤「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家則擇一通曉者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逃軍及無行之人與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首加請一倍社首審訂虛實取人人手書持赴本倉再審無弊然後排定甲首附都簿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兩時給初當下田時次當耘時時秋成還穀不過八月三十日足濕惡不實者罰」嘉定末真德秀請長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皆此焉夫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綱中言豐穰之地穀傷農凶歉之地濟糶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饑者不至於貴糶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中嚴遏糶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糶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惟行不致文具從之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陽邵武軍盜嘯聚變起於上戶閉糶若專倚兵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講饑饉所迫恐人懷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廷厲兵選士盡定已竊發之寇發粟振糶來未從賊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滅矣以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說也八月以河南州軍新復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麥一百萬石振濟淳熙十一年福建諸郡旱錫米二十五萬石振糶一萬石振貧乏細民景定元年臨安府

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後以元儼叔父全給如故。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祠祠所賜銀絹舊四千三百者。損一千。千緡三百。二百緡百。百緡二十。皆著爲式。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二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百四十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又計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爲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一十七萬。而奇數皆不預焉。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屢意撫納。歲賜緡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旣罷。而調用無所減。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裁節。稍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戶部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罷省冗官。汰軍士之不在役者。詔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相參耗奪。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堯臣等爲書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及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聖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而吏不稱職。陛下憂勤于上。人民愁嘆于下。今歲無麥。朝廷爲赦。赦免役。乃發倉廩。賑貸存恤之恩。不爲不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餽。及有小歉。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也。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歛率。不可勝計。又言。古者家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賦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虛增十之三。英宗以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一。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百九十九萬二千九百三十三。而京師不預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折以聞。後數日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

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袖。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襦。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聞。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宮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爲憂。不給。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祠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欄檻。青氈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欄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欄檻。罷之。後呂嘉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綵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三年。儀鸞司。闕罷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動遠民乎。金州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綿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制置司言。諸路科置上供羊。民費錢幾倍。而河北權場博買契丹羊。歲數萬。路遠抵京。皆瘦惡耗死。公私費錢四十餘萬。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產爲抵。官預給錢。約期限。口數斤。重以輸民。多樂從。歲計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與泛用者。皆別其牢棧。以三千爲額。所裁省冗費十之四。其後又用呂嘉問劉永淵之言。治龍藏冰。以省工費。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諸倉。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軍監。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樞密院。三司吏部。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受財者。以倉法論。安石蓋欲盡祿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緩其議。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賊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初陝西用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禁建中。考沈起簿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絹緡千二百萬。貫四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錢數。金帛及增虧凡數。乃詔薛向條上。王安石以爲擾。力請罷之。止詔三司帳司會計。熙寧六年。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丁稅賦。塲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進。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其後一州一路會計式成。上之。餘未就緒。未幾遂罷。元豐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司馬光言。今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尚書。右曹隸尚書。左曹所掌錢穀財用事。有散於九曹。及諸寺監者。並歸戶部。遂詔尚書省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初熙寧五年。患天下文帳之繁。命會布刪定法式。布因請

選吏於三司。顯爲一司。帳司之置始此。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設官吏僅六百人。費錢三十九萬緡。而勾磨出失陷錢止萬緡。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使州郡應上省帳皆歸轉運司。惟錢帛糧草酒鹽商稅等別爲計帳。上戶部。至是令戶部盡收諸路文帳。蘇轍時爲諫官。謂徒益紛紛。請如舊爲便。不行。三年。戶部尙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蓄。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推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曾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所細碎苛忿。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元祐裁損。除授正任以下奉祿。失朝廷優禮。見條悉除之。循元豐舊制。元豐鈞考隱漏宜錢督及一分者賞三釐。自元祐改法。賞薄而吏愈。遂復其舊。時議裁損吏祿。隸省曹寺監者。止以元豐三年錢數爲額。而吏三省者。凡兼領因事別給。并舊請並罷。劉摯遂乞悉罷稅錢給之。於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猶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孫升傅堯俞皆以爲言。至紹聖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既罷導洛堆塚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放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璋內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思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爲諱。利入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財利名額。歲入經數。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詔諸路轉運司。以歲入財用。置都籍。定諸州租額。且計一路凡數。即有贏縮。書其籍。崇寧元年。又令歲以錢數出入名數。報提刑司。保驗以上戶部。戶部歲條諸路轉運使財賦虧贏。以行賞罰。諸路無額錢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發數期。以一年開奏。二年官吏違負。上供錢物。以分數爲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閉於漕司。考實申部。又以督限未滿。更一季爲一月。然國之經費。往往不給。五年詔省罷官局。命戶部侍郎許幾專切提舉措置。裁罷開封府重祿通引官。容司并街道司。額外兵士。及罷在京料次錢三十八處。大觀三年。罷諸路州軍見貢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存者才十一。減數十二。停貢六。戶部侍郎范坦言。戶部歲入有限。支用無窮。一歲之入。僅了三季。餘仰朝廷應付。今歲支遣。較之去年。又費百萬。有詔鑄減財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

置局議論。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今官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乞將節度使下至遙郡刺史除軍功轉授者。各減奉半。然後閑慢局務工伎末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訛。時論譴之。時諸路轉運司類以乏告。詔戶部編次一歲財用出納之數。諸路州縣各爲都籍。以待考較。工部金銀銅鉛水銀朱砂等。亦嚴帳籍之法。令諸路各條三十年以還。一歲出入及泛用之數。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帳。吏習嫺惰。自崇寧至政和。稽違積數。凡二千六百七十有餘。於是申敷六曹。以拘督一歲多寡。爲寺監賞罰。政和七年。命戶部參稽熙豐及今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通格。令諸路漕司各條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來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牆。僭擬宮室。奈何剝民膚髓。爲斷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股。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好。賈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賜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資及僕隸。使混漭公卿間。賈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爲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重和初。罷講畫經費局。有司議勾收白地禁權鐵貨方田增稅權。酌增價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糶米等。俄慮騷擾。悉罷之。併焚其條約。未幾。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舉徐處仁詳定。京大不悅。尋亦罷。宣和元年。以左藏庫虧沒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鈎考。以絕虛弊。帝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更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管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飭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後修。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掌食。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俱多。有公使之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廚錢。侍御史毛注嘗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幾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爲功。歲蓮花石。纒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案委。屢給無度。侍

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享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然以為快。臣僚上言。諸州遇天寧節。除公使外。別給保省錢充錫宴之用。獨諸路監司許支錢物。一筵之饌。有及數百千者。浮侈相誇。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寧節。宴費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貫。餘每司不得過二百貫。以上舊給數少者。止依舊。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增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壘。而天下市易務。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磨園。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搥割橫賦。以羨為功。嶺南川蜀。農民。既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贖學錢。皆歸應奉。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瞻。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麥未登。已先使糶。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貨。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價上供。而織文。綉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為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竄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難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管。禁。市。船。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滲。上。供。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數。額。然。創。置。書。局。者。比。駭。事。官。之。數。為。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放。誦。內。侍。職。事。千。百。禁。應。裁。省。者。委。童。童。取。旨。時。費。以。廣。湯。郡。王。儲。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詔。諸。路。帥。臣。監。司。各。條。所。部。當。裁。省。凡。以。閒。後。苑。書。畫。局。等。月。省。十。九。萬。緡。歲。可。省。二。百。二。十。萬。應。奉。司。所。管。諸。色。案。名。錄。數。內。兩。浙。路。錢。旁。定。帖。息。錢。湖。常。溫。秀。州。無。額。上。供。錢。淮。南。路。添。酒。錢。等。並。行。裁。節。更。不。充。應。奉。支。用。十。二。月。詔。曰。比。年。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興。作。事。端。蠹。耗。邦。財。假。充。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撫。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兩。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所。租。課。內。外。修。造。諸。處。採。斫。木。植。製。造。局。所。並。罷。諸。局。及。西。城。所。只。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講。兼。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糶。本。及。構。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法。除。法。合。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並。依。祖。宗。法。罷。大。最。府。罷。教。學。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探。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

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錢。並。罷。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衰。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糜。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戶。部。尚。書。聶。由。亦。請。以。熙。豐。後。增。置。添。給。如。額。外。醫。官。內。中。諸。閣。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靈。應。諸。觀。清。衛。卒。后。妃。戚。里。及。文。武。百。僚。之。家。母。妻。封。國。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請。給。并。添。給。食。料。茶。湯。等。錢。四。十。萬。八。千。九。百。餘。緡。凡。熙。豐。無。涉。該。載。者。罷。之。靖。康。元。年。詔。曰。朕。託。於。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閔。恤。安。定。之。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之。物。務。以。率。先。天。下。減。官。賣。澄。澗。寶。汰。貧。吏。為。民。除。害。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獨。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儻。不。獨。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疏。別。繁。舉。其。綱。目。以。授。四。方。詔。到。監。司。郡。守。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凡。當。時。苛。刻。煩。細。一。切。不。便。於。民。者。皆。罷。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三。年。二。月。減。婺。州。上。供。額。羅。二。萬。八。千。四。著。為。定。制。八。月。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紹。興。二。年。罷。鎮。江。府。御。服。羅。省。錢。七。萬。緡。助。劉。光。世。軍。四年。二。月。詔。諸。路。州。縣。天。申。節。禮。物。並。置。場。和。買。毋。得。抑。配。於。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軍。大。禮。絹。五。年。以。四。川。上。供。錢。帛。依。舊。留。以。贍。軍。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羅。復。輸。內。藏。其。後。綾。紗。絹。悉。如。之。四。路。天。申。節。大。禮。絹。及。上。供。紬。綾。錦。綺。共。九。萬。五。千。八。百。四。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劉。焯。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賦。財。十。分。為。率。備。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於。是。以。見。增。錢。數。立。額。已。後。權。免。遞。增。詔。夔。州。路。九。州。百。姓。科。買。上。供。金。銀。絹。自。淳。熙。六。年。為。始。盡。免。十。六。年。蠲。兩。淮。州。軍。合。發。上。供。諸。案。名。錢。物。極。邊。全。免。次。邊。展。免。一。年。紹。定。元。年。江。浙。諸。州。軍。折。輸。上。供。物。帛。錢。數。除。合。起。輕。貨。並。用。錢。會。中。半。路。不。通。水。願。以。銀。折。輸。者。聽。兩。不。過。三。貫。三。百。文。兩。浙。江。東。共。四。百。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二。貫。有。奇。並。輸。送。左。藏。西。庫。成。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熙。起。裁。之。數。雖。減。而。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為。始。銀。錢。關。會。用。咸。淳。三。年。起。裁。中。數。拘。催。細。絹。絲。綿。綾。羅。用。咸。淳。二。年。起。裁。中。數。拘。催。錢。關。會。子。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兩。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四。緡。七。十三。萬。七。千。八。百。六。十四。緡。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兩。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兩。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戶。部。備。陳。諸。路。視。今。所。減。定。額。起。催。所。謂。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歛。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及。為。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至。蔡。

欽與其於倉卒。苟若積於細微。於是添酒錢添膏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欽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庚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爲名。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財用司言。諸路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貴收錢二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充本路郡縣并漕司用。今欲令諸路州縣雜稅出納錢。貴收頭子錢上量增作二十三文。除漕司及州舊合得一十三文。省餘盡入經制。寫名帳內。起發助軍。江西提舉司言。常平錢物。舊法貴收頭子錢五文。足今當依諸色錢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用。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作案名輸送。九年。諫議大夫曾統上疏言。經制使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於事。如朔供給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若謂監司郡縣違法廢令。別建此司。按之則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以轄州郡。立省部以轄監司。祖宗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司。常平錢穀失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曹亦可廢矣。且自置司以來。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賦罰。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罷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諸路歲取經制錢。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拘催。歲終通緝以課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檢察。二十九年。詔專以通判主之。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貫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制總錢。以所增錢別輸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經制總錢。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時有蠲免。三年。復以守倅共掌之。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經制總錢一十七萬一千緡。紹熙二年。詔平江府合發經制總錢。歲減二萬緡。嘉定十七年。詔蠲嘉定十五年。終以前所虧錢數。端平三年。詔諸路州軍因災傷檢放苗米。再收經制總錢。勸合朱墨等錢。自今已故苗米隨苗帶納錢。並與除放。所謂戶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忠世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今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爭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樁不封樁。係省不係省錢。皆是朝廷策名也。於是郡縣橫斂。銖積絲累。江東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郡以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胥吏之受賂。而謀其入。盜賊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發賣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備舉。州縣之吏。商知其非法。然以版帳錢額太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內藏庫蓋天子之別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內藏庫使翟裔等於左藏庫。擇上綉羅等物。別造帳籍。月中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迺

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關。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藉其數。以貨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貨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爲內藏西庫。初劉承珪嘗掌庫。經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庫以來。出納造都帳。及須知。屢加賞焉。真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庫屋。增廣其地。既而又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爲四庫。金銀一庫。珠玉香藥一庫。錦帛一庫。錢一庫。金銀珠寶有十色。錢有新舊二色。錦帛十三色。香藥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內藏緡錢二百萬給三司。天聖以後。兵師水旱費無常數。三歲一賽軍士。出錢百萬緡。絀絹百萬匹。銀三十萬兩。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緞合五十萬匹。以佐三司。又歲入饒池江建新緡緡錢一百七十七萬。而斥舊蓄緡錢六十萬於左藏庫。率以爲常。異時三司用度不足。必請貸於內藏。輒得之。其名爲貨。實罕能償。景祐中。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計。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而所貸錢帛九百一十七萬。在太宗時三司所貸甚衆。久不能償。至慶曆中。詔悉蠲之。蓋內藏歲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其出以助經費。前後不可勝數。至於儲積贏縮。則有司莫得詳焉。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輪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管輔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豐於樞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內藏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輪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又詔諸路金帛緡錢輪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者。坐之。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封樁。當輪內庫金帛緡錢。驗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樁錢法。初藝祖嘗欲積緡帛二百萬。易敵入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獵猶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爲二十庫。又揭詩曰。每歲夕惕心。妄意遺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蓋有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大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屬鑰塗。應屬以爲固密爾。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圖云。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內藏庫貯經費。除財所以募士。威敵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歲官司懈弛。侵盜耗減。務在協力遵守。無令偏廢。於是命倉部郎中丘括行諸路驅磨。三年。中書奏熙寧之制。江南諸路金銀課利並輪內帑。元祐中。戶部尚書李常於中以三分助轉運司。致內帑漸以虧減。乃詔諸路新舊

坑冶所收課利金銀並輸內帑如熙寧之舊後又入於大觀東庫尋命仍舊以七分輸內帑餘給轉運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兌內帑錢物之制時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榷沽場蓄以貯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役法行乃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給前久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歲發百萬緡輸中都元豐三年遂於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之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論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者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塘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為軍尋用其議元祐三年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為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為司空呂公著解封樁并附南庫仍舊元豐六年詔歲以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樁元豐庫補助軍費崇寧以後諸路封樁禁軍額給三路外與常平坊場免役抽絹貼輪東北鹽錢及鬻膏在官田屋錢應前收樁管封樁權添酒錢侵占房廊白地錢公使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別又置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宜和庫有泉貨弊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名蓋蔡條欲效王黼以應奉司貢獻要寵事不足紀靖康元年詔諸路公使庫及神霄宮金銀器皿所在盡輸元豐庫戶部尚書叢山輒取元豐庫北珠宰相吳敏白帝言朝廷有元豐大觀庫猶在陛下有內藏庫朝廷有闕用需於內藏必得旨然後敢取戶部豈可擅取朝廷庫務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庫物則綱紀亂矣欽宗然之兩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後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為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則以後宋史多闕云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錢幣

錢幣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蓋自五代以來相承周唐舊錢其別鑄者殊鮮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錢悉禁之詔到限一月送官限滿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開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三貫以上棄市募告者置之江南錢不得至江北蜀平聽仍用鐵錢開寶中詔雅州百丈縣置監治鑄禁銅錢入兩川大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而鐵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權利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銅錢一得鐵錢十四明年轉運副使張諤言川峽鐵錢十直銅錢一輪租即十取二舊用鐵錢千易銅錢四百自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滋長鐵錢彌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民和當輸錢者許且輸銀絹綉銅錢多即漸令輸又詔令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五百餘皆從之然銅卒難得而轉運副使聶詠轉運判官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歲遞增一分後十歲則全取銅錢詔如所請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益以為苦或發古塚毀佛像器用纜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知衆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內使臣吳承勳馳傳審度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多潛持兩端

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誼責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勳連命二年遂令川峽輸租權利勿復徵銅錢宋詠等皆坐罪免既而又從西川轉運使劉度之請官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後竟罷之平廣南江南赤德雄州舊錢如川蜀法初南唐李因鑄錢一工為錢千五百得三十萬貫太宗即位詔昇州置監鑄錢令轉運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並以給官鑄焉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今諸州銅錢尚六七十萬緡度吉等州未有銅錢各發六七萬緡俾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羅穀於則免饒等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銅錢既不渡江益出新錢則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鑄為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自唐天祐中兵亂窮乏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為百西北邊內屬戎人多賚貨帛於秦階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為器乃詔吏民闕出銅錢百已上論罪至五貫以上送闕下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劍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鑄錢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八年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補劍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然民間猶雜用舊大小錢是時以福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尋罷鑄而官私所有鐵錢十萬貫不出州境每千錢與銅錢七百七十等外邑鄰兩浙者亦不用雍熙初令江南諸州官庫所貯雜錢每貫及四斤半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毀民間惡錢尚多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銅器者限兩月悉送官端拱元年內侍蕭延皓使嶺南還以民間私鑄三等錢來上且言多與蠻人貿易侵敗禁法因詔察民私鑄及銷鎔好錢作薄惡錢者並棄市輒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江北諸州所用錢非甚薄惡者新舊大小兼用江南雖用舊大錢淳化四年乃詔每貫及前詔斤數有官監字號者皆許用不分新舊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為錢二萬堅請改鑄一當十大錢御書錢式遣詣川峽路諸州治鑄所在並為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鐵錢悉鑄送官民間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用既而一歲纔成三千餘貫衆皆以為不便會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罷治鑄五年安易復請不許第令川峽仍以銅錢一當鐵錢十荆湖嶺南民輸稅須大錢民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錢易於民以規利詔自今吏受民輸但常所通行錢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錢換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賀州錫官益其價市之以給諸路鑄錢咸平初又申新小錢之禁令官置場盡市之舊犯銅禁七斤以上處死奏裁多蒙減斷然待報常淹緩四年詔滿五十斤以上取裁餘從第減景德四年詔日鼓鑄錢刀素有程限憫其勞苦特示矜寬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歲量支率分錢以備醫藥十二月令鑄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詔犯銅鑄石悉免極刑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舊皆有監後廢之

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廢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州日豐漢興州日濟家益州雅州舊亦有監後並兼用後以鐵重多盜鑄爲器每二十五斤鑄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易竄鐵少則鑄者鮮利於是詔減景德之制其見使舊錢仍用如故歲鑄總二十一萬貫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由此錢重而貨輕景祐初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錢合三十餘萬易爲金帛錢流民間許中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難以鐵流澁而多不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裁得萬錢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效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即江州鑄百萬緡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更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自天聖以來毀錢鑄鍾及爲銅器皆有禁慶曆初闕出銅錢視舊法第加其罪錢千爲首抵死五年泉州青陽鐵冶大發轉運使高陽簡不俟詔置鐵錢務于泉欲移銅錢于內地梓州路轉運使崔輔判官張固亦請即廣安軍魚子鐵山采礦置監於合州并銷舊小錢以鑄減輕大錢未得報先移合州相地置監州以上聞朝廷以易簡輔固爲擅鑄錢皆坐貶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仲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幸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因救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號又鑄小鐵錢悉鞏致關中數州錢難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躡公私患之於是幸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河東鐵錢既行盜鑄獲利什六錢輕貨重患如陝西知并州鄭畝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且行舊錢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慶曆末葉清臣爲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球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盜鑄其後詔商州龍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費用類多吝怨久之始定方大錢之行有劉義叟者語人曰是於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

果然語在本傳時興元府西縣增置濟遠監而詔州天興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詔即其州置永通監後濟遠監廢儀州博濟監既廢復置皇祐中饒池江建詔鑄五州鑄錢百四十六萬緡嘉州與三州鑄大鐵錢二十七萬緡至治平中饒池江建詔鑄儀六州鑄錢百七十萬緡而嘉州以率買鐵炭爲擾自嘉祐四年停鑄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獨興州鑄錢三萬緡熙寧初同華二州積小鐵錢凡四十萬緡詔賜河東以鐵償之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京西轉運使吳幾復建議鄂唐均房金五州多林木而銅鉛積於淮南若由襄鄂轉致鄂唐等州置監鑄錢可以紓錢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議遂寢後乃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鑄錢監江西湖南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爲額仍中熟錢斤重之限又以與國軍旅衡舒鄂惠州既置監六通舊十六監水陸回遠增提點之官時諸路大率務於增額詔惠州永通阜民監舊額八十萬至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後衛州黎陽監歲增折二凡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市易本錢凡十萬緡興州濟衆監歲增七萬二千餘緡陝西三銅錢監各歲增五萬緡而睦州則置神泉徐州則置寶豐梧州以鉛錫易得萬州以多鐵礦皆置監又詔秦鳳等路即鳳翔府斜谷置監已而所鑄錢青銅夾錫脆惡易毀罷之然私錢往往雜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私錢在官惡錢不堪用者別爲模以鑄商號洛南增三監耀州權置兩監通永興華河中陝舊監爲九以給改鑄永興耀耀河中陝去鐵冶遠聽改鑄一年罷洛南華城最近鐵冶聽久置鄭州等五監候罷改鑄并其工作歸永興等四監專鑄大錢所鑄大鐵錢約補及所廢僞錢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八年詔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於是知太原韓絳請放陝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初薛向鑄鐵錢於陝西後許彥先鑄於廣南既而民不備用神宗欲遂罷之王安石固爭乃詔京師畿內並罷其行於四方蓋如故元豐以後西師大舉邊用匱闕徐州置寶豐下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轉移陝府于時回渭秦隴等州錢監廢置移徙不一銅錢官多建言鑄錢事不盡行而又自地錢禁民之銷毀與夫闕出境外者爲多張方平嘗極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爐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之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今救具載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而回問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辦銷鑄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鑄每鑄增數是猶飲水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復申錢幣闕出之禁如嘉祐初敕罷徐州寶豐鼓鑄詔戶部條諸監之可減者凡增置鑄錢監十四皆罷之陝西行鐵錢至陝府以東即銅錢地民以鐵錢換易有輕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議限東行有稅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許易二分人毋得過五千八年

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幣銅錢。以時計置運致內郡。商旅願於陝西內郡入便。銅錢給據請於別路者。聽仍定加饒之數。每百緡河東京西加饒三千。在京餘路四千。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詣務陳牒。即釐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資券至當日給付達者科罰。至道末。商人入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至是乃復增定加饒之數。折二銅錢。又定鈎致之法。初欲復舊。止行於本路。議者謂關東諸路既已通行。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陝右所用折二鐵錢。止當一小銅錢。即折二銅錢盡歸陝西。不直般運費。粹難鈎致。且與鐵錢一等。鐵錢轉更加輕。乃令折二銅錢。寬所行地。聽行於陝西一路及河東管絳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陽許汝鄭金房均鄆等州。餘路則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間者聽以輪買。納在官者。以輪上供。即非沿流地或數無上供者。所隸運司移發輪京師。尋詔更歸小銅錢。河東安撫使刑司言。隕絳州垣曲縣置監鑄銅錢。費且不給。今已廢監。又禁折二銅錢。不通行非便。乃聽行使如舊。供備庫使鄭价使契丹。還言。其給輿箱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闌出之法。熙豐間。銅鐵錢嘗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未聞輕重之弊。及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鐵錢寔輕。元符二年。下陝西諸路安撫司博究利害。於是詔陝西悉禁銅錢。在民間者。令盡送官。而官銅悉取。就京西置監。永興帥臣陸師閔言。既揀毀私錢。禁銅能治。則物價當減。願下陝西州縣凡有市買。並準度銅錢之直。以平其價。詔用其言。而豪貴富家多不便。徽宗嗣位。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陝西自去年罷使銅錢。續遣官措置錢法。未聞有深究錢弊輕重。灼見利害者。銅錢流注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可通交易有無者。限以十州之地。欲無滯礙。安可得乎。又謂州錢監。歲鑄不已。歲月增多。以誠歸無窮之錢。而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積滯一隅。暴如丘山。公私為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許鄰近陝西河東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鹽地州縣。並許通行折二鐵錢。如此。則流注無窮。久遠自無輕重之患。繼而言者。謂鐵錢重滯。難以齎遠。民間皆願復用銅錢。當公私匱乏之時。諸路州縣官私銅錢積貯萬數。反無所用。乃詔銅鐵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糴買。建中靖國元年。陝西轉運副使孫傑以鐵錢多而銅錢少。請復鑄銅錢。候銅鐵錢輕重稍均。即聽兼鑄。崇寧元年。前陝西轉運判官都貺復請權罷陝西鑄鐵錢戶部尚書吳居厚言。江淮鑄錢。錢額不敷。議減銅增鉛錫。歲可省銅三十餘萬斤。計增鑄錢十五萬九千餘緡。所鑄光明堅韌。與見行錢不異。詔可。然猶不登。二年。居厚乃請檢用前後上供鑄錢條約。視其登耗之數。別定勸沮之法。會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為紛更。有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為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五月。始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進宋通寶為文。繼而并令舒勝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限今歲鑄三十萬緡。鐵錢二百萬緡。募私鑄人。一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善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所鑄銅錢。通行諸路。而陝西

河東四川係鑄錢地者。禁之。第鑄於陝西鐵錢地而已。自熙寧以來。折二錢雖行民間。法不許運致京師。故諸州所積甚多。至是發運司因請以官幣所有折二錢改鑄折十錢。三年。遂罷鑄小平錢及折五錢。置監於京城。所復徐州寶豐衛州黎陽監。並改鑄折二錢為折十。舊折二錢。期一歲勿用。大嚴私鑄之令。民間所用鑄石器物。並官造鑿之。輒鑄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諸路轉運司於沿流順便地。隨宜增置錢監。俾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運致所增監改鑄折十錢。二。廣產錢令。詔鑄小鐵錢。止行於兩路。其公私銅錢兌換運輸元豐庫。仍於潯州置鐵錢監。依陝西料例。鑄當二錢。四年。立錢綱驗樣法。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仄及烏背。書畫分明。時趙挺之為門下侍郎。繼拜右僕射。與蔡京議多不合。因極言當十錢不便。私鑄寔廣。乃令提刑司歲較巡捕官一路所獲多寡。繼令福建廣南兩路行用第鑄以上供及給他路。凡為人附帶若封識影庇私鑄錢者。悉論以法。毋得贖。其置鑄錢院。蓋將以盡收所在亡命盜鑄之人。然犯法者不為止。乃命荆湖南北江西南東西兩浙並以折十錢為折五。舊折二錢仍舊慮冒法入東北也。今以江為界。淮南重寶錢。亦作當五用焉。五年。兩浙盜鑄尤甚。小平錢益少。市易滯滯。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本路。江池饒建州州錢監歲課以八分。鑄小平錢。二分鑄當十錢。俄詔廣南兩浙荆湖南兩路用折二錢改鑄折十錢。皆罷。其荆置鑄錢院及招置錢戶。並停繼復罷鑄當十二分之令。盡鑄小平錢。荆湖江南兩浙淮南重寶錢作當三在京。京畿京東西河河北陝西熙河作當五。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悉封樁。在民間者。以小平錢納換。旋復詔京畿京東西河河北河東陝西熙河當十錢。仍舊。兩浙作當三。江南淮南荆湖作當五。時錢幣苦重。條序不一。私鑄日甚。御史沈疇奏曰。小錢便民久矣。古者軍與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當十錢。有數倍之息。雖日漸之。其勢不可遏。未幾。詔當十錢止行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俄并畿內用之。餘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償以小錢。換納到者。輸於元豐崇寧庫。而私錢亦限一季自致。計銅直增二分。償以小錢。隱藏者論如法。尋詔鄭州西京亦聽用折十錢。禁買易為二價者。東南諸監增鑄小平錢。以待償錢。而私錢亦改鑄焉。折十錢為幣既重。一旦更令。則民驟失厚利。又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盡輸於官。官法私販。始令四輔畿內開封府許搜索舟車。賞視舊法。增倍水陸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受納不揀。選容私錢。其間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錢銀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錢。計小平錢三。以小錢易於官。在京以四小平錢易之。京師出納及民間貿易。並大小錢參用。而私鑄小平錢輒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賞。越江滙入汴錢至京者。一依當十錢法。御史張茂直請嚴私販當十之令。綱舟載卸皆選官監。索保無贓。舟車兜攬。即疑慮私販者。並聽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鑄轉入淮浙京東等路者。所由州縣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大觀元年。張茂直復言。州縣督捕加峻。私小黃錢。投委江河。不敢復山。請令東南州縣置水匱。封鑿於閘。閘中聽民以私鑄自投。如自首法。當三當五錢。舟船附帶者。亦多棄之江河。請下諸路撈漉。時蔡京復相。再

主用折十錢。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以京錢監所得私錢改鑄。尋與復京錢兩監。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用提舉京錢鑄錢司。為名喬年。鑄烏背瀧銅錢。上詔以瀧銅式頒行諸路。京之初為折十錢。人不以為便。帝亦知之。故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詔輸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衆。將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樞盜鑄數千萬緡。遂與大獄。初遣李孝壽。又遣沈疇蕭服。末以命知蘇州孫傑發運副使吳澤。仁稹坐刺流海島。連坐者十餘人。時皆冤之。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申命開封府尹少外路監司各分州郡。舉行按舉能否。月檢會法。令使民知禁。用孫傑言。盜鑄依准東重法。地籍豪強盜之家。籍其財。以待賞。居停鄰保並均備。告賊私錢。依私法。給隨行物州常椿。賞錢五千緡。州縣稽於施行。監司失察。不以赦原。是歲。京錢既置錢監。乃專鑄當十大錢。而小平錢則鑄於諸路。既而當十錢少。復置真州鑄錢監。以本路所換錢不依式者。及諸司當二見緡。用舊式改鑄當十錢。明年。令江池饒建州錢監。自來歲以鑄當十五分。鑄小平錢。申嚴私鑄之法。即託權要事勢。度越關津。拒捍搜索者。雖輕以違制論。載御物者同之。初。崇寧五年。始禁陝西鐵錢行於興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鐵錢很多。禁陝西鐵錢入蜀。有董奎者。為走馬承受。遂令以鐵錢三折銅錢一事。聞。責奎以妄肆胸臆。致幣輕物重。遂即罪。三年。中當十錢行使之。令益以京東西而河北並遼州縣鑄。皆四權場及登萊密州緣海縣鎮等。皆禁。時蔡京復罷政矣。四年。詔鼓鑄當十錢。多慮法隨以弊。其止鑄舊額小平錢。張商英為相。奏言。當十錢為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商旅之貨。交易得錢必大半入中未鑄。收買告牒。而餘錢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內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齋之物。則告牒為滯。貨鹽鈔非得虛擡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內庫并密院諸司封楮納納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毋更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利州路提刑司言。舊銅鐵錢輕重相尋。以大鐵錢一折小銅錢二。今大鐵錢五止。當一銅錢。比舊輕十倍。又流入川界。錢輕物重。頗類陝西。欲將折二大鐵錢以一折一。雖稍減錢數。錢必稍重。詔許陝西鐵錢入蜀。仍舊盡釋其禁。且命以今物價量宜。裁之。政和元年。詔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鑄。為利博矣。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公私為害。用之幾十年。其法日弊。而不勝姦猾之民。規利冒法。銷毀當二小平錢。所在盜鑄。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積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為定制。尙慮豪猾。憚於折開。肯動浮言。可內自京尹外。逮監司郡縣。悉心開說。自當十錢行。抵冒者多。大觀四年。星變。赦天下。凡以私錢得罪。有司上名。亡慮十餘萬人。蔡京因上毒民。可謂烈矣。時御府之用。日廣。東南錢額不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贛錢監鑄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稍損其鉛。繼又令江池饒錢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猶數告之。靖康元年。罷政和救陝西路用銅錢。斷徒二年配千里法。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陝西。亦命轉運副使許天啓推行其

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既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通行於天下。京欲用其言。會罷政。大觀元年。京復相。遂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鑄錢院專用鼓鑄。若產銅地。始聽兼鑄小平錢。復用轉運司及提刑司。參領其事。衡州熙寧鄂州寶泉舒州同安監。皆廣南皆鑄焉。二年。江南東西福建兩浙許鑄使鐵錢。三年。京復罷政。詔以兩浙鑄夾錫錢。擾民。凡東南所鑄。皆罷。明年。并河北河東京東等路罷之。所在監院皆廢。惟河東三路聽存舊監。以鑄銅鐵錢。產銅郡縣聽存用。改鑄小平錢。政和元年。錢輕物重。細民艱食。詔應陝西舊行使鐵錢地。並依元豐年大鐵錢折二公私通行。夾錫錢同之。毋得分別。見存鐵錢。毋改更鑄。夾錫河東官私折二。夾錫錢同之。童貫宣撫陝西。以詔取平物價。帥臣徐處仁切責其非。坐貶。錢即輕畧。郵延抗疏言。詳考詔旨。謂鐵錢復行。與夾錫並用。慮姦民妄作輕重。欲維持推行。俾錢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脅制百姓。頓減物價於一兩月之間。今宣撫司裁損米穀布帛金銀之價。殆非人情。徐處仁言。雖未盡所見。為長。望速詢其實。如臣言乖謬。願同處仁貶。詔即妄有建明。毀辱使命。謫置偏州。尋亦罷行。夾錫錢。且禁裁物價。民商貿易。各從其便。繼而董貫復請與舊法鐵錢並折二通行。知團鄉縣論九齡。俄坐以銅錢一估。夾錫錢七八。并知州王萊轉運副使張深俱被劾。時關中錢甚輕。夾錫欲以重之。其實與鐵錢等。物價日增。患甚於當十二年。蔡京復得政。徐奏廣惠康賀鄧舒州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復鑄如故。廣西湖北淮東如之。且令諸路以銅錢監復改鑄夾錫錢。遂以政和錢式。為夾錫錢。既復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擲易擄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市井細民。朝夕鬻餅。餽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罰。未幾。以夾錫錢不以何路所鑄。並聽通行。陝西用政和通寶舊大鐵錢。與夾錫錢難。慮流轉諸路。四年。詔母更行用。致令諸監改鑄。欠錫錢在民間者。赴官換納。鄭居中劾正夫為相。以為不便。今淮南夾錫錢。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罷鼓鑄。夾錫錢悉登樁關中。尋詔河東陝西外。餘路並罷。俄詔并河東罷鑄夾錫錢。止用舊法鼓鑄。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關中糴買用之。通流。復命鼓鑄。專給關中。夾錫行。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瑩等。嘗坐貶焉。先是。江池饒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錢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初。併廣寧監於虔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錢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稍廢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為作亂。權罷建州鼓鑄。尋復舊泉。司供給銅錫六十五萬餘斤。六年。欽民間銅器。詔民私鑄銅器者。徒二年。贖錢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為得不償費。罷鼓鑄。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額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為年計。十三年。韓球為使。復鑄新錢。與廢坑治。至為發冢。塞壞廬舍。籍治戶姓名。以贖水盛時。浸銅之數為額。浸銅之法。以生鐵鑄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為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膽銅也。無銅可輸者。至鎔錢為

然所鑄亦纔及十萬緡。二十四年罷鐵錢司。歸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漕錢八萬緡為鑄本。歲權以十五萬緡為額。復鑄鐵錢。以漕臣往來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廢。復以戶部侍郎蔡璣提領。許置官屬二員。二十八年出御府鑄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鑿鑿錢既鑄定稅外。不得添鑄。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轉易金銀算請茶鹽香藥鈔引之類。越數寄隱。許人告。以李植提點鑄錢公事。植言。歲額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右藏庫七十餘萬緡。皆至道以後數也。紹興以來。歲收銅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百斤。僅可鑄錢一十萬緡。諸道拘到銅器二百萬斤。附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然拘者不可以常。唯當據坑冶所產下工部。權以五十萬緡為額。又明年。纔鑄及十萬緡。今泉司歲額增至十五萬緡。小平錢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糜費約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課利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比歲所收不過十五萬緡耳。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以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斤。鉛三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權十無二三。每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鏽薄矣。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乾淳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乾道六年。併鑄錢司歸發運司。尋復置。八年。饒州贛州復名置提點官。以新鑄錢穀雜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官。戶部工部長貳官。責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廣間。多毀錢。夾以沙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淳熙二年。併贛州歸贛州。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期兩月。鑄于官。每兩三主。湖州舊鑄監。至是官自鑄之。二年。禁銷錢為銅器者。以違制論。爐戶決配海外。復神泉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隸工部。舊額內帑歲收新錢一百五萬。江池鑄建四監。而每年退卻六十萬。三年一郊。又以三百萬輸三司。是內祭年纔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閩于廣。船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臣。嘉定九年。三省言。自來有市舶處。不許私發番船。紹興末。臣僚言。泉廣二船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載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誰何。至於淮楚屯兵。月費五千萬。見籍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歛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淮南舊鑄銅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荆門隸湖北。以地接襄岷。亦用鐵錢。六年。先是。以和州舊有錢監。舒州山口鎮亦有古監。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於是子中以舒蕪黃皆產鐵。請各置監。舒州同安監。蕪州新春監。黃州齊安監。且鑄折二錢。以發運司通領四監。江之廣寧監。與國之大冶監。臨江之豐餘監。撫之裕國監。子中所領三監。合認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七年。舒蕪守臣皆以鑄錢增羨。遷官。然淮民為之大擾。八年。以江州與國軍鐵冶額虧。守貳及大冶知縣各降一官。淳熙五年。詔舒州歲增鑄十萬貫。以三十萬貫為額。蕪州增鑄五萬貫。

以十五萬貫為額。如更增鑄。優與推賞。御史黃治言。與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舒蕪歲鑄四十五萬。不易為也。又有增鑄之賞。恐其難繼。詔除之。八年。以舒州水遠。薪炭不便。減額五萬貫。明年。又減十萬貫。與蕪州並以十五萬貫為額。十年。併舒州之宿城監入同安監。十二年。詔舒蕪鑄錢。並增五萬貫。以淳熙通寶為文。光宗紹熙二年。減蕪春同安兩監歲鑄各十萬貫。嘉泰三年。罷舒蕪鑄錢。開禧三年。復之。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銅錢一折。鐵錢四禁之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易之。或以會子一貫易銅錢一貫。其銅錢輸送。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凡沿江私度及邊徑。嚴禁漏泄。及於邊界三里內立墩。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銅錢。如兩淮。例京西湖北之鐵錢。則取給於漢陽監。乃與國富民監。後併富民監於漢陽監。以二十萬為額。前宋時。川陝皆行鐵錢。益利夔皆即山冶鑄。紹興九年。詔陝西諸路復行鐵錢。十五年。置利州紹興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十二年。復嘉之豐遠印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二十三年。詔利州並鑄折二錢。後又鑄折三錢。淳熙十五年。四川餉臣言。諸州行使兩界錢引。全籍鐵錢。稱提止有利州紹興監。歲鑄折三錢三萬四千五百貫。有奇。邛州惠民監。歲鑄折三錢一萬二千五百貫。今大安軍淳熙新興迎恩三爐。出生鐵四十九萬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縣。亦有爐。新產鐵三十餘萬斤。乞從減鑄。嘉定元年。即利州鑄當五大錢。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三十萬貫。其料並同當三錢。若四川銅錢。淳熙間。易送湖廣總所備之。後又交卸於江陵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為文。端平元年。以贖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舊錢之精緻者。泄於海船。申嚴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為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為文。淳祐四年。右諫議大夫劉晉之言。巨家停積。猶可以發洩。銅器銛銷。猶可以上過。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於是復申嚴漏泄之禁。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之。虛更圖法。為無用。急於扶楮者。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閭。輿。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敗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廢潭鵝羊山銅戶數百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鑄銅器用之類。鑿鑿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銛銷之毒。知畏矣。香藥家犀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從之。十年。以會價低減。復申嚴下海之禁。十二年。申嚴銛銷之禁。及偽造泄之法。咸淳元年。復申嚴銛銷漏禁。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為文。

考證

食貨志下二於是子中以舒蕪黃皆產鐵。請各置監。注蕪州新春監。通考。作蕪春監。按本文下有蕪春同安兩監。新字應是蕪字之誤。

下三 (會子 鹽上)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質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神宗熙寧初。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河東運鐵錢勞費公私苦之。二年。乃詔置交子務於潞州。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場。文彥博言其不便。會張景憲出使延州。還亦謂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未幾竟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大賤。既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財利孫通言。商人買販牟利於官。且損鈔價。於是罷陝西交子法。詔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繹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之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為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焉。明年。尚書省言。錢引本以代鹽鈔。而諸路行之不通。欲權罷印製。在官者如舊法。更印改解鹽鈔。民間者許貿易。漸赴買鈔所。如鈔法分數計給從之。大觀元年。詔改四川交子務為錢引。務自用兵取遼廓西寧。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後並更為錢引。二年。而陝西河東皆以舊錢引入成都。換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陝有遺途之艱。豪家因得以損直斂取。乃詔永興軍更置務。納換陝西河東引。仍遣大臣二人監之。八月。知威州張持奏。本路引一千者。今僅直十之一。若出入無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舊並用引。請稍給錢便用。權持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提舉。川引後引。價益賤。不可用。持復別用印押。以給官吏。他無印押者。皆棄無用。言者論其非法。持生遠謫。三年。詔錢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後止。如天聖額書放。銅錢地內勿用。四年。假四川提舉諸司封樁錢五十萬緡。為成都務本。侵移者準常平法。政和元年。戶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輸官之引。以十分為率。三分用民戶所有。而七分赴官場買納。由是人以七分為疑。請自今無計以三七分之數。並許通用。願買納者聽。民間舊以本錢未至。引價大損。故州官錢亦減數收市。今本錢已足。請勿減數。以祛民惑。又請四十三界引。俟界滿勿換。給自四十四界為改法之首。而戶部詳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聽於界內續增。其新引給換之。餘如舊額之。或於給錢之所。易錢儲以為本。移用

者如擅支封樁錢法。詔可。靖康元年。令川引並如舊。即成都府務納換。以置務成都便利。歲久至諸州。則有料次交雜之弊。故有是詔。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著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宣和中國英祿奏。當時所行。以為自舊法之用至今。引價復平。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樁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樁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糶本。未免抑配。而樁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恐。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浸失本意。改為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樁貨務備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准西湖廣關子各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備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塲。三十二年。定偽造會子法。【犯人處斬。賞錢十貫。不願受者。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當時會紙取於徽池。續造於成都。又造於臨安。會子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戶鹽本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等錢。許盡輸會子。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等如之。全用會子者聽。孝宗隆興元年。詔會子以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為文。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置江州會子務。乾道二年。以會子之弊。出內庫及南庫銀一百萬收之。二年。以民間會子破損。別造五百萬換拾。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驗者。並作上供錢。入輸巨室。以低價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舊會毀抹。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為一界。界以一千萬貫為額。隨界造新換舊。以戶部尚書會懷同共措置。鑄提領措置。會子庫印每道收磨費錢二十足。零百半之。凡舊會破損。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即與兌換。五年。令行在樁貨務都茶塲。將請算茶鹽香礬鈔引權許收換。第一界。自後每界收換如之。其州縣諸色綱錢。以七分收錢。三分收會。九年。定捕造偽會之賞。淳熙元年。詔左藏南上庫給會子二十五萬收買。臨安平江紹興明秀州額外浮鹽。其齋到鈔錢。令樁貨務月終輸封樁庫。以備循環換易。會子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塲會子庫。以第四界續印會子二百萬貯南庫。當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界外者纔二百萬耳。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第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何以示信。於是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為額。嘉定二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無策。會子十一界。除已收換尚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除燒毀尚有一萬二百餘萬貫。【十二界四千七百餘貫。十三界五千七百餘貫。】詔封樁庫撥金一百五萬兩。【兩為錢四十貫。】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一千貫。】官告陵紙乳香。【乳香每套一貫六百文。】湊成三千餘。添貼臨安府官局收易舊會品搭入輸。【十一界會子二分。十二十三界會子各四分。】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劍州守臣趙崇亢陳宏皆

以稱提失職。賈隆有差。紹定五年。兩界會子已及三億二千九百餘萬。端平二年。臣僚言。兩界會子。遠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非年。非有破壞塗污之弊。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或可濟事。有旨從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奏。壞樁弊者。只緣變更。救樁弊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樁價粗定。不至折閱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科買樁皮。更多方收減。則樁價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數雖增。而偽造之券愈增。且以五十六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於所出之數。今收換之際。元額既溢。舉者未已。若非偽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為偽。尚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以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之為偽者難。今之為偽者易。人心循利。甚於畏法。況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為抄掠之際。增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為偽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為之勸。厲為之防。使人不敢為偽者次也。七年。以十八界與十七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買逾限之用。復日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咸淳四年。以近頒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贓論。吏則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輪送。每歲以二千萬作四綱。川引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為總餉。以供糴本。以給軍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陝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不許。蓋前宋時蜀交出放兩界。每界一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者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為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為朝廷遠慮。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添印一百萬。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添印二百萬。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再增。光宗紹熙二年。詔川引展界行使。寧宗嘉泰末。兩界出放凡五千三百餘萬。通三界出放益多矣。開禧末。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為小會。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逼。受給之際。吏復為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諭人除易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引直五百七十錢而已。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二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積金銀度牒對擊。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凡民間輸者。每引百貼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常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有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禧軍興以後。用度不給。展年收兌。遂至兩界三界通使。然卒以三年界滿。方出令展界。以致

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為一界。著為定令。則民旅不復懷疑。從之。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做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合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則樁價不損。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從之。咸淳五年。復以會板發下。成都運司掌之。從制司抄紙發往。運司印造。舉功發回。制司用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為額。紹興末。會子未有兩淮湖廣之分。其後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使於兩淮。其舊會聽對易。凡入輸買。實並以交子及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權貨務。使准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易。循環以用。然自紹興末年。銅錢禁用於淮。而難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難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調其利害。皆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不過江。是致民旅未便。於是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民間交子許作見錢輪官。凡官交盡數輸行在左藏庫。三年。詔造新交子一百三十萬。付淮南漕司。分給州軍。對換行使。不限以年。其運司見備交子。先付南庫。交收。紹熙三年。詔新造交子三百萬貫。以二百萬付淮東。一百萬付淮西。每貫準鐵錢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為界。慶元四年。詔兩淮第二界會子限滿。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造兩淮交子二百萬。增印三百萬。十三年。印二百萬。增印一百五十萬。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萬。自是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術。但屢與展界而已。初。襄郢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孝宗隆興元年。始措置於大軍庫。儲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赴軍前。並當見錢流轉。印造之權。既專。印造之數。日益。且總所所給。止行於本路。而荆兩水陸要衝。商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會子印板。四年。以淮西總所關子二十萬。都茶場錫引八十萬。付湖北漕司。收換。輸左藏庫。又命降銀錢收之。五年。詔戶部給行在所。會子五十萬。付荆南府兌換。淳熙七年。詔會子庫先造會子一百萬。降付湖廣總所。收換破會。十一年。臣僚言。湖北會子。冊於隆興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兌換。稱提不行。詔湖廣總領同帥漕議。經久利便。帥漕總領。乞印給一貫五百例。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庶幾流轉。通快。經久可行。從之。十三年。詔湖廣會子。仍以三年為界。紹熙元年。詔湖廣總所。將見行及替貯新舊會。取數做行。在例立界收換。餉臣梁總奏。自來不曾立界。但破損者。即行換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餘萬。見在民間。行用。乞別樣制作。兩界印造收換。從之。嘉定五年。湖廣餉臣王釜。請以度牒茶引。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期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壩。不便。制臣劉光祖。乃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軍民以舊樁二而易其一。繼又令軍民以一樁半而易其一。又請于朝。添給新樁十萬。軍民賴之。十四年。造湖廣會子三十萬。易破會。十七年。造湖廣第六界會子二百萬。嘉熙二年。撥第七界湖廣會九百萬。付督視參政行府。寶祐二年。撥第八界湖廣會三百萬。貫付湖廣總所。易兩界破會。自後因仍行之。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新鹽。周官所謂鹽也。鹽海鷲非鹽。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聚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結民戶為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為護鹽都。歲二月一日。舉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穎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滑州諸縣之在河南者。凡禁種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鄆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源源鄂寧儀渭鄆坊丹延環慶慶慶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滑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顯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顆鹽七十二萬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詔以鼎為陝西制置使。又以內殿崇班杜承府同制置陝西青白鹽事。承府言。鄆延環慶儀渭等州泊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鬻。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繼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請候至邊部幹運。及乘傳至解池。即禁止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而邊民頓無入市。物論紛擾。於是命判鹽鐵勾院林特知永興軍。張永詳議。以為公私非便。請復舊商販。詔切責鼎罷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八十貫。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先是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闕入法。禁地。得易至十斤。鬻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增闕入至三十斤。鬻鹽至十五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闕入至二百斤以上。鬻鹽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黜面送闕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代州寶興軍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鹽。雍熙四年。詔犯者。自一斤論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闕下。天聖以來。兩池畦戶總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為之。戶歲出夫二人。人給米日二升。歲給戶錢四萬。為鹽歲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席計。為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六斤。禁種之地。皆官役鄉戶。循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而通商州軍。並邊秦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鹽地。則為東鹽。各有經界。以防侵越。天聖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兩池舊募商人。售南鹽者。入錢京師。樞密與元年。歲入纔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切罷之。專令人中並邊芻粟。及為之增約束。申防禁。以絕私販之弊。久之。復詔入錢京師。從商人所便。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鞏鹽百姓困

於轉輸。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更其制度。因靈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逃徙。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難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錢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備作之給。五利也。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樞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樞密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命翰林學士宋庠等。以天聖九年。至寶元二年。新法較之。視乾興至天聖八年。舊法歲課損二百三十六萬緡。康定元年。詔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亳州皆禁如舊。未幾復弛京師樞法。并詔三司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於是交郵宿毫皆食淮南鹽矣。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樞密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費。慶曆二年。復京師樞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開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增價出之。復禁永興與華耀河中陝解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鞏運。以循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芻貨。易鹽。趨蜀中以售。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樞兵民。鞏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誘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四年。詔祥馳傳。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戢。議之。而戢議與祥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八年。祥復中其說。乃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鞏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償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解晉絳漢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置樞密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郵復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第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鹽。皆重損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處。禁官鹽。而三司

謂京師商賈罕至則鹽賈請得公私並罰。餘禁止皆聽之。田況為三司使。請久任。祥傳專其事。擢祥為陝西轉運使。賜金紫服。祥初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皇祐初年。入緡錢二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以四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權貨務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八萬。至是。權貨務緡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時祥已坐他罪。貶命轉運使。李恭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分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請復用祥。於是復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別請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課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繼之。治平二年。歲入百六十七萬。初祥以法既通商。恐失州縣征算。乃計所歷所至。合輪算錢併率。以為入中之數。自後州縣猶算如舊。嘉祐六年。向奏減八州軍鹽。價兩池。哇戶歲役。解河中。陝虢慶成之民。官司旁緣侵剝。民以為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逋課。鹽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遂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後又減哇戶之半。稍以備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青白鹽。出烏白兩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繼遷叛。禁毋入塞。未幾罷。已而復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邊人犯青白鹽禁者。如陝西法。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傳縣官仁宗以其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白鹽禁。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聚。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詔蕃部犯青白鹽。抵死者。止投海島。羣黨為民害者。上請嘉祐赦書。稍選配從者於近地。自是禁法稍寬。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陝西鹽馬得失。靖指。向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因數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請即永興軍置寶鹽。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備永興軍為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四年。詔陝西行蜀交子法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舊。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逼糶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事。趙瞻。制置。又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仍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糶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見錢。而官不為買。即為兼井。所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寶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寧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九年。乃詔御史劾陝西官吏。止三司額外出鈔。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溢額。故

價賤而芻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權賣官鹽。故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買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商人自言。準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鈔席纔三千五百。西鹽鈔席減一千。官盡買。先令解州場院。驗商人鈔書之。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商人自陳。東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千。為易舊符。立期令賣。罷兩處禁權。官賣提舉司。賣鹽並用新價錢。承買舊鈔。商人願對行算。請者聽。官為印識。如法。應通商地各舉官一員。其鹽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納錢為印識。給新引。聽以舊鈔當加納錢。皆行之。而別定官賣鹽地。市易司以買鹽。亦加納錢。舊制。河南北曹漢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封曹漢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昨城。章城。曹漢。濟寧。懷濟。單州。河中府。等州。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房。商。蔡。鄧。隨。金。晉。絳。統。陳。許。汝。潁。隴。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及。濟。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西。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貨。價。仍。詔。三。司。講。求。利。害。鹽。價。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實。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稅。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開。議。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實。不。便。沈。括。為。三。司。使。不。能。奪。王。安。石。主。景。溫。括。希。安。石。意。言。通。商。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鄆。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濟。寧。濟。曹。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長。垣。昨。城。章。城。九。縣。官。賣。如。故。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毋。得。減。十。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為。市。許。告。沒。其。鹽。皮。公。弼。鹽。法。酌。前。後。兩。池。所。支。鹽。數。歲。以。三。百。三。十。萬。緡。為。額。又。令。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鹽。鈔。市。易。務。計。為。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闕。錢。請。贖。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沿。邊。鹽。價。給。新。引。庶。得。民。開。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詔。假。三。司。錢。三十。萬。緡。市。鈔。於。京。師。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實。有。分。域。又。並。邊。州。軍。市。易。務。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自。分。為。二。於是。增。西。鹽。價。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萬。緡。毋。復。分。東。西。悉。廢。西。鹽。約。束。解。池。鹽。鈔。舊。以。二。百。二十。萬。緡。為。額。轉。運。使。皮。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糶。至。是。又。為。二。百。四。十。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錢。使。與。新。法。價。平。元。豐。三。年。三。司。舉。張。景。溫。解。鹽。息。羨。進。官。賜。帛。明年。權。陝。西。轉。運。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鈔。之。貴。賤。視。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後。鈔。有。定。數。起。熙。寧。十。年。冬。盡。元。豐。三。年。通。印。給。一。百。七。十。七。萬。餘。席。而。鹽。池。所。出。纔。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席。餘。鈔。五。十。九。萬。有。餘。流。布。官。司。其。勢。不。得。不。賤。遂。下。三。司。住。給。五。年。戶。部。猶。以。鈔。多。難。售。歲。給。陝。西。軍。儲。鈔。二。百。萬。裁。其。半。然。鈔。多。卒。不。能。平。價。元。祐。元。年。戶。部。及。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官。自。賣。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算。給。交。引。如。范。祥。舊。法。鹽。價。錢。應。償。者。以。轉。運。司。年。額。鹽。鈔。給。之。所。贖

鹽錢以待轉運司羅買仍舉承務郎以上一員於在京置場以鹽鈔覓錢而輸之都鹽院
庫遇給解鹽鈔盡歸之本司毋更給轉運司他司皆毋得販易雖有專旨聽執奏其已買
鈔自本司拘之若民間鈔少或給本路緡錢即上戶部議贖其鈔詔皆從之既而又以商人
入納解鹽減年額實鹽費錢二萬七千餘緡增在京買鈔之本入中解鹽並效熙河鈔而價
隨事增損以折演懷滑州陽武鹽價定為錢八千二百時陝西民多以朴硝私煉成硝謂之
倒硝頗與解鹽相亂紹聖三年制置使孫路以聞犯者減私鹽法一等坐之初神宗時官
賣解鹽京西則通商有沈希顏者為轉運使更為權法請假常平錢二十萬緡自買解鹽賣
之本路民已買解鹽盡買入官培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黃降劾希顏罪
元祐元年京西始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元年乃罷之永興軍渭州河北高陽隆陽涇
等縣如同華等六州軍官仍自賣鹽而禁官司於折博務買解鹽販易規利俄以水壞解池
聽河中府解州小池鹽同華等州私鹽階州石鹽通遠軍岷州官井鹽鑿於本路而京東
河北鹽亦通行焉三年詔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城提舉措置催促陝西河東木
棧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崇寧元年解州賈瓦南北圓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種通得鹽
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初霖潦
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賃內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課
額數益為功然議者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固博苟欲盈額
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崇寧初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聽疑惑公
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之費乞復舊法謹守而力行之無庸輕改雖其請未幾
蔡京建言河北京東末鹽客運至京及京西袋輸官錢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
息及二百萬緡如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議遣韓敦立等分路提舉及鹽池已復京仍欲舊解
鹽地客算東北末鹽令權貨務人納見緡無窮以收已功乃令解鹽新鈔止行陝西五年詔
鈔法用之民信已久飛錢裕國其利甚大比考前後法度頗究利害其別為號驗給解鹽換
請新鈔先以五百萬緡赴陝西河東止給糴買聽商旅赴權貨務換請東兩鹽鈔貼見緡
四分者在舊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帶行舊鈔輪四分者帶五分輪五分者帶六
分若不願貼輪錢者依舊鈔價減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輕重之柄率減鈔直使並邊糴
價增高乃裁限之崇寧四年以鈔價雖裁其入中州郡復增糴價客持鈔算請坐牟大利乃
詔陝西舊鈔易東南末鹽每百緡用見錢三分舊鈔七分後又詔減落鈔價踰五十者論以
法及大觀四年張商英為相議復通行解鹽如舊法而東北鹽毋得與解鹽地相亂繼而有
司議解池已復依舊法印鈔請商旅已買東北鹽隨處官司期三日盡籍輸官償其價隱匿
者如私鹽法解鹽未到官醫所得東北鹽解鹽到即止已請鈔已支者悉毀已支未請者聽
別議在京仍通行其經由州縣鄭州中牟開封府祥符陽武縣境內亦許通放而王仲千所
請通入京西北路陳頤蔡州信陽軍權止之商旅已算請東北鹽元指定東京未至者止今
所至州軍批引其已入京未貨者都鹽院全袋拘買贖之許坐買贖碎寶政和元年詔陝

西鈔依鈔面質價輸增減者以遠制論未幾復以陝西通行鹽鈔舊雖約以銅錢六千為鈔
面然鈔貴則入粟增多鈔平則入粟減少若限以六千陝西唯行鈔錢是鹽鈔一席得六千
鐵錢斛斗矣深損公家其隨時增減聽之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鈔不可用者悉同收
格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鹽百官皆賀制置解鹽使李百祿等
第賞有差七年議復行解鹽時章貢宣撫關河實主之詔解鹽地見行東北鹽復盡收入官
官給其直在京於平貨在外於市易務務管如解鹽法聽之不自陳如私鹽法重和元年詔
復行解鹽舊法踰年權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糴買不行三省趣講畫以聞貫遂請
罷領解鹽俄而三省條奏舊東北鹽地客販解鹽立限盡罷限竟未盡者連往解鹽地踰
者論如私鹽法京畿京西復置官提舉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止行本路東南
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即改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轄路鈔法更
不改易扇搖者論如法仍倍之靖康元年解鹽鈔入納算請並參照熙寧元豐以前舊法又
增改解鹽及東北鹽地即商旅不願鹽則用鈔面請法如舊法擬定每席鈔為八貫者盡收
入鈔面其入納糧草者許直赴池請鹽省復入京批鈔之擾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
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鹽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
或折租賦皆無常數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諸路鹽場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
亦未嘗有一定之制末鹽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鹽錢總一百
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其在京東曰密州濤洛場一歲鬻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
唯登萊州則通商後增登州四場舊南京及曹濮濟兗軍鄆廣濟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
州鹽官自鬻之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陽八州軍仍歲凶菑乃詔池禁聽人買
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萊課第令戶輪租錢其後充鄆皆以壤地相接罷食池鹽得通海鹽
收算如淄濰等州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百姓鬻鹽歲皆罷給然使輸錢如故至和中始詔
百姓輸錢以十分為率聽減三分元豐三年京東轉運副使李察言南京濟濮曹單行解鹽
除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稅法置買賣鹽場其法盡窺戶所鬻鹽而官自賣重禁私為市
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吳居厚為轉運判官承察後治鹽法利入益多
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鹽場自改法抵今一年有半得息錢三十六萬緡祭居厚皆進官
加賜居厚三品服詔運實鹽錢儲之北京令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判官李南公受法于居
厚行之河北其在河北曰濱州場一歲鬻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棗州雜支并京東
之青淄齊州若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沿深趙滄磁德博濱棗隴定保瀛冀雄霸州德河
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永定安肅軍則通商後濱州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歲課九
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而京東之淄青齊既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
貿易官收其算歲額為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官亟言前歲
軍興河北點義勇強壯及諸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
而民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

商。今若權之。價必騰踊。民荷懷怨。悔將何及。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礪煎鹽以納二稅。禁之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乞且仍舊通商。其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復建議。悉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為不可。且言商人取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為弊。所算十無二三。請數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軍併輸算錢。歲可得緡錢之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權。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軛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而契丹盜賊不已。若權則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為我敵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陲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滄瀆二州。以糞貯之。糞毋過三石。三斗。斗為鹽六斤。除三斗為耗。勿算。餘算其半。予券為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州軍。併輸算錢。即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并未其貲。時知滄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驗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為定制。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請權河北鹽。詔提舉河北京東鹽稅周革入議。將施行焉。文彥博論其不便。乃詔仍舊。

考證

食貨志下三京湖二十一州。京字疑是劑字之誤。每歲歲種鹽千席。○下歲字衍。解州賈瓦南北園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種。○通考。瓦作考。摩作磨。是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矣。○斛斗二字疑衍。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四(鹽中)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瀆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權賣以增其利。纔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即位。監祭御史王巖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為利。而以益民為利。復鹽法如故。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鶚商度。巖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詢於官。乞罷權法。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得稅。緡以為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為害也。慶曆六年。既不行三司權買之法。又不從轉運司增稅之請。仁宗直謂朕慮河北軍民驟食貴鹽。可令依舊。是時計歲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為公家之利。意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即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

年。遂罷河北權法。仍舊通商。六年。提舉河北鹽稅司請令商賈販鹽。於場務輸稅以及等戶保任。給小引。量道里為限。即非官監鎮店。聽以使鬻之。鹽稅舊額五分者。增為七分。則鹽稅蓋已行焉。紹聖中。河北官復賣鹽。繼紹如京東法。元符三年。崇儀使林豫言。河北權鹽未必敷。前日稅額且契丹鹽益售。慮啓邊隙。明年。給事中上官均亦以為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產。鹹地悉墾。為田。革盜刮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並易為鈔鹽。凡未賣稅鹽鈔引。及已請算。或到倉已投。暨未投者。並赴權貨務。改給新法鈔引。許通販。已請舊法稅鹽貨賣者。自陳更買新鈔帶賣。已請鈔引。毋得帶支。初。茶鹽用換鈔對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併河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曰杭州。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温州。天富。南北監。密鬻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天聖中。杭秀溫台明各監。一。温州。又領場三。而一路歲課。視舊減六萬八千石。以給本路。及江東之歙。州。慶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靡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糶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荆湖已嘗增錢。餘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運復故。既而江州置轉運。設倉。益置漕船。及備容舟。以運制置司。因請六路五十一州。軍。斤增五錢。民苦官鹽估高。無以為食。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韓絳安撫江南還。亦極言之。其後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緡及五十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於官鹽估高。故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綱。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發運司。難之。立肅之。固請試用其法。二三年。可見利害。詔可。立嘗論東鹽利害。條亭戶倉場漕運之弊。謂愛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使不為榨克。率斂。絕私販。減官估。果能行此五者。歲可增緡錢一二百萬。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來。屢下詔書。輒及之。命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衣。糧。亭戶。漕。歲課久不能輸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順焉。熙寧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苦高。私販者衆。轉為盜賊。課額大失。二年。有萬奇者。獻言。欲撙兩浙鹽。而與民。乃遣奇從發運使薛向。詢度利害。神宗以問王安石。對曰。趙汭言。衢州。鹽。所收課。敵兩浙路。拊且見衢湖可撲。不知衢鹽。侵。信。湖。鹽。侵。廣。德。昇。州。故。課。可。增。如。蘇。常。則。難。比。衢。湖。今。宜。制。置。煎。鹽。亭。戶。及。差。鹽。地。令。督。捕。私。販。般。運。以。時。嚴。察。押。和。則。鹽。法。自。舉。毋。事。改。制。五。年。以。虛。乘。權。發。遣。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乘。前。與。著。作。佐。郎。鄭。會。默。行。淮。南。兩。浙。詢。究。利。害。異。時。鹽。戶。鹽。與。官。為。市。鹽。場。不。時。償。其。直。鹽。戶。益。困。乘。先。請。備。發。運。司。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淺。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穗。兩。天。富。北。天。富。場。為。十。分。蓋。其。分。數。約。得。鹽。多。寡。而。為。之。節。自。岱。山。

以及二天宮煉以海水所得為最多。由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劫蘇林。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行。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石堰以東。近海水鹹。故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乘因定伏火盤數。以絕私鹽。自三甯至十嶺為一甲。而鹽地什伍其民。以和議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贖官。毋得越所轄地。而又嚴捕盜販者。罪不至配。雖杖者皆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兵各五百人防捕。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請王安石為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久之。乃詔兩浙提舉鹽事司。諸州虧課者未得遽劾以增虧。及違法輕重。分三等以聞。七年。以慮乘鹽課雖增。刑獄寔繁。慮無辜即罪者。徒其職。淮南以江東漕臣張觀代之。且體量其事。觀言乘在事。越州監催鹽。至有母殺子者。詔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太常博士。升一資。歲餘。三司言兩浙漕司寬弛。鹽息大虧。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議措置。元祐初。言者論乘推行浙西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千餘人。乘坐降職。兩浙鹽亭戶計丁輸鹽。逋負滋廣。二年。詔蠲之。後更積負無以償。元符初。察訪使以狀聞。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都浩管極疏其害。明州鳴鶴場鹽課。登接越州。宜和元州樓。昇為明州。請仍舊。且於接近台州給舊鹽五七萬。詔曰。明州鹽場。三昨以施置不善。以鳴鶴一場。隸越。客始輻湊。猶有二場。積鹽以百萬計。未見功緒。此而不圖。東欲取於越。西欲取於台。改令害法。動搖衆情。令狀析以聞。其在淮南曰。楚州鹽。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鹽。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各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蕪黃州無為軍。江南之江寧府宜洪。京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岳鄂。衡永州漢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鬻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漕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各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壽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天聖中。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場二。漕水軍。場一。歲鬻視舊減六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餘石。以給本路。及江東南西。荆湖南北。四路。舊并給兩浙路。天聖七年。始罷。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鹽。又置轉般倉二。一於杭州。以受通泰。一於連水軍。以受海州。漕水軍。江南。荆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兩浙之温。台。明斤為錢四。杭秀為錢六。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祕書丞直史館孫冕。請令江南。荆湖。通商。實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為利實多。設慮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糧草。足贍邊兵。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顧。車乘。差擾。民戶。冒寒涉遠。借如。荆湖。漕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嘗。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官。賣。鹽。蓋。近。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冕。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緡。錢。粟。吊。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鹽。盡。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

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販。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漕。河。淺。漕。潮。輒。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十。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磨。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知。制。誥。丁。度。等。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盜。縣。官。請。敕。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海。真。揚。連。水。高。郵。買。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錢。京。師。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止。慶。曆。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為。蓄。貨。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廼。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初。天。聖。九。年。三。司。請。權。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為。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諸。路。漕。運。不。足。權。貨。務。課。益。不。登。於。是。即。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公。事。治。平。中。京。師。入。緡。錢。二。百。二。十。七。萬。而。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荆。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皇。祐。中。二。百。七。十三。萬。治。平。中。三。百。二。十九。萬。江。湖。運。鹽。既。難。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緣。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捕。之。愈。則。起。為。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狙。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纒。畢。恒。數。千。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繁。滋。多。而。州。官。難。鹽。歲。纒。及。百。萬。斤。慶。曆。中。廣。東。轉。運。使。李。數。王。繇。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未。報。即。運。四。百。餘。萬。斤。於。南。雄。而。江。西。轉。運。司。不。以。為。便。不。往。取。後。三。司。戶。部。判。官。周。滂。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詔。尚。書。屯。田。員。外。郎。施。元。長。等。會。議。皆。謂。如。洪。等。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為。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算。或。請。放。虔。汀。漳。潮。循。梅。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

淮南鹽七百萬斤至度。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度汀州。論者不一。先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傳會所屬監司及知州通判議。謂度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糶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視視可否。扶等請漢江西漕船團為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詔用炳等策。然歲增增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既開新綱。漕鹽增增為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鎮嶽至州。迺發輸官有餘。以界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繇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善。又損難價。歲視視舊增至三百餘萬斤。乃罷炳等議。所率糶鹽錢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師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千。百人已上。與俱行。至是州縣督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賊者稍稍畏。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圍綱運。致如度州焉。初。荆湖亦病鹽。且歲漕常不足。治平二年。綱及二十五萬餘石。三年。撥淮西二十四綱。及備客舟載鹽以往。是歲。運及四十萬石。四年。至五十三萬餘石。慶曆初。判戶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嘗以荆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入寢損。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許之。治平中。淮南轉運使李復。主張芻蕘頌三司度支判官韓縝。相繼請減淮南鹽價。然卒不果。行熙寧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年。提點刑獄張頌言。度州官鹽。兩濕難。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度。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度人盡食嶺南鹽。乃議稍減度鹽價。更擇壯舟團為十綱。以使臣部押。後蔡挺以監江道險。議令鹽船三歲一易。仍以鹽純雜增虧為綱。官舟人殿最。鹽課遂敷。盜販衰止。自挺去。法十廢五六。請復之。便。詔從之。仍定歲運淮鹽十二綱。至度州。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未初。平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鄉賣者。邪險銳進。素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即遣蔡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度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帆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鹽。盡會其費。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運路無阻。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度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資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詔周輔立法以聞。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刻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悉許民買。周輔悉竊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道領掛舉江西廣東鹽事。即可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北。明年。提舉常平劉誼言。道途洶洶。以賣鹽為患。詔江東提點刑獄范岫體量。未報。誼坐言役法等事。罷。及岫奏至。但以州縣違法。塞詔。竟無更張。未幾。周輔奏。度州南安軍推行鹽法。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自以為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輔為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道州隣接。韶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均均。舊賣淮鹽於潭衡水全邵等州。並華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鄭賈初議。都全道三州。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轉運判官陳億措置。明年。士澄

等具條約來上。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騷然。于時淮西亦推行周輔鹽法。發運使蔣之奇奏立知州通判鹽事官。賞罰下戶部。著為令。紹聖三年。發運司言。淮南亭戶貧。官賦本錢六十四萬緡。皆倚辦諸路。以故不時至民。無所得錢。必舉倍稱之息。欲以糶本錢十萬緡給之。不足。界以憑由。即欲資於官。與憑之七。而獨其息。鹽本集。復給其三分。憑由毀棄。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乃言東南鹽本或闕。滯於客販。請增給度牒。及給封樁坊錢。通三十萬緡。并列七條。一。許客用私船運致。仍嚴立山險。鑿至夾帶私鹽之禁。二。鹽場官吏。量不平。或支鹽失倫。次者。論以徒。三。鹽商所。官司場務。墮賭津渡等。輒加苛留者。如上法。四。禁命吏廢家。貢士胥史。為買區。請鹽五。議貨亭戶。六。鹽價大低者。議增之。七。令措置官。博盡利害。以聞。明年。詔鹽舟力。勝錢勿輸。用絕阻遏。且許舟行。越次取疾。官綱等舟。輒阻者。坐之。遂變鈔法。置買鈔所於權貨務。凡以鈔至者。並以末鹽乳香茶鈔。并東北一分。及官告度牒雜物等。換給。末鹽鈔。換易五分。餘以雜物。而舊鈔。止許易末鹽。官告。仍以十分率之。止聽算三分。其七分。兼新鈔。定民間買鈔之價。以抑豪強。以平邊糶。在河北買者。率百緡。毋得下五千。東南末鹽鈔。毋得下十千。陝西鹽鈔。毋得下五千五百。私減者。坐徒。徒之罪。官吏留難。文鈔展限等條。皆備。四年。又以算請鹽價。輕重不等。載定六路鹽價。舊價二十錢以上。皆遞增以十錢。四十五者。如舊算。請東南末鹽。願折以金銀物。昂者。聽其便。而亭戶貨錢。舊輸息二分者。獨之。五年。詔算請不貼納見錢。以十分率之。毋過二分。大觀元年。乃令算請東南末鹽。貼輪及帶舊鈔。如見條外。更許帶日前貼輪三分。鹽鈔輪四分者。帶二分。五分者。帶三分。後又貼輪四分者。帶三分。五分者。帶四分。而東南鹽。並收見緡。換請新鈔者。如四分五分法。貼輪。其換請新鈔。及見錢。算東南末鹽。如不帶六等舊鈔者。聽先給。如止帶五等舊鈔。其給鹽之。敏。在崇寧四年十月前。所帶不貼輪舊鈔之上。六等者。謂貼三貼四貼五。當十鈔。并河北公據免貼納錢是也。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頗易。元豐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運。載為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便。用鈔。請鹽。般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賣。州縣。用為課額。提舉鹽事司。苛責郡縣。以賣鹽多寡。為官吏殿最。一有徇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為沮法。必重奏劾。詔黜州縣。數不望風。畏威。競為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已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為定數。使依數販易。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今用為常額。實為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之備。糧儲豐溢。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為河北之備。東北鹽。為河東之備。解池鹽。為陝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緡。緡。陝西解池鹽。則支請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為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東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廢。吏。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

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銷見錢品搭文鈔爲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糧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鹽鈔。乃以見錢四方鹽引六分。權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末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循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於此。薛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幾價遠損。邊儲有餘。速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權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冀貼納見錢。專買東南末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爲廢紙。商人獲利。商旅怨嘆。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爲有妨。無以既往爲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稽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爲輕。賈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惟轉郵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勅牒。唯許以鈔引就給外。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稽留以爲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爲分數。支鹽償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爲非易。欲興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否施行之。未幾。張商英爲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豐之舊。令內府錢別榜一千五百萬緡。餘悉移用以革錢鈔物三等偏重之弊。陝西給鈔五百萬緡。江淮發運司給見錢文據。或裁兌上供錢三百萬緡。以左司員外郎張察措置置東南鹽事。提舉江西常平張根管幹運淮鹽於江西。罷提舉鹽香諸路鹽事。各歸提刑司。議定五等舊鈔商旅已換請新鈔。及見錢鈔不對帶。聽先給東南末鹽諸路貨易。仍下淮浙鹽場。以鹽十分率之。稽留五分。以待支發官綱。備三路商旅轉郵。餘五分。以待算請新鈔。及見錢鈔與不帶舊鈔當先給者。於是推行舊法。以商旅五色舊鈔。若用換請新鈔對帶。方許支鹽。慮伺候歲月。欲給無由。乃立增納之法。貼三鈔許於權貨務。更貼見緡七分。貼四鈔更貼六分。貼五鈔十鈔。貼七分。河北見錢文據貼五分。算請有司議三路鈔法。如熙豐舊法。全仰東南末鹽爲本。若許將舊鈔貼納算請。正與推行三路熙豐鈔法相戾。即不令貼納算請。又鈔無所歸。議將河北見錢文據減增納二分。餘各減二分。以告救減度牒香藥雜物。東南末鹽算請給償。帝詔東南六路元豐年額賣鹽錢。以緡計之。諸路各不下數十萬。自行鈔鹽。漕計窘匱。以江西言之。和豫買欠民價不少。何以剛仁民愛物之意。令東南諸路轉運司協力措置。般運。政和元年。詔商旅願依熙豐法轉郵者。許先次用三路新鈔算請。往他所定價。給賣。優存兩浙。亭戶額外中鹽斤增價三分。已而張察均定鹽價。視紹聖斤增二錢。詔從其說。仍斤增一錢。議者謂異時鹽商於權貨務入納轉郵。惟視東南諸郡積鹽多寡。鹽多則請鈔者衆。所入亦倍。其闕鹽地。客不肯住。在元豐時。遠地須豫備二年。或三年。次遠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謂之準備鹽。而後鈔法乃通。紹聖間。遂用舊制。廣有準備。故均價之後。課利倍增。謂宜嚴責轉運司。般運準備鹽外。更及元豐準備之數。則鈔法始通。課利且羨。亭戶

煎鹽官爲買納。比舊既增矣。止用元豐舊價。自可況用新價。而有本錢復加借貸。何慮不增。若斤更增一錢。虛費亦大。詔施行之。六路通置提舉鹽事官。置司於揚州。未幾罷。議者復謂客人在京。權貨務買東南末鹽者。其法有二。一曰見錢入納。二曰鈔而轉郵。今既許三路文鈔得以轉郵。若更循舊制。許以見錢入納。則客旅之錢。當入於權貨。而不入於兼并見錢。留於京師。客旅走於東南。詔採用焉。又有謂舊法聽以物貨及官錢鈔引抵當。所以扶持鈔價。不大減損。昨禁之非是。其舊轉郵鹽鈔。販至東南。轉運司乃事以見錢爲務。致多壅滯。於是復鈔引抵當。一如其舊。末鹽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給末鈔。二分許見緡。後又增見緡爲三分。二年。江寧府廣德軍太平州斤更增錢二。宣歙信州斤增錢三。池州南康軍斤增錢四。各以去產鹽地遠近爲差。是歲。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五月。罷官般賣。令商旅赴場。請販。已般鹽並封樁。商旅赴權貨務算請。先至者增支鹽以示勸。前轉郵已算鈔未支者。率百緡別輸見緡三分。仍用新鈔。帶給舊鈔三分。已算支者。所在抄數。別輸帶賣如上法。其算請悉用見緡。而給鹽倫次。以全用見緡。不帶舊鹽者爲上。帶舊鹽者次之。帶舊鈔者又次之。三路糴買文鈔算給七分。東南末鹽者聽對見緡支算二分。東北鹽亦如之。自餘文鈔。毋得一例對算。復置諸路提舉官。於是詔書褒美京功。然商旅終以法令不信爲疑。算請者少。乃申扇搖之令。增賞錢五百緡。三年。以商人承前。先即諸州投勾。乃請鹽於場。留滯罷之。若請鹽大帶斤重者。官爲秤驗。乃輸錢給鈔。時法既屢變。蔡京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糶以三百斤。價以十千。其糶者聽增損隨時。舊加餉脚耗。並罷客鹽。舊止船貯。改依東北鹽用糶。官袋糶之。書印及私造貼補。並如案籠部法。仍禁再用。受鹽支鹽官。析而二之。受於場者。管秤糶封。納於倉者。管察視引。據合同號簿。糶二十則以一指驗。合同。遞牒給商人。外東南末鹽諸場。仍給鈔引號簿。有欲改指別場者。並批銷號簿。及鈔引。仍用合同遞牒。報所指處。給隨鹽引。即已支鹽。關所指處。籍記中路改指者。做此。其引繳納。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鹽未全售者。毀引。以見鹽籍于官。止糶其處。毋得翻改。大抵皆視舊法。而多爲節目。欺奪民利。故以見鹽盜販。私煎大帶斤重爲名。而專用對帶之法。客負鈔請鹽。往往不即界。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聽帶給舊鈔之半。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屬搖之法。季輒比較。務峻督責。以取辦。四年。以遠地商販者稀。鹽倉以地遠近爲敘。先給遠者。繼令帶帶正鹽。期一月不買。新鈔沒官。而剩鹽即沒納。五年。偽造引者。並依川錢引定罪。六年。以產鹽州軍大商弗肯止。留其用小袋住賣者。聽輸錢二十。給鈔。毋得輒出州界。宣和二年。詔六路封樁舊鹽數。輸億萬。其聽商販般與淮浙鹽倉。即今鹽鈔對算。四年。權貨務建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爲錢六七。今米價石兩千五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寧會定鹽價。實鹽折算。酌以中價。斤爲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欲糶增爲十三千入納。而亭戶所輸。並增價。庶克自贖。盜販衰正。於是舊鹽盡禁。住賣。而籍記貼輸帶賣之令。復用焉。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權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

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鑄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鑄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輪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衆。崇寧間蔡京始鑄法。傳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難。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概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輪錢。凡三輪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賞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爲豪商夕僨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權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伯芻。年餘歲。積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算請。率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爲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闢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煩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權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容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容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實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馳志。無所顧忌。遂至于此。于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廳。並處極坐。徵至於鹽袋。參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詔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多計口。敷及嬰孩。廣數。下逮聽者。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中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鈔既免而復行。鹽筭既增而復止。一糶之價。裁爲十一千。既又復爲十三千。民力因以擾。而盜賊滋焉。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黼當國。循用蔡京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輔方用事。專務害民。刻下益上。改易鈔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焉。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爲石六石。爲袋。輸鈔錢十八千。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輪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義。峻更鹽法。十有一月。詔淮浙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令降旨。符以文鈔。四分支建渡。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輪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酷矣。三年。減民間鹽錢。四年正月。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貼輪錢三貫。並計綱輸行在。尋

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輸邊網。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尙未絕。乃命以先後併支焉。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籌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實產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實產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額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實鹽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鹽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淳熙八年。詔住賣帶資積鹽。以朝廷徒有帶資之名。總所未免有措撥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言。國家籌海之利。以三分爲率。淮東居其二。通泰楚隸。實鹽場十六。惟煎場十二。竈四百一十二。紹興初。竈前鹽多止十一。籌爲鹽一百斤。淳熙初。亭戶得嘗試鹵水之法。竈煎至二十五。籌至三十。籌增舊額之半。緣此鹽場實亭戶鹽籌。增稱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爲浮鹽。日買鹽一萬餘籌。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爲則。有二十萬斤。爲二千籌。籌爲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內除船脚錢二百文。有一貫六百三十文。其鹽並再入官。爲鈔錢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緡。又綱取鹽一袋。并諸菓名等。及賣。又多稱斤兩。亭戶饑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至是。詔還通泰等州諸鹽場欠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改增刺鈔。名爲正支文鈔。給算與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數。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弊。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爲貧民者矣。開禧二年。詔自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全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理實次。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輪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錢會中半。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直。發賣官會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三務場朱印於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百萬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爲舊鈔。期以一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輪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鹽之大畧也。唐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變鹽法。劉宴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一。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鹽戶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爲錢九百九十九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顧利。爲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日矣。從之。紹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罷上虞餘姚海塗地。稱立鹽竈。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袋。民食貴鹽。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爲務。歲終。尙書省課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

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既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巨屢罷。四川闊遠。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并諸縣合輪內錢。而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瘳矣。復下轉運趙彥操等措置裁減。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減三萬九千三百八十八緡有奇。又免其分隸諸司。則汀州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又在在外。蓋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官賣鹽耳。又潮海諸郡。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為常賦。而民不復請鹽矣。此又下四州產鹽之弊也。寧宗嘉定六年。臣僚嘗極言之。於是下轉運司。將福之下四州軍凡二十文產以下合輪鹽五斤之家。盡免其折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縣。牛保類州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乃其職也。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瓯汀郡。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鹽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既為漕司措辦課鹽。今又增提舉司之額。其勢必盡敷於民。殆甚於青苗之害。望將認淨鹽漕司。提舉司不得越職。庶幾事權歸一。民瘼少蘇矣。從之。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縣。倚鹽為謀。其間有招趁失時。月解拖欠。其在寧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尙敢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三年。臣僚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檢鹽綱。實不自賣。近年朔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擔帶。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趁辦。不免敷及民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來鹽法。毋致違戾。建寧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依此施行。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鬱藤象宜柳邕潯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資春雷瓊崖儋萬安州各鬻。以給本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皆領於廣州。歲鬻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給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其地荒附。賣鹽不售。類抑配衙前。前後官此者。或擅增鹽數。煎鹽戶力不給。有破產者。元豐三年。朱初平奏。獨鹽之不售者。又約所賣數。定為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戶逋鹽稅。其縣令監官雖已代。並任奉勒催。須足乃罷。而廣東漕臣復奏。嶺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幹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考較賞罰。如之。瓊崖等州。復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等。而民滋困矣。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地廣。莫而影。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難。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紹興元年三月。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置竈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息錢三萬餘緡。十有二月。復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為率。二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為州用。可以相給。而民

無加賦。昭州歲收買鹽錢三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畧司買馬。餘為州用。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廢費錢焉。九年。罷廣東官賣。行客鈔法。以其錢助鄂軍之費。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漕錢二十萬。且廣西之鹽。乃漕司出賣。自乾道元年。因會連請併歸廣東。於是度支唐瑑言。廣西鹽引錢。欠幾八千萬緡。緣向來二廣鹽事分東西兩司。而西路鹽常為東路所侵。昔廣西自作一司。故鹽不至於虧。今既罷西司。併入東路。則廣東之鹽。無復禁止。廣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命。既而宰執進將蒞之奏。鹽利舊屬漕司。給諸州歲自賣鈔鹽之後。漕司遂以苗米高價折錢。今朝廷更不降鹽鈔。只今漕司認發歲額。則漕司自獲鹽息。析米招糴之弊。皆去矣。九年。詔廣州復行官般官賣法。淳熙三年。詔廣西轉運司。歲收官鹽息錢三分。撥諸州七分。充漕計。從經略張拭請也。拭去而漕臣趙公澣。詔閩廣賣鹽。自有舊額。定直自今。毋得擅增。九年。詔遣浙西撫幹胡廷直。訪求利害。與帥漕提舉詳議。以聞。使還。尋以廷直提舉廣東。同措置廣西鹽事。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為民疾。朕為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為民。朕有美意。庶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真之法。於是命廢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為一司。其兩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緡為額。儀之等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緡為額。俟三數年。視其增虧。乃增其額。所有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十六年。經畧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五六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有甚於官般。詔孟明朱師顏與提舉廣南鹽事王光祖。從長措置。經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寶慶元年。以廣州安撫司水軍大為興。賑。其統領尹椿。統轄黃受各降一官。鬻鹽為鹽。向并州永利監。歲鬻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遠潯潯府州。咸勝奇風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不得出境。仁宗時。分永利東西兩鹽。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有鹽土者。為籍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鹽。鹽法亦與海鹽同。歲鬻視舊額。減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為八錢。或六錢。出為錢三十六。歲課緡錢十八萬九千有奇。自咸平以來。聽商人鬻鹽。過河西麟府州。獨輪皆貿易。官為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多。康定初。罷東監鹽。三年。皇祐中。又權罷西監鹽。俟鹽少復。故時議者。請募商人入芻粟。麟府州火山軍。予券。倍以鹽。從之。既而芻粟。虛估高券。直千錢。為鹽商所抑。纒售錢四百有餘。而出官鹽五十斤。益耗。縣官或請。罷入芻粟。第令入實錢。轉運司議。以為非便。而止。大抵鹽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窟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窟戶輸歲課。以分數為率。纒復有差。遇水災。又聽。摘他戶代之。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鹽為鹽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嘗詔。陝河中府。慶成軍。鹽。禁民鬻鹽。以侵池鹽之利。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並

邊中糧草增騰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假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於本路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官自運鬻於本路。元豐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慶曆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忻蔚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戶所賣地。即鹽已運至邊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價平而商販通。遂行其說。用安石為河東都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赦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入河東。犯者罪至流。所歷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鹽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城池鹽。課安石遷官。賞其風。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弟等始議增河東忻州馬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闕。即止勿收。詔從之。四年。陳安石坐為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圍鹽井。或以為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者不能奪焉。六年。詔代州賣鹽年額酌以中數。以八十五萬斤為額。部內多少均裁之。紹聖元年。河東復行官賣法。崇寧三年。以河東三路鈔無定估。本路尤賤。害於糴買。罷給三路鈔。止給見錢鈔。他如河北新降鈔法。四年。詔河東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給鬻之。聽商人入納算。請定往河東州軍。罷客販東北鹽入河東者。鬻井為鹽。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歲鬻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八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百石。各以給本路大為監。小為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初。川峽承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有羨利。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鬻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擊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黠吏相與為姦。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以給食。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給數以希課最。慶諸井薪錢。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百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鹽不足。許商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井鹽。永康軍崖鹽。勿收算。川峽諸州自李順叛後。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鹽償之。景德二年。權三司使丁謂言。川峽糧儲充足。請以鹽易絲綿。詔諸州軍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從其請。大中祥符元年。詔瀘州南井鹽。遇正至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減瀘州清井監課鹽三之一。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與本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千九百石。利州路增井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增井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

八十四石。各以給一路。夔州則并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銀細緡五分。又募人入錢貨諸州。即產鹽厚處取鹽而施。並邊諸州并募人入米。康定元年。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川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又鹽酒場主者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陝西。市銀以歸。而官得銀復輩至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權貨務或陝西並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峽。或以折鹽酒歲課。願入錢二千。當銀一兩。詔行之。既而入銀陝西者少。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原翔水與會西。方用兵。軍食不足。又募入芻粟並邊。俟有備而止。芻粟虛估高。鹽直賤。商賈利之。西方既無事。猶入中如故。夔州轉運使蔣贊以爲入中十餘年。虛費鹽課計直二十餘萬緡。令陝西用池鹽之利。軍儲有備。請如初。詔許之。先是。益利鹽入最薄。故并食大寧監解池鹽。商賈轉販給之。慶曆中。命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寧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小錢十當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踊貴。斤為小錢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爲言。詔復舊法。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非源或發或微。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爲功。往往貽患後人。時方切於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初。鹽課聽以五分折銀細緡。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細緡一匹。折錢六百至一千二百。後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荆湖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給本州。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高戎。澗關。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侯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十萬緡。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昨轉運司商度賣鹽井場。遂止東鹽及閉卓筒井。失業者衆。言利之臣。復運解鹽。道險。續運甚艱。成都鹽踊貴。東川鹽賤。驅民冒法。乞東川鹽仍入成都。勿閉卓筒井。罷官運解鹽。詔商販仍舊賣解鹽。依客商例。禁押配於民。未幾。官運解鹽竟罷。元祐元年。詔委成都提點刑獄郭夔體量鹽事。右司諫蘇轍劾夔觀望阿附。奏不以實。且言四川數州賣印州蒲江井官鹽。斤為錢百二十。近歲鹹泉減耗。多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價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堅不念民朝夕食此貴鹽。詔遂罷夔。令黃廉體量以聞。上封事者言。有司於稅課外歲令并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詔付廉悉蠲之。詔自今溪有鹽井。輸課利鹽。概外。毋得更增。以租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興。劍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四年。梓遂夔路綿漢州大寧監等鹽。仍鬻於蜀。惟禁侵解鹽地。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倣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引別輸提動錢六十六。其後又增貼輪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千餘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爲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价言。推排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糾決增額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二十四。

并今澶洶。舊井亦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即與剽除不數而掩輸者。即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困重額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務求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略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踰已減之數。十一年。以京西轉運副使江溥言。金州帥司置場拘買商鹽。高價科賣。致商旅坐困。民食資鹽。詔金州依法聽商人從便買賣。不得置場拘催。初趙開之立權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鬻鹽。輸土產稅而已。然鹹脈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子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非許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界。增其額而不能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勿縱相尋。公私病之。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紹興間。趙開所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為之。翁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時楊輔為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禁斤重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於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東路安撫司所置鹽店六。及津渡所收鹽錢。與西路興州鹽店。後總領陳暉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為蜀重害。鹽既收其土產錢。禁賣官引。又從而征之。矧州縣額外收稅。如買酒錢。到岸錢。榻地錢之類。皆是。增稅。於是中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寧宗嘉定七年。詔四川鹽井專隸總所。既而宣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復奪之。

茶。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蕪口。為權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蕪黃盧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利。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宜欽江池。僑信洪撫。宜十州。廣德興。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州。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鼎。岳。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寧。二州。歲如山場輸利。折稅。總為歲課。江南二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權貨務鬻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寧。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度。袁。饒。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宜。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者。買。臘。茶。斤。自。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買。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

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買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于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蕪。采造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檢拏。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民造溫柔偽茶。比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法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管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顯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映。祕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為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四年二月。廢公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為言。七月。復置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權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即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即以允恭為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鹽價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初。商人以鹽為急。趨者甚眾。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置置鋪。隸名權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買為保。任詣京師。權務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買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定監買官虧額。自一盤以上。罰俸降差遣之制。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為新法。其於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絹五十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

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

所入所給皆如京師。河北次透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過當輪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併輸之。仍約束。謹其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為便。五月以溥為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密直學士李濬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十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察。諸權務所受茶皆均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則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入算茶及和額。遞年送權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纔百六十萬貫。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險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於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敢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策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於市。纔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餉貼納之差。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即詔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斗量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權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貼納茶貨。詔每八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閤門祇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緡及五十萬。而東

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散。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稅歲入。咨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緡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露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緡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腐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實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鄆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登茶入官。隨商人所指券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荆南。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蕪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八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蕪口。漢陽。增為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緡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緡。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諸等因條上利害。且言。管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緡。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緡。二百五十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十萬。有奇。邊緡。每增一千一百六十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論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輪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輪錢五萬者。為七萬。並給耗如舊。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及計為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備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置司。謂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蝕之源。一朝

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食貨志下五編建州縣半係州產鹽之地。○類州應作瀕海。江南之南安軍。○按南安宋屬江西。上南字應是西字之誤。買臘茶餉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臣開鼎。按通考臘茶自三十五錢至一百九十錢。散茶有一百九等。與此不符。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六(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蠹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權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為非。明年。撫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管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交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詰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連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使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數。復類乾興以前。蠶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贖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能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在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議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券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一十萬。一十萬。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為更約束重

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費京師金帛。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實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臣為三司使。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罷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洵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權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洵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於是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法改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姦。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實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益多。京師蓄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輒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貨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償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權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羅便。羅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師錢帛。出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蔡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羣緡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羣運之

費唯入中銀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釐運折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緣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備有儲。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釐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絹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遷羅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宮既權茶。民私蓄盜。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年。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尙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隨處立禁。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論旨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放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爲民除害。度費用甚大。推易所收甚薄。剝削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蠶黎元。建國以來。法做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爲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取下估。日皆股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管榷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稅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與釐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實有定率。征稅無率。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榷易。臨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萬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遷羅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行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會公亮執政。決意罷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

爲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爲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釐運。聚耗喪失。與官吏兵夫。糜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爲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謂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虐。之人。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罪。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憐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若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宜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請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相錢。與諸路本錢。悉備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實。爲國樞選。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實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邊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願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之茶與市。即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爲錢三百。折輸。納皆一匹。若爲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爲錢二。則折輸。草一團。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廼即屬諸州。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輪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值。法既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晝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願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益恐布亦難敷也。詔既以佐代杞。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

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礬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權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閔等。荷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權茶為民害。罷為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罪當無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關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不限員。重圍戶。採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駄。以及萬駄。第賞有差。而所買蠱惡偽蓋者。計虧坐贖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澤原路。如私販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界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稅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錄李杞前勞。以子珪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榷法。五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稅治茶五年。百費元。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權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為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為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羨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行。初。擊牧判官郭茂。拘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管稅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京州。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糶加。為五十萬。及師閔為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權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儂主之。故費於牙儂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繼李稷入蜀。而度盡力。措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賊及二。賈止

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為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宗諤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熙河秦鳳澤原三路茶。仍官為計。置永興軍。環慶。慶。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籩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為額。本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榷。師閔乃奏。罷州仍為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哲宗之世。其痞克之迹。不者。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為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贖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禁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為難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輪送之限。既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算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變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輿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浸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利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糶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透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糶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荊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在。蕪州。即其州。及蕪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羅源。大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歙。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其餘。姚。諸。暨。新。昌。刻。縣。皆置焉。徽。台。各即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官。為。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后。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權。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

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括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籠部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中展住。皆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帶者。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贏。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劄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驗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保吏。因擾民。其鑄之。未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主於察京。務巧。括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令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罷。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須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以。帶。賣者。多。又罷。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陝。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禁。俄。令。正。茶。沒。官。者。聽。與。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將。流。轉。長。引。聽。即。本。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條。悉。紛。更。不。可。勝。記。慮。商。旅。疑。豫。茶。貨。不。通。適。重。扇。搖。之。令。於。時。措。克。之。吏。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轅。州。郡。蓋。莫。有。言。者。獨。汾。州。通。判。張。益。譏。奏。陝。西。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宏。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十。一。百。餘。斤。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種。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條。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為。福。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權。法。自。熙。寧。權。罷。通。商。自。此。茶。戶。傳。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權。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為。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權。賣。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錕。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修。仁。諸。縣。鹽。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權。茶。言。利。者。踵。相。踰。然。神。宗。聞。鄂。州。失。權。茶。稅。輒。鑄。之。建。州。園。戶。等。以。茶。蠶。濫。當。割。納。為。錢。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卽。部。川。鹽。

主直冠等願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來。後開邊計。鑿情非便。即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煇首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權州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權及陝西碎管芽茶。皆罷。崇寧二年。尚書有言。建州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樁。繼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為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損為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未嘗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依此。諸路監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賣。聽依商販。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給免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為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那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攬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賣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揚州軍。給引。並赴京。蕩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為之禁。詔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諫司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詔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即京。索大源等河為之。以孫通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雜和者。即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鄜。滑。穎。昌。府。河。北。瀋。州。皆。行。之。又。將。即。濟。州。山口。營。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謂。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京。索。漢。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權。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塚。錢。裁。元。豐。制。更。立。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為。率。客。茶。至。官。者。許。官。場。買。十。之。三。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法。五。年。復。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茶。事。併。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為。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為。一。司。三。年。復。撥。隸。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販。臘。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即。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買。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廢。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於。京。城。仍。行。通。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遂。朔。月。進。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書。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笋。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國。建。各。置。場。一。監。官。一。混。食。茶。小。引。抽。私。茶。法。視。抽。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

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隆興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輪翻引錢十員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輪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權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設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權場折博。除輪翻引錢。更輪通貨。借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輪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借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餘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輪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併入。之使戶部。言給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輪。除願專以會子算。請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選奏。請隆興府。惟分等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民擅認茶租。建寧贛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日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子。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勳等。相因為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鑄米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錠之半。十二年。興權場。遂取贛茶為權場本。凡勝裁片錠。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權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鑄建茶於臨安。移茶司事於建州。實發。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錠茶料。凡製作之費。篋笥之式。令漕司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權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做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護其出入。重私販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琦。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園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為使。遂定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一百二十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贍軍。然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撙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為準。自熙豐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戶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為額。至寧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領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和錢三千一百四十四道。有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敘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焉。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然大率皆以互市為焉。

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屬廢之。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開門。靈犀。皆易馬。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為額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考證

食貨志下六因奏劉佐李杞蒲宗嗣等。闕應作閱。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帝茶罷。○孟應作閱。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七 (酒 阮治 鑿 香附)

酒。宋權酷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酷。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穎隨鄆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權。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槓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齊不良。酒多。醞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酷。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賈。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釀。或官督。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權酷。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權。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獨其禁。其權酷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權酷。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擄。宜仍舊釀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舊制。釀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權酷。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釀。自是。惟慶建開施。廬。黔。黎。黎。成。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自。春。至。秋。酷。成。即。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麥。蘖。候。夏。而。出。謂。之。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釀。用。秬。糯。粟。黍。麥。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穀。麥。準。常。糶。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麴。麥。一。斗。為。麴。六。斤。四。兩。賣。麴。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西。京。減。五。咸。平。末。江。淮。以。北。增。權。酷。錢。頗。為。煩。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權。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權。四。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人。

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戶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市中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酌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乘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行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買麴釀酒。酌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傳麴。如三京。法官傳酒。亦盡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槩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富順監。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寔蕃。為酒麴以靡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釀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入雖欲增課。以傳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課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年。詔民間有吉凶。事酌酒。舊聽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兩浙。酒戶往往豪制良民。至出自引。自抑使多售。其嚴禁止。犯者聽人告。募人代之。慶曆初三。司言陝西用兵。軍費不給。尤資榷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嘉禧治平中。數戒之。治平四年。手詔。鑄京師酒戶所賣權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比歲所增。酒場強率人。酌酒者。禁止。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織。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百萬七千六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三年。詔諸郡。酒場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醜公使酒。交遺至。論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莫州柴贍。領他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險一百人。故并諸路禁焉。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稅五十。備以祿吏。六月。令式所。制定官周直。備言。在京麴院。酒戶。酌酒。酌額。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為今之法。宜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百八十八萬斤。為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十八。以八十五為數。後增為二百。百用者。數以便。入出。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緡。為于石。溢額者。以違制論。在京酒戶。歲用糶三十萬石。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錢。俟成。檢折。輸於官。未幾。詔勿行。止以所糶。在京新米。與已糶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麴錢。較年額。損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糶。歲以百二十萬斤。為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糶及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糶。糶。更期以二年。帶糶。并。未請。糶。數十萬斤。先是。京師。糶。法。自熙寧四年。更定後。多不能償。雖。未請。糶。數。及損。額。為百五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未。免。進。糶。至是。命。舉。仲。衍。與。周。直。講。求。利。病。請。損。額。增。直。均。給。七十。店。令。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其。炊。醞。非。時。擅。益。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輪。舊。糶。錢。及。倍。罰。錢。仍。寬。以。半。歲。未。經。免。罰。者。蠲。三。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舊。官。院。尊。長。及。近。屬。寄。贈。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酒。戶。負。糶。糶。更。令。三。年。之。內。增。月。限。以

輸。並。除。限。內。罰。息。其。倍。罰。糶。錢。已。蠲。三。一。下。戶。更。免。一。分。元。祐。元。年。刪。監。司。糶。酒。及。三。路。饋。遺。條。紹。聖。二。年。左。司。諫。程。思。言。諸。郡。糶。酒。非。沿。邊。並。復。熙。寧。之。數。詔。熙。寧。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並。依。熙。寧。編。救。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及。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酒。務。課。入。不。足。乃。令。邊。郡。非。帥。府。並。酌。條。制。定。釀。酒。數。諸。將。并。城。若。止。許。於。官。務。寄。釀。崇。寧。二。年。知。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臣。僚。請。罷。醋。戶。部。謂。本。無。禁。文。後。程。思。言。以。諸。郡。醋。坊。日。息。用。餘。悉。歸。常。平。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十。月。諸。路。官。監。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司。之。請。官。監。糶。錢。別。立。額。比。較。又。詔。諸。郡。權。酒。之。池。入。出。酒。米。並。別。遣。倉。官。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務。申。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過。二。十。萬。請。令。分。務。為。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請。本。路。諸。郡。並。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亦。請。置。務。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為。賞。罰。詔。酒。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其。一。員。雖。多。毋。得。過。四。務。內。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路。諸。務。糶。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為。直。達。糧。綱。水。工。之。費。立。酒。匠。關。鑿。選。試。清。務。廟。軍。之。法。清。務。者。本。州。選。刺。供。踏。麴。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充。宣。和。二。年。公。使。庫。假。用。米。糶。及。因。耗。官。課。者。以。坐。贓。罪。之。監。官。移。替。三。年。發。運。使。陳。遼。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次。增。三。為。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尚。書。省。請。令。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十。之。三。以。給。漕。計。餘。輸。大。觀。庫。五。年。罷。藥。路。榷。酤。未。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邊。城。皆。藉。以。供。億。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賣。坊。戶。轉。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末。嘗。詔。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為。戶。部。用。毋。入。轉。運。司。七。年。諸。路。糶。息。率。十。五。為。公。使。餘。如。鈔。券。法。令。提。刑。司。季。具。儲。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寧。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鼎。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密。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離。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官。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麴。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諸。酒。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諸。州。軍。賣。酒。虧。折。隨。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五。年。令。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制。總。司。六。年。以。紹。興。二。年。以。後。三。年。中。數。立。額。其。增。羨。給。郡。縣。用。罷。四。川。州。軍。縣。鎮。酒。官。百。七。員。其。酒。息。徵。處。並。罷。之。七。年。以。戶。部。尚。書。章。誼。等。言。行。在。置。贖。軍。酒。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資。普。廣。安。立。清。酒。務。許。民。買。撲。歲。為。錢。四

開鑿金場後五年凡得金爲錢二十五萬緡。開選官者再焉。元豐四年始以所產薄罷貢。而度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戶部尚書王存等請復開銅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歲院治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零水場銅額衰廢。而商辦開苗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治。於是許天啓同管陝西院治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院治。以其事歸之提刑司。初新舊院治合爲一司。而漕司兼領天啓爲同管幹。欲專其事。慮有所牽制。乃請川陝西路院治自爲一司。許檢東州縣刺舉官吏而漕司不復兼院治。至是中書奏。天啓所領首末六歲總額新舊銅止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故罷之。崇寧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贛銅古院二。一爲贛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爲贛土煎銅。無窮而爲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爲本煎銅以八十。語用其言。諸路院治自川陝京西之外。並令常平司同管幹。所收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紹聖救立額許民封狀承買四年。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兩。乃置監官。廣東漕臣王覺自言。管領常平講求山澤之利。零水一場。去年收銅比租額增三萬九千一百斤。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院治名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若弛與廢置移併。亦令具注上於虞部。大觀二年詔金銀院發雖告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院治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治地知縣月一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宣導德澤。平征賦賦。不宜爲課。利走山谷間。遂已之。八月提舉陝西院治司改併入轉運司。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峽州夷陵宜郡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探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官。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指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廣東漕司復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立溪場皆宜停閉。韶州曹峒場英州銀崗場皆併入英之清溪場。惟黃坑場欲權存俟歲終會所入別奏。惠州楊梅東院康州雲列潮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院黃田白寶廣州大利宜祿韶州伍注零水銅崗循州大佐羅喇英州鍾銅凡十六場。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連之同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尚書省言。陝西路院治已遣官吏提轄措置。川路金銀院治與廢慮失利源。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院治所收金銀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簽注。歲半消補上之尚書者。自是戶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鈎考。然所憑唯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官及曹部奉行。而吏督遞年達員之數。九月措置陝西院治將發奏。本路院治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輸大觀西庫。移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監司遣官同諸縣丞遍視院治之利。爲圖籍簽注。監司覆實保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編者罪之。六年川陝各路置提轄措置。院治官劉卞計置萬永州產金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特與增秩。十二月廣東漕司言。本路鐵場院治九十二所。歲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以浸度。仍以諸司及常平錢給本。尚書省奏。五路院治已有提轄措置專司。及淮南湖北廣東西亦監司領。其餘路

請並令監司領之。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漕漕臣皆領院治。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院治徐禮奏。太平瑞應。史不絕書。今部內山澤院治若或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審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琦奏。太和山產水精。和桂州王覺奏。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院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界產瑪瑙。其後渙州界善官結彪地內金。院治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官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禮復有是請焉。是時。河北京東西及徐禮所領九路與修院治。類空。據下。抑州縣承額。於是降黜河北提轄官。遣廉訪使者鄭謙并諸路廉訪。悉究陳利病。爲八月。中書奏。院治浸已即緒。詔京東西河北路并提舉東南九路院治。並罷十一月。尚書省言。徐禮以東南黑鉛留給鼓鑄之。餘悉造丹粉。以濟用。詔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庫。徐禮所請。明年今諸路鐵倣茶鹽法權。置鑪治。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私相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鄭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利。國萊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與。所獲可多數倍。自是官權鐵造器用以鑄於民。至元祐能之。其後大觀初。人內皇城使裴絢爲涇原幹當。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言。石河鐵冶既令民自採鍊。中嘗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爲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輪官。而償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自賣鐵。唯許鑄滴戶市之。政和初。臣僚言。鹽鐵利均。今鹽業推行已備。而鐵貨尙未講畫。請即治戶未償之錢。收其已鍊之鐵。爲器。之兼京東二監所出尤多。河北固鎮等冶並官監。其利不貲。而河東鐵最盛。若官權爲器。以賒一路。旁及陝雅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又夏人茶山鐵冶既入中國。乏鐵爲器。聞以鹽鐵錢於邊。若官自爲器。則鐵與錢俱重。可伐其謀。請權諸路鐵擇其最盛者。可置監設官總之。鑿諸路不越數十處。餘止爲鑄之地。屬之都監。或監當官兼領。凡農具器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分。以上仍置鐵引以通諸路。儲其錢。鈔三路鈔本。詔戶部下諸路漕臣詳度。會次年廣東路請以可監之地如舊法。收其淨利。苗脉微者。召人承買。官不權取。遂併諸路詳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復以爲言。故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權於官。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如舊法。四月。廣東廉訪黃烈等言。廣東英康韶州興慶府政和中寶貨司立院治金銀等歲額。或苗脉微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虛託其名。發毀民田。騷動邀賂。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舊有苗脉。可給歲課者如故。十一月。復諸路元能提舉院治官。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劉蒙同措置。宣和元年。右兵軍江溪沙積。金許民隨金脉淘探。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十月。復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先是詔留邢州藁村磁州固鎮兩冶。餘解州治並罷。而常平司謂銅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詔院治之利。二廣爲最。比歲所入。稽之熙寧。十不逮一。今漕臣鄭良提舉經畫。分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多。數立額。定爲常賦。院治司毋預焉。時江淮荆浙等九路院治。凡二百四十五鑪。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緡。五月。詔院治舊轉運司者。如熙豐紹聖法。崇寧以後。隸常平司者。如崇寧法。其江淮等路院治官屬。如熙豐員數。餘路官屬並罷。仍令中書選

提點官靖康元年諸路院治苗礦既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院治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緣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復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院治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墾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南渡院治廢與不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鉛錫之治廢與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西金治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西銀治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潭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西福建銅治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西鐵治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廣東江西錫治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奇宋初諸治外隸轉運司內隸金部崇寧二年始隸石曹建炎元年復隸金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院治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俸部內歲比和額增金一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椿銀數比淳熙末年虧剩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三宮及冊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權以三分為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三年赦曰諸路州縣院治與廢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賞典憲及有院治停閉苗脈不發之所州縣勒令院戶虛認歲額提點錢錢司覈實追正

蔡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蔡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朔務置官吏宋因之白蔡出晉慈坊州無為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緣蔡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錢戶鬻造入官市晉汾慈州蔡以一百四十斤為一賦給錢六十隰州蔡賦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覽白蔡價晉州每賦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隰州蔡每賦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賦四貫六百散官白蔡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為軍六十錢緣蔡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蔡官司嚴捕沒入之織定私販河東幽州蔡一兩以上私鬻蔡三斤及盜官蔡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鬻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除罪論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迺詔私販化外蔡一兩以上及私鬻至十斤並如律論決再犯者悉配流還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蔡鬻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奧之地私鬻侵利而緣蔡價賤不宜與晉蔡均法詔同犯私茶

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蔡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緞錢官償以蔡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鑄錢銀計一十二萬餘貫茶計三萬餘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者謂蔡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詔今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蔡歲課九十七萬六千九百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蔡募民鬻之季鬻蔡一益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無為軍亦置務鬻蔡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蔡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詔弛兩蜀權鬻之禁時河東蔡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商人利於入中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蔡之出官為錢二萬一千五百緡易粟六石計粟實直錢纔六千而蔡一賦已費本錢六十縣官徒有權鬻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罷入芻粟復令人緡錢蔡以百四斤為一賦入錢京師權貨務者為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皇祐中晉慈入蔡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以易芻粟之類為緡錢十三萬六千六百無為軍蔡售緡錢三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蔡損一百九萬六千五百四斤無為軍蔡售緡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祐數無增損隰州蔡至是入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緡錢助河東歲糶熙寧元年命河東轉運司經畫蔡鹽遺利李師中言官積蔡三百斤走兩消耗恐後為棄物詔令商人入中糶草即以償之三年罷隰州交子務以妨中納糶草籌請鑄鑿故也知慶州王廣淵言河東蔡為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鑄法專置提舉官詔遣光祿丞楊蟠會議以聞蟠言坊州產蔡官雖置場而商多私售請置錢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錢戶遞相保察或私賣越界禁如私白鑄法仍增官獲私鑄輒以夾雜減斤重之法從之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置官鑄陝西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于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售坊州蔡之出於西山保朔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出無為軍者除路售之私鬻與越界者如私鑄法自熙寧初鑄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為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為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為軍蔡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損光祐元年戶部言商販販蔡舊聽其便適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擲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主蔡非便若即河北產蔡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管蔡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者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蔡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蔡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龍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龍商販如舊制淮南蔡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鑄錢責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為額三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蔡額計十六萬緡四年蔡額復循大觀之制五年河北河東綠蔡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

總買新引帶膏。大率循倣鹽法。宣和中。舉比較增虧賞罰。未幾。以擾民罷。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奏。許商人販淮南鹽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在。而持引據赴場支鑿。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贖斤錢一百二十文。土鑿斤三十文。省銷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贖斤作一百五十文。黃贖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鑄錢一年中數。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爲定額。其他產鑿之所。若潭州。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鑿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主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鑿之外。惟香之爲利博。故以官爲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樞密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答成套。召人等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碎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舟舩。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首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船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船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與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南入蕃。以興販爲招誘。僥倖者甚衆。淳熙二年。都桂冠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權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權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權貨務。招客等。請紹興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開禧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爲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漆之屬。博買。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爲重也。

考證

食貨志下七。舊直餉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出入。○臣開鼎。按。省百不足百也。上八十五是也。今云。使出入常是足百。說見日知錄。十月。諸路官鹽。酒直上者。升增錢二。○臣開鼎。按。下文陳邁奏。江淮等路古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則此鹽字。乃監字之譌。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八 (隋稅 市易 均稅 五市航法)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齋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行旅齋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凡販夫販婦。細碎交易。嶺南商賈。齋生藥。及民間所織。縑帛。非鬻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頒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壁俾其遵守。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爲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

之一。以半界。舉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至漢。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搭聚財貨。以自贖。故征算尤繁。宋興。所下之國。必詔蠲省。屢勅官吏。毋事煩苛。規羨餘。以徼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舊皆有算。或水瀆。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建。隆初。詔除滄德。棗。濟。齊。鄆。乾。渡。三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者。多因恩有。蠲除。其餘橋。園。魚。池。水。礮。社。酒。蓮。鷓。鴒。鴨。螺。蚌。柴。薪。地。鋪。牯。牛。骨。澗。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前後屢。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除。算。三年。始罷。陳。州。私。置。蔡。河。鎮。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征。太平。興。國。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詔。江。南。溪。渡。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筭。行。旅。州。縣。宜。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五。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便。人。戶。牽。船。濟。渡。毋。得。擾。人。至。道。中。歲。八。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寬。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宋。所。潰。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填。壩。人。物。帛。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既。而。下。詔。勸。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檢。則。免。算。耕。牛。水。鄉。又。或。弛。蒲。魚。果。蔬。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爲。之。免。算。應。算。而。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告。抵。罪。如。舊。法。然。須。物。皆。見。在。乃。聽。以。防。誣。罔。至於。歲。課。贏。縮。屬。詔。有。司。裁。定。前。後。以。詔。蠲。放。者。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其。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熙。寧。以。來。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和。賦。齋。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以。歲。檢。慮。逸。稅。課。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隸。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令。隨。閑。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爲。賞。罰。既。而。以。歲。早。復。有。是。命。元。豐。元。年。潰。隸。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二。年。熙。河。路。置。邊。防。財。用。李。憲。攬。權。本。路。商。貨。令。漕。臣。蔣。之。奇。劾。其。罪。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塼。場。於。泗。州。賈。物。至。省。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爲。場。非。導。洛。司。船。而。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發。箱。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賈。物。自。泉。福。兩。湖。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帛。直。或。至。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槩。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貨。賤。多。寡。計。稅。官。給。文。憑。聽。鬻。於。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賣。詔。如。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人。負。正。稅。七。萬。六。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其。倍。稅。納。正。稅。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爲。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聖。歲。課。爲。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既。重。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場。初。罷。江。南。路。承。買。而。河。東。轉。運。司。以。爲。較。元。祐。六。年。官。鹽。額。增。三。萬。餘。緡。遂。行。之。諸。路。八。年。權。蠲。商。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

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鑄。惠止一方。未為定法。及汴泗墾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鑄之後。徽宗宣和。以州縣災傷。并撥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熙宗即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薛從熙提舉京城所。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墾場。并請復麵市牛羊圈。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至是。提舉汴河隄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溫州運船給用。命太府少卿鄭僅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稅務五年所收之數。酌多寡為中制。頒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額及多稅者。並論以違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者。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履穀蔬魚蔬柴炭瓦器之類。並鑄其稅。歲終計所鑄數。令大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賈。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宮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故有是詔。漕臣劉既濟。起應奉物。兩浙進南等路稅。例外增一分。以供養。三年。詔罷之。凡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文憑。蠲稅一年。四年。令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七年。以歲歉之後。用物少。而民艱食。在京及畿內。油炭麵布。絮稅。并力勝錢。並權免。提舉京東常平楊運奏。本路牛價貴。田多荒蕪。請令販牛至本路者。仍給文憑。蠲稅二年。足如舊從之。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令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數。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為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踴。官課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奏。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明年。又詔販糧草入京。抑稅者罪之。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北來歸正。八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竹木稅。然當時郡邑。未莫兵革。未息。四方之稅。則有增置。及於江浙。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開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於牛米薪麵。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省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以除。亦屢與放免。商稅。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稅。亦然。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是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篋發篋。目以與販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為漏稅。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欄稅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刺。不啻離。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貴。固公取牙僭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巧假官錢為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為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會公亮。馮京皆諱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為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若愚等。必無可慮。七月。詔轉運司詳度。復問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啓塞。莫圖觀心。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繒。二三十萬。彼尚不畏。豈敢奪。朝廷威。乃至衰。如此。今欲連生。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渭邊。皆便於應接。商賈並集。居者愈多。因建為軍。增兵馬。擇人守之。則形勢。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復連。是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以助軍費。更關荒土。異日可以聚兵。時王安石為政。汲汲焉以財利兵革為先。其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準法之時。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帑錢。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貨之。錢資。期使償。半歲。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七月。以權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買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實。帝以嚮冰市。梳篦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器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廣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詔在京市易。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上界。所償。內帑錢二十萬緡。假之。為本。又賜慶州。路。轉運司。度。備。橫。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在任。已督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糶。更。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雜。買。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馬。京。曰。夔。因。權。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願。以。市。易。為。言。安。石。曰。彼。以。饑。民。聚。官。不。之。恤。相。聚。為。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遣。使。乃。還。罷。豈。不。為。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詳。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輪。林。學。士。呂。惠。問。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

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言喧嘩。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以下實。商賈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賤市貨。廣贏餘。是挾官府為兼井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借布究詰之。帝遂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并疏惠卿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慮。淳淳乎聞架除隨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非之簡。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薛向罪。帝憐其不當。帝惻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為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為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若此。宜脩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輪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頗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蔣之奇奏。蔣務王景彰。權市商人。物非法。及盧作中。羅入務立。詭名。羅之白。輪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毋得至他郡。名為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宜即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牒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難賈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禠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舊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市實預之。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藏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有幹局者。分四路入中。計見鹽引及乘贖。羅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復呂嘉問。提舉市易。二月。鳳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真。州。並置市易司。以惠州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三十萬緡。給鄆州市易。九年。又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熙河市易司。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嘉問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為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管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元豐元年。以都提舉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者。許用金帛等為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願皆得錢。或欲以物貨兼給者。聽市易司請遣官。以物貨至。諸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二十萬緡以上。三年。欵及三分者。比。幾年。推恩八分者。理為任期。盡不及者。勿賞。官吏。廉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李憲言。蕃質與牙僧私市。其貨皆由他路。避稅入秦州。乃令秦州。熙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僧。引蕃貨。赴市易務。中賈。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之數。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相息。在京市易務。亦如之。三年。詔免行月納

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留運物貨三也。三者惟保貸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往歲罷貸錢。而物貨如故。請自今所負歲約。毋過二百萬緡。聽舊戶貸請。以相濟。非舊戶。惟用抵當留運之法。詔中書立法以聞。於是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戶貸請。欵而復散。通所負。毋過三百萬緡。路毋過四之一。詔如所奏。是歲。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會其置司以來所收息。元豐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繼而四年。從都提舉。實請於新。舊城外。內。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民。年。詔內外市易務所負錢。寬以三歲。均月限。以輪限內。罰息並除之。先是。王安禮在開封。日。有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息。民至窮困。願詔。謂之。帝曰。羣臣未有為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輸。免其罰息。安禮退。批詔。加內外字。蔡確曰。方帝旨。無外內字。公欲增詔。邪。安禮曰。亦不止言內字。卒加之。八月。置饒州景德鎮。密博易務。六年。蘭州。增置市易務。以通蕃漢貿易。七年。改市易下界。為權貸務。令諸州。旬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為市易抵當。蓋自五年。賈青。以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抵當於饒縣。次年。行之。諸路。以常平市易。賒貸。及寬剩錢。為本。五路。各十萬緡。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物貨。宜易者。亦聽變。八年。罷諸鎮。若市易。抵當。八月。詔諸郡。抵當。有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餘。抵當。并州縣。市易。並罷。元祐元年。內外。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興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不原立法之意。詔。戶部。太府寺。詳度。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案。改為。平準案。尚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遣。官。市物。搖動。于外。近。官。鑿。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及。官。鑿。石。炭。其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債。元。給。之。崇。寧。元。年。戶。部。奏。平。準。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為。南。北。兩。務。如。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能。否。行。勸。沮。法。五。年。郡。縣。應。置。市。易。者。凡。歲。收。息。官。吏。用。度。之。餘。及。千。緡。以。上。置。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兼。領。餘。並。罷。先。是。管。諸。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請。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如。元。豐。令。監。當。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炎。二。年。言。者。以。為。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輪。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寶。並。依。時。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獲。炭。須。胡。桃。絞。楊。鳩。色。守。臣。王。居。正。以。為。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煖。而已。豈。問。炭。之。絞。色。乎。命。罷。之。諸。類。此。者。並。禁。止。焉。十。三。年。錫。雷。化。高。融。宜。廉。邕。欵。賀。貴。免。行。錢。十。四。年。以。開。州。兩。縣。在。夔。部。尤。為。僻。遠。減。免。行。錢。之。半。十。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昕。言。諸。路。收。免。行。錢。定。數。外。多。取。一。文。以。上。以。撥。增。稅。賦。法。罪。之。十。七。年。錫。百。姓。見。輪。免。行。錢。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盡。錫。百。姓。免。行。錢。欠。是。後。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罷。見。輪。免。行。錢。禁。下。行。買。物。以。害。及。小。商。數。於。鄉。村。故。也。淳。熙。元。年。罷。市

令司。詔臨安府及屬縣交易保銀減十之五。七年。諸路州縣交易保銀亦以十分為率。與減五分。嘉定二年。以臣僚言。繁嚴之下。買物於舖戶。無從得錢。凡臨安府未支物價。令即日盡數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遂許陳訴於臺。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舖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瑣瑣之物。賒夫賒婦所資。雖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取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乾。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特降睿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贓定罪。從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懸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年制。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前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騰。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念。以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財賦。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籍實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賤就賤用。近易遠今。預知中都。帑歲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不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穉。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頊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頊皆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軾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人秦弘羊之說。買賈賣。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姦。京師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耀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眾口紛紛。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秦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軾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為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商賈六賈皆疑。而不致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糜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錢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商賈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為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為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為急。朕托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

息盈虛。張欽散之。而卿忠誠內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以強。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後迄不能成。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陔。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斷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內外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貨。緣江百姓。及煎鹽亭戶。恣其椎漁。所造履席之類。榷署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三年。徙建安榷署於揚州。江南平。榷署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於杭州。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閩婆占城。坭泥。麻逸。三佛齋。諸蕃。並通貿易。以金銀綵緡。鉛錫。雜色帛。瓷器。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玉。瑠璃。瑪瑙。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榷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勅。香藥。寶貨。至廣州。文趾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玳瑁。犀象。鎔鐵。磁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榷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淳熙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養。寶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林類。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黜面。配本州為役兵。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貨。充物。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船商居其一。比言者。謂置司。泉州。其辦法。講求之。七年。令船商。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送近地。船司。權賦分買。泉福。潮海。舟船。未經賦買者。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舶。虧歲課二十萬緡。或以為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既而市易務。呂。逸入。船司。闕取。蕃商。物。詔。提舉。司。劾之。九年。集賢殿。檢校。程師。孟。請罷。杭州。市舶。諸。船。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杭。明。廣。三。司。市。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斤。兩。段。條。箇。類。雙。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匹。斤。兩。段。條。箇。類。雙。粒。元。豐。二。年。買。人。入。高。麗。貨。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保。給。引。發。船。無。引。者。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故。明。立。是。法。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舶。已。脩。定。條。約。宜。選。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陳。倩。兩。浙。以。剛。便。周。直。臨。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罷。廣。東。帥。臣。兼。領。五。年。廣。西。遭。臣。吳。玘。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發。船。請。引。於。廣。州。船。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海。部。縣。土。著。商。人。載。米。數。牛。酒。魚。及。非。船。司。賦。取。之。物。免。至。廣。州。請。引。詔。孫。迥。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鑄。言。板。橋。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船。之。利。顯。於。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六。年。詔。都。轉。運。使。吳。居。厚。條。析。以。聞。元。祐。三。年。鏐。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買。人。航。海。販。物。至。京。

年。詔都轉運使吳居厚條析以聞。元祐三年。鏐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買人航海販物至京。

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為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為急朕托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

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而家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榷未免欺隱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州使商船通行無冒禁羅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貨名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可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崇寧元年復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舊額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從船司給券毋雜禁物姦人初廣南船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商亦巧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海船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船司給防船兵仗如詣諸國法廣南船司醫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政和三年詔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船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藥禁物官和元年秀州開脩青龍江浦船船轉棹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漕塞蕃船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四年蕃國進奉物如元豐法令船司即其地醫之毋發至京師違者論罪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海鎮州各置權務鞏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州靜戎軍代州雁門等置權署如舊制所售物增蘇木葶復罷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總請乃聽置於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商賈即新城貿易詔北商賈物貨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州安肅軍置三權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爲市遣都官員外郎孔揆等乘傳詣三權場與轉運使劉綎并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權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器物如舊而增繪漆器磁器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裘氈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家犀珠直總二十萬緡於權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化外人私貿易罪賞法河北四權場自治平四年其貨物專掌於三司之權轉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未幾又禁私市疏賣焰硝及以盧甘石入他界者河東亦如之元豐元年復申寶書北界告捕之法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權場以給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璫菽甘草以香藥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香毛褐羶羚羊角胡砂柴胡菴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爲市天聖中陝西權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即詔陝西河東統其互市慶保安軍權場後又禁陝西並邊邊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爲置場于保安鎮或二軍繼言驪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爲徒保

安軍權場于順寧砦既而蕃商卒無至者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知并州龐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侵不已且聞出兀賊詭靡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初禁陝西四路私與西人貿易宋幾乃悉絕之治平四年河東經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嚴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至是上章謝罪乃復許之後二年令澤原熟戶及河東陝西邊民勿與通市又二年因使講立和市而私販不能止遂申詔諸路禁絕既而河東轉運司請罷吳堡於寧州如舊而麟州復奏夏人之請乃令鬻銅錫以市馬而織綉與急須之物皆禁西北歲入馬其兵志楚蜀南粵之地與蠻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邊羌戎皆聽與民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路古渭鞏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於熙河蘭湟慶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璞言交人服順久毋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會布請即欽廉州各創驛令交人就驛博買至是即用瑛兼廣西轉運副使同王蕃計畫焉建炎四年三月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開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脩遂至危弱如此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物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論張浚勿受量賜予以答之六月罷宜州歲市朱砂二萬兩紹興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止令賣馬不許其進貢四年詔川陝即永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緣爲姦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其馬直却象勿受而賜書勞遣之十二年王貽軍置權場官監與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陝西權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蠶丁蓋珠池之在廉州凡十餘按交阯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蠶採探之多爲交人所取又爲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十九年存王貽軍權場餘並罷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壽春花縣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權場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湖緣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贖貨啓釁非止合聽商賈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國用自今有博買篤壽香環瑪瑙猶兒眼睛之類皆宜于法惟宜賜臣僚象笏帶選可者輸送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凡船舟最大者曰獨櫓載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櫓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船曰料河遞得三之一降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減擇其良者如犀角象齒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抽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抽戶權抽貨數多止買麗色雜貨若家蠶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乾道二年罷兩浙路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司提督之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還因風水不便船破槓壞者即不得抽解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船至除抽解和買違法抑買者許蕃商越訴計贓罪之舊法細色綱龍腦珠之類每一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礦乳檀香之類爲麗色每綱一萬斤凡起一綱遣衙前名一部

送支脚乘贖家錢一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發。以舊日一緡。分爲三十二緡。多費脚乘贖家錢三千餘貫。至于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籠色香藥物貨。每緡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舶司。籠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爲一全緡。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運。黠吏受賂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

考證

食貨志下八古謂澆砦便於應接○涓監本訛謂今改正。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宋史新編食貨志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編

殖於農謂之食。通於工商謂之貨。茲二物者。洪範八政先之。非以斯人生生之所厚。不可闕哉。夫數口之家。終歲作力。逐時歷苦。辛竭知能。猶慮奉生送死。或不能贖。而縣官費無巨細。一切取辦。亦何以堪。為民父母。不務導布其利。惟賦私是圖。可乎。昔者明王因地之宜。通時之變。其斂之也。藝其用之也。節是故園給足。而貢輸川湊。山積歲會。有羨贏。蘇軾所謂萬世之計是也。彼不勝修心。輒易典常者。其弊至於公私俱困。傾覆隨之。淵淵而魚絕。國匱而衆離。勢固然矣。宋自藝祖以降。皆仁厚恭儉。勸農恤民。往往著在令甲。如祥符之禱祠。康定慶曆之邊費。雖駮廣鮮備。而籽柚未耨。何則。上有守文之君。下無聚斂之臣也。及王安石任呂惠卿。會布行新法。章惇蔡京相繼主。繼述王黼李勣。競培克以充應奉。天下騷然。釀成大難。南渡後。女真猶橫。蒙古嗣興。秦檜賈似道束手無策。方且行加賦創限田。是重斂民怨。為敵國資也。傳戒小人。不可使為國家。豈不諒哉。舊史列食貨之目二十有二。茲詳述之。庶藉氏與亡之故。可得而稽云。

農田之制。五代兵亂。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用。苛暴失實者輒譴黜。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柵。墾闢荒田者。止輪舊租。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民有欲博意情者。農師謹察之。後以煩擾罷。景德二年。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及臣民所陳田農利害。與張若谷王曾等參詳。刪定。成景德農田數五卷。天禧四年。以提點刑獄為勸農使。親民官以勸農之績。為殿最。黜陟仁宗初。立行限田。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慶曆三年。以范仲淹言。命輔臣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而仲淹罷。事遂止。帝敦本務農。屢詔勸勸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皇祐中。於苑中作寶殿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麥。自是罕復出郊。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稀土著。或棄用流徙。為閒民。每下赦令。招輯流亡。募人耕墾。久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神宗熙寧二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司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開。或馬。其興修水利田。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哲宗即位。楚丘民胡昌等言。裁桑之令不便。詔罷之。且蠲所罰金。與平縣抑民田。為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宣和五年。詔江東兩浙。根括逃田六百頃。招人出租。專充。今年

增屯戍兵衣糧。建炎用兵。所在多逃絕田。紹興中。屢詔貸民牛具。立守令。舉田殿最格。自是墾荒田至七萬畝。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稱旨。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以椿年為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沮經界者俱停職。其後又詔勸令所。刪定官鄉。易行四川經界法。克頗峻。青州縣所謂省莊田者。雖蔬果桑柘有征。而甲蜀民田。至什稅伍。民訴不均。椿年坐罷。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穀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賓州楊師錫言。有司奉行失當。田畝不分。限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是降詔。害民者與追正。孝宗乾道六年二月。詔均稅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賞格。募人墾荒田。給官告。綾紙。以備書填。及官會十萬緡。充農具等用。以種糧不足。又詔淮東總領所。借給稻三萬石。前後屢用。議臣言。詔墾荒田者。勿增賦。臣僚請行。聞中經界。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為民開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打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輔臣請行于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而貴家豪右。侵漁貧弱者。皆為異論。搖之前。詔遂格。嘉靖祠去。嘉定六年。侍講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從之。十一年。信常饒州嘉興府行經界。淳祐末。以信州盜起。諸郡經界。遂罷。咸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疏言。經界日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入戶。散漫而難乘。嘉定以來。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陌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經界時。則遠矣。其法亦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便宜。為之區處。當必人情悉孚。不令而行矣。詔可按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官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為侵漁。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乃籍沒權倖者。而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景定中。又買民戶。隸限之田。謂之公田。乃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建議。以省和糴。丞相賈似道力主之。異議者皆被斥。有司催督。至以內刑從事。天下嗟怨。慧見求言。凡買官田者。皆被斥。德祐元年三月。乃詔公田。給怨召。稱十有餘年。自今並給佃。主令率其租戶。為兵而國亡矣。

方田。熙寧五年。神宗患田賦不均。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亦淤黑。墾而辨其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行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界。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先自

京東路行之諸路做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為等。勿拘以五。元豐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用。已方而見於籍者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言。神宗講究方田利害。方為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實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催收則吏不能措其姦。請諸路推行。從之。五年。詔罷方田。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

賦稅自唐建中變租庸調法作兩稅。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五代極矣。宋制。歲賦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也。曰民田之賦。百姓私田而取其稅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也。曰丁口之賦。百姓輸身丁錢米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也。歲賦之物有四。曰穀。曰帛。曰金。曰物產。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所以紓民力也。大抵宋祖開國。加意恤民。累朝相承。悉剗無名苛細之斂。尺縑斗粟。靡有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無虛歲。而又田制不立。剛畝轉易。丁口隱漏。兼井冒偽。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為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至仁宗時。增契丹西夏歲幣。合七十五萬。惟是減掖庭宗室奉錢。及近臣郊祀賜養。以助費而已。自熙寧開邊。國用頗繁。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其費彌甚。神宗慮科役擾民。又以糧餉蠶惡。欲械斬河東深澤原潛臣。以勸其餘。卒鮮克辦。給又李璣為鄆延轉運。詔許斬知州以下。泛軍與者。民苦摺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哲宗末年。幸梓州。用事連歲興師。及進築鄆州。費資糧不可勝計。蔡京復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費億萬。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擲瓦石擊守將者。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寧間。淮南科黃河夫錢。人十千。殷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詔著為令。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安克有濟。諭民國事。所當盡力。天下就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續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又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千萬緡。姦吏旁午。牟取無算。民不勝其困。中官楊戩。主後苑。又請以汝州地為稻田。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宮襄唐。西及瀋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淪於初券步畝者。輒便輸公田錢。其後又置營繕所。亦為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公用皆併於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為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宣和初。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蕩湖濶。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農田之名。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自是言者論西蜀折科之弊。又

論非法折變。展轉增加。民無所訴。欽宗立。詔蠲焉。舊稅租加耗。轉運司有拋橋明耗。州縣有暗橋暗耗之名。諸倉場受納。又令民輸頭子錢。熙寧以後。給納並收。其數益增。至是。悉罷。高宗建炎元年。詔二稅並依舊法。紹興元年八月。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輸之稅。併歸之官。詔獎諭而可之。初。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凡和買科數。特從其請。後三省言。兵興費廣。不可使諸將援例。遂止。越數年。俊復乞免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曰。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賜絹荆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類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為戶部侍郎。責償甚急。蓋自檜再相。密諭諸路。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槍之為也。孝宗即位。戒州縣官吏。多收加耗。為民益者。置重典。沒其家。隆興二年四月。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為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代輸者。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祕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苗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輸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當節用度。而後民可富。邦可寧。嘉熙二年。臣僚請寬恤之。詔依漢法。減明年田租。則吏難為欺。民拜實賜。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之兩稅。本大曆弊法。常賦之入。尚為病。况預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籍弄。因陳救弊四策。初。建炎三年。趙鼎為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凡諸色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焉。自是軍備稍充。而蜀民始困。後開為四川都轉運使。益頗侵用。軍期錢。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餉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變更。然茶鹽榷酤奇苛。絹布之征。自是為蜀之常賦。雖屢經蠲減。而害不去。議者各開作備云。

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織蠶之物。則在京等處。有綾錦等院。主織綺綺。有鹿胎透背等名。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周顯德中。令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疎薄短狹。勢粉入藥者。禁之。宋因其舊。太平興國中。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借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緡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議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天聖明道中。累詔減兩蜀歲輸綺。自

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農田之名。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自是言者論西蜀折科之弊。又

西邊用兵軍須紳紳多出益梓利三路歲增所輸之數兵罷其弊稍省嘉祐三年始詔寬三路所輸數神宗即位京東轉運司請以錢給貸於民令次年輸絹隨夏稅初限督之詔運其錢于河北聽商人入中熙寧三年御史程願言京東和買絹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疋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安石右轉運使王廣淵願言卒不行八年韓琦奏倚閣預買絹疋雖稍豐餘猶當五七歲帶輸安石以為不然言於神宗曰預買絹絹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往歲李稷有請因從之近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為事不計有無異日國用闕當復刻剝於民爾元符元年尙書省言民多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增給來歲市絹絹計綱赴京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增增雖名濟乏實聚歛之術提點京東刑獄程堂亦言之乃止初預買絹絹務優直以利民然猶未免煩民後或令民折輸錢或物重而價輕民力浸困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宣和七年詔令轉運司各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然有司鮮能承順焉建炎二年春高宗初至杭州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夏稅絹絹歲為疋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每疋折輸錢二千以助用詔許之東南折絹錢自此始紹興二年以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淮閩廣荆湖折絹錢自此始四年冬初令江浙民戶悉輸折絹錢當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重以增皮之費令民輸絹者全折輸絹者半折疋五千二百省折絹錢由此愈重淳熙十一年臣僚言兩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合等官詳議鄭丙丘霽議畝頭因科之說至公至平詔施行之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義者亟於集事不暇覈實一切以為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弊紹興元年知紹興府洪邁奏定其法民頗便之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亦前代和糴法也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真宗仁宗屢出內藏錢貸助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又許商人入中芻粟受要券易茶鹽舊制陝西糴穀歲預給青苗錢至天聖中罷不復給薛向嘗言河北糴法之弊其贏皆入買販家於是置便糴司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費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略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邊三路封樁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鑿爵給度牒出內藏錢帛不與焉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百錢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之議亦同呂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復論之不從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絹帛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窮治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千三百餘緡銀三百餘兩與高遵裕並坐違法降黜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修缺政罷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任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損價非惟實濟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糴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麥封樁即物價漲權止入中聽便糴司兌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用呂大中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其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俄多寡為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熟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歲豐麥賤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言商人入中歲少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案請並糴糴買務務論民間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糴糴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董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數上等則所均斗斛數多下等數少勸延經略使錢即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時又詔河北河東陝西均糴知定州王漢之坐沮格奪職罷未幾遂立均糴法言者謂均糴法嚴或已糶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為名低裁其價漕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量官戶輕重均輸明年荆湖南北亦行均糴法其後勸糴寔及於新邊部廓州積石軍蕃部患之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竊為姦人情大擾乃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沮節不即還者重譴之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寬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糴命三總領所置場糴之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淳熙中蜀民苦科糴廷臣以為言詔制置使與總領相度李繁奏宜變科糴為官糴賈賤視時不使虧毫髮之價出納視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乃條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十三疏卒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近競趨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時和歲豐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也事聞孝宗大喜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詔行之紹定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輪糴錢使輸斛斗免令賤輸糴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亦詔行之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

祖蓄兵京師。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筭權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京師。毋役民妨農。太平興國六年。立為定制。四河歲運。凡五百五十萬石。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慶曆中。諸河減額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纔運穀三十萬石。歲辦漕船。材木役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穀。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漕金帛緡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是時漕運吏卒共為侵盜。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歲陷折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元豐五年。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百年沉溺之患。詔各邊官有差。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不足。以供兵費屯兵營田。歲入無幾。糴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京權貨務緡錢。皆不啻數百萬。河北船運至乾寧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用鋪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車載駝行。隨道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積險。運致甚艱。非京師比也。舊制歲漕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糶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自崇寧以來。其法始變。蔡京為相。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規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竭。則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空。則無可代發。而轉般之法壞矣。戶部尚書曾孝廣言。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貧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公私橫費百出。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大觀三年。復行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運阻滯。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其後向子諱蕭序辰亦嘗言之。於是復行轉般。靖康元年。令東南六路上供額斛。除淮南兩浙依舊舊直達外。江湖四路。並措置轉般。建炎三年。詔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輸行在紹興初。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以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餘歸行在。錢帛亦然。舟車之役。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撻楚間轉輸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於齊安舒蘄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於京西之儲。襄鄆猶可徑達。獨襄陽陸運。夫皆調於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遠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靡屨。及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為錢四五十千。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

路者。乃若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則選募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有欠失者。亦多方憫之。淳熙以後。時有蠲放焉。

宋史新編食貨志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編

二

屯田。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河朔。連歲釋戩。耕織失業。州縣多閒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陳恕等為河北東西路置置營田使。恕極言非便。事遂寢。時又命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營西引易河築堤為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澆。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沮者頗衆。會滄州臨津令黃懋上書言。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澆田。功省易就。詔以承矩為屯田使。懋為判官。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與堰六百里。取江南旱稻種。令種之。且有莞蒲蟹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鄆管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述其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帝遣官按視。經度然不果行。至咸平中。次第行之。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鐵城軍。軍城四面立屯田。務又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為屯田制置使。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景德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並兼制置諸營田屯田事。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為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頃。熙寧中。河北屯田司奏。豐歲屯田入不償費。於是詔罷緣邊水陸屯田。務時陝西多曠土。知延州趙高請募民耕種。安撫使郭諮有異議。高又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幾五千人。詔遷高官賜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由是熙河多良田。七年。詔遷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與營田元豐初。知太原府呂惠卿上。度蘆米脂營田疏。七年。惠卿遷。雁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羅葭蘆吳堡開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并麟府豐州地。凡千餘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木瓜原所收不償所費。詔諭惠卿毋蹈前失。紹興元年。以知荆南府解潛薦除宗綱。充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荆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中獄。李家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浚亦認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罷監中獄。隆興元年。臣僚條營田之害。有十。會有訴其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不以為然。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

田標旗立者。多買牛犂。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此誠經久守淮之策。從之。乾道五年。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為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嘉定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糴。為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贍將豪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殫舉。今彊弱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為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余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襄城。城為屯田。民不以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咸淳三年。詔准蜀湖襄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民何以堪。其舊遺並除之。

常平義倉。漢附所創。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即下其直予民。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歲饑。糴貧民。不過一斛。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而沿邊州郡不置。以遂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二三千貫。何州農寺三司不問出入。每歲以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以糴。所減不得過本錢。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經糴。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景祐中。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出常平百萬緡助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糴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糴。募人耕。收其租。貯以給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熙寧二年。王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更定諸路常平廣惠倉法。以呂惠卿。蘇轍等為官屬。安石出青苗法示轍。以常平糴。本春秋秋斂。收息二分。廣惠倉量留賑濟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轍以為非便。語在轍傳中。會王廣廉議事。與安石意合。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民分外得錢。鮮不妄費。輸納鮮不後期。又諸路提舉官。往往抑配。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劄。亦有姦人冒名詐請。無賴子弟。誣昧父兄。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民間喧然。不以為便。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青苗放錢取息。與初詔違戾。帝命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安石勃然難琦。琦奏曰。常平收息。亦周公遺法。何謂與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亦與論難久之。時文彥博司馬光等亦數言不便。語在各傳中。安石嘗陰結內侍張若水。藍元震。會帝使二人潛察府界。使錢事。還言民皆情願。故帝信之。久之。遇災。傷常平司未能賑濟。詔錢數常留其半。外方得給散。帝又謂天下常平錢穀。十常七八。散在民間。又連歲災傷。倚閣殆半。止務多給計息為功。不計督索艱難。豈惟虧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撻者必眾。乃詔

司農寺。自今兩經倚閣。人戶更不得支借。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盡椿。作常平錢物。依舊常平倉法行之。四月。詔立常平錢穀。急敘出息之法。出息一分。獎類青苗。蓋同樞密院范純仁營建請也。左司諫王巖叟等文章論其非。不報。時司馬光在。告陳先朝之弊。乞約東州縣抑配。蘇軾為中書舍人。不書錄黃。奏謂熙寧未嘗不抑配。卒為害民。乞寢罷。光大悟。力疾入對。乃詔常平錢穀。州縣止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自熙寧行青苗。斥賣天下廣惠倉田。至是復廣惠倉。及紹聖章惇當國。主紹述。遂罷戶部尚書蔡京。亦乞參酌。熙寧青苗條約。立為定制。收息一分。各從人願。宣和六年。罷若乃義倉之法。創自乾德元年。詔諸州於屬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貸饑民。三年。詔民有欲借義倉粟充種食者。州縣即計口給。聞義倉不足。當發公廩者。奏待報。四年。以義倉重疊。輸送煩勞。罷。明道二年。詔議復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疏。請復置令五等以上戶。依舊法輸粟。水旱減稅。則免輸。朝議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詔天下立義倉。令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又罷。貴贖復奏。請下其說諸路。以為可行。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諸復上奏。竟卒於衆論。不果行。熙寧中。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未幾。以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行於諸路。民輸稅不及斗者免輸。元豐二年。詔成茂黎三州罷行義倉。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也。八年。諸州義倉。並罷。紹聖元年。復義倉。高宗南渡。庶事草創。紹興元年。併提舉常平司於提刑。明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以廣儲蓄。其後常平併茶鹽為一司。然常平錢皆取以贖軍所掌。特義倉水利賑濟役法等事。無復平糴之政矣。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岳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糶米五萬石。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恢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糶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即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庶幾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為經久之利。詔行之。

役法。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縣職。虞候。揀摺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慶曆中。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賦斂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為非。未幾。悉復。王逵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羨餘。蒙詔獎。繇是他路競為培克。以希恩。初知并州韓琦上疏。論里正衙前之役。民甚苦之。請更其法。而知制誥韓絳。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與三司參定。繼遣官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貨產多寡置籍。分為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敢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遂更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是民稍休息。又置寬恤民力司。

遣使四出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神宗初立。三司使韓絳極陳。前之役偏重為民害。請更之。知諫院吳充亦請早定。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衛前越千里輸金七錢。為吏邀乞。臨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議役法。熙寧二年。遣劉奎謝卿材。侯叔獻程頤。兼王汝翼會仇王廣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俸役利害。條例。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上戶則便。下戶實難。以議不合。罷。判司農寺鄧綰會布更議其法。頒於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其坊墟舊勸獎。節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坊墟錢在官役錢。謂之六色錢。皆取之於民者也。三年。命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已而林且會布相繼典主其事。四年。監察御史劉摯陳新法十害。御史中丞楊繪亦疏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且各疏提點趙子幾。以他事。摯縣令賈蕃為過。於是會布撫給摯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帝下其疏於給摯。使各言狀。給摯前後四奏。以自辨。摯言風憲之官。豈當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詔給知鄭州摯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偏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諸路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于天下。時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詢其故。不答。遂罷京。使者召知湖陽縣劉家會議。蒙條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賜諸獎諭。仍落權為真免役。刺錢。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休息。添給吏人養錢。仍立為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七年。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為五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墮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既籍一縣之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以示眾。惠卿罷政。法隨罷。十年。知彭州呂陶。窺免刺錢在官。泉幣絕乏。商旅農夫。最受其弊。不報。王安石去位。吳充為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難以差徭為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遂被貶。貶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適苦差役。而衙前尤甚。乃特免免役。雖均數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議難起。意不為難。顧其間采王安石之策。復有額外之徵。聚斂小人。乘而增取。帝雖數詔禁。而不能止。哲宗立。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多至破產。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輕重難別。得優。務酬獎。往。致富。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契輪錢。則是賦歛愈重也。自行免役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異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儲。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復暇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詔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詔

修定役書。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今天下坊墟。官收而官賣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宜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中書舍人蘇軾言。熙寧中。行給田募役法。大略如邊郡弓箭募。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則列其五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軾議遂格。司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然富戶習於便利。有司專以多斂為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疎略未盡者。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右正言王覲亦論之。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縣開封。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賄。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為吏。今日執事而受賄。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而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蘇軾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墟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助役法。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改雇募為招募。轍又言。衙前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墟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而之。臣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役。許募替為弓手。而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踰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為耳目。侍御史王巖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略與擊同。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為用哉。殿中侍御史呂陶謂。告歸成都。與轉運司議定增減役年之法。當是時。議役法者。皆下之詳定所。衆論異同。久不能決。於是因文彥博言。詔罷詳定局役法。專隸戶部。二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尋詔都縣各條析差役利害。以聞。四年。劉安世論。李常請復雇募。為懷害害政。乞固守差役初議。而蘇軾等又多論差役未便。五年。再詔王巖叟韓川劉次世同看詳利害。八年。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輪錢免役。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為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紹聖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免役之法。願無以元豐元祐為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輪

林學士蔡京言元豐廢法也。元祐憲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已紛然無紀矣。而謂欲不問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謂坐黜。知廣德軍既而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而一書。名常平免役勅令。詔蔡京依舊詳定重修勅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符一縣。數日開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詔令疏析。京奏上復令敦逸自辦。京無責焉。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免役之不可廢也。參政李回言於高宗曰。常平法本於漢。歌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教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為義役。衆出田助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亦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因淳熙陳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修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五年。書成。其法可以悠久。然行法鮮得其人。亦未久輒弊云。

振恤。宋以仁厚立國。振貧恤患。視前代尤勤。諸州歲歉。必發常平及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振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爵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蠲祠部度價。陳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貧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糶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葬水鄉則蠲蒲魚果。祿之稅。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資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淳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任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楫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病者給善方。疫者遣醫授藥。因饑疫若壓溺死者。官爲埋葬。壓溺死者。加賜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蝗爲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皆良法也。大中祥符九年。民出粟振饑者。三千石至八千石。第授文學上佐之秩。迄于孝宗。雖禁蠶爵。惟振饑者不廢。蠶爵度牒。始於熙寧。後遂爲例。自王安石秉政。改貨糧法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貯爲青苗。皆令民出息。又賣天下廣惠倉田。民遂不聊生。哲宗復廣惠倉。尋爲章惇所格。常平量留錢。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救。補牒賜諸路。而政日以墮矣。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又給使令。飲膳及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煩擾。已又置編澤園。至宣和二年。始詔居養安濟漏澤。參考元豐舊法。裁立中制焉。若乃有司得救荒之法者。東都盛時。則張詠在益州。富弼在青州。劉夔在鄆州。趙抃在越州。紹興中。則景興宗在潼川。李瞻在廣安。王隲在果州。王梅在漢川。陳正同在婺州。所振活甚衆。世多傳其法云。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歛獨其息之半。大饑即盡

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逾倉三間。又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餘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救令局。見之而歎。遂編入振恤。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矣。

宋史新編 食貨志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三

會計。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唐末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宋興。修建法。程以漸革其弊。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凡金帛悉送闕下。又命文臣權知州軍。所在以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逮及太宗。諸國混一。是時養兵未蕃。任官未冗。佛老未熾。外夷無金給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眞仁之世。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百姓亦稍奢縱。而上下始困於財矣。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綺純細。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萬。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而贏數不與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册。又增二十萬。祥符天書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仁宗寶元中。陝西用兵。縣官之費益廣。以天章閣待講賈昌朝言。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西兵久不解。詔減皇后以下賜資。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萬。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公卿近臣以次減。郊賜銀絹。皆著爲式。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裁節。乃罷冗官。汰軍士之不在得者。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言。宜徹周官宰制國用之法。使中樞密書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意。卒無所建明。神宗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光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歷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乃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爲憂。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凡不急之費。皆命停罷。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也。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得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可以省刑。然貪吏祿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元豐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以司馬光言。歸戶部。時議裁損吏祿。冗濫悉革。至紹聖元符。盡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既

罷導洛堆等局。又罷熙河兩會經制財用司。減放市易欠負。及積欠和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察內臣之生事。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無半月之儲。章惇遂指為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咎。左司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為諱。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大觀三年。有詔蠲減財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置局論議。克公抗言。今日冗官。十倍元祐。國用安得不乏。乞自貴及賤。自近及遠。時論雖之。政和七年。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居第及金帛之賜。費亦不貲。疏奏不省。帝初即位。思節冗費。後苑管計增葺殿宇。用金箔五十六萬。帝曰。金箔一壞。不可復收。乃謂諸者。及蔡京為相。以侈靡惑人主。動擬局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借財省費者。必以為陋。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爭以奇侈為功。凡土木營造。務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初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視嘉祐治平。則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語在職官志。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遂不果行。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為罪。幾坐奪職。是時。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又增置策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語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時更祿泛冒。三省樞密院尤甚。有官至中大夫。一身兼十餘奉者。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京屢以筆帖於樞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節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漸增鐵欄。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塊。而天下市易務。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磨水磨。廟園淘沙金等錢。蔡京又廣茶利。歲進御百萬緡。以西城所主之。宣和以後。王黼培剝橫賦。以羨為功。天下悉徵免夫錢。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蹙。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行為一百二十萬。蓋奢侈靡。虧沒難稽。加以啓黷。其何以給之。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邊事日起。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察攸等。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不念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十二月。詔罷浙江諸路花石綱。內外製造局。及延福宮西城所。其西城所見管緡錢。並付有司。是時。天下財用。幾入御前。錢物朝廷。物戶部。錢物。其措置。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靡備。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然亂亡之勢。已成。不可為矣。紹興後。屢有蠲減。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起之數。雖減。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乃詔立定額。凡銀錢關會。緡緡諸色。戶部

徧牒諸路。視定數起催。額外有所謂經制錢者。宣和末。陳遵以發運兼經制使。故名。建炎二年。戶部尚書呂頤浩等言。陳亨伯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數之於細。積之甚衆。請行諸路。以充邊費。歲入六百六十餘萬。紹興五年。參政孟庚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入七百八十餘萬。復有所謂月椿錢。板帳錢。又不知幾百萬。其取於民者。幾倍祖宗時矣。葉顛朱熹嘗論經制總制錢。為民患。常同楊萬里。亦論月椿板帳錢。非舊制云。其他不領於有司。則有內庫。蓋天子之別藏也。宋初諸州貢賦。歲輸贏餘於左藏庫。又收諸國之珍寶金帛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所謂封樁庫也。太宗時。漳泉吳越納土。又平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改講武殿庫為景福殿。庫隸內藏。語在本紀。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為內藏西庫。真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而增廣之。既又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為四庫。金銀。珠玉。香藥。一歸一錢。一累朝以來。三司用度不足。則發內藏佐之。其名為貨。實罕能償。初藝祖留意儲積。嘗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萬緡。易一胡人首。不過二百萬緡。北虜盡矣。元豐更景福殿庫名。神宗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獵狃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為二十庫。又揭詩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遺遺業。顧予不武。安何日成。戎捷時。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權監。舊以備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行。役聽民。擅直以售。其價給衙前。久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發百萬緡。輸中都。遂於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又隸太府寺。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安能鈞考出入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云。又明年。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為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為司空呂公著。麻封樁并附。兩庫仍舊。元豐。徽宗添建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幣。除服御玉。食器。貢等名。蓋蔡條欲效王黼。以應奉司貢獻。要寵也。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亦時取以為助云。按太祖太宗設三司。主計有度支之目。又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皆為會計財用也。唐李吉甫嘗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元祐。主計者。皆有錄上之。其戶口之籍。輿地之圖。調度之多寡。賜予之厚薄。莫不畢具。若內藏與天下封樁。非三司所領者。不與焉。元祐會計錄。蘇轍所著。蓋取元豐八年會計之實。而別其五。曰。收支。曰。民賦。曰。課入。曰。儲運。曰。經費。謂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且論宗室為節度防禦觀察者。數倍於皇祐。百官為郎大夫者。數倍於景德。稍裁減宗室。及百官任子恩澤。見任者。無損方來者。有限。亦至計也。自罷三司。理財既無法。而渡江以來。典籍散漫。會計之事。一切委而不講。苟支目前。議者惜焉。錢法。錢有銅錢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而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遂壞。太祖初鑄錢。文曰。宋元通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鑄錢。悉禁之。

私鑄者乘市越境首論罪有差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惟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景祐初許中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銅居三分鐵六分省費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連而易成申難以鑄意鑄而多不誠工人苦之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効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即江州鑄百萬緡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寶元改元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騰公私患之其後葉清臣爲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曰球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衛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鑄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費用積多咨怨丁度嘗言改法盜鑄之弊語在度傳熙寧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質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後復詔諸路各置鑄錢監然私錢往往雜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私鑄元豐中張方平嘗極諫曰比年公私上下竝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蓋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法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舶載而回又民間銷毀無復可銷銷錢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鑄每鑄增數是猶吹澆之益而供尾閘之泄也哲宗嗣位復中錢弊闕出之禁如嘉祐編數凡增置鑄錢監皆罷之徽宗時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爲紛更有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爲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遂令陝西及河池隴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繼而并令舒陝鄠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募私鑄人丁爲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時議者多言其不便帝亦知之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業將成以刑會有告蘇州章經盜鑄數千萬緡遂與大獄連坐者十餘人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政和元年京已罷政以張商英言下詔曰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鑄爲利博矣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姦猾之民規利冒法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即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爲定制初蔡京又行夾錫錢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京罷不復行京用復行如故錢輕不具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擄易撥減之令凡貿易有弗受夾錫者聽人告諭市井細民朝夕齟齬餅餅熱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罰鄭居中劉正夫爲相以爲不便禁不用仍罷諸路鼓鑄夾錫錢悉罷格關中重和元年以關中糴買用之通流復命京西鼓鑄專給關中夾錫行小民往往以

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輩等皆坐貶然夾錫禁不用亦有不便於民者語在賈炎傳先是江池諸路凡十監鑄錢各有歲額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中稍復之宋民間銅器兼出內府銅器付泉司然當二錢及小平錢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鏽薄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乾淳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鑄錢不耐久舊錢精緻者泄於海舶申嚴下海之禁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爲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刮入爐三煉而成銅大率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隨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舊有歲額所謂賤銅也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爲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爲文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初主以富民及賈囊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仁宗時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交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熙寧二年行於潞州四年行於陝西未幾並以弗便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二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營幹通行交子所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更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焉大觀元年詔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自用兵取隴廓西寧藉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一當舊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引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爲錢引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習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引價復平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蔡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蔡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樞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克抑配而樞貨務又止以日輪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喪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權貨務備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鄧綰端禮被旨遣會子備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會子初行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公私頗便數年後不勝其弊孝宗以爲憂壽皇出內庫銀二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言壞楮幣者只緣變更救楮幣者無如收滅明年議者云增添紙幣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十二年洪適自蔡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其後宿弊又生行用愈輕諸州守臣多坐稱提失職責降慶元中詔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及賈似道當國患楮賤作銀關易之銀關行物價益騰踴楮

中國歷代食貨志 宋史新編食貨志(二)

九 0153

九 0153

九 0153

益賤矣。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類鹽。周官所謂監鹽也。鬻海鬻井鬻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割半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煎販之禁。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八十貫。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早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天聖八年。議者謂官自權鹽。百姓困於轉輸。乃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近歲緡錢增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弛京師榷法。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商人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蘇足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猶商食吏。表裏為姦。至入榷木二。估錢千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慶曆二年。又復京師榷法。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榷。兵民蒙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入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弊益甚。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熟其利害。書策以獻。編密副使韓琦知制誥出。皆請用祥策。後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兩鹽。並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鹽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蒙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懷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質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商賈無所僥倖。關中民得安其業。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鄭復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田况為三司使。請久任。祥專其事。權權陝西轉運使。自祥改法。歲課頗增。皇祐四年。歲入緡錢二百一十五萬。其後歲縮不常。至和元年。猶及百六十九萬。祥坐他罪罷。以轉運使李恭代之。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以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言。復用祥總鹽事。詳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以前。每券別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者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損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代之。向於祥法頗有改更。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陝西鹽馬傳失。靖指向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因數向罪。五向任如初。向請即永興軍置鹽

鹽場。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是年大理寺丞張景温提舉出賣解鹽。鹽禁太峻。民間騷怨。商不入粟。邊備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王安石主景温沈括為三司使。希安石意。安石去位。括力言官賣當罷。從之。公弼又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然鈔終溢額。價不得而平。元祐元年。京西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初。乃罷之。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元符。霖潦池壞。崇寧元年。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是時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聽疑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之費。乞復范祥舊法。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蔡京建言。別有所更。及政和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詳見下文。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鹽。百官皆賀。七年。議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關河。實主之。重和元年。詔復行解鹽舊法。驗年榷貨歲數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糴買不行。三省趣講蠶以聞。童貫遂請罷解鹽。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只行本路。東南鬻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即改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論諸路鈔法。更不改易。靖康元年。解鹽鈔入納。請並參照熙寧元豐以前舊法。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九六路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至道永興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在京東曰密州濰洛場。後增登州四場。其在河北曰濱州場。濱州後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筭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諫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麩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將權之。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其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復建議。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為不可。三司更立榷法。未下。以張方平言。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滄濟二州。以資貯之。糴毋過三石。三斗。為鹽六斤。除三斗為耗。勿餘。餘弄其半。予券為驗。州縣驗券。縱之。糴至所鬻。州軍併輸券錢。即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聞。商人私挾他鹽。并沒其質。時知滄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驗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為定制。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莫冀等州。盡權賣。以增其利。哲宗即位。以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罷河北榷法。仍舊通商。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滄州河陽所產鹽。悉舉為田。革盜割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法。鹽煎易為鈔鹽。初茶鹽用換鈔鈔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併河北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日明州昌國東西兩監。温州天富南北監。台州黃巖監。杭州場。秀州場。密州場。永嘉二場。熙寧以來。杭秀温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五年。以慮乘提舉鹽事。其法頗峻。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獄治。王安石為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七年。以慮乘歲課。雖增刑賦。定繁徒職。淮南以江東漕臣張觀代之。且體量其事。觀言秉法峻。至有母殺子

者詔知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大常博士。升一資。元祐初。言者論秉乃降職。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通州豐州監。泰州海陵監。如臯倉小海場。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塹。漣水軍海口場。天聖中。通楚州塹。各七。泰州塹八。海州塹二。漣水軍塹一。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法浸弊。願權聽通商。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知制誥丁度等會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蝕縣官。隨遂格。是時。江湖運鹽既難。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竝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盜販者衆。捕急則聚為盜。江淮間雖衣冠士人。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八州之地。所至劫人殺掠。掠人婦女。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賊。依險阻。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聽鹽。歲纔及百萬斤。慶曆嘉祐中。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稅。或請放虔汀漳潮循梅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南鹽至虔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謂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論者不一。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又損贖價。由是減侵盜之弊。歲課視舊倍增。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團運。致如虔州焉。初。荆湖亦病鹽。且歲常不足。其後諸臣。各有建白。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半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鄭賈者。邪險銳進。素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做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即遣塞周輔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准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運盜販。公行。詔周輔立法以聞。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刻於民。被其害。舊江西鹽。悉許民實。周輔悉籍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遙領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即司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北。未幾。周輔奏虔州南安軍推行鹽法。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自以為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輔為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道州鄰接。詔運。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緡。均舊實准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鄭賈初議。郴州全道三州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等措置。明年。士澄等上條約。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騷然。于時。淮西亦推行周輔鹽法。著為令。元祐初。周輔鄭賈張士澄等坐。控克詭譎。議附會。竝職。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凡七條。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頓易。元豐舊制。而備貨務屢變鈔法。有誤邊計。惟冀納貼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未幾。張商英為相。乃議復熙豐之舊。政和元年。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為節。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搖之法。季輒比較。務暖督責。以取辦。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權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得。

鈔徑請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謂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賈易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議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起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義要龍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難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為循。循。循。循。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輪錢。凡三輪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實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儕流。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魯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權貨務。政和八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伯魯。至通議大夫。徵飲。待制。伯魯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請率。剋留十之四。充數。以張。靈最。于時。御府用度日廣。再申歲較。季比之令。程督加厲。已而詔禁。抑配。悉從初。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課既增。而復止。一蠹之價。裁為一千。既又復為十三。民力。賈矣。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賣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輔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輔方用事。專務剋剋。改易鈔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覆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輔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為兩月。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准。浙。鹽。法。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刺。鈔。名。為。正。支。文。鈔。給。券。與。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散。准。東。提。舉。陳。損。之。言。其。弊。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為。貧。民。者。此。淮。浙。鹽。之。大。略。也。昔。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天下。鹽。利。歲。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開。准。鹽。與。解。池。等。處。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緡。為。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賣。鹽。歲。視。舊。額。增。倍。哲。宗。即。位。舉。行。神。宗。察。舉。鹽。司。之。法。又。定。福建。產。賣。鹽。額。實。慶。二。年。監。察。御史。梁。成。大。疏。請。運。鹽。盡。歸。漕。司。從。之。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廉。州。白石。石。康。二。場。又。高。資。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鹽。監。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皆。領。於。廣州。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碛。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碛。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紹。興。元。年。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收。息。錢。三。萬。餘。緡。復。置。廣。西。茶。鹽。司。淳。熙。十。五。年。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為。一。司。鬻。鹹。為。鹽。曰。井。州。永。利。監。籍。州。民。之。有。鹹。土。者。為。鑑。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大。抵。鹽。主。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鑑。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插。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鑑。戶。輸。歲。課。以。分。數。為。率。獨。復。有。差。遇。水。災。又。聽。插。他。戶。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鹹。為。鹽。者。然。其。利。薄。元。祐。四年。陳。安。石。坐。為。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與。置。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鄜。州。

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廂鹽井或以爲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者不能奪焉鬻井爲鹽曰益梓鹽利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大爲監小爲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仁宗時諸州或增井而歲課減其舊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思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熙寧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蜀中鹽法做大觀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類茶法嚴密過之後頗有困革云

宋史新編食貨志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編

四

茶。宋制擇要會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蕪口爲樞貨務六在淮南則蘄黃蘄舒光壽六州官自置鑿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輪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在江南則宜欽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蘇杭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悉送六樞貨務屬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高精潔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歲貢其出度袁饒池光欽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湖有龍溪雨前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者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茶爲利甚博商賈轉致西北常至數倍雍熙後用兵令商人芻糶塞下酌地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緡錢入移文江淮荆湖給茶鹽及罷兵邊備緩而物價減交引虛錢未改官私俱無利景德二年命林特李溥等詳定舊制召茶商論議別爲新法議奏三司皆以爲便以溥爲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諱利總數二十三策天禧二年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望重定經久之制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

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備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歐後雖屢變法揀之終不能亡故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鑿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謂龍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資本息併計其數龍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鬻茶入官隨商人所給予之給券爲驗故名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其人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又立見錢法使茶與邊糶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敝行之明年豪商大賈無所利論者謂邊糶信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朝廷下書責計置司諮等因條上利害謂積年侵蝕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後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願毋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稍有差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以孫奭言罷貼射法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夷等議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明年詔令管輿議官張士遜等條析遂被問諮龍三司使然自夷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使孫居中等請復見錢法時詔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諮與奏齊等合議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所議甚悉事皆施行久之上書者復言非便稍有更革慶曆初三說稍復用八年三司使鐵判官董洵又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爲然請如河議有茶鹽香藥緡錢四物於是四說之法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錢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射法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爲言三司奏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羅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糶時楊察爲三司使請用其說行未數年論者謂虛估益高茶價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經度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糶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景祐中葉清臣上疏謂不費度支之本稅收商賈稅錢自及數倍三司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陋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如清臣議嘉麟爲羣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會公亮執政決意鬻之力言於帝四年乃詔行之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備以待邊糶自是惟嚴茶禁如舊

茶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勝者少。州縣征稅日繁。經費不充。學士劉敞。陽脩。頗論其事。時朝廷方排茶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茶法之弊。竟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澗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書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蕭宗閔同領其事。詔州郡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自是蜀茶盡權。至李穰加息為五十萬。陞開澗又加為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權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儉主之。故費於牙儉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迷而免者。有投水以死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存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既而摯又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任事。師閔坐罷。未幾。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穰罷。紹聖元年。復以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初。神宗時。熙河運司以歲計不足。乞以官茶博糶。每茶三斤。易粟一斛。朝廷謂茶馬司本以博糶。不可以博糶。於茶馬司歲額外。增買川茶兩倍。茶。朝廷別出錢二百萬。給之。令提刑司封椿。又令茶馬司兼領轉運。使由是數歲。邊用粗足。及徽宗時。趙挺之為相。熙河運司屢申以軍糧不足為急。乃令更支兩倍茶一百萬。馱張康國密檢。元豐以來。茶惟用博馬。指揮以進。然康國不知兩倍茶。自非博馬之數。而何執申都洵武雜然和之。由是兩倍茶更不支給。而都漕糧費不繼矣。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崇寧元年。宰相蔡京援祖宗禁權之法。議其事。宜又定諸路措置茶事官。四年。京復議更革。罷官置場。大觀元年。重定諸路茶息。政和二年。又增損茶法。置合同場。茶事益加密矣。大抵茶鹽之法。主於察京務。巧格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茶貨不通。適重屬搖之令。吏既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莫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贖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蓋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初。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荆襄。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元祐初。劉摯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其後諸路皆行之。政和二年。以課人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時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奏。依元豐舊法。上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比舊三倍。遂稱月進。高宗南渡。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凡十路。雲川。順。清。石。上。者。謂之紫笋。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鹽。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二十一年。奏增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建寧。鹽。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日火前。又曰雨前。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式屢變而品不一。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

方已下。惟度漢之趙波。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主管奏。川茶馬二年。開大更茶法。語在開傳。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涇。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叙。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盧甘。泚。疊。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大率皆以互市為利。朝廷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鑄贖之。酒。宋權結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間。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三京官造。聽民納直。以取川。峽。承。舊。制。實。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與。權。結。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十年。罷仍舊。實。自。是。惟。鑄。達。開。施。滄。沿。滄。黎。成。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浸。蕃。為。酒。醴。以。醉。殺。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禁。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鄰。村。毋。得。增。置。酒。場。熙。寧。四。年。更。定。京。師。酒。法。後。多。不。能。償。元。豐。初。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乃。損。額。增。直。今。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元。祐。元。年。創。監。司。釀。酒。及。三。路。饋。遺。條。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寧。幾。倍。而。歲。給。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督。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偏。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糟。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國家。贖。兵。部。縣。經。費。率。取。給。於。此。其。後。雖。罷。行。增。減。不。一。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院治。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開寶三年。詔減桂陽監歲輸課三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山多銀礦。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皆精良。請置官署掌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不許。天聖中。登萊探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官吏。宰相王曾曰。探金多則。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釀。詔弛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暴發。輒竭。探取。歲久。得不償費。有司督課。惟實主者取盈。帝與英宗每降赦書。輒驗治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員課。有司有請。亦輒從。無所吝。故治與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至治平中。諸州院治。或增或復。凡二百七十一。熙寧元年。詔天下實院治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元豐七年。戶部尚書王存等請復開銅禁。是歲院治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率水場銅額。而商號開苗。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與治。於是。以許。天啓。同。管。陝。西。院。治。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院。治。以。其。事。歸。提。刑。司。大。觀。二。年。八。月。提。舉。陝。西。院。治。司。改。併。入。轉。運。司。三。年。詔。令。陝。西。置。置。官。兼。行。川。路。事。六。年。川。陝。路。各。置。提。轄。置。院。治。官。尚。書。省。又。奏。五。路。院。治。已。有。提。轄。置。置。專。司。及。准。

南湖北廣東西亦領於監司其餘路請並領監司領之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既
冷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院治徐禮奏太平瑞應史不絕書令部內山澤院治若獲香世珍物
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琦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
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出提轄京西院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渙州界
審官結影地內金坑千餘收年熟金四等凡百餘兩蔡京請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禮復
有是請焉靖康元年諸路防苗礦既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
舊有院治官置場監外隸諸路轉運司內屬金部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穴權
賦益備乃隸右曹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墮民田承買者
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建炎元年復隸金部轉運司其後院
治廢與不常歲入多寡亦不同理宗時職院治者往往恣橫為民害斬州進士馮杰本儒家
抑為鑛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愛死其女繼之弟大聲赴愬死于道路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
妾舉火自經而死紹定五年夏霖雨為沴廷臣訟杰冤謂致咎之徵乃罷都大院治魏觀職
云

鑿宋因五代之制務置官吏有鑛戶鑛造入官市嚴私盜之禁自熙寧初鑿法始變東南
九路官自賣鑿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從商販政和初復官
鑿罷商販如舊制紹興以後諸路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
雖有采鑿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
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鑿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五
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樞貨務打套結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為
一綱紹興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
萬貫者補官有差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為招誘僥倖者甚眾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
買洩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綿綺綵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
之不必以為重也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綱鎮亦或有之大則專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
掌行官齎貨謂之過稅每錢千筭二十居者市謂之住稅每錢千筭三十然多寡亦無定
制其各物各隨地宜亦不一焉自唐宰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搭
聚財貨以自贍故征算尤繁宋興既平諸國凡絳園魚池水磽社酒蓮鵝鴨螺蚌柴薪地
舖粘牛骨漚出水利等名前後屢詔廢省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
萬貫天聖以來國用浸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行無何
可算也一日內出緡緡一端為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汚壞商人物用前後
以詔獨放意不可勝數嘉祐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
茶說錢居五十萬元僖二年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塼塼於泗州買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

運至京師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塼非導洛司船載商稅入汴者
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者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元祐元年戶
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言者
論太重三年乃更以天聖課課為額八年權蠲商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
年蘇湖歲穀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管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為定法及汴
泗掾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賦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
錢之條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費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宜和中以州縣
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
即位罷導洛物貨稅紹聖四年歲從熙寧提舉京城所請復其事弗果及王憲提舉汴河堤岸
復言之且請假溫明州運船給用亦弗果哲宗又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
馬牛駝驢驘已不入服用例而臣僚多營私牟利宮觀寺院專降免稅之旨宣和二年乃詔
宮觀寺院臣僚之家買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紹興以來寬弛之令錯見孝宗繼志
凡省罷未盡者悉推行之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貪吏並竊苛取百出私立稅
場算及緡錢斗米東薪菜茹之屬遇士大夫行李則搜囊發篋日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
細于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自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欄截叫呼或有貨物
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例囊而歸矣聞者咨嘆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及相顧不啻羅敵
云

市易熙寧初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財既偏聚
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物賤則增價市之物貴則損價鬻之因收息息以
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
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極而貸之錢責尉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
配率並仰給焉保平軍節度推官王詔首迎合王安石意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因命詔為本
路帥司幹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啓戎心不可安石力
主之五年遂置市易務於京師以權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在京商稅
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以呂嘉問提舉出內帑錢兩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已
又置市易司于鎮洮軍賜錢帛五十萬其條約苛細道路怨謗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
實帝以鬻冰市梳篦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
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備席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
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
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厚薄皆輪免行錢以祿吏而蠲其供官之物是年置杭州市易務又
置市易于黔州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七年或都議
置市易務帝與輔臣語及之馮京謂王小波之亂起於征權安石力辨後竟罷帝手詔付三
司使會布市易司物頗害小民之業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

以于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鹽。廣真贏餘。是挾官府爲兼井也。王安石奏。明其不然。三月。詔布同翰林學士呂惠卿究詰之。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稟源平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復薛向罪。茶價不當。帝惘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爲平準便民。今正爾相反。宜修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韓維孫永開行人利病。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無不願。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時布與惠卿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引惠卿執政。提舉舉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權市非法。往往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賈。毋得至他郡。名曰留難。帝遂命輔臣治景彰罪。時惠卿已參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後。二日。布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浸廣。令送中書。五月。詔章惇等寬即軍器監。鞠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嘉問亦以多入月息。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禱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勒停初。布預市易之議。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八年。復嘉問提舉。三月。願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真州。並置司。而廣州。鄆州。熙河。市易。並給緡錢。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嘉問等推恩有差。然自熙寧五年。賜錢爲市。本凡數百萬緡。其收息。僅如此。况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門。其所獲不足補商稅之虧也。元祐一切罷去。紹聖復置務行之。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謂。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爲平準務。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官司。並依時直。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爐炭。胡桃紋。鴉色。守臣王居正。以爲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暖而已。豈問紋色乎。命罷之。諸類此者。並禁止。嘉熙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須。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申嚴禁。從之。

均輸之法。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數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諸茶鹽。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籍買稅。數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中都督歲年支見在之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給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多以爲非。劉琦。錢顛。蘇轍。先後論列。皆坐黜。知諫院范純仁言。向檢巧刻薄。不可爲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不宜與商賈爭利。且緡錢一出。恐不可復。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帝方惑於王安石之說。言皆不行。向請置官。屬許自辟。許權侍從。賜詔褒獎。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陔。隋唐通貿易於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循周制。與江南通市。立權署。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權署。通其交易。開寶三年。徙建安。權署於揚州。江南平。權署雖存。止掌茶貨。後置市舶司於廣州。又於杭州。明州。置司。凡大食。闐婆。占城。勃泥。三佛齊。諸蕃。並通貿易。太宗置權署于京師。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內諸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貨。實。大抵海舶。至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其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瑪瑙。瑤珠。玉等物。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株。願太平。與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緣而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中。其禁。天聖以來。寶貨充牣。府庫。管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五十三萬有奇。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大。概如皇祐之數。元豐令。蕃國。進奉物。舶司。即其地。鬻之。毋發至京師。元祐中。置市舶司於泉州。又置密州。板橋。市舶司。南渡以來。福建。廣南。三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其弊。卒不可禁焉。若乃契丹。在太祖時。緣邊。市易。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鑿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及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邊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置權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藥。復罷。咸平中。契丹。求置署。朝議。以其反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於雄州。尋復罷。景德初。通好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權。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爲市。又置場於廣信軍。三年。詔民。以書。鑄。赴。邊。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凡。官。贖。物。如。舊。而。增。繒。帛。漆。器。杭。織。所。入。有。銀。錢。布。羊。馬。囊。鞬。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銀。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自。是。契。丹。世。守。盟。好。互。市。不。絕。西。夏。初。亦。置。權。場。於。邊。界。叛。服。無。常。故。或。絕。或。復。靡。定。云。

此
页
空
白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遼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 遼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 遼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遼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

征商之法則自太祖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樞務... 遼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曷朮部者多鐵。曷朮國語鐵也。部置三治。曰柳濕河。曰三黜古斯。曰神山。册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置探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以該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長春州置鑄局。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命置治。聖宗太平間。於黃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與治探煉。自此以訖。天祚國家皆賴其利。鼓鑄之法。先代撒刺的為夷。萬董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其子襲而用之。遂致富強。以開帝業。太宗置五治。太師以總四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國家之錢。演地域中。所以統和出內藏錢。賜南京諸軍。開泰中。詔諸道貧乏百姓。有典質男女。計庸償。日以十文折盡還父母。每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始用。是時詔禁諸路不得貨銅錢。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銖數。亦無所考。第詔楊遼局。徵戶部司。進戶舊錢。得四十餘萬。織拜欄密直學士。劉仲為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權南院樞密使。其以災沴出錢以振貧乏。及諸宮分邊戍人戶。是時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亦可謂富矣。至其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雖以海雲佛寺千萬之助。受而不拒。尋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始太祖為迭烈府夷萬董也。懲遼釐比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蓄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勝算。當時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疋。不加少。蓋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蕭陶隗為馬羣太保。上書。猶言羣牧名存實亡。上下相欺。宜括實數。以為定籍。厥後東丹國歲貢千疋。女直萬疋。直不古等國萬疋。阻卜及吾獨婉惕隱各二萬疋。西夏室韋各三百疋。越里篤割阿里奧里米蒲奴里鐵驪等諸部三百疋。仍禁朔州路羊馬入宋。吐渾黨項馬鬻于夏。以故羣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疋。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疋。牧于雄霸清澗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畋。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損十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畜日多。散撥亦不足用。遂為金所敗。棄衆播遷。以訖于亡。松漠以北舊馬。皆為大石林牙所有。遼之食貨。其可見者如是耳。至於鄰國歲幣。諸屬國歲貢土宜。雖累朝軍國經費多所仰給。然非本國所出。况名數已見本紀。茲不復載。夫冀北宜馬。海濱宜鹽。無以議為。遼地半沙漠。三時多寒。春秋耕種及其時。黍稷高下。因其地。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而遼自初年。農穀充羨。振饑恤難。用不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歟。此無他。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世之論錢幣者。恒患其重滯之難。致鼓鑄之弗給也。於是楮幣權宜之法。與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東南。十纒一二。遼之方盛。實泉流衍。

國用以殷。給戍賞征。賜與億萬。未聞有所謂楮幣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歟。此無他。舊儲新鑄。並聽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人。力荷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况為國乎。以是知善謀國者。有道以制。天時地利之宜。無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於穀。貨莫大於錢。特志二者。以表遼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國者矣。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金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一(戶口 通檢推排)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饑人抱糶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唯善養生者。如不欲食。而飲食自不關焉。故能適飽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也。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滅遼和統。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為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懶文。蠲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念。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汴池數罟。往往而然。及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率舉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龜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荷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節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階間語。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輪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為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為通檢。又為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濶。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過歲。又遽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禁銅。甚至銅不給用。漸與審治。凡產銅地。遺吏境內。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為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歛散無方。已見察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計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若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鑄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採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為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

織綫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寶會未定。而金詐訖矣。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為政。常有郵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園羅一切。括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費下年差料。高琪為相。議至推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贖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賊臣劇盜之效。靡無余。前以備賞。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覲。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教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食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債亡。我師屢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為之掩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食。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使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做其和唐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為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遠儉朴。窮末繁縟之文。懲米寬柔。加途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必至於傷財。操切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罄。民心易離。豈不田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移。其弊益甚焉耳。其他鹽羨酒麴。常平和糶。桑稅。征餉。推場等法。大槩多宋舊人之所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恒。視錢鈔何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或驟行隨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之制云。

戶口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無夫為寡。妻妾諸篤廢疾。不為丁戶主。推其長充內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令民以五家為保。泰和六年。上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姦細盜賊者。連坐。宰臣謂舊以五家為保。恐人易為計。搆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社。則隨戶。案察為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僅置賦。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禁非造。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案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富民均出。顧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若不得過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嘗欲罷坊里。正。後以主首遠入城。應代妨農不便。乃以有物力謹愿者。二年一更代。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正。主首。猛安謀克。則以案使。諸編戶。家責手實。其男女老幼。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內達上。司。無遠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為良者。止隸本部。為正戶。凡沒入官良人。隸官錢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當收國二年。時法制未定。兵革

未息貧民多依權右爲苟安多隱蔽爲奴婢者太祖下詔曰比以歲凶民飢多附豪族因陷爲奴隸及有犯法微償莫辦折身爲奴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定期則以爲奴者並聽以兩人贖一爲良元約以一人贖者從便天輔五年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瘠將移其民于秦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視其地昱等直其土以進言可種粟遂請猛安謀克中民戶萬餘使宗人婆盧火統之屯種於秦州婆盧火舊居阿津澗水又作按出虎至是遷焉其居寧江州者遣給得查端阿里徒歡突撻空等四謀克聖家屬耕具徙于秦州仍賜婆盧火耕牛五十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爲內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律佛頂以兵護送諸降人于渾河路以皇弟昂監之命從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復命皇弟昂與字輩稍喝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嶺東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鎮守上京路既而上昂昂已過上京而降人復苦其侵擾多叛亡者遂命字輩出甲底往戒諭之比至而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詳穩留住所領歸附之民還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民族富強工技之民於內地太宗天會元年以舊徙潤陽等四州之民於瀋州之境以新遷之戶艱苦不能自存詔曰比聞民乏食至瀋州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又詔字輩阿實查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命官爲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又命以官粟贖上京路新遷瀋州戶口貧而賣身者六百餘人二年民有自鬻爲奴者詔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內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權勢家不得買貧民爲奴其貧賈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賈者一人償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詔兵興以來良人被畧爲鬻者聽其父母妻孥贖之熙宗皇統四年詔陝西蒲解汝蔡等州歲饑百姓流落典顧爲鬻者官以絹贖爲良丁男三疋婦人幼小二疋世宗大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爲民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稅戶遼亡僧多匿其實抑爲賤有按左證以告者有司各執以聞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十七年五月省奏成平府路一千六百餘戶自陝皆長白山星顯禪淨河女直人遼時簽爲獵戶移居於此號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詣軍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詔從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戶規避物力自賣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貧乏詔定制禁之又謂宰臣曰猛安謀克人戶兄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爲保業農作時令相助濟此亦勸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徙銀山餘民於臨潢又命避役之戶舉家逃於他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爲定制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許合婚媾者須取問房親及村老給據方許媾於良人是年七月奏猛安謀克戶口墾地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口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口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千八百九十口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口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十八口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

畝牛具三百四迭刺唐古二部五乳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口內正口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口奴婢口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一口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口二十五口命宰臣禁有祿人一子及農民避課役爲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口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稅戶爲良省臣欲取公牒可憑者爲准察知政事移刺履謂邊愚真僞難明凡契丹奴婢今後所生者悉爲良見有者則不得典賣如此則三十年後始皆爲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當令再議省奏謂不拘括則訟終不絕遂遣大興府治中烏古孫仲和侍御史道楷分括北路及中都路二稅戶凡無憑驗其自主言之者及因通檢而知之者其稅半輸官半輸主而有憑驗者悉放爲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爲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萬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未作傷農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爲僧道者是歲奏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五口四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爲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務本廣儲之道以開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戶萬三千九百餘口此後爲良爲鬻皆從已斷爲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迴避女直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別戶民則女直言本戶漢戶及契丹餘謂之雜戶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泰和七年六月勅中物力戶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戶代之事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戶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先逃者以百日內自首免罪如實銷乏者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戶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口此金版籍之極盛也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爲虛戾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用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興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懲嘗募人捕亡已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遠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入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饑而賦役不息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時河壩爲疆烽輝塵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陽山下邑野無居民矣通檢推排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次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者車輦辦物行徵之制也金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詔曰粵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並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

版籍所無者。今爲富室。而猶幸免。是用遣臣秦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數。以稱朕意。凡規措條理。命尙書省畫一。以行。又命凡監戶事。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棗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一有來申訴者。則血肉淋漓。甚者即殞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棗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富貴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二十年四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戶。富貧差發不均。皆自謀克內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從。輕重不一。自窩幹叛後。貧富反復。今當籍其夾戶。推其家資。儻有軍得。庶可均出。詔集百官議。右丞相克寧平章政事安禮樞密副使宗尹。女直人除猛安謀克僕從差使。餘無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數目。止驗產業科差爲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驗財產多寡。分爲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點檢。復言。括其奴婢之數。則貧富自見。緩急有事。科差與一例。科差者不同。請俟農隙。括地土牛具之數。各以所見上聞。上曰。一謀克戶之貧富。謀克不知。一猛安所領八謀克。一例科差。設如一謀克內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與同。豈得不平均。正隆興兵時。朕之奴婢萬數。孳畜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朕於庶事。未嘗專行。與卿謀之。往年散置契丹戶。安禮極言。恐擾動朕決行之。果得安業。安禮雖盡忠。未審長策。其從左丞通等所見。括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多新強舊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當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詔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里也。先推中都路。續遣戶部主事按帶等十四人與外官分路推排。九月。詔毋令富者匿隱產。貧戶或有不敢養馬者。昔海陵時。拘括馬畜。絕無等級。富者倖免。貧者盡拘入官。大爲不均。今竝覈實。貧富遺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幾無不均之弊。張汝弼梁肅奏。天下民戶通檢既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似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願也。肅對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嘗爲兩使。先自添物力錢至六十餘貫。視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茲生。數動搖則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比則有之。頻歲推排。似爲難爾。二十六年。復以李安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數。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錢三百五萬餘貫。除三百貫外。令減五萬餘貫。今減不及數。復續收二萬餘貫。即是實二萬貫。而曰續收何也。對曰。此謂舊脫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舊無力耕種而今耕種者也。上曰。通檢舊數止於視其營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減之。彼人賣地。此人買之。皆舊數也。至如營運。此強則彼弱。強者增之。弱者減之而已。且物力之數。蓋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數不在多寡也。朕恐實有營運富家所當出者。應分與貧者爾。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爲國信使之副者免增物

力。又命農民如有積粟。毋充物力錢。慳之郡所。納錢貨則許折粟。九月。以曹州河溢。遣馬百祿等推排遺墊。潯州縣之貧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爲重併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尙書戶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詔委官推排。比舊減錢五十六百餘貫。明昌三年八月。尙書省百姓當豐稔之時。不務積貯。一遇凶儉。輒有阻飢。何法可使民重穀而多積也。宰臣對曰。二十九年。已詔農民能積粟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與地土通推者。亦減十分之二。此固其術也。承安元年。尙書省奏。是年九月。當推排。以有故不克。詔以冬已深。此事畢。恐妨農作。乃權止之。二年冬十月。勅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者。案儻運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敷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令吏部尙書實執。副吏部侍郎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示爲諸路法。每路差官一員。命提刑司官一員。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十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八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北京西京路無新強增者。餘路計收二十萬二千九百九十五貫。泰和二年閏十二月。上以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難得其實。尙尙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以職官仕於遠方。其家物力有應除而不除者。遂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警運。應除免者。令本家探告。集坊村人戶。推唱驗實免之。逃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邊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舊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萬三千餘貫。遂減爲二十八萬七千餘貫。五年六月。簽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戶推收物力。置簿標題。至道推時。止增新強。銷舊弱。庶得其實。今有司奉行。減裂。恐臨時冗併。卒難詳審。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戶告詣推收標。附至次年二月一日。畢。逾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諸處稅務具稅訖房地。每半月具數申報所屬。違者坐以怠慢輕事之罪。仍勅物力。既隨業通推時。止令定浮財。八年九月。以吏部尙書賈守謙知濟南府事。蒲察張家奴。莒州刺史完顏百嘉。南京路轉運使宋元吉等十三員。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員。推排諸路。上召至香閣親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消之。戶雖集案。推唱然消。消之。勿銷不盡。如一戶物力元三百貫。今蠲免二百五十貫。猶有未當者。新強勿添。盡量存其力。如一戶可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各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苟不副所任。罪當不輕也。

金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二 田制 (租賦 牛具稅)

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其便。實

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柰民戶以多種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闕。凡官地猛安謀克及貧民請射者。寬鄉一丁百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請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一。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太宗天會九年五月。始分遣諸路勸農之使者。熙宗天眷十四年。罷來流混同間護遷地。以予民耕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書紇石烈丕室等十一人分行大興府山東真定府拘括。係官或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官籍監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蓋以授所遷之猛安謀克戶。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上以京畿兩猛安民戶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為薪。鬻之。命大興少尹完顏護巡察。十年四月。禁侵耕園場地。十一年。謂侍臣曰。往歲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無牧地。嘗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毋致失業。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知之朕必不為。自今事有類此。卿等即告無隱。十三年。勅有司每歲遣官勸猛安謀克農事。恐有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施慢者舉劾以聞。十七年六月。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官田及河灘地。皆為豪強所佔。而貧民土瘠稅重。乞遣官拘籍官佃者。定立租課。復量減人戶稅數。庶得輕重均平。詔付有司將行而止。復以近都猛安謀克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和佃官田歲久。往往冒為己業。令拘籍之。又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直人戶。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又謂參知政事張汝弼曰。先嘗遣間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獵因問之。則謂自起移至此。不能種時。斫蘆為席。或斬芻以自給。卿等其議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盜耕者。由其罪輕故也。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則人能告者。有賞。遣同知中都路轉運使張九思往拘籍之。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見民桑多為牧畜。嚙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十二月。謂宰臣曰。亡遼時所撥地。與本朝元帥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為無主地。租地及新開荒為己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久。若遺棄之。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為官地。百姓所執恐驗。一切不問。其和鄰官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戶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二十年四月。以行幸道隘。扈從人不便。詔戶部沿路頓捨。近官地。勿利與民耕種。又詔故太保阿里。先於山東路撥地百四十四頃。大定初。又於中都路賜田百頃。命拘山東之地。入官。五月。諭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澆澤。多為民耕種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二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絢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濤州。其地肥沃。且

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穫否。左臣守道對曰。聞皆自耕。用亦足。上曰。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三月。陳言者言。豪強之家。多占奪田者。上曰。前泰政納合橋年。占地八百頃。又聞山西田亦多。為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將均賜貧民。省臣又奏。椿年猛安三合。故太師鑄溫敦思孫長壽等親屬。計七十餘家。所占地三千餘頃。上曰。至秋除牛頭地外。仍各給十頃。餘皆拘入官。山後招討司所括者。亦當同此也。又謂宰臣曰。山東路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人戶。復有籍官閑地。依元數還民。仍免租稅。六月。上謂省臣曰。近者大興府平濼通順等州。經水災之地。免今年租稅。不罹水災者。姑停夏稅。俟稔歲徵之。時中都大水。而濱棣等州。及山後大熟。命修治懷來以南道路。以來糶者。又命都城減價以糶。又曰。近遣使閱視秋稼。聞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往往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者。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者。自今皆令閱實。各戶人力可辦幾頃。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許租賃。如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本管猛安謀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穫數多者。則亦以等第選賞。七月。上謂宰臣曰。前從宗室戶於河間。撥地處之。而不納舊地。豈有兩地皆占之理。自今當以一處賜之。山東刷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人戶。復有餘地。當以還民。而免是歲之租。八月。尚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上謂梁肅曰。朕嘗以此問卿。卿不以言。此雖稱民地。然皆無明據。括為官地。有何不可。又曰。黃河已移。故道梁山灤水。退地甚廣。已嘗遣使安置屯田。民皆喜。意愈種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懼徵其租。逃者甚眾。若徵其租。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論之。固宜。然若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徵。赦其罪。別以官地給之。御史臺奏。大名濟州因刷梁山灤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復召宰臣曰。雖曾經通檢納稅。而無明驗者。復當刷問。有公據者。雖付本人。仍須體問。十月。復與張仲愈論。官占田事。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戶不自種。悉和與民。有一家百口。墾無一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諭為也。其令治罪。宰臣奏曰。不自種而輒與人者。合科違例。上曰。太重。愚民安知。遂從大興少尹王脩所奏。以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百姓無罪。又命招復梁山灤流民。官給以田。時人戶有執契據指墳塋為驗者。亦拘在官。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復遣安肅州刺史張國基。驗實給之。如已撥係猛安。則償以官田。上曰。工部尚書張九思。執強不通。向遺刷官田。凡犯秦漢以來名稱。如長城燕子城之類者。皆以為官田。此田百姓為己業。不知幾百年矣。所見如此。何不遁之甚也。八月。以趙王永中等四王府官占官田。罪其各府長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懷柔六縣官。皆罰贖有差。九月。遣刑部尚書移刺。隨于山東路。猛安內。捕入謀克民。徙于河北東路。翻韓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無牛者。官給之。河間宗室未徙者。令盡徙于平州。無力者。官津發之。土薄者。易以良田。先嘗令侯豐年。則括籍官地。至是歲。省臣復以為奏。上曰。本為新徙四猛安貧窮。須刷官田與之。若張仲愈等所擬條約。刻但以民初無得地之由。自擬定後。未嘗輸稅。安通為己業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為酬直。且先令猛安謀克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

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復不足則續當議。時有落冗者與蔭蔭等爭。懿州地六萬頃。以皆無據。遂沒入官。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擬再立限令貧民請佃官地。緣今已過期。計已數足。其占而有餘者。若容告許。恐滋弊。況續告漏通地。勅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籍驗丁。以給貧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當矣。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可也。七月。諭旨尚書省曰。唐鄧穎蔡宿泗等處水陸膏腴之地。若驗等級。量立歲租。寬其徵納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邊地多為豪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貧民有贖。亦增深官租。其給丁壯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稅。八月。尚書省奏。河東地狹。稍凶荒。則流亡相繼。竊謂河南地廣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飢民減少。河南且無曠地矣。上從所請。九月戊寅。又奏。在制諸人請佃官地者。免五年租課。今乞免八年。則或多墾。並從之。十一月。尚書省奏。民驗丁佃河南荒閑官地者。如願作官地。則免稅八年。願為己業。則免稅三年。並不許貿易典賣。若豪強及公吏輩有冒佃者。限兩月陳首免罪。而全給之。其稅則視其鄰地定之。以三分為率。減一分。限外許諸人告請給之。制可。明昌元年二月。諭旨有司曰。瀕水民地已種蒔而為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對給。三月。勅當軍人所授田。止令自種。力不足者。方許人承佃。亦止隨地所產納租。其自欲折錢輸納者。從民所欲。不願承佃者毋強。六月。尚書省奏。近制以猛安謀克戶不務栽種桑果。已令每十畝須栽一畝。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屬州縣勸諭民戶。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並以事意慢輕重罪科之。詔可。八月。勅隨處係官閑地百姓已請佃者仍舊。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謀克。三年六月。尚書省奏。南京陝西路提刑司言。舊牧馬地。久不分撥。以致軍民起訟。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戶有憑驗已業及宅井墳園已改正給付。而其中復有官地者。亦驗數對易之矣。兩路牧地。南京路六萬三千五百二十餘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頃。五年。諭旨尚書省。遼東等路女直漢兒百姓可並令量力為蠶桑。二月。陳言。人乞以長吏勸農立殿最。遂定制。能勸農田者。每年謀克賞銀絹一兩疋。猛安倍之。縣官於本等陸五人。三年不忘者。猛安謀克選一官。縣官陸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答三十。分數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謀克追一官。縣官以陸等法降之。為永格。六年二月。詔罷括陝西之地。又陝西提刑司言。本路戶民安水磨油楸所占步數。在私地有稅。官田則有租。若更輸水利錢銀。是重併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錢銀以輔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視實占地數除稅租。命他路視此為法。承安二年。遣戶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邊勸舉軍民耕種。又差戶部郎中李敬義往臨濟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賃與人。違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撥地止十里內自種之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上聞六

路括地時。其間屯田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稅賦。虛拋物力者。應詔陳言。人多論之。五年二月。尚書省奏。若復遣官分往追照案悉。訟言紛紛。何時已乎。遂令虛抱稅石已輸送人官者。命於稅內每歲續剋之。泰和七年。募民種佃清河等處地。以其相分為諸春水處。何鵝鴨之食。八年八月。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人戶請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仍免八年輸納。若作己業。並依第七等稅錢減半。亦免三年輸納。自首冒佃比隣田。定租三分納二。其請佃黃河退灘地者。次年納租。向者小民不為久計。比至納租之時。多巧避匿。或復告退。蓋由元限太遠。請佃之初。無人保議。故爾。今請佃者可免三年。作己業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請退灘地。並令當年輸納。以鄰首保議為長制。宣宗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宰臣曰。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已為民佃者。則俟秋穫後。仍日給米一升。折以分鈔。太常丞石抹世勳曰。荒田牧地。耕闢費力。奪民素業。則民失所。况軍戶率無牛。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至春復還。為固守計。上卒從宰臣議。將括之。侍御史劉元規上書曰。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為此舉。民之孳孳。悉為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絕。若復行之。則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歲上大怒。罷之。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論。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南來。共圖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軍糧之術。眾議謂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泰政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匿。遂有捨田之言。及與人。能勿悔乎。悔則怨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曠地盡入富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從之。三年十月。高汝礪言。河北軍戶徙居河南者。幾萬口。日給粟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猶支三百萬。河南相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纔一百五十六萬。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遂命右司諫馮開等五人分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十一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命。尚書右丞高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者與人無幾。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況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蓋薄交固草根料結之荒地。軍不可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廬。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知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妄承風旨。追呼究詰。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則所在騷然矣。今民之賦。賦之三倍。平時飛輓轉輸。日不暇給。而復為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暨遷。行有還期。何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為。况無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詔罷。給田但半給糧。半給實直焉。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籍其數。上命省院議。所以給軍者。宰臣曰。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計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但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遠來哉。兼月支

口糧不可遽罷。臣等竊謂軍戶願佃者。即當計口給之。其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種。例令軍民得占。院官曰。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戶復乏農器。然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銳待敵之計。給之。則亦未能遽減其糧。若得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以省官廩耳。今奪於有力者。即以授其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戶。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司縣官能率民戶以助耕。而無騷動者。量加官賞。庶幾有所激勸。宰臣復曰。若如所言。則司縣官貪慕官賞。必將抑配。以至擾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來。農功甫畢。則併力轉輸。猶恐不及。豈有暇耕宅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為便。詔再議之。乃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為永業。半給軍戶。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居家安坐待哺。蓋不知屯田為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以逸待勞之策也。詔從之。興定三年正月。尚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東平嘗試行二三年。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十月。移刺不言。軍戶自徙於河南。數歲尚未給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貧者甚眾。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則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樞密院以謂俟事緩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災。流亡者眾。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太半。歲所入殆不能足。若撥授之。為永業。俟有獲。即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端也。上從之。又河南水災。連戶太半。田野荒蕪。恐賦入少。而國用乏。遂命唐都裕泰息壽頌毫及歸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種未溲者。種稻復業之戶。免本租及一切差發。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違制論。闕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貸。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幹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連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饑民流離者太半。東西兩路計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歛隨之。往往磨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蓄積漸饒。官糧可混令省。臣議之。更不能行。租賦金制。官地輪租。私田輪稅。和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為九。而差次之。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紆其期一月。屯田戶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謀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為初中都。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為。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粟。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錫。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

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戶監戶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蓋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民懇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都內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為限。遇閏月則展期半月。限外懇者不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損之數。六分則全徵。桑被災不能蠶。則免絲綿絹稅。諸路雨雪及禾稼收穫之數。月以捷步申戶部。凡敘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廕子孫及凡有出身者。謂司吏譯人等。出職帶官叙。當身者雜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應已帶數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太宗天會元年。初有司輕徭賦。勸稼穡。十年以遼人士庶之族。賦役等差不一。詔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詔免民戶殘欠租稅。皇統三年。蠲民稅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三月。謂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強戶不得抑配。貧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預借河北東西路中都租稅。上以國用雖乏。民力尤難。遂不允。三年以歲歉。詔免二年租稅。又詔曰。朕比以元帥府從宜行事。今開河南陝西山東北京以東及北邊州郡。調發甚多。而省部又與他州一例。征取賦役。是重擾也。可憫。元帥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糧餉。與水溢之地。蠲其賦稅。六年。以河北山東水免其租。八年十月。彰德軍節度使高昌福上書言。稅和甚重。上諭翰林學士張景仁曰。今租稅法。比近代甚輕。而以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斂。殊輕。非稅斂則國用何從而出。二年二月。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九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為水旱之所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朕廣蓄積。備饑饉也。小民以為稅重。小臣沾民譽。亦多議之。蓋不慮國家緩急之備也。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稅。十三年。謂宰臣曰。民間科差。計所免已過半矣。慮小民不能詳知。吏緣為姦。仍舊徵取。其令所在揭榜諭之。十月。初州縣官不盡力催督稅租。以致逆懸者。可止其俸。使之徵足。然後給之。十六年正月。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通檢後幾二十萬。六萬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戶部契勘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大。上曰。當察其實。毋令妄費也。十七年三月。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以水旱。傷民田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頃。詔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前歲被災。詔免其租稅。以戶部尚書曹望之之言。詔減廊延及河東南路稅五十二萬餘石。增河北西路稅八萬八千石。又詔諸稅粟。非關邊要之地者。除當歸數外。聽民從便折納。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災免租。前時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遞運者。復於它處。未嘗就役之家。徵錢償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夫錢。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行之。

復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兩不便也。不若止許所役免租稅。及鋪馬錢爲便。其預計實數以開。若和雇價直亦須裁定。也有司止其數歲約給六萬四千餘貫。計折粟八萬六千餘石。上復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內居者充役。二十六年。軍民地罹水旱之災者。二十一萬頃。免稅凡四十九萬餘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嘗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十一月。詔河水泛溢農田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懷慶孟鄆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則量減之。尚書省奏兩路田多峻阪。磽瘠者往往再歲一易。若不以地等級蠲除。則有不均。遂勅以赦書特免一分外。中田復減一分。下田減二分。舊制夏秋稅納粟麥草三色。以各處所須之物不一。戶部復令以諸所用物折納。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戶部謂如此。則諸路所須之物要當和而轉。轉民矣。遂命太府監應折納之物。爲祇承宮禁者。治黃河薪芻。增直二錢折納。如黃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產。乃令所屬計置。而罷它應折納者。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稅。恐慮粟積久腐敗。省臣奏曰。臣等議大定十八年。戶部尚書曹望之奏。河東及鄆延兩路稅額重。遂減五十二萬餘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東瘠地又減之。今以歲入度支。所餘無幾。萬一有水旱之災。既蠲免其所入。復出粟以賑之。非有備不可。若復欲減。將何以待之。如慮腐敗。令諸路以時曝曬。毋令致壞。違者問如律制。可十一月。尚書省奏。河荒閑官地。許人計丁請佃。願仍爲官者免租八年。願爲已業者免稅三年。詔從之。明昌二年二月。勅自今民有訴水旱災傷者。即委官按視其實。申所屬州府。移報提刑司。同所屬檢舉。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災傷。餓食之民。猶有未輸者。詔蠲之。九月。以山東河北三路被災。其權閣之租。及借貸之粟。令俟歲豐日續徵之。如秋山免園場。經過人戶。今歲夏秋租稅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諭旨。尚書省曰。海墻石城等縣地瘠民困。所種惟黍稷而已。及賦於官。必以易粟輸之。或令止課所產。或依河東路減稅。至還京當定議以聞。五年。勅免河決被災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詔責躬。免所旱州縣今年夏稅。九月。陳言者謂河間滄州逃戶。物力錢至數千貫。而其差發有司。止取辦於見戶。民不能堪矣。詔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隨其業。而權止其浮財。物力。五年正月。詔有司自泰和三年嘗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稅。八年五月。以宋謀和。詔天下免河南山東陝西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詔諸路農民請佃荒田者。與免租賦三年。作已業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請佃黃河退灘地者。不在免例。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通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責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捶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於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徵。必先期告之。不念者皆罷。庶民力寬而逋者可復。詔行之。十二月。詔免逃戶租稅。四年三月。免陝西逃戶租。五月。山東行省僕散安貞言。泗州被災。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數萬。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應一切之命。民皆遭竄。又別遣進納閑官。以相迫督。相枯勢營私。實到官者纔十之一。而徒使國家有厚歛之名。乞命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詔從之。興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

汝等連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奏。亳州大水。計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而已。詔命治三司官虛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詔免租。勸種。且命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寬民輪稅之限。十一月。上曰。聞百姓多逃。而逋賦皆押配見戶。人何以堪。軍儲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乎。遂命行部官閱實免之。已代納者給以恩例。或除它役。仍減桑皮。故紙錢四之一。三年。令逃戶復業者。但輸本租。餘苦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戶。有司失信擅科者。以違制論。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而雨等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籌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于民。民計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五年十月。上諭宰臣曰。比欲民多種麥。故今所在官貸易麥種。今開實不貸與。而虛立案簿。反收其數。以補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元光元年。上聞向者有司以徵稅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應限。今麥將熟矣。其諭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九月。權立職官。有田不納租。京南司農鄉李蹊言。按濟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輪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爲終限。若輪遠倉及泥渾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食也。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於二麥。朝廷不從。元光二年。宰臣奏。去歲正月。京師見糧纔六十餘萬石。今三倍矣。計國用頗足。而民間租稅徵之不絕。恐貧民無所輸。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諭止之。

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末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八石。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會三年。太宗以歲稔。官無儲積。無以備饑饉。詔令一末賦粟一石。每謀克別爲一庫貯之。四年。詔內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爲定制。世宗大定元年。詔諸猛安不經遷移者。徵牛具稅。粟就命謀克監其倉廩。損則坐之。十二年。尚書省奏。唐古部民舊同猛安謀克定稅。其後改同州縣。履畝立稅。頗以爲重。遂命從舊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襲。謀克許以親族從行。當給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則於官家之家。量撥地六具與之。二十一年。世宗謂宰臣曰。前時一歲所收。可支三年。比聞今歲山西豐稔。所穫可支三年。此間地一歲所穫。不能支半年。而又牛頭稅。粟每牛一頭。止令各輸三斗。又多逋懸。此皆遞互隱匿所致。當令盡實輸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謂左丞完顏襄曰。卿家舊止七具。今定爲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議此。而卿皆不欲蓋。各顧其私。爾是後限民口二十五。一具。七月。尚書省復奏。其事。上慮版籍歲久。貧富不同。猛安謀克又皆年少。不練時事。一具軍餉。按籍徵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推排。閱其戶口畜產之數。其以上京二十二路來上。八月。尚書省奏。推排定猛安謀克戶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

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軍司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口。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十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刺唐古二部五乳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後二十六年。尚書省奏併徵牛頭稅粟。上曰。積壓五年。一旦併徵。民何以堪。其令民隨年輸納。被災者蠲之。貸者俟豐年徵還。

金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三 (錢幣)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重寶亦用之。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製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歷四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鑄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鑄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書張中彥言。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四年。浹不行。詔陝西行戶部并兩路通檢官詳究其事。皆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實不為準數。公私不便。遂罷之。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錢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年。上諭戶部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物。其諸路酷權之貨。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戶部官曰。先以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轉。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賚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恩而後行者也。此尙出朕安用若為。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於它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為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贖。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克府庫。將安用之。天下之大。朕豈能一一徧知。凡此數事。汝等何為而至此。且戶部與它部不同。當從宜為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戶部官誰不能為。十一年二月。禁私鑄銅錢。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鐘磬鉦鈸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上與宰臣議鑄錢之術。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銀坑。治皆可採。以鑄錢。臣竊謂工費過於所得數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但在民間。而新錢日增。爾其遣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復問琚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琚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或言鑄錢無益。所得不償所費。朕謂不然。天下一家。何公私之間。公家之費。私家得之。但新

幣日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訪察銅鑛苗脈。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斑駁黑澁。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仍杖季孫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內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十九年。始鑄至萬六千餘貫。二十年。詔先以五千進呈。而後命與舊錢並用。初。新錢之未行也。以宋大觀錢作當五用之。二月。上聞上京修內所市民物。不即與直。又用短錢。責宰臣曰。如此小事。朕豈能悉知。卿等何為不察也。時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韓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監曰阜通。設監一員。正五品。以州節度兼領。副監一員。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領。丞一員。正七品。以觀察判官兼領。設勾當官二員。從八品。給銀牌。命副監及丞更馳驛經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參知政事粘剌幹特刺提控代州阜通監。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監鼓鑄歲久而錢不加多。蓋以代州長貳廳幕兼領。而奪於州務。不得專意綜理故也。遂設副監。丞為正員。而以節度領監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錢難。朕嘗計之。京師積錢五百萬貫。亦不為多。外路雖有終亦無用。諸路官錢。非屯兵處。可盡運至京師。太尉丞相克寧曰。民間錢固已艱得。若盡歸京師。民益艱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餘半變折輕齋。則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諭宰臣曰。國家銅禁久矣。尙聞民私造腰帶及鏡。託為舊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約。二十七年二月。曲陽縣鑄錢別為一監。以利通為名。設副監監丞給驛更出經營銅事。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處積貯。既不流散。公私無益。與無等爾。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輓運之費。縱所費多。亦惟散在民間。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鴈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鑛之地。雖曰官運。其顧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鑛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顧直既低。又有刻剝之弊。而相視苗脈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觀。謂當開採。因以取賄。又隨治夫匠。日辦冶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用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其利便也。宰臣以聞。遂罷代州曲陽二監。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紆其期爾。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至是二監既罷。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遂罷七年釐革之法。交鈔字皆方換法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入多少。民莫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交鈔之制。外為闡作花紋。其上衛書費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

料號衡閣下。日中交鈔庫。准尚書戶部承都察劄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刻工墨錢若干。文庫摺撥司庫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摺印支錢處合同除用印依常例。初大定間定制。民間應許存留銅鑄器物。申賣入官。每斤給錢二百文。其棄藏廢棄器物首納者。每斤給錢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賣銅器價。令運司佐貳檢校。鏡每斤三百十四文。鍍金御仙花腰帶。七貫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帶。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檀銀羅文束帶。八貫五百六十文。魚袋。二貫三百九十九文。鈹鈔鑄鑿每斤一貫九百二十文。鈔梓坐銅者。二貫七百六十九文。鑰石者。三貫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勅減寶鏡價。防私鑄銷錢也。舊嘗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探銅。明昌三年。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探。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內探煉。上是其言。遂不許出界。五月。勅尚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毋令多於見錢也。四年。上諭宰臣曰。隨處有無用官物。可爲計置。如鐵錢之類是也。或有言鐵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錢償之者。參知政事皆持國不可。上曰。令償之。尚壞不償。將盡壞矣。若果無用。曷別爲計。持國曰。如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隔銅錢不令過界爾。如陝西市易亦有用銀布。麻葛。舊有鐵錢。宜姑收貯。以備緩急。遂令有司籍鐵錢。及諸無用之數貯於庫。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陝西交鈔。多於見錢。使民艱於流轉。宰臣以聞。遂令本路權稅及諸名色錢。折交鈔官俸。許錢絹銀鈔各半之。若錢銀數少。即全給交鈔。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所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在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三萬貫。猛安謀克則以牛具爲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餘。盡令易諸物收貯之。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爲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爲賞。餘皆沒入。又諭旨有司。凡使高麗還者。所得銅器。令盡買之。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舊立交鈔法。凡以舊易新者。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貫例。每張收八文。既無益於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每以鈔買鹽引。每貫權作一貫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錢貫可令收十二文。買鹽引者。每貫可權作一貫一百文。時交鈔所出數多。民間成貫例者。艱於流轉。詔以西北二京遼東路。從宜給小鈔。且許於官庫換錢與它路通行。十一月。尚書省議。謂時所給官兵俸及邊屯軍。須皆以銀鈔相兼。舊例每鈔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隨處。若許見錢越境。雖非銷毀。即與銷毀無異。遂立制以錢與外方人使及與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阻僮同罪。捕告人之賞。官先爲代給錢五百貫。其逮及與接引館伴。先排通引書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償。時交鈔稍滯。命西京北

京臨濟遼東等路。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時。既行限錢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條約。不爲不重。其令御史臺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間鈔滯。盡以一貫以下交鈔易錢用之。遂復減元限之數。更定官民存留錢法。三分爲率。親王公主官官許留一分。餘皆半之。其贏餘之數。期五十日內。盡易諸物。違者以違制論。以錢告者。於兩行部各置回易務。以綿絹物段易銀鈔。亦許本務納銀鈔。赴棧場出鹽引。納鈔於山東河北河東等路。從便易錢。各降補官。及德號空劄三百度牒一千。從兩行部指定處限四月。進納補換。又更造一百例小鈔。並許官庫易錢。一貫二貫例。並支小鈔。三貫例。則支銀一兩。小鈔一貫。若五貫十貫例。則四分支小鈔。六分支銀。欲得寶貨者。有阻滯及輒減價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銀鈔阻滯。乃權止山東諸路。以銀鈔與綿絹鹽引。從便易錢之制。令院務諸科名錢。除京師河南陝西銀鈔從便。餘路並許收銀鈔各半。仍於鈔四分之一。許納其本路隨路所收交鈔。除本路者不復支發。餘通行者。並循環用之。權貨所鬻鹽引。收納寶貨與鈔相半。銀每兩止折鈔兩貫。省許人依舊詣庫納鈔。隨路漕河所收。除額外羨餘者。亦如之。所支官錢。亦以銀鈔相兼。銀已零截者。令交鈔庫不復支。若寶貨數少。可浸增。銀鈔既通。則物價自平。雖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滯銀鈔罪制。四年。以戶部言。命在都官錢權貨務鹽引。並聽收寶貨。附近鹽司。貼錢數。亦許帶納。民間寶貨有所歸。自然通行。不至銷毀。先是設四庫印小鈔。以代鈔本。令人便查小鈔。赴庫換錢。即與支見錢無異。今更不須印造。俟其換盡。可罷四庫。但以大鈔驗錢數。支見錢。時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難以銅錢。浸不能行。京師閉肆。五年十二月。宰臣奏。比以軍儲調發。支交出鈔數多。遂鑄寶貨與錢兼用。以代鈔本。蓋權時之制。非經久之法。遂罷承安寶貨。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鈔未平。官之所定。每鈔以十萬爲準。而市肆纔直八萬。蓋出多人少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下省議。宰臣謂。軍興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遂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價之平。宜令諸名若鋪馬車須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朝廷慮其病民。遂令諸稅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限路分通納。戶部見徵累年鋪馬錢。亦聽收其半。閏十二月。上以交鈔事。召戶部尚書孫師。師復亨。議於內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請廢不同。既而復亨言。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彌甚。乃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于官。何耶。其集問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罷限錢法。從戶部尚書上官瑜所請也。四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所以足銅之術。中丞孟鑄謂。鑄錢作銅。及盜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鄰。太府監梁璋等言。鑄錢甚費。費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採銅拘器。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爲買之。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者。法器。民間鑄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買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糾。坐其官。寺觀許童行。告者賞。候銅多。別具以聞。八月。定從便易錢法。聽人

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歸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五年。上欲罷交鈔工墨錢。復以印時常費。遂命貫止收六文。六年四月。陝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為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六年十一月。復許諸路各行小鈔。中都路。則於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則於南京歸德河南府山東東路。則於益都濟南府。山東西路。則於東平大名府。河北東路。則於河間府冀州。河北西路。則於真定彰德府。河東南路。則於平陽河東北路。則於太原汾州。遼東則於上京咸平西京則於西京撫州。北京則於臨潢府。官庫易錢。令戶部印小鈔五等。附各路同見錢用。七年正月。勅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惟遼東從便。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於市。上知之。諭旨於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五月。以戶部尚書高汝礪議立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以鈔庫至急切。增副使一員。汝礪又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等十人議。月餘不決。七月。上召議于泰和殿。且諭汝礪曰。今後冊謂鈔多不加重。而輒易之。重之加於錢可也。明日。勅民間之交易與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物六釐。山西遼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東鄙屯田戶。以六分之一用鈔。不須立契者。惟遼東錢鈔從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賞有差。監臨犯者杖且解職。縣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罰。集案沮法者以違制論。工墨錢每張止收二錢。商旅覓見錢不得過十貫。所司籍辦鈔人。以防偽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十貫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鈔法流通為稱職。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上曰。糾察之官。乃先壞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階。解職。戶部尚書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辦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聞。民間舊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十貫以上。不許特行。權鹽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俸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遣近侍諭旨尚書省。今既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為稱職。否則為不稱職。仍於州府司縣官給由內明書所犯之數。但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准用。十月。樞密言交鈔鈔料號不明。年月故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辦鈔。庫子鈔雖弊不偽。亦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既有設置合同。換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慮無合同之地。難以易者。令官庫凡納鈔者。受而不支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十一月。上諭戶部官曰。今鈔法雖行。卿等亦宜審察。少有不稱職。即當以聞。勿謂已行而憚改。汝礪對曰。今諸處置庫多在公廩內。小民出入頗難。雖有商賈易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首其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它路脫或有如此者。臣等謂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鈔為鈔本十萬貫。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為差。

易錢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錢充庫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庫於市肆之會。令民以鈔易錢。是月。勅捕獲偽造交鈔者。皆以交鈔為賞。時復議更鈔法。上從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惟遼東從便。河南陝西山東及它行鈔諸路院務諸稅及諸科名錢。並以三分為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餘並收見錢。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為降。遂命監察御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與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八月。從遼東察司楊雲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科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押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名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為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於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與典者。以違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諸物。是制既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二年。潢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餉困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淺於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濫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符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密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道十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為名。量民力徵歛。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錢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習易于江淮。錢多人于宋矣。宋人以為善。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燕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供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懷州舊鑄錢鉅萬。今既無用。願貫為甲。以給戰士。時有司輕罪議。率以錢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贖皆以銀價為準。六月。勅議交鈔利便。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議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浮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自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由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且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什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

盡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贖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制可。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騰。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闕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爲定制。務從其便。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敵有術而後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僞造寶券。官賞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壅滯。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麥粟。兼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爲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流通。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四月。河東行省省官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宜量民力徵歛。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爲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歛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販販。繼踵南渡。遂致物價翔騰。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徵軍須錢。宜從所請。若陝西可徵。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爲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以下相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吸用之。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歛于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既而隴州防禦使完顏寅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寓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流通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歛少支爾。然歛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爲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奧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鶚。皆主更造。戶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里白。皆請徵歛。惟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並行。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

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於徵之。爲法。特徵於農民。則不可。若徵於市肆商賈之家。是亦徵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爾。其歛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若少寬民力。然後徵之。與行之不難。樞密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小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獨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有監察二人。馳驛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交諍。以爲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爲者。徒害人爾。上以衆議紛紛。月餘不決。厭之。乃詔如舊。紆其徵歛之期。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與定元年二月。始詔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僞造。阻罪及捕獲之。賞五月。以鈔法屢變。隨出而隨壞。製紙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輸轉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稅三倍於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歛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徵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難當納之。則實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爲者。交鈔也。出於國而可變。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爲小鈔。小鈔弊。則改爲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爲通寶。變制在我。尙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徵。若是其剝。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穡。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飢之害。重。爾時不能用。三年十月。省臣奏。尙以物重錢輕。犯賊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每兩爲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賊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纔爲錢四百有奇。則當杖輕重之間。懸絕如此。遂命准犯時銀價論罪。三月。參知政事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賊者。並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爲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輪銀。既足以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慢者。止徵通寶見錢。贖污故犯者。輸銀。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爲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歛。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探銅鑄錢。而官製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日出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臣謂宜令民鑄錢。而當歛鈔者。亦聽輸銀。民

因以銀鑄錢數等文曰與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五年閏十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之初通寶四貫爲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與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爲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陞職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滯則亦追降的決爲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議法失科舉法失舉則御史降罰集案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爲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金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四(鹽)酒醋茶(諸征商)金銀稅

鹽金制權貨之目有十日酒麴茶醋香藥丹錫鐵而鹽爲稱首貞元初蔡松年爲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鈔合鹽引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釐革之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澤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掣解而已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大定十三年四月併爲山東鹽司二十一年滄州及山東各務增奏冒禁鬻鹽朝論慮其久或廢法遂併爲海鹽鹽使司十一月又併遼東等路諸鹽場爲兩鹽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潔爲西京鹽司是後惟置山東滄寶抵葛解北京西京七鹽司山東滄寶抵斤三百爲袋袋二十有五爲大套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寶抵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爲小鈔引給之以便其鬻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爲一席席五爲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運司同鬻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山東滄州之場九行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亳陳蔡穎宿泗曹睢鉅單壽諸州葛之場十二瀋洛場行葛州臨洪場行嶺榆場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的山東海縣板浦場行連水沐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

行即墨萊陽縣之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鬻零鹽不用引目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抵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於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西鄜州諸郡高汝諸州西京遼東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瀋府肇州泰州之境與接壤者亦預焉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詔以銀牌給益都瀋滄鹽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鹽引宋俱言更定狗潔鹽場作六品使司以誤爲使順聖縣令白仲通爲副以是歲入錢爲定額四月以烏古里石壘民饑罷其鹽池稅十二年十月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宰百言去鹽澤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十三年二月併梳永鹽爲寶抵使司罷平瀋鹽滄州舊廢海阜鹽場三月州人李格請復置詔遣使相視有司謂是場與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必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三月大鹽澤設鹽稅官復免烏古里石壘部鹽池之稅二十一年八月參知政事梁肅言寶抵及傍縣多闕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虧課今歲糧以七十餘萬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獻等六州粟百餘萬石給足以賑之不煩易也遂罷十二月罷平州橋配鹽課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攸收日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鹹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張仲愈獨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衆不可縱也上曰刮鹹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渤海之人恣刮鹹而食將侵官課矣力言不已乃以攸同刮鹹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十一月張邦基言寶抵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貸支償直以優鹽戶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謂丞相烏古論元忠等曰會寧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謀克戶甚艱舊速頻以東食海鹽蒲與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添竈戶庶可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咸平府以東規畫矣上曰不須待此宜亟爲之通又言可罷上京酒務聽民自造以輸稅上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煮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即以私沽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爲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二十八年尙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鹽以爲私鹽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課亦必加刑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五月朔巡捕使山東滄寶抵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滄寶抵置於深州及寧津縣寶抵置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兗州秩從六品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於人家搜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私者則捕之在三百里內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亦如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宮諭有司曰比

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濼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
議之十二月戶部尚書鄧儼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乾辦錢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
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幣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况太
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添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
課爾近已減寶兵山東滄鹽價斤爲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
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况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
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爲出必無不足之患乞令平濼乾辦鹽課亦
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誣罔之弊禮部尚書李晏等曰所謂乾辦者既
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者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爲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
自已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
刑部尚書郭邦傑等則謂平濼渤海及太原兩地可依舊乾辦餘同儼議御史中丞移刺仲
方則謂私前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
大興府事王脩請每斤減爲二十文罷巡鹽官左諫議大夫徒單鎰則以乾辦爲便宰臣奏
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爲得中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
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可自來歲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爲三十文
已發鈔引未支者准新價足之餘從所請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時既詔罷乾辦鹽
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刺九勝奴廣寧推官宋展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遼
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爲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爲額額西京及解州巡捕使明昌
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乾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徵督上
命俟農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
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詔自今如有盜助者聽鹽司官輒捕民
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索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孫即康
等同鹽司官議軍民私鹽三百里內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徵捕獲之賞於販造
者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又濱州渤海縣永和
鎮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爲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期設巡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
乞陞爲從七品用進士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餘皆從之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
行於山東等六路濼洛等五場止行於沂鄒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
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姦弊遂定令五場自爲通比舊
法與鹽司使通比故至是始改焉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事等以課不能及額繳進告
勅遂遣使按視十三場再定除濼洛等五場係設管勾可即日恢辦乃以事所告八場從大
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戶部郎中李敬義等言八小場今新定課有減
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減錢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錢數不復盡實附
歷納官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制令即日收辦十一月以舊制猛安謀克犯私鹽課

勸者轉運司按罪遂更定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私酒鹽則屬轉運司三百里外者則
付提點所若遠問犯人而所屬概不遣者徒二年十一月尚書省議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
錢四十一文寶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減爲三十文計減百八
十五萬四千餘貫後以國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復加三文爲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
月尚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不甚多况日用不可闕
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復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
價每一斤加爲四十二文解州舊法每席五貫文增爲六貫四百文遼東北京舊法每石九
百文增爲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舊石二貫文增爲二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爲
二貫文既增其價復加其所鑿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
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爲一千七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東舊
課歲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增爲四百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
文滄州舊課歲入百五十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爲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寶坻
舊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文增爲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解州
舊入八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七貫五百文增爲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五
十六文遼東舊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文增爲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
貫二百五十六文北京舊入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文增爲三十四萬六千一
百五十一貫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舊入十萬四百一十九貫六百九十六文增爲二十
八萬二千六百六十四貫六百八文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謀克有告私鹽而不捕者杖之其部
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數多寡論罪今乃有身犯之者與犯私酒鹽殺牛者皆世襲權貴之家
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數不以贖論不及徒者杖五十八月命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每
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縣巡察私鹽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滄濱兩司鹽袋歲買席百二
十萬皆取於民清州北靖海縣新置滄鹽場本故獵地沮洳多蘆宜弛其禁令民時採而織
之十一月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舊制捕告私鹽酒麴者計斤給賞錢皆徵于犯人然監
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
也乞以司縣巡捕官不賞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徵以入官則罪賞均矣詔從之三年
二月以解鹽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進士授鹽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後擬
注四年六月以七鹽使司課額七年一定爲制每斤增爲四十四文時恒州刺史張煥乞以
鹽易米詔省臣議之六月詔以山東滄州鹽司自增新課之後所虧歲積蓋官既不爲經鹽
而管勾監同與合干人互爲姦弊以致然也即選才幹者代兩司使副以進士及部令史譯
人書史譯史律科經童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爲管勾而罷其舊官十月西北路有犯花鹹
禁者欲同鹽禁罪宰臣謂若比私鹽則有不同詔定制收贖者杖八十斤加一等罪止徒
一年賞同私禁例五年六月以山東滄州兩鹽司侵課遣戶部員外郎石鉉按視之還言令
兩司分辦爲便詔以周昂分河北東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隴陳蔡許穎州隸滄鹽司以山

東東西路開濮州歸德府曹單毫壽州隸山東鹽司各計口承課十月簽河。北東。西大名。按察司事張德潤言海埔人易得私鹽故犯法者衆可量戶口均配之。尙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弊。言萊密等州。比年不登。計口實鹽。所斂雖微。人以爲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無藉之人。難以配賣而不爲。遂定制命與鹽司皆聽驛巡察境內。六年二月。右丞相內族宗浩奏知政事賈鉉言。國家經費。惟賴鹽課。今山東賦五十餘萬貫。蓋以私者盜販者成。鹽司既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爲禁。若止論販私鹽者之數。謂俸降職。將抑而不中。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令鹽司以達者部。以爲降降。遂詔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則每半月俸一歲五次。則奏裁巡捕官。但犯則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四月。從涿州刺史夾谷蒲乃言。以萊州民所納鹽錢。聽輸絲綿鈔。七年九月。定西北北京遼東鹽使判官及諸場管勾增虧升降格。凡文資官吏員諸局署承應人。應驗資歷注者。增不及分者。陞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兩資。選一官。四分減兩資。選兩官。虧則視此爲降。如任迴驗官注擬者。增不及分。陞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一資。選一階。四分減兩資。選兩階。虧者亦視此爲降。十二月。尙書省以盧附翼所言。遂定制竈戶盜賣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若留者減盜一等。若刮謙土煎食之。探黃穗草。燒灰淋鹵及以醇粥爲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言。鹽管勾自改注進士諸科人。而監官有失超陞縣令之階。以故意而虧課。乞依舊爲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時。選當時到部人截替。遂擬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詔沿淮諸樞場。聽官民以鹽市易。宣宗貞祐二年十月。戶部言。陽武延津原武滎澤河陰諸縣。饑饉。民私煎不能禁。遂詔置場設判官管勾各一員。隸戶部。既而御史臺奏諸縣皆有有力者奪之。而商販不行。遂勅御史分行申明禁約。三年十二月。河東南路權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絳解民多業助鹽。由大陽關以易陝。越之粟及還渡河。而官邀糴其入。其旅費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部復自運以易粟于陝。以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憫也。乞罷邀糴以紓其患。四年七月。慶壽又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強取之。非奪而何。乞彼此登聽民便。則公私皆濟。上從之。與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義合克戎寒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歲獲十三萬餘斤。可輸錢二萬貫以佐軍。三年。詔用其言。設官鹽。鹽給邊用。四年。李復亨言。以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充關東之用。尋命解鹽不得通陝西。以北方有警。河警方急也。元光二年。內族詔可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墻以固之。

酒。金樞密因遼末舊制。天會三年。始命樞密官以周歲爲滿。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鞠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

與少尹招復酒戶。八年。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鹽場不及五萬貫者。依舊例通注文。課官餘並右職。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爲之。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權奪其俸。乃以酒徵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已。請以贖論。上曰。雖非私贖。而貧民亦被其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二十六年。省奏鹽鐵酒麴自定課後。增各有差。上曰。朕頃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都院取課。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而無餘膳。可與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難哉。慮費用皆出於民。不忍爲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從來。若欲辦增羨者。酬選。虧者懲。仍更定併增併虧之課。無失元額。如橫班。祗虧者。與餘差。一例降罰。庶有激勸。且如功酬合辦二萬貫。而止得萬七八千。難逃兩酬者。必止納萬貫。而輒以餘錢入已。今後可令見差使內不迭酬餘錢。與後差使內所增錢通算爲酬。庶錢可入官。及監官食直若不先與。何以責廉。今後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罷拘欄人。二十七年。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趨課。而聽民酤。戶部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廣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迭刺部。族。天城。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課。令即日收辦。中都趨使司。大定間。歲獲銀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承安元年。歲獲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歲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七月。定中都趨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爲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數爲額。五年四月。省奏舊隨處酒稅務所設拘欄人。以射糧車歷過隨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罷去其隨朝應役軍人。各給添支錢。舉酬其勞。今擬將元收拘欄錢。以代添支。令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隨課代輸。更不入比。歲約得錢三十餘萬。以佐國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趨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併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新增諸物。一分稅錢。併入通爲課額。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釀錢。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若數外賣及將帶過數者。罪之。宣宗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迴秀言。大定中。酒稅歲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後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亦五十餘員。虛費月廩。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復設趨使司。

酒。金樞密因遼末舊制。天會三年。始命樞密官以周歲爲滿。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鞠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

及折物。各從其便。五月。以山東人戶造賣私茶。侵伸權貨。遂定比煎私鑿例罪徒。二年。泰和四年。上謂宰臣曰。朕嘗新茶。味雖不嘉。亦豈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東河北四路。悉椿配於人。既曰強民。宜抵以罪。此舉未知運司與縣官孰爲之所屬。按察司亦當坐罪也。其闕實以聞。自今其令每袋價減三百文。至來年四月。不售。雖腐敗無傷也。五年。春。罷造茶之坊。三月。上諭省臣曰。今雖不造茶。其勿伐其樹。其地則忍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樹稿者。命補植之。十一月。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吸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止。恐耗財。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綉。有益之物。不可也。國家之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爲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國幣財竭。奏曰。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闕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著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諸征商海陵。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七月。各徵錢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務。勅及功。酬格。八月。罷諸路關稅。止令議察。三年。尚書省奏。山東西路轉運司。言坊場河渡。多遺欠。詔如監臨制。以年歲遠近。爲差調減。又以尚書工部令史。劉行義。言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漕罷設官。復召民射買兩界之後。仍舊設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戶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同利。其七處設官。可罷之。委所屬禁豪強。毋得擅其利。明昌元年正月。勅尚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遂罷坊場。免賃房稅。十月。尚書省奏。今天下使司院務。既減課額。而監官增。既有陸遷追殿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犯場務者。則論如制。詔從之。二年。詔減南京出賃官房及地基錢。三年。諭提刑司。禁勢力家。不得固山澤之利。又司竹監。歲採八破竹五十萬竿。春秋兩次輪都水監。備河防。餘邊刀笋皮等。實錢三千貫。菜錢二千貫。爲額。明昌五年。陳言者。乞復舊置坊場。上不許。惟許增置院務。詔尚書省。參酌定制。遂撥遼東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視量添設院務。于二十三處。自今歲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間。中都稅使司。歲獲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餘貫。承安元年。歲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務課。令運司差官監權。金銀之稅。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採。二十分取一爲稅。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銀百。分中取一。諸物取三。今物價視舊爲高。除金銀則額所不能盡。該自餘金銀。可並添一分。詔

從之。七年三月。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錢四分。而金銀乃重細之物。多出富之家。復止三分。是爲不倫。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議以爲如此。恐多隱匿。遂止從舊。金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五 (榷場 和糴 常平倉 水田 區田 入粟贖度牒)

榷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於經用焉。熙宗皇統二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於兩界。九月。命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鄧州蔡鞏洪等州。并膠西縣所置者。而專置於泗州。尋伐宋。亦罷之。五年八月。命榷場。起赴南京。國初於西北。招討司之。燕之城北。羊城之間。皆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馬於夏國之榷場。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額密鳳翔蔡鞏洪諸場。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麵及羊豕之脂。并可作軍器之物。入外。十七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大石交通。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邊榷場。可止留一處。作悉罷之。令所司嚴察。細。前此以防姦細。罷西界蘭州保安綏德二榷場。二十一年正月。真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於綏德爲要地。可復設互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隣西夏。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榷場。故姦人得往來。擬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之。上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於綏德州復置一場。十二月。禁壽州榷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贊見場官之錢幣也。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書省以泗州榷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爲增修舍屋。倍設關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權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除皆修完之。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莠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溫柑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秦州西子城場。大定間。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九貫。承安二年。復置於保安蘭州。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告開榷場。擬於轄里。尼要安置。許自今年十二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榷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諸場。以伐宋。皆罷。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宣宗貞祐元年。秦州榷場。爲宋人所焚。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兗州復開設之。歲所獲以十數萬計。三年七月。議欲聽榷場。互市用銀。而計數稅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參知政事。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斂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爾。况許之乎。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矣。上曰。當悉計之。與定元年。集賢諸議官呂鑑言。嘗監息州榷場。每場獲布數千匹。銀數百兩。兵與之後。皆失之。金銀之稅。世宗大

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治九年御史臺奏河南府以和買金銀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日初朕欲泉貨流通故令行豈可反害民乎遂罷之十二年詔金銀坑治悉民採母收稅二十七年尚書省奏聽民於慶陝探銀承納官課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餘錠銀五十萬二千餘錠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諸處銀治禁民探煉五年以御史臺奏請令民探煉隨處金銀銅冶上命尚書省議之宰臣謂國家承平日久戶口增息雖管禁之而貧人苟求生計聚衆私煉上有禁之名而無杜絕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買則貧民壯者爲夫匠老稚供雜役各得均齊而射買之家亦有餘利如此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顧工糜費百端者有開矣遂定制有治之地委謀克縣令籍數召募射買禁權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與如舊場之例令州府長官一員提控提刑司訪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終非長策參知政事胥持國曰今姑聽如此後有利然後設官可也譬之酒酤蓋先爲坊場而後官權也上亦以爲然遂從之填山西銀山之銀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糴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後倉庫久匱遣太子少師完顏守道等山東東西路收糴軍糧除戶口歲食外盡令納官給其直三年謂宰臣曰國家經費甚大向令山東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未足爲備自古有水旱所以無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爲二年之儲若遇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糴以足之京師之用甚大所須之儲其勅戶部宜急爲計五年責宰臣曰朕謂積貯爲國本當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稱委任之意六年八月勅有司秋成之後可於諸路廣糴以備水旱九年正月諭宰臣曰朕觀宋人虛誕恐不能久違誓約其令將臣謹飭邊備以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在廣糴以實倉廩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十二月詔在都和糴以實倉廩且使錢幣流通又詔凡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十六年五月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備緩急十七年春尚書省奏先奉詔賑濟東京等路飢民三路粟數不能給上曰朕嘗諭卿等豐年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爲國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即今不給可於隣道取之自今多備當以爲常四月尚書省奏東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闕食者已賑之矣尚有未賑者詔遣官詣復州曷蘇館路檢視富家蓄積有餘增直以糴令近地居民就住受糴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霧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糴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諭旨戶部官聞通州米粟甚賤若以平價官糴之何如於是有所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今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若即差官爭糴恐市價騰踴貧民愈病請俟秋收日依常平倉條理收糴詔從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日聞米價騰踴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糴之其明告民不須貴價私糴也六年七月勅宰臣曰詔制內饑饉之地令減價糴之而貧民無錢者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爲闕食州縣一年則當賑貸二年然後賑濟如其民實無恒產者雖應賑貸亦請賑濟上遂命開闢饑荒之地可以辦錢收糴

者減價糴之貧乏無依者賑濟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礪糴於河南諸郡令民輸晚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糴民輸之餘粟侍御史黃摺奴申言汝礪所糴足給歲支民既於租賦之外轉輸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爲歸資而又強取之可乎且糴此有日矣而止得三百餘石此何濟也詔罷之十二月附近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騰踴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候警言河北人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沁河諸津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爲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糴兵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從之又制凡軍民客旅粟不於官糴處糴而私販渡河者杖百沁河軍及畿察權豪家犯者徒年杖數並的決從重以物沒官上以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尚書省措畫之省臣奏已命山東河北權酷及濱滄鹽司以分數帶納矣今河北艱食販粟北渡者衆宜權立法以遮糴之擬於諸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之北岸以週易糴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姦幣亦使錢入京師從之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饑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場功甫畢官租未了而國已空矣此當者益富而貧者益貧者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宰臣行之是年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邀糴事(見鹽志下)興定元年上頗聞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戶部郎中楊宜權陝西行六部尚書收給潼陝軍馬之用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六月立和糴賞格

常平倉世宗大定十四年嘗定制詔中外行之其法尋廢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勅省臣詳議以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料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糴詔從之三年八月勅常平倉豐糴儉糴有司奉行動情褒罰之制其備論諸路其奉行減裂者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宰臣曰隨處常平倉往往有名無實况遠縣人戶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糴糶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戶口三萬之糧悉數多致損故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以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屯軍貯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有倉仍舊否

則刑置郡縣吏代所糶粟無境。一月內交割給由。如無同管勾。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糶不及一分者。本等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日斟酌黜陟。九月。勅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董其事。以所糶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又諭尚書省曰。上京路諸縣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常備粟數。以聞。四年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戶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稅粟二十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臣等以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似不必置。遂止。五年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皆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糶。恐復騰踊。於民未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糶。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水田。明昌五年閏十月。言事者謂郡縣有河者可開渠引以溉田。詔下州郡。既而八路提刑司雖有河者皆言不可。惟惟中都路言安肅定興二縣。可引河溉田四十餘畝。詔命行之。六年十月。定制縣官任內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陞本等首注。除謀克所管屯田能那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疋。其租稅止從陸田。承安二年。勅放白蓮潭東水與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毀高粱河開從民灌。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州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它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計點。就令審察。若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揭開河或開井。如何爲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淵言。礪山諸縣陂湖水至。則畦爲稻田。水退種麥。所收倍於陸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歲可得十萬石。詔從之。興定五年五月。南陽令李國瑞創開水田四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狀。徧諭諸道。十一月。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漑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爲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穫多於地。陸地數倍。勅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依陸田。不復添徵。仍以官賞激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戶部郎中楊大有等詣京東西南三路開水田。

區田之法。見趙康養生論。自是歷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趙過一畝三剛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執嘗論其法於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農民不達此法。如其可行。當遍諭之。四年夏四月。上與宰執復言其法。久之。參知政事胥持國曰。今日方之大定間。戶口既多。費用亦厚。若區種之法。良多利益。上曰。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則何爲不行也。持國曰。所以不行者。蓋民未見其利。今已令試種於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監督之。若使民見收成之利。當不率而自效矣。參知政事夾谷衡以爲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

廢墾之田功也。上曰。姑試行之。六月。上問參知政事胥持國曰。區種事如何。對曰。六七月之交。方可見矣。又問河東及代州田種。今歲佳否。曰。比常年頗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馳驛巡視京畿禾稼。五年正月。勅諭農民使區種。先是陳言人武陟高登。上區種法。且請驗人。丁地土多少。定數令種。上令尚書省議。既定。遂勅令農田百畝以上。如朔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仍委各千戶謀克縣官依法勸率。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馬百祿奏。聖訓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即止。臣以爲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泰和四年九月。尚書省奏。近奉旨講議區田。臣等謂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倉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區種。農民見有利。自當勉以效之。不然。督責雖嚴。亦徒勞耳。勅遂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隨宜勸諭。亦竟不能行。

入粟贖度牒。熙宗皇統三年三月。陝西旱饑。詔許富民入粟補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興歲歉。下令聽民進納補官。又募能濟饑民者。視其人數爲補官格。五年。上謂宰臣曰。頃以邊事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命民進納補官。及賣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額。今邊鄙已寧。其悉罷之。慶壽寺天長觀歲給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以賜之。明昌二年。勅山東河北關食之地。納粟補官有差。承安二年。賣度牒師號寺觀額。復令人入粟補官。三年。西京饑。詔寬度牒以濟之。宣宗貞祐二年。從知大興府事胥鼎所請。定權宜贖恩例格。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三年。制無問官民。有能勸率諸人納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選官一階。正班任使。七百石兩階。除諸司。千石三階。除承簿。過此數。則請於朝廷議賞。推司縣官。有能勸二千石。選一階。三千石兩階。以濟軍儲。又定制司縣官。能勸率進糧至五千石以上者。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選一官。減二等考。二萬石以上。選一官。陞一等。皆注見闕。四年。河東行省胥鼎言。河東兵多民少。倉空歲饑。竊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醫爵恩。然條目至少。未盡勸率之術。今擬凡補買正班。依格止廢一名。若願輸許增廢一名。僧道已具師號者。許補買本司官職。官願納粟或不願給俸及券糧者。宜量數遷加三舉。舉場人年五十以上四舉。年四十五以上。並許入粟。該恩大小官及承應人。令譯史吏員雖未係班。亦許進納選官。其有官官應注諸司者。聽。獻物借注承簿承簿注縣令差使。免一差。掌軍官能自備芻糧者。依職官例。選官如舊。四年。耀州僧廣惠言。軍儲不足。凡京府節鎮以上僧道官。乞令納粟百石。防刺郡副綱威儀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滿。諸監寺十石周年一代。願復買者聽。詔從之。興定元年。潞州行元帥府事粘剌真言。近承奏格。凡去歲軍恩之官。以品從差等。聽其入粟。委帥府書空名宣勅授之。則人無陳訴之勞。而官有儲蓄矣。比年屢降軍恩。凡羈糜軍職者。多未暇授。若止許遷新軍。則將隔越矣。乞令計前後所該輸粟積選。詔從之。

此
页
空
白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元史 食貨志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洪範八政食爲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爲生國非食貨則無以爲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於民亦未嘗過取於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爲出而已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財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漢唐宋觀之當其立國之初亦頗有成法及數傳之後驕侈生焉往往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於是漢有告緡算舟車之令唐有借商稅開架之法宋有經總制二錢皆括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數也已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威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尤憐憫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十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爲首者蓋以此自時厥後國用浸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倣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日經理二日農桑三日稅量四日科差五日海運六日鈔法七日歲課八日鹽法九日茶法十日酒醋課十有一日商稅十有二日市舶十有三日額外課十有四日歲賜十有五日常平義倉十有六日惠民藥局十有八日市糴十有九日賑卹具著于篇作食貨志

經理

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覈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固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聞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尙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章聞等往江浙尙書你咱馬丁等往江西左丞陳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臺分臺鎮過樞密院以軍防護焉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于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幹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不爲查勘致有脫

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畧也然期限狹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姦以無爲有虛具于籍者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汴梁路總管塔海亦言其弊於是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爲始每畝止科其半汴梁路凡減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天曆之初又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今取其數之可攷者列于后云

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

江西省總計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石四千六百九十三頃

江浙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農桑

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容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遠崔斌等八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爲卿司農司之設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動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於解由戶部照之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其法可謂至矣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條多不能盡載載其所可法者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匾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于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早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潄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頗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首耜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數及種時蔬雜糧頭麥茨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勸惰於是高唐州官以勤陞秩河南陝縣尹王仔以惰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馬赤隨處入社與編民等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

是年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員兼察農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調農桑官帳册有差者驗數罰俸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為戶凡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宥首游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於至元然旱曠霖雨之災迭見饑毀荐臻民之流移失業者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二年准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為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或一畝皆築垣墻園之以時收採桑蒔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茲不備錄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許耕其半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為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種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為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為具文而已五年大司農司言廉訪司所具裁種之數書于册者類多不實觀此則惰於勸課者又不獨有司為然也致和之後莫不申明農桑之令天曆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勸官內丘何主簿等凡六人情官濮陽裴縣尹等凡四人其可致者蓋止於此云

種糧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做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做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于册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各杖一百逮及世祖中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脚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營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戶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八年又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元刺海三處之稅其數與前僧道同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經費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郡縣各差正官一員部之每石帶納鼠耗

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以時收受出給朱錢權勢之徒結攬稅石者罪之仍令倍輸其數倉官攬與斗脚人等飛鈔作弊者並置諸法輸納之期分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秋稅夏稅之法行于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謂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秋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以七百萬錠為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其法亦可謂寬矣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年始輸大德四年又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令第四年納稅凡官田夏稅皆不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之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于册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賴以不困因并著于此云

天下歲入糧數總計

一千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腹裏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
行省九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八石遼陽省七萬二千六十六石河南省二百五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十九石陝西省二十二萬九千二百三十三石四川省一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四石甘肅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雲南省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一十九石江浙省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省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廣省八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七石
江南三省天曆元年夏稅鈔總計中統鈔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
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一十一貫
湖廣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
科差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其法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

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然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又有攤絲戶。儲也。速解兒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元管戶內絲銀全科戶。官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全科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兩六兩四錢。包銀之數。與係官戶同。減半科戶。每戶輸係官絲八兩五兩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戶。若上都隆興西京等路十戶十斤者。每戶輸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戶十四斤者。每戶輸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兩六兩四錢。交參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漏籍戶內。止納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之數。與交參絲銀戶同。止納鈔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併科絲料。協濟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之數。與絲銀戶同。攤絲戶。每戶科攤絲四斤。儲也。速解兒所管戶。每戶科細絲。其數與攤絲同。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初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戶等。然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為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於是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為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及平江南。其制益廣。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成宗大德六年。又命止輸絲戶。每戶科俸鈔中統鈔一兩。包銀戶。每戶科二錢五分。攤絲戶。每戶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云。

科差總數

中統四年。絲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鈔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八錠。
至元二年。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二斤。包銀等鈔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四錠。布八萬五千四百一十二疋。
至元三年。絲一百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銀等鈔五萬九千八十五錠。
至元四年。絲一百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錠。
天曆元年。包銀差發鈔九百八十九錠。賦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索。絲一百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絹三十五萬五千三十疋。綿七萬二千一百一十五斤。布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疋。

海運

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

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石。民無輟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效。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為海運可行。於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航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人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侯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解為萬戶。府運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凡運糧每石有腳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六兩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通增為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增為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糧每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糧每石。每石一十五兩。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糧例給焉。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鹽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廬櫓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歲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百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百六十六石。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五石。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百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七十八石。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千四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零三石。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十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石。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一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

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十六石。

鈔法

鈔。始于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為母。鈔為子。子母相權而行。即周官質劑之意也。元初仿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鈔。其制無文。錢可攷。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綫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云。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以為鈔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為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命鑄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分。偽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為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三年。減為二十文。二十二年。復增加。如其貫伯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大德二年。戶部定昏鈔為二十五樣。泰定四年。又定焚毀之所。皆以廉訪司官監臨。隸行省者。行省官同監。其制之大畧如此。若錢自九府圓法行于成周。歷代未嘗或廢。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為文。而錢則弗之鑄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歷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復下詔。以鼓鑄弗給。新舊寶用。其弊滋甚。與銀鈔皆廢不行。所立院監亦皆罷革。而專用至元中統鈔云。

虛印鈔數

中統元年。中統鈔七萬三千三百五十二錠。二年。中統鈔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九錠。三年。中統鈔八萬錠。四年。中統鈔七萬四千錠。至元元年。中統鈔八萬九千二百八錠。二年。中統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八錠。三年。中統鈔七萬七千二百五十二錠。四年。中統鈔一十萬九千四百八十八錠。五年。中統鈔二萬九千八百八十錠。六年。中統鈔二萬二千八百九十六錠。七年。中統鈔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錠。八年。中統鈔四萬七千錠。九年。中統鈔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六錠。十年。中統鈔一十一萬一百九十二錠。十一年。中統鈔二十四萬七千四百四十錠。十二年。中統鈔三十九萬八千一百九十四錠。十三年。中統鈔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五錠。十四年。中統鈔一百一十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錠。十五年。中統鈔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四百錠。十六年。中統鈔七十八萬八千三百二十錠。十七年。中統鈔一百一十三萬五千八百錠。十八年。中統鈔一百九萬四千八百錠。十九年。中統鈔九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四錠。二十年。中統鈔六十一萬六千二百錠。二十一年。中統鈔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四錠。二十二年。中統鈔二百四萬三千八十錠。二十三年。中統鈔二百一十八萬一千六百錠。二十四年。中統鈔八萬三千二百錠。至元鈔一百萬一千一百七十七錠。二十五年。至元鈔九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二錠。二十六年。至元鈔一百七十八萬九千九百三錠。二十七年。至元鈔五萬二千五百錠。二十八年。至元鈔五萬錠。二十九年。至元鈔五十五萬錠。三十年。至元鈔二十六萬錠。三十一年。至元鈔一十九萬三千七百六錠。元貞元年。至元鈔三十一萬錠。二年。至元鈔四十萬錠。大德元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二年。至元鈔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一十錠。三年。至元鈔九十萬七千五百錠。四年。至元鈔六十萬錠。五年。至元鈔五十萬錠。六年。至元鈔二十萬錠。七年。至元鈔一百五十萬錠。八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九年。至元鈔五十萬錠。十年。至元鈔一百萬錠。十一年。至元鈔一百萬錠。至大元年。至元鈔一百萬錠。二年。至元鈔一百萬錠。三年。至大銀鈔一百四十五萬三千六百八十八錠。四年。至元鈔二百一十五萬錠。中統鈔一十五萬錠。皇慶元年。至元鈔二百二十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六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二年。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延祐元年。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四年。至元鈔四十八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五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六年。至元鈔一百四十八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七年。至元鈔一百四十八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至治元年。至元鈔一百萬錠。中統鈔五萬錠。二年。至元鈔八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三年。至元鈔七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泰定元年。至元鈔六十萬錠。中統鈔一十五萬錠。二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三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四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一十萬錠。天曆元年。至

元鈔三十一萬九百二十錠。中統鈔三萬五百錠。二年。至元鈔一百一十九萬二千錠。中統鈔四萬錠。

二

歲課

山林川澤之產。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碧甸子鉛錫礬硝繡木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國者之所必資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元興因土人呈獻。而定其歲入之課。多者不盡收。少者不強取。非知理財之道者。能若是乎。產金之所在。腹裏曰益都。檀景。遼陽省曰大寧。開元。江瀋省曰懷慶池信。江西省曰龍興撫州。湖廣省曰岳陽。沅靖辰潭武岡寶慶。河南省曰江陵襄陽。四川省曰成都嘉定。雲南省曰威楚麗江大理金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栢興烏撒東川烏蒙。產銀之所在。腹裏曰大都。真定保定雲州般陽晉寧懷孟濟南寧海。遼陽省曰大寧。江瀋省曰處州建寧延平。江西省曰撫瑞韶。湖廣省曰興國郴州。河南省曰汴梁安豐汝寧。陝西省曰商州。雲南省曰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產珠之所在。曰大都。曰南京。曰羅羅。曰水達達。曰廣州。產玉之所在。曰于闐。曰匪力沙。產銅之所在。腹裏曰益都。遼陽省曰大寧。雲南省曰大理。產鐵之所在。腹裏曰河東順德懷景濟南。江瀋省曰曠。遼陽省曰大寧。雲南省曰大理。產鐵之所在。腹裏曰河東順德懷景濟南。江瀋省曰曠。湖廣省曰沅潭衡武。陶寶慶永全常寧道州。陝西省曰興元。雲南省曰中慶大理金齒臨安。曲靖。激江羅羅。建昌。產朱砂水銀之所在。遼陽省曰北京。湖廣省曰沅潭。四川省曰思州。產碧甸子之所在。曰和林。曰會川。產鉛錫之所在。江瀋省曰鉛山。台處建寧延平。邵武。江西省曰韶州。桂陽。湖廣省曰潭州。產礬之所在。腹裏曰廣平冀寧。江瀋省曰鉛山。邵武。湖廣省曰潭州。河南省曰廬州。河南產硝礬之所在。曰晉寧。若竹木之產。所在有之。不可以所言也。初。金課之興。自世祖始。其在益都者。至元五年。命于從剛高興宗。以漏籍民戶四千。於登州棲霞縣。淘焉。十五年。又以淘金戶二千。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府。依舊淘金。其課於太府監。輸納在遼陽者。至元十年。聽李德仁於龍山縣。胡碧略。淘探。每歲納課金三兩。十三年。又於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探焉。在江瀋者。至元二十四年。立提舉司。以建康等處。淘金。夫凡七千三百六十五戶。隸之。所轄金場。凡七十餘所。未幾。以建康無金。革提舉司。罷淘金。戶其徵。饒池信之課。皆歸之。有司。在江西省。至元二十三年。撫州樂安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兩。在湖廣者。至元二十年。撥常德德辰沅靜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焉。在四川省。元貞元年。以其病民罷之。在雲南者。至元十四年。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此金課之興。革可致者。然也。銀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聽王庭璧於懷州。奉先等洞。探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蔚州。聚陽山。探之。在雲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於望雲。煽煉。設從七品官。掌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遂立雲州等處銀場。提舉司。在遼陽者。延祐四年。惠州銀洞三十六

願立提舉司辦課。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兩餉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煇煉。在湖廣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煇煉。每歲輸銀三千兩。在河南省。延祐三年。李九直包羅山縣銀場。課銀三錠。四年。李珪等包霍丘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珠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於楊村直沽口撈探。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滅怯安山等於宋阿江。命苦江。忽呂古。江探之。在廣州者。探於大步海。他如兀難由。刺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徒鳳哥等戶撈焉。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梁魯不。等撈焉。此珠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玉在匪力沙者。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里三人。言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而匪力沙之地。旁近有民戶六十。每同淘焉。於是免其差徭。與淘戶等。所淘之玉。於忽都勝。忽兒舍里甫丁三人。所立水站。遞至京師。此玉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銅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撥戶一千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探之。在遼陽者。至元十五年。撥探木夫一千戶於錦州。雞山。巴山等處。探之。在激江者。至元二十二年。撥漏籍戶於薩突山。煇煉。凡一十有一所。此銅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鐵在河東者。太宗丙申年。立爐於西京州縣。撥冶戶七百六十。煇焉。丁酉年。立爐於交城縣。撥冶戶一千。煇焉。至元五年。始立洞冶總管府。七年。罷之。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十四年。又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十一年。聽民煇煉。官為抽分。至武宗至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所隸之冶。八日大通。日興國。日惠民。日利國。日益國。日閭富。日豐寧。豐寧之冶。蓋有二云。在順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冶戶六千。煇焉。大德元年。設都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延祐六年。始罷兩提舉司。併為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隸之冶。六日神德。日左村。日豐陽。日臨水。日沙窩。日固鎮。在檀景等處者。太宗丙申年。始於北京。撥戶煇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五年。始併檀景三提舉司。為都提舉司。所隸之冶。有七日雙峰。日暗峪。日銀崖。日大峪。日五峪。日利貞。日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戶三千。煇焉。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大元年。復立濟南都提舉司。所隸之監。有五。日寶成。日通和。日昆吾。日元國。日富國。其在各省者。獨江浙江西湖廣之課為最多。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有生青鐵。有青瓜鐵。有簡鐵。每引二百斤。此鐵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朱砂水銀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戶於吉思迷之地。採煉。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管。賽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烏馬兒。採之。在會川者。二十一年。輸一千餘。此朱砂水銀碧甸子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鉛錫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官收鈔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治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沒官。此鉛錫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礬在廣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礬。一十所。周歲辦白礬三千斤。在灤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灤陽。永興礬場煎煎。每十斤。官抽其二。在河南省者。二十四年。立礬課所。於無為。路。

每礬一引。重三十斤。價鈔五兩。此礬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竹之所產。雖不一。而腹裏之河南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國初。皆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探。而定其價。為三等。易于民間。至元四年。始命制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一萬道。每道取工墨一錢。凡發賣。皆給引。至二十二年。罷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明年。又用郭曉言於衛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嵩洛襄益都。宿丹等處。竹貨皆隸焉。在官者。辦課。在民者。輸稅。二十三年。又命陝西竹課提舉司。差官於輝懷辦課。二十九年。丞相完澤言。懷孟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科民以輸。宜罷其課。長養數年。世祖從之。此竹課之興革。可攷者也。若夫硝礬木課。其興革無籍。可攷。故不著焉。

天曆元年歲課之數
金課。腹裏四十錠。四十七兩三錢。 江浙省一百八十錠。一十五兩一錢。 江西省二錠。四十兩五錢。 湖廣省八十錠。二十兩一錢。 河南省三十八兩六錢。 四川省鈔金七兩二錢。 雲南省一百八十四錠。一兩九錢。
銀課。腹裏一錠。二十五兩。 江浙省一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二錢。 江西省四百六十錠。三兩五錢。 湖廣省二百三十六錠。九兩。 雲南省七百三十五錠。三十四兩三錢。
銅課。雲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
鐵課。江浙省額外鐵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斤。課鈔一千七百三錠。一十四兩。 江西省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斤。課鈔一百七十六錠。二十四兩。 湖廣省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九十五斤。 河南省三千九百三十斤。 陝西省一萬斤。 雲南省一十二萬四千七百一十斤。
鉛錫課。江浙省額外鉛粉八百八十七錠。九兩五錢。 鉛丹九錠。四十二兩二錢。 黑錫二十四錠。一十兩二錢。 江西省錫一十七錠。七兩。 湖廣省鉛一千七百九十八斤。
礬課。腹裏三十三錠。二十五兩八錢。 江浙省額外四十二兩五錢。 河南省額外二千四百一十四錠。三十三兩一錢。
硝礬課。晉寧路二十六錠。七兩四錢。
竹木課。腹裏木六百七十六錠。一十五兩四錢。 額外木七十三錠。二十五兩三錢。 竹二錠。四十兩。 額外竹一千一百三錠。二兩二錢。 江浙省額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錠。二十四兩。 江西省額外竹木五百九十錠。二十三兩三錢。 河南省竹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九十五竿。 板木五萬八千六百餘。 額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錠。三十兩一錢。

鹽法
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自漢秦。引羊。始樵之。而後世未有遺其利者也。元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已

西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爲一百五十貫。凡僞造鹽引者。皆斬。籍其家產付告人充賞。犯私鹽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財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類。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爲最難。今各因其所產之地言之。

大都之鹽。太宗丙申年。初於白陵港。三義沽。大直沽等處。置司設煎煎辦。每引有工本錢。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寶坻二鹽場。鹽戶工本每引爲中統鈔三兩與清滄等八年。以大都民戶多食私鹽。因虧國課。驗口給以食鹽。十九年。罷大都及河間山東三鹽運司。設戶部尙書員外郎各一員。別給印。令於大都置局賣引。鹽商買引。赴各場關鹽發賣。每歲鹽戶工本省。臺遣官逐季分給之。十九年。改立大都蘆臺越支三義沽鹽運司。二十五年。復立三義蘆臺越支三鹽運司。二十八年。增鹽戶工本每引爲中統鈔八兩。二十九年。以歲餼減鹽課一萬引。入京兆鹽運司添辦。大德元年。遂罷大都鹽運司併入河間。

河間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河間稅課所。置鹽場。撥鹽戶二千三百七十六隸之。每鹽一袋。重四百斤。甲午年。立鹽運司。庚子年。改立提舉鹽樞所。歲辦三萬四千七百袋。癸卯年。改立提舉滄清鹽課使所。歲辦鹽九萬袋。定宗四年。改真定河間等路課程所爲提舉鹽樞滄清鹽使所。憲宗二年。又改河間課程所爲提舉滄清深鹽使所。八年。每袋增鹽至四百五十斤。世祖中統元年。改立官撫司。提領滄清深鹽使所。四年。改滄清深鹽提領所爲轉運司。是年辦銀七千六百五錠。米三萬三千三百餘石。至元元年。又增三之一焉。二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歲辦九萬五千袋。七年。始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一萬錠。十二年。改立都轉運使司。添鹽戶九百餘。增鹽課二十萬引。十八年。以河間鹽戶勞苦。增工本爲中統鈔三貫。是年又增鹽戶七百八十六。十九年。罷河間都轉運司。改立清滄鹽使司。至二十二年。復立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司。增鹽課爲二十九萬六千引。二十三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通辦鹽酒稅課。二十五年。增工本爲中統鈔五貫。二十七年。增鹽戶四百七十。辦鹽三十五萬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四十五萬引。延祐元年。以虧課停煎五萬引。自是至天曆。皆歲辦四十萬引。所隸之場。凡二十有二。

山東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益都課稅所。撥鹽戶二千一百七十隸之。每銀一兩。得鹽四十斤。甲午年。立山東鹽運司。中統元年。歲辦銀二千五百錠。三年。命課稅隸山東都轉運司。四年。令益都山東民戶月買食鹽三斤。鹽戶逃亡者。招民戶補之。是歲辦銀三千三百錠。至元二年。改立山東轉運司。辦課銀四千六百錠。一十九兩。是年戶部造山東鹽引。六年。增歲辦鹽爲七萬一千九百九十八引。自是每歲增之。至十二年。改立山東都轉運司。歲辦鹽一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七引。十八年。增鹽戶七百。又增鹽爲一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引。鹽戶工本錢亦增爲中統鈔三貫。二十三年。歲辦鹽二十七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引。二十六年。減爲二十二萬引。大德十年。又增爲二十五萬引。至大元元之後。歲辦正餘鹽爲三十一萬

引。所隸之場。凡一十有九。

河東之鹽。出解州鹽池。池方一百二十里。每歲五月場官同池鹽生結。令夫搬鹽。其法必值亢陽。池鹽方就。或遇陰雨。則不能成矣。太宗庚寅年。始立平陽府徵收課稅所。從實辦課。每鹽四十斤。得銀一兩。癸巳年。撥新降戶一千。命鹽使姚行簡等修理鹽池。填壞處。所。憲宗壬子年。又增撥一千八百五十五戶。歲辦鹽一萬五千引。辦課銀三千錠。世祖中統二年。初立陝西轉運司。仍置解鹽司於路村。三年。以太原民戶自煎小鹽。歲辦課銀一百五十錠。五年。又增小鹽課銀爲二百五十錠。至元三年。諭陝西四川以所辦鹽課。赴行制國用使司。輸納鹽引。令制國用使司給降。四年。立陝西四川轉運司。六年。立太原提舉鹽使司。直隸制國用使司。十年。命撈鹽戶九百八十餘。每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錢。歲辦鹽六萬四千引。計中統鈔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錠。二十三年。改立陝西都轉運司。兼辦鹽酒醋竹等課。二十九年。減大都鹽課一萬引。入京兆鹽運司添辦。是年五月。又革京兆鹽運司。一止存鹽運司。大德十一年。增歲爲額八萬二千引。至大元年。又增煎餘鹽爲二萬引。通爲一十萬二千引。延祐三年。以池爲雨所壞。止辦課鈔八萬二千錠。於是晉寧陝西之民。改食常仁紅鹽。懷孟河南之民。改食滄鹽。五年。乃免河南懷孟南陽三路今歲陝西鹽課。仍授鹽運使暨所臨路府州縣正官兼知渠堰事。責以疏通壅塞。六年。改陝西運司爲河東解鹽等處都轉運鹽使司。直隸中書省。十月。罷陝西行省所委巡鹽官六十八員。添設通判一員。別鑄分司印。二。又罷撈鹽提領二十員。改立提領所。二。增餘鹽五百料。是年實撈鹽一十八萬四千五百引。天曆二年。辦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

四川之鹽。爲場。凡一十有二。爲井。凡九十有五。在成都夔府重慶叙南嘉定順慶潼川紹慶等路。萬山之間。元初設拘推課稅所。分撥鹽戶五千九百餘隸之。從實辦課。後爲鹽井廢壞。四川軍民多食解鹽。至元二年。立興元四川鹽運司。修理鹽井。仍禁解鹽。不許過界。八年。罷四川茶鹽運司。十六年。復立之。十八年。併鹽課入四川道宣慰司。十九年。復立陝西四川轉運司。通辦鹽課。三十二年。改立四川鹽茶運司。分京兆運司爲二歲。煎鹽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引。二十六年。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引。皇慶元年。以鹽戶艱辛。減煎餘鹽五千引。天曆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計鈔八萬六千七百三十錠。

遼陽之鹽。太宗丁酉年。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泊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癸卯年。合欄路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恤品路布一千匹。至元四年。立開元等路運司。三年。禁東京懿州乞石兒硬鹽。不許過密河界。是年。諭各位下鹽課。如例輸納。二十四年。灤州四處鹽課。舊納羊一千者。亦令如例輸鈔。延祐二年。又命食鹽人戶。歲辦課鈔。每兩率加五焉。

兩淮之鹽。至元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爲中統鈔八兩。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始改爲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引。十八年。增爲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一十五萬引。三十年。以襄陽民改食揚州鹽。又增

八千二百引。大德四年。諭兩淮鹽運司設關防之法。凡鹽商經批驗所發賣者。所官收批引牙錢。其不經批驗所者。本倉就收之。八年。以竈戶艱辛。遣官究議。停煎五萬餘引。天曆二年。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引。計中統鈔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五百引。所隸之場。凡二十有九。其工本鈔亦自四兩遞增至十兩云。

兩湖之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作二錠。每袋依宋十兩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十八錢。增至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於舊價之上。增鈔四貫。二十一年。置常平局。以平民間鹽價。二十三年。增歲辦為四十五萬引。二十六年。減十萬引。三十年。置局賣鹽。魚鹽於海濱漁所。三十一年。併煎鹽地四十四所。為三十四場。大德三年。立兩浙鹽運司。檢校所四。五年。增額為四十萬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五萬引。延祐六年。罷四檢校。所立嘉興紹興等處鹽倉官三十四場。各場監運官一員。歲辦五十萬引。七年。各運司鹽課以十分為率。收白銀一分。每銀一錠。準鹽課四十錠。其工本鈔浙西一十一場。正鹽每引遞增至二十兩。餘鹽至二十五兩。浙東二十三場。正鹽每引遞增至二十五兩。餘鹽至三十兩云。

福建之鹽。至元十三年。始收其課。為鹽六千五百五十五引。十四年。立市舶司兼辦鹽課。二十年。增至五萬四千二百引。二十四年。改立福建等處轉運鹽使司。歲辦鹽六萬引。二十九。龍福建鹽運司及鹽使司。改立福建鹽課提舉司。增鹽為七萬引。大德四年。復立鹽運司。九年。又罷之。併入本道宣慰司。十年。又立鹽課都提舉司。增鹽至十萬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十三萬引。四年。改立福建鹽運司。至順元年。寶辦課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三錠。其工本鈔煎鹽每引遞增至二十貫。曬鹽每引至一十七貫四錢。所隸之場。有七。

廣東之鹽。至元十三年。克廣州。因宋之舊。立提舉司。從實辦課。十六年。立江西鹽鐵茶都轉運司。所轄鹽使司六。各場立管勾。是年辦鹽六百二十一引。二十二年。分江西鹽課廣東宣慰司。歲辦一萬八百二十五引。二十三年。併廣東鹽司及市舶提舉司為廣東鹽課市舶提舉司。每歲辦鹽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引。大德四年。增至正餘鹽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二引。十年。又增至三萬引。十一年。三萬五千五百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歲煎五萬五百引。五年。又增至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二引。所隸之場。凡有二十二。

廣海之鹽。至元十三年。初立廣海鹽課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三十年。又立廣西石康鹽課提舉司。大德十年。增一萬一千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正餘鹽通為五萬一千六十五引。

凡天下一歲總辦之數。唯天曆為可攷。今併著于后。

鹽總二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引。

鹽課鈔總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

茶法
權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為國賦。額與鹽等矣。元之茶課。由約而博大。率因宋之舊而為之。

制焉。世祖至元五年。用運使白賡言。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探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監權茶場。使司掌之。十二年。既平宋。復用左丞呂文煥言。權江西茶。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一。增至二千三百餘錠。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准荆湖福廣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每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為置局。令客買引。通行貨賣。歲終增二萬錠。二十一年。轉運使言。各處食茶課程押配于民。非便於革之。而以其所革之數。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為三兩五錢。二十三年。又以李起南言。增為五貫。是年徵四萬錠。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處都轉運司。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引稅為一十貫。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舉司一十六所。罷其課少者五所。併入附近提舉司。每茶商貨茶必令賣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初每田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自三斤至三十斤。分為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宜更稅。如江北之制。於是朝議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是年。凡征八萬三千錠。至大元年。以龍興瑞州為皇太后湯沐邑。其課入徵政院。四年。增額至一十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錠。皇慶二年。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六錠。延祐元年。改設批驗茶由局。五年。用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立減引添課之法。每引增稅為一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七年。遂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天曆二年。始罷權司。而歸諸州縣。其歲征之數。蓋與延祐同。至順之後。無籍可攷。他如范殿帥茶。西番大葉茶。建寧勝茶。亦無從知其始末。故皆不著。

酒醋法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徵收課稅。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徵收課稅。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徵收課稅。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徵收課稅。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徵收課稅。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徵收課稅。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徵收課稅。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徵收課稅。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天下每歲總入之數。

酒課腹裏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三錠六十七兩一錢。遼陽行省二千二百五十錠一十一兩二錢。河南行省七萬五千七十七錠一十一兩五錢。陝西行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四錠三十四兩四錢。四川行省七千五百九十錠二十兩。甘肅行省二千七百八錠三十五兩九錢。雲南行省貳十萬一千一百一十七索。江浙行省一十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錠二十一兩三錢。江西行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錠一十六兩八錢。湖廣行省五萬八千八百四十八錠四十九兩八錢。遼陽行省三十四錠二十六兩五錢。醋課腹裏三千五百七十六錠四十八兩九錢。陝西行省一千五百七十三錠三十九兩二錢。四川行省六百一十六錠一十二兩八錢。江浙行省一萬一千八百七十錠一十九兩六錢。江西行省九百五十一錠二十四兩五錢。湖廣行省一千二百三十一錠二十七兩九錢。

商稅

商賈之有稅。本以抑末。而國用亦資焉。元初未有定制。太宗甲午年。始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并合于人等。命各處官司選有產有行之人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有貿易借貸者。並徒二年杖七十。所官擾民取財者。其罪亦如之。世祖中統四年。用阿合馬王光祖等言。凡在京權勢之家。為商賈及以官銀賣買之人。並令赴務輸稅。入城不市引者。同舊稅法。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是年五月。以上都商旅往來艱辛。特免其課。凡典賣田宅不納稅者。禁之。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羨者。選賢虧兌者。陪償降黜。凡隨路所辦。每月以其數申部。逾期不申。及雖申不圓者。其首領官初犯罰俸。再犯決一十七令史加一等。三犯正官取招呈省。其院務官俸鈔於增餘錢內給之。是年始定上都稅課六十分取一。舊城市肆院務遷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二十二年。又增商稅契本。每一道為中統鈔三錢。減上都稅課於一百兩之中。取七錢半。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之請。遂大增天下商稅腹裏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二十九年。定諸路輪納之限。不許過四五月十五日。三十一年。詔天下商稅有增餘者。毋作額。元貞元年。用平章刺真言。又增上都之稅。至大三年。契本一道。復增作至元鈔三錢。逮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

商稅額數

大都宣課提舉司。一十萬三千六錠一十一兩四錢。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錠九兩七錢。上都留守司。一千九百三十四錠五兩。上都稅課提舉司。一萬五百二十五錠五兩。興和路。七百七十錠一十七兩一錢。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二錠四兩五錢。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錠二十三兩五錢。嘉定路。一萬七千四百八錠三兩九錢。順德路。二千五百七錠九兩九錢。廣平路。五千三百七錠二十兩二錢。彰德路。四千八百

五錠四十二兩八錢。大名路。一萬七百九十五錠八兩五錢。懷慶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錠二兩。衛輝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錠七兩。河間路。一萬四百六十六錠四十七兩二錢。東平路。七千一百四十一錠四十八兩四錢。東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錠三十二兩。濟寧路。一萬二千四百三錠四兩一錢。曹州。六千一百一十七錠四十六兩三錢。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錠七錢。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錠六兩。泰安州。二千一百三錠二十五兩四錢。冠州。七百三十八錠一十九兩七錢。寧海州。九百四十四錠三錢。德州。二千九百一十九錠四十二兩八錢。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錠一十五兩。濟南路。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二錠三十六兩六錢。般陽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錠九兩。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錠一十九兩一錢。冀寧路。一萬七百一十四錠三十四兩六錢。晉寧路。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九錠四兩二錢。嶺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錠四十五兩六錢。遼陽行省。八千二百七十三錠四十一兩四錢。河南行省。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二十八錠三十二兩三錢。陝西行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九錠三十九兩二錢。四川行省。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六錠四兩八錢。甘肅行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一錠三十六兩一錢。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二百七錠三十三兩三錢。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二錠七兩三錢。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九錢。

市舶

互市之法。自漢通南粵始。其後歷代皆嘗行之。至宋置市舶司于浙廣之地。以通諸番貿易。則其制為益詳矣。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隣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船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蠶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船廻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為之法焉。於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古解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迴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時客航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其所欲亦與番貨等。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為言。於是定雙抽單抽之制。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十九年。又用耿左丞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船戶通販抽分。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十月。忙古解言。船商皆以金銀易香木。於是下令禁之。唯鐵不禁。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入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為買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商旅就官船賣貨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鹽運司。改日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二十三年。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銅錢。二十五年。又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出糴。二十九年。命市舶驗貨抽分。是年十一月。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於本省有市舶司之地。賣者。細色於二十五分之中取一。蠶色於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輪稅。其就市舶司買者。

止於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雜禁凡二十一條條多不能盡載擇其要者錄焉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凡七所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分之一以為稅自今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温州市舶司併入慶元杭州市舶司併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行省府市舶司官每年於迴帆之時皆前期至抽解之所以待船船之至先封其塔以次抽分違期及作弊者罪之三十一年成宗詔有司勿拘海船聽其自便元貞元年以船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嶼喃覽峇刺亦納三蕃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不丁等議規運之法大德元年罷行泉府司二年併澈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罷之至大元年復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二年罷行泉府院以市舶提舉司隸行省四年又罷之延祐元年復立市舶提舉司仍禁入下番官自發船貿易週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蠶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于外國又併提舉司罷之至治二年復立泉州慶元廣東三處提舉司申嚴市舶之禁三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泰定元年諸海船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若夫中買寶貨之制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天曆元年以其盡耗國財詔加禁止凡中獻者以違制論云

額外課

元有額外課謂之額外者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其額中也然國之經用亦有賴焉課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窖冶六曰房地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菽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麩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醉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薑三十二曰白藥其歲入之數唯天曆元年可攷云

曆日總三百一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五本計中統鈔四萬五千九百八十錠三十二兩五錢內腹裏七萬二千一十本計鈔八千五百七十錠三十一兩一錢行省二百五十五萬一千一百七十五本計鈔三萬七千四百一十錠一兩四錢大曆二百二十萬二千二百三本每本鈔一兩計四萬四千四十四錠三兩小曆九十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五本每本鈔一錢計一千八百三十一錠三十二兩五錢回回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鈔一兩計一百五錠七兩

契本總三十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計中統鈔九千一百一十四錠內腹裏六萬八千三百三十二道計鈔二千四十九錠四十八兩行省二十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道計鈔七千六十四錠二兩
河泊課總計鈔五萬七千六百四十三錠二十三兩四錢內腹裏四百六錠四十六兩二錢行省五萬七千二百三十六錠二十七兩一錢

山場課總計鈔七百一十九錠四十九兩一錢內腹裏二百三十九錠一十三兩四錢行省四百八十錠三十五兩六錢
窖冶課總計鈔九百五十六錠四十五兩九錢內腹裏一百九十七錠三十二兩四錢行省七百五十九錠一十三兩

房地租課總計鈔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三錠四十八兩四錢內腹裏九百六十六錠五兩三錢行省一萬一千八十七錠四十三兩一錢
門攤課總計鈔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錠一十九兩一錢內湖廣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七錠三兩四錢江西省三百六十錠一兩五錢河南省三百七十二錠一十四兩一錢

池塘課總計鈔一千九錠二十六兩五錢內江浙省二十四錠二十二兩七錢江西省九百八十五錠三兩八錢
蒲葦課總計鈔六百八十六錠三十三兩四錢內腹裏一百四十二錠五兩八錢行省五百四十五錠二十七兩六錢

食羊等課總計鈔一千七百六十錠二十九兩七錢內大都路四百三十八錠上都路三百錠興和路三百錠大同路三百九十三錠羊市二百二十九錠二十九兩七錢煤木所一百錠
菽葦課總計鈔七百二十四錠六兩九錢內河南省六百四十四錠五兩八錢江西省八十錠一兩八錢

煤炭課總計鈔二千六百一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內大同路一百二十九錠一兩九錢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錠二十四兩五錢
撞岸課總計鈔一百八十六錠三十七兩五錢內般陽路一百六十錠二十四兩寧海州二十六錠一十三兩五錢恩州一十三兩八錢

山查課總計鈔七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內真定路一錠二十五兩八錢廣平路四十錠五兩一錢大同路三十三錠四十五兩四錢
麩課江浙省鈔五十五錠三十七兩四錢
魚課江浙省鈔一百四十三錠四十兩四錢

漆課總計鈔一百一十二錠二十六兩內四川省廣元路一百一十一錠二十五兩八錢
醇課總計鈔二十九錠三十七兩八錢內腹裏永平路二十三錠二十五兩四錢江西行省六錠一十二兩五錢

山澤課總計鈔二十四錠二十一兩一錢內彰德路一十三錠四十兩懷慶路一十錠三十一兩一錢
蕩課平江路八百八十六錠七錢
柳課河間路四百二錠一十四兩八錢

牙例課河間路二百八錠三十三兩八錢

乳牛課。真定路二百八錠三十兩。
抽分課。黃州路一百四十四錠四十四兩五錢。
蒲課。晉寧路七十二錠。

魚苗課。龍興路六十五錠八兩五錢。
柴課。安豐路三十五錠一十一兩七錢。
羊皮課。襄陽路一十錠四十八兩八錢。
磁課。冀寧路五十八錠。

竹葉課。奉元路三千七百四十六錠三兩六錢。
薑課。興元路一百六十二錠二十七兩九錢。
白藥課。彰德路一十四錠二十五兩。

元史食貨志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三

歲賜

自昔帝王於其宗族姻戚。必致其厚者。所以明親親之義也。元之爲制。其又厚之至者歟。凡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爲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賦則五戶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與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差。始定於太宗之時。而增於憲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戶。時科差未定。每戶折支中統鈔五錢。至成宗復加至二貫。其親親之義若此。誠可謂厚之至矣。至於勳臣亦然。又所以大報功也。故詳著其所賜之人及其數之多寡于後。

諸王

太祖叔峇里真官人位。

歲賜銀三十錠。段一百四。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寧海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五百三十二戶。計絲一千八百一十二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南豐州一萬一千戶。計鈔四百四十錠。

太祖弟糊只哈撒兒大王淄川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四。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般陽路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六百五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三年。分撥信州路三萬戶。計鈔一千二百錠。

太祖弟哈赤温大王子濟南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千斤。段三百四。羊皮一千張。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濟南路五萬五千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五戶。計絲九千六百四十八斤。

太祖弟幹真那顏位。

歲賜銀一百錠。絹五千九百八十四。綿五千九百八十八斤。段三百四。諸物折中統鈔一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一十六錠四十五兩。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益都路等處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八千三百一十戶。計絲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寧路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七戶。計鈔二千八百五十五錠。

太祖弟孛羅古憐大王子廣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四。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恩州一萬一千六百延祐六年三戶。實有二千四百二十戶。計絲一千三百五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欽山州一萬八千戶。計鈔七百二十錠。

太祖長子朮赤大王位。

歲賜段三百四。常課段一千四。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平陽四萬一千三百二十二戶。戊戌年。真定晉州一萬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永州六萬戶。計鈔二千四百錠。

太祖次子茶合解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四。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太原四萬七千三百三十戶。戊戌年。真定深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一戶。計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澧州路六萬七千三百三十戶。計鈔二千六百九十三錠。

太祖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五戶。計絲五千一百九十三斤。

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四。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五千二十八戶。計絲五千

一十三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撫州路二十萬四千戶。計鈔四千六百六十錠。太祖第五子元魯赤太子【無嗣】。太祖第六子闊列堅太子河子間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河間路四萬五千九百三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一百四十戶。計絲四千四百七十九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衡州路五萬三千九百三十戶。計鈔二千一百五十七錠。

太宗子合丹大王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鄭州。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戶。計絲九百三十六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寧州二千五百戶。計鈔一百錠。

太宗子滅里大王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鈞州一千五百八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戶。計絲九百九十七斤。太宗子合失大王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蔡州三千八百一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八戶。計絲一百五十四斤。太宗子闊出太子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睢州五千二百一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三十七戶。計絲七百六十四斤。太宗子闊端太子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五戶絲。內申年。分撥東京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五戶。計絲三千五百二十四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戶。計鈔一千九百九錠。慶宗長子憲宗子阿速合大王位。

段五十四。絹五十四。五戶絲。癸丑年。查過衛輝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二百八十戶。計絲九百一十六斤。睿宗子世祖次子裕宗位。

睿宗妃伯藍也怯赤。歲賜銀五十錠。江南戶鈔。延祐三年。分撥江州路德化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裕宗子順宗子武宗。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懷孟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戶。江南戶鈔。大德八年。分撥瑞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睿宗子旭烈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彰德路二萬五千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二百一斤。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見前】。

睿宗子末哥大王位。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八百九戶。計絲三百三十三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茶陵州八千五百二十二戶。計鈔三百二十四錠。

睿宗子撥禿大王位。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真定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四百七十二戶。計絲六百一十二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未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計鈔二百一十三錠。

睿宗子歲哥都大王位。五戶絲。壬子年。允查認濟南等處五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世祖長子朵兒只太子位。腹裏江南無分撥戶。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瑞州上高縣八千戶。計鈔三百三十錠。

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剌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吉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隨江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平遠王闊闊出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

江南戶鈔。泰定元年。分撥永福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西平王奧魯赤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

江南戶鈔。大德七年。分撥南恩州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愛牙赤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邵武路光澤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鎮南王脫歡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寧德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雲南王忽哥赤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福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忽都帖木兒太子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泉州路南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剌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又朶兒只。延祐元年為始。年例支中統鈔一千錠。

五戶絲。闕闕不花所管益都二十九戶。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南康路六萬五千戶。又迭里哥兒不花湘寧王分撥湘鄉縣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阿木哥魏王位。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慶元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武宗子明宗位。

合丹大王位。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潭州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五戶絲。戊午年。分撥濟南漏籍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三戶。計絲七十七斤。

阿魯渾察大王。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廣平三十戶。延祐三年。實有五戶。計絲二斤。

霍里極大王。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廣平等處一百五十戶。延祐三年。實有八十七戶。計絲三十四斤。

阿刺忒納失里豫王。

天曆元年。分撥江西行省南康路。

后妃公主。

太祖四大斡耳朵。

大斡耳朵。

歲賜銀四十三錠。紅紫羅二十四匹。染絹一百匹。雜色絨五千斤。針三千箇。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八百匹。

五戶絲。乙卯年。分撥保定路六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六百九十三戶。計絲五千二百七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戶。計鈔八百錠。

第二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一千四百九十四。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河間青城縣二千九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五百五十六戶。計絲六百五十七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一萬五千戶。計鈔六百錠。

第三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六百八十二匹。

五戶絲。壬子年。查認過真定等處疇零三百一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戶。計絲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第四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

五戶絲。壬子年。分撥真定等處二百八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一十六戶。計絲四十六斤。又八不別及妃子位。至元二十五年。分撥河間清州五百一十戶。計絲二

斤。

斤。

斤。

斤。

斤。

斤。

百四斤。
世祖四斡耳朶。

大斡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三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一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

第二斡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又七錠。段一百五十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分宜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大德四年。

分撥袁州路萍鄉州四萬二千戶。計鈔一千六百八十錠。

第三斡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第四斡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順宗后位。

歲賜段五百匹。

江南戶鈔。大德二年。分撥三萬二千五百戶。

武宗斡耳朶。

真哥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鈔五百錠。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陰州四萬二千戶。計鈔一千六百八十錠。

完者台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潭州路衡山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阿昔倫公主位。

至元六年。分撥夔州等處種田三百戶。

趙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高唐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七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三百九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柳州路二萬七千戶。計鈔一千八十錠。

魯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濟寧路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五百三十戶。計絲二千二百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汀州四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

昌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千五百三十一戶。計絲二千七百六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廣州路二萬七千戶。計鈔一千八十錠。

鄆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戶。計絲一千八百三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橫州等處四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

塔出駙馬。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等處畸零二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三十二戶。計絲九十五斤。

帶魯罕公主位。

歲賜銀四錠。八兩段一十二匹。

大雷公主位。

五戶絲。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六百二十戶。計絲二百五十四斤。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一千八百九戶。計絲七百二十二斤。

奔忒古兒駙馬。

五戶絲。庚辰年。分撥眼戶五百七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六戶。計絲二十二斤。

獨木干公主位。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平陽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程鄉縣一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錠。

勳臣

木華黎國王。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三萬九千一百九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三百四十三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等路四萬一千一百九十九戶。計絲一千六百四十斤。

李羅先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等處種田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戶。計絲二十八斤。行丑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種田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八戶。計絲一十五斤。闊闢不花先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益都等處畸零二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戶。計絲一十五斤。

撒吉思不花先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二百九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戶。計絲一十五斤。

阿里侃斷事官。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濟寧等處三十五戶。計絲一十四斤。乞里歹拔都。

李羅海拔都。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德州等處一百五十三戶。計絲六十一斤。拾得官人。

伯納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東平等處畸零一百一十二戶。計絲八十四斤。笑乃帶先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八戶。計絲三十一斤。帶孫郡王。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東阿縣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戶。計絲七百二十斤。

五戶絲。至元十八年。分撥詔州路樂昌縣一萬七千戶。計鈔四百二十八錠。櫛里答兒薛禪。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泰安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七十一戶。計絲二千四百二十五斤。

五戶絲。至元十八年。分撥桂陽州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朮赤台郡王。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德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一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九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連州路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阿兒思爾官人。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字魯古妻佟氏。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真定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九戶。計絲一十五斤。八答子。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順德路一萬四千八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四百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欽州路一萬五千八十七戶。計鈔六百二錠。右手萬戶三投下字羅台萬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洛水州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戶。計絲一千七百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全州路清湘縣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九戶。計鈔七百一十六錠。忒木台駙馬。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七戶。計絲九百八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全州路錄事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戶。計鈔三百九十五錠。韓闕烈閣里必。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一萬五千八百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七百三戶。計絲六百八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全州路灌陽縣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七戶。計鈔六百四十六錠。左手九千戶合丹太息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齊東縣一千二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六十六戶。計絲一百六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蒼梧縣一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九錠。也速不花等四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陵州一千三百一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五十九戶。計絲二百二十三斤。

也速兀兒等三千戶。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寧津縣一千七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七百二十

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滕州等處三千七百三十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帖柳兀秃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開路臨邑縣一千四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二百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滕州一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四十九錠。和斜温附投下一千二百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曹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二十八戶。計絲七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貴州一萬五百戶。計鈔四百二十錠。忽都虎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曲江縣五千三百九戶。計鈔二百十二錠。

減古赤。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鳳翔府實有一百三十戶。

塔思火兒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永州路祁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種田戶。并壬子年續查戶。共六百八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九戶。計絲一百五十五斤。

塔丑萬戶。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平陽等處一百八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十一戶。計絲三十七斤。

察罕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懷孟等處三千六百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孛羅渾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等處四百一十五戶。丁巳年。分撥衛輝路淇州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十九戶。計絲四百四十九斤。

速不台官人。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七年。大德六年。分撥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等處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七十七戶。計絲二百三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欽州靈山縣一千六百戶。計鈔六十四錠。

宿敦官人。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真定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十四戶。計絲二十八斤。也苦千戶。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東平等處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九十五戶。計絲一百一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一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錠。阿可見。

五戶絲。癸丑年。分撥益都路高苑縣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六戶。計絲七十八斤。

伯八千戶。五戶絲。癸丑年。分撥太原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一戶。計絲一百四十斤。

兀里羊哈歹千戶。五戶絲。戊午年。分撥東平等處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七十九戶。計絲一百九十一斤。

秃薛官人。五戶絲。丁巳年。分撥興元等處種田六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

塔察兒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平陽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

折米思拔都兒。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懷孟等處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

獐虎官人。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平陽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

孛哥帖木兒。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真定等處五十八戶。計絲二十三斤。

也速魯千戶。五戶絲。壬子年。分撥真定路一百六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

鎮海相公。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九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三戶。計絲二十一斤。

按察兒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分撥太原等處五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九十八戶。計絲二十九斤。

按攤官人。

五戶絲。中統元年。元查平陽路種田戶六十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
阿木魯拔都。

五戶絲。壬子年。查大名等處三百一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一十戶。計絲一百二十斤。
字羅口下裝太納。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廣平等處八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戶。計絲一十二斤。
忒木台行省。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同等處七百五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五十五戶。計絲一百一十斤。

撒禿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也可太傳。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上都五百四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戶。計絲一百二十斤。

迭哥官人。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清豐縣一千七百一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三百七戶。計絲五百七斤。

卜迭捏拔都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懷孟八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

黃兀兒塔海。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平陽一百四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戶。計絲四十斤。

怯來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哈刺口温。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三十二戶。

曳刺申書兀圖撒罕里。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等處八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四十九戶。計絲一百一十七斤。

欠帖木。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曹州三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四戶。

欠帖温。
歲賜絹一百匹。弓絃一千條。

江南戶鈔。至元十九年。分撥梅州安仁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扎八忽娘子。
歲賜常課段四百七十四。

魚兒泊八刺千戶。
五戶絲。大德元年。分撥真定等處一千戶。延祐三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

昔寶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安仁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八刺哈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台州路天台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阿塔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沅江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必閣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貴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和州歷陽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厥列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婺州永康縣五十戶。計鈔二十錠。

八兒赤不魯古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酃縣六百戶。計鈔二十四錠。

阿速拔都。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廬州等處三千四百九戶。計鈔一百三十六錠。

也可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武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忽都答兒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新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帖古迭兒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龍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月赤察兒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綏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玉龍帖木兒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別苦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爲始支中統鈔二百錠。無城池。

霍木海。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名等處三十三戶。

哈刺赤秃。哈。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饒州路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添都虎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真定一百戶。

賈答刺罕。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一十四戶。

阿刺博兒赤。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五十五戶。

忽都那顏。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忽辛火者。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七戶。

大貳木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二戶。

布八火兒赤。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八十四戶。

塔蘭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寧三戶。

懇刺哈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二十一戶。

昔里吉萬戶。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七十九戶。

清河縣達魯花赤也速。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塔刺罕劉元帥。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順德一十九戶。

怯薛台蠻子。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泰安州七戶。

必閣赤汪古台。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四十六戶。

阿刺罕萬戶。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一戶。

徐都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三十一戶。

西川城左奕蒙古漢軍萬戶脫力失。

歲賜常課段三十三匹。

伯要歹千戶。

歲賜段二十四匹。

典迭兒。

歲賜常課段六十四匹。

燕帖木兒太平王。

歲賜天曆元年定金十錠。銀五十錠。鈔一萬錠。分撥江東道太平路地五百頃。

元史食貨志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俸秩

官必有祿。所以養廉也。元初未置祿秩。世祖即位之初。首命給之內而朝臣百官。外而路府州縣。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祿。大德中。以外有司有職田。於是無職田者。復益之以俸米。其所以養官吏者。不亦厚乎。

祿秩之制。凡朝廷職官。中統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隨路州縣官。是年十月定之。至元六年。又分上中下縣爲三等。提刑按察司官吏。六年定之。自經歷以下。七年復增之。轉運司官及諸匠官。七年定之。其運司依民官例於差發內支給。至十七年定奪俸祿。凡內外官吏皆住支。十八年。更命公事畢而無罪者。給之公事未畢而有罪者。逐之。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始於各品分上中下三例。視職事爲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二十三年。又命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率。添支五分。二十九年。定各處儒學教授俸與蒙古醫學同。成宗大德三年。詔益小吏俸米。六年。又定各處行省宣慰司致用院宣撫司茶鹽運司鐵冶都提舉司洵金總管府銀舉提舉司等官。循行俸例。七年。始加給內外官吏俸米。凡俸一十兩以下人員。依小吏例。每十兩給米一斗。十兩以上至二十五兩。每員給米一石。餘上之數。每俸一兩給米一升。無米則驗其時直給價。雖貴每石不過二十兩。上都大同隆興甘肅等處。素非產米之地。每石權給中統鈔二十五兩。俸三定以上者不給。至大二年。詔隨朝官員及軍官等俸。改給至元鈔而罷其俸米。延祐七年。又命隨朝官吏俸以十分爲率。給米三分。凡諸官員上任者。不過初二日。罷任者。已過初五日。給當月俸。各路官擅割官吏俸者。罪之。諸職官病假百日之外。及因病求醫。親老告侍者。不給祿。後官已至。而前官被差者。其俸兩給之。隨朝

官吏每月給俸。如告假事故。當官立限者全給。違限託故者。追罰軍官差出者。許借俸。致於王事者。借俸免徵。各投下保充路府州縣等官。其俸與王官等職田之制。路府州縣官。至元三年定之。按察司官。十四年定之。江南行省及諸司官。二十一年定之。其數減腹裏之半。至武宗至大二年。外官有職田者。三品給祿米一百石。四品給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四十石。七品以下。四十石。俸鈔改支至元鈔。其田拘收入官。四年。又詔公田及俸皆舊制。延祐三年。外官無職田者。量給粟麥。凡交代官。其種已前去任者。其租後官收之。已後去任者。前官分收。後又以爭競者多。俾各驗其俸月以爲多寡。其大畧如此。今取其制之可攷者。具列于后。

- 至元二十二年。百官俸例。各品分上中下三等。
- 從一品。六定。 五定。
 - 正二品。四定二十五兩。 四定一十五兩。
 - 從二品。四定。 三定三十五兩。
 - 正三品。三定二十五兩。 三定一十五兩。
 - 從三品。三定。 二定三十五兩。
 - 正四品。二定二十五兩。 二定一十五兩。
 - 從四品。二定。 一定四十五兩。
 - 正五品。一定四十兩。 一定三十兩。
 - 從五品。一定三十兩。 一定二十兩。
 - 正六品。一定二十兩。 一定一十五兩。
 - 從六品。一定一十五兩。 一定一十兩。
 - 正七品。一定一十兩。 一定五兩。
 - 從七品。一定五兩。 一定。
 - 正八品。一定。 四十五兩。
 - 從八品。四十五兩。 四十兩。
 - 正九品。四十兩。 三十五兩。
 - 從九品。三十五兩。

內外官俸數

太師府太師俸一百四十貫。米一十五石。諮議參軍俸四十五貫。米四石五斗。長史俸三

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太傅太保府同。監修國史參軍長史同。

中書省右丞相。俸一百四十貫。米一十五石。左丞相同。平章政事。俸一百二十八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十二石。右丞。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十二石。左丞同。參知政事。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九石五斗。參議。俸五十九貫。米六石。郎中。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員外郎。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承發管勾。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二石。照磨。省架閣庫管勾。同。回架閣庫管勾。並同。檢校官。俸二十八貫。米三石五斗。斷事官。內一十八員。俸各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厘。米八石五斗。一十四員。俸各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六石一員。俸五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五石五斗。一員。俸四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四石。經歷。俸二十三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客省使。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副使。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直省舍人。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三石。六部尚書。俸七十八貫。米八石。侍郎。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五石。郎中。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三石。員外郎。俸二十八貫。米三石。主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戶部司計。俸二十八貫。米三石。工部司程。俸一十八貫。米二石。五斗。刑部獄丞。俸一十一貫。米一石。司籍提領。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同提領。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厘。米五斗。

樞密院知院。俸一百二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一十三石五斗。同知。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副樞。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米一錢八分六厘。

米九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六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三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照磨。俸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鎮撫。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行軍官。千戶。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二石。副千戶。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百戶。俸一十七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一石五斗。彈壓。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知事。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一石。弩軍官。千戶。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百戶。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彈壓。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五斗。都目。俸一十貫。米五斗。屯田千戶。所同。弩軍官。例。左衛。前衛。後衛。中衛。武衛。

左阿速衛。右阿速衛。左都威衛。右都威衛。左欽察衛。右欽察衛。左衛。前衛。後衛。中衛。武衛。

司。唐兀司。貴赤司。並同右衛例。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俸一百貫。副使。俸八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僉事。俸六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經歷。俸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知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照磨。俸二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行軍官千戶。俸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副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二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彈壓。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知事。俸一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督軍官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彈壓。俸一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右手屯田千戶所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左手屯田千戶所同。降鎮衛。右翊蒙古侍衛。並同忠翊侍衛例。

御史臺御史大夫。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中丞。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侍御史。俸九十六貫三錢五分。米九石五斗。治書侍御史。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殿中。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五斗。知班。俸一十四貫。米一石五斗。監察御史。俸二十八貫。米三石。

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侍書學士。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承制學士。俸七十八貫。米八石。供奉學士。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參書。俸三十四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典籤。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鑑書博士。俸四十一貫。米四石五斗。授經郎。二十八貫。米三石。

太禧宗禋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貫。米一十石。副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客省使。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宣政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副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五斗。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客省使。並同太禧宗禋院例。宣徽院同。

翰林國史院承旨。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學士。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侍讀學士。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侍講學士。同直學士。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待制。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修撰。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應奉。俸

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編修。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檢閱。同典籍。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翰林院集賢院。大學士。同承旨。並同例。中政院院使。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僉院。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三貫。米四石五斗。司議。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長史。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太醫院。典瑞院。將作院。太史院。儒政院。並同。

太常禮儀院院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貫。米七石五斗。僉院。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同僉。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四石。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太祝。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奉禮協律同。

通政院院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僉院。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同僉。俸四十四貫。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太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內一員。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二十七員。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五員。俸六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五斗。郎中。俸三十六貫。米三石五斗。員外郎。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

大司農司大司農。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米一十二石。大司農卿。俸一百三貫。米一十一石。大司農少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大司農丞。俸九十貫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

內史府內史。俸一百四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中尉。俸一百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司馬。俸八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諸議。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記室。俸四十貫。照磨。俸三十貫。

大都留守司留守。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米八石五斗。副留守。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留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都護府大都護。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貫。米七石五斗。

副都護。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崇福司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同知。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給事中。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五石。左右侍儀。奉御。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

武備寺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同判。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少卿。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太僕寺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光祿。長慶。長新。長秋。承徽。長寧。尙乘。長信等寺並同。

尙舍寺太監。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侍儀司侍儀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引進使。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承奉班都知。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通事舍人。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侍儀舍人。俸一十七貫三錢三分。米一石五斗。

拱衛司都指揮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揮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僉事。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

內宰司內宰。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司丞。俸四十五貫。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翊正司同。

延慶司延慶使。俸一百貫。同知。俸六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副使。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司丞。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

內正司司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七貫。米四石五斗。司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中瑞司同。

京畿運司運使。俸五十六貫。米六石。同知。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運副。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運判。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經歷。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知事。俸一十四貫。米一石五斗。提控案牘。俸一十四貫六錢六分。

米一石。大府監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太監。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監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秘書。章佩。利用。中尙。度支等監並同。

國子監祭酒。奉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業。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貫三錢三分。米三石。典簿。俸一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博士。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太常博士。同。國子博士。同。助教。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教授。同。學錄。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五斗。蒙古國子監同。

經正監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太監。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監丞。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關遣監太監。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提控案牘。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

司天監提點。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天監。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米五石。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教授。俸一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管勾。同。司辰。俸八貫六錢六分。米五斗。學正。押宿。並同。回司天監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餘同上。

都水監都水卿。俸五十三貫。米六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貫。米三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大都路達魯花赤。俸一百三十貫。總管同。副達魯花赤。一百二十貫。同知。八十貫。治中同判官。五十五貫。推官。五十貫。經歷。四十貫。知事。三十貫。提控案牘。二十五貫。照磨。同。並中統鈔。

行省左丞相。俸二百貫。平章政事。一百六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右丞。左丞。同。參知政事。一百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郎中。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員外郎。三十貫。都事。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檢校同管勾。二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理問所理問。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副理問。俸三十貫。知事。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提控案牘。同。宣慰司。腹裏宣慰使。俸中統鈔五百八十貫三錢三分。同知。五百貫。副使。四百一十六貫六錢六分。經歷。四百貫。都事。一百八十三貫三錢三分。照磨。一百五十貫。行省宣慰使。俸至元鈔八十七貫五錢。同知。四十九貫。副使。四十二貫。經歷。二十八貫。都事。二十四貫。照磨。一十七貫五錢。

廉訪司廉訪使。俸中統鈔八十貫。副使。四十五貫。僉事。三十貫。經歷。二十貫。知事。一十五

贖。照磨。一十二貫。
 鹽運司。腹裏運使。俸一百二十貫。同知五十貫。副使三十五貫。判官三十貫。經歷二十貫。知事一十五貫。照磨一十三貫。行省運使八十貫。同知五十貫。運副四十貫。判官三十貫。經歷二十五貫。知事一十七貫。提控案牘一十五貫。
 上路達魯花赤。俸八十貫。總管同知四十貫。治中三十貫。判官二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經歷一十七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下路達魯花赤。俸七十貫。總管同知三十五貫。判官二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經歷一十七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經歷一十七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

散府達魯花赤。俸六十貫。知府同知三十貫。判官一十八貫。推官同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
 上州達魯花赤。俸五十貫。州尹同知二十五貫。判官一十八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中州達魯花赤。俸四十貫。知州同知二十貫。判官一十五貫。提控案牘一十貫。都目八貫。下州達魯花赤。俸三十貫。知州同知一十八貫。判官一十三貫。吏目四十貫。
 上縣達魯花赤。俸二十貫。縣尹同縣丞一十五貫。主簿一十三貫。縣尉一十二貫。典史三十五貫。巡檢一十貫。中縣達魯花赤。俸一十八貫。縣尹同主簿一十三貫。縣尉一十二貫。典史三十五貫。下縣達魯花赤。俸一十七貫。縣尹同主簿一十二貫。縣尉同典史三十五貫。

職田數

諸署諸局諸庫等官。及掾吏之屬。其目甚多。不可勝書。然其俸數之多寡。亦皆以品級之高下為則。觀者可以類推。故略而不錄。

至元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達魯花赤一十六頃。總管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達魯花赤一十四頃。總管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達魯花赤一十頃。知府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路達魯花赤一十頃。州尹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達魯花赤八頃。知州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達魯花赤六頃。州同州判三頃。警巡院達魯花赤五頃。警使同警副四頃。警判三頃。錄事司達魯花赤三頃。錄事同錄判二頃。縣達魯花赤四頃。縣尹同縣丞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並同。經歷四頃。

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田。道按察使一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至元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達魯花赤八頃。總管同知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達魯花赤七頃。總管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經歷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同。散府達魯花赤六頃。知府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上州達魯花赤五頃。知州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

案牘二頃。中州達魯花赤四頃。知州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五十畝。下州達魯花赤三頃。知州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上縣達魯花赤二頃。縣尹同縣丞一頃。五十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同上。無縣丞。下縣達魯花赤一頃。五十畝。縣尹同主簿兼尉一頃。錄事司達魯花赤一頃。五十畝。錄事同錄判一頃。司獄一頃。巡檢同。
 按察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歷二頃。知事一頃。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歷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同。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勾各一頃。

常平義倉

常平起于漢之耿壽昌。義倉起于唐之戴胄。皆救荒之良法也。元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今考其制。常平倉。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糶之。於是八年。以和糴糧及諸河倉所撥糧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糶糧充焉。義倉。亦至元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於是二十一年。新城縣水。二十九年。東平等處饑。皆發義倉賑之。皇慶二年。復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豈非有司之過與。

惠民藥局

周官有醫師等醫之政。令凡邦有疾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此民所以無大折之患也。元立惠民藥局。官給鈔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仍擇良醫主之。以療貧民。其深得周官設醫師之美意者與。初太宗九年。始於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闡闢太醫王鑾齊樹等為局官。給銀五百定為規運之本。世祖中統二年。又命王祐開局。四年。復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一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準舊例。於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調。所設良醫。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給鈔本。亦驗民戶多寡以為等差。今併著于后。

- 河南行省二百七十定。
- 湖廣行省一千一百五十定。
- 遼陽行省二百四十定。
- 陝西行省二百四十定。
- 江西行省三百定。
- 江浙行省二千六百一十五定。
- 雲南行省真賦一萬一千五百索。
- 甘肅行省一百定。
- 四川行省二百四十定。
- 江西行省三百定。

市糴

和鑾自始所以備邊庭軍需也其弊至於害民者蓋有之矣元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糴曰鑾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之兵不乏食京師之馬不乏芻而民亦用以不困其爲法不亦善乎

市糴之法世祖中統二年始以鈔一千二百定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糴三萬石四年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和中陝西軍儲是年三月又命札馬刺丁糴糴乃勅軍民官毋阻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至元三年以南京等處和糴四十萬石四年命河州等處中納官糧續運其直八年驗各路糧粟價直增十分之一和糴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十六年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糧十九年以鈔三萬定市糴於隆興等處二十年以鈔五千定市於北京六萬定市於上都二十定市於應昌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人中糴是年四月以鈔四千定於應昌市糴九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定於上都和糴二十二年以鈔五萬定令木八刺沙和糴於上都是年二月詔江南民田秋成官爲定例收糴次年減價出糴二十三年發鈔五千定市糴靜隆興軍糧二十四年官發鹽引聽民中糴是年十二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二十七年和糴西京糧其價每一十兩之上增一兩延祐三年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鹽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則例每年以河間鹽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云

賑恤

救荒之政莫大於賑恤元賑恤之名有二曰蠲免者免其差稅即周官大司徒所謂薄征者也曰賑貸者給以米粟即周官大司徒所謂散利者也然蠲免者以恩免者有以災免者賑貸者以賑寡孤獨而賑者有以水旱疫癘而賑者有以京師人物繁濶而每歲賑糴者若夫納粟補官之令亦救荒之一策也其爲制各不同今並著于后以見其仁厚愛民之意云恩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量減絲料包銀分數二年免西京北京燕京差發是年二月以眞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兵興之際其差發減輕料取三年北京等路以兵興供給繁重免本歲絲料包銀是年閏九月以濟南路遭李璣之亂軍民皆饑盡除差發四年以西涼民戶值渾鄯海阿藍解兒之亂人民流散免差稅三年至元元年詔減明年包銀十分之三全無業者十之七是年四月逃戶復業者免差稅三年減中都包銀四分之一十二年蠲免包銀絲線俸鈔是年八月免河南路包銀三分之一其餘路府亦免十分之五十九年免諸路民戶明年包銀俸鈔及逃移戶差稅二十年免大都平濼民戶絲線俸鈔二十二年除民間包銀三年不使帶納俸鈔盡免大都軍民地稅二十四年免東京軍民絲線包銀俸鈔是年九月除北京馬五百匹二十五年免遼陽武平等處差發二十七年減河間保定平濼三路絲線之半大都全免二十八年詔免腹裏諸路包銀俸鈔其大都上都隆興平濼大同太原河間保定武平遼陽十路絲線並除之二十九年免上都隆興平濼

保定河間五路包銀俸鈔三十年免大都差稅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詔免天下差稅有差是年六月免腹裏軍站匠船鹽鐵等戶稅糧及江南夏稅之半元貞元年除大都民戶絲線包銀稅糧大德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隆興民戶差稅三年詔免腹裏包銀俸鈔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四年詔免上都大都隆興明年絲線稅糧其數亦如之江南種稅減十分之一九年又下寬免之令以恤大都上都隆興與腹裏江淮之民十年逃移民戶復業者免差稅三年十一年武宗即位詔免內外郡縣差稅有差至大二年上尊號詔免腹裏江淮差稅三年又免大都上都中都秋稅及民間差稅之負欠者四年免腹裏包銀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五年四月免大都上都中都差稅三年延祐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差稅二年其餘被災經賑者免一年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二年免各路差稅絲料七年免腹裏絲料十分之五外郡十分之三江淮夏稅所免之數與外郡絲綿同民間逋欠差稅並除之是年免丁地稅糧包銀絲料各有差至治二年寬恤軍民站戶三年免臨清萬戶府軍民船戶差稅三年福建蠶戶差稅一年泰定三年罷江淮以南包銀天曆元年免諸路差稅絲料有差及海北鹽課三年二年免達達軍站之貧乏者及各路差稅有差是年十月免人民逋欠官錢及奉元商稅各處龜戶雜役至順元年以改元免諸路差稅有差減方物之貢免河南府懷慶路門攤海北鹽課存恤紅城兒屯田軍三年

災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以各處被災驗實減免科差三年以蠶寇攻掠免三义沽龜戶一百六十五戶其年絲料包銀四年以秋早霜災減大名等路稅糧至元三年以東平等處蠶災減其絲料五年以益都等路禾損蠲其差稅六年以濟南益都懷孟德州淄萊博州曹州眞定順德河間濟州東平恩州南京等處桑蠶災傷量免絲料七年南京河南蝗旱減差徭十分之六十九年減京師民戶科差之半二十年以水旱相仍免江南稅糧十分之二二十四年免北京饑民差稅是年揚州及浙西水其地稅在揚州者全免浙西減二分二十五年南安等處被寇兵者稅糧免徵二十六年紹興路水免地稅十分之三六年六月以禾稼不收免遼陽差稅二十七年大都遼陽被災免其包銀俸鈔是年六月以霖雨免河間等路絲料之半十月以興松二州霜免其地稅二十八年遼陽被災者稅糧皆免徵其餘量徵其半是年五月以太原去歲不登杭州被水其太原丁地稅糧杭州地稅並除之九月又免州路所負歲糧二十九年以北京地震量減歲課是年以大都去歲不登流移者免其稅糧及包銀俸鈔元貞元年以供給繁重及水傷禾稼免咸平府邊民差稅大德二年以旱蝗除揚州淮安兩路稅糧五年各路被災重者其差稅並除之六年免大都平濼差稅七年以內郡饑荆湖川蜀供給軍餉其差稅減免各有差八年以平陽太原地震免差稅三年至大元年以江南江北水旱民飢其科差夏稅並免之二年以腹裏江淮被災其科差夏稅亦並免之是慶二年免益都饑民糧延祐二年河南歸德南陽徐陳蔡許州荆門襄陽等處水三年肅州等處連歲被災皆免其民戶稅糧天曆元年陝西霜旱免其科差一年鹽官州海潮免其秋糧夏稅是年十二月詔經寇盜剽掠州縣免差稅一年二年以關陝旱免差稅三年至

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悉為貪贓。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湖行省及中正院。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靡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湖。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爾為江湖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運糧。帖睦爾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擊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異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州侯于嘉興之噶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噶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祜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鈔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偽鈔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於總庫轉支。至是吏部尚書僕哲篤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僕哲篤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家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比之遠達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分為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僕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有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威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威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况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僕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證曰。

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脫脫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言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臥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云。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姦偽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輻相接。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鹽法

大都之鹽。元統二年四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竊觀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乃置局設官賣之。中統鈔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後雖倍其價。猶敷民用。及泰定罷。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於鈔。致有短少之弊。於是巨商趨利者。營屬當道。以局官侵盜為由。輒奏罷之。復從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煎膏獨受其利。官課為所侵。而民食貴鹽益甚。貧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舊設局官為發賣。庶課不虧。而民受賜矣。既而大都路備三巡院。及大興宛平縣所中。又戶部尚書建言。皆如御史所陳。戶部乃言。以謂權鹽之法。本以裕國而便民。始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運司。令河間運司兼辦。每歲存留鹽數。散之米舖。從其發賣。後因富商專利。遂於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處。官為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網船人等多有侵盜之弊。復從民販賣。而罷所置之局。未及數載。有司屢言。富商高擡價直之害。運司所言。網船作弊。蓋因立法不嚴。失於關防所致。且各處俱有官設鹽舖。與商賈販賣。並無窒礙。豈有京城之內。乃革罷官賣之局。宜准本部尚書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為滿。責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毋令雜灰土其中。及權衡不得其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如滿歲無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數者。減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盜者。依例追斷。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分為四季。起赴京販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其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輪次提調之。仍委官巡視。如有豪強兼利之。

徒。頻買局鹽而增價轉賣於外者。從提調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縱令綱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相發賣。四月二十六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版申戶部云。近奉文帖起運。至元二年京版發賣食鹽一萬五千引。令兩平稱收。如數具實。中書部除各綱滄沒短少鹽計八百四十八引。本版實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萬一百引。付各局發賣。見存鹽四千五百有二引。支撥欲盡所據。至元三年。食鹽宜依例於河間運司起運一萬五千引赴都。庶民間食用不闕。戶部准其所言。乃議京版食鹽。今歲宜從河間運一萬五千引。其脚價舊索等費。令運司於鹽課錢內通算支用。仍召募有產業船戶互相保識。每一千引為一綱。就差各該場官一員。并本司奏差或監運巡鹽官每名管押一綱。於大都與國等場見收鹽內驗數。分派分司官監視。如數兩平。支收限三月內赴京版交卸。取文憑赴部銷照。但有雜和沙土濕潤短少數。並令本綱船戶押運場官奏差監運諸人。如數均賠。依例坐罪。中書如戶部所議行之。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候恩禮等建言。京師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鹽運司。設官賣鹽。置局十有五處。奏定二年。以其不便罷之。元統二年。又復之。迨今年。法久弊生。在船則有侵盜滲漏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奸。名曰一貫二斤四兩。實不得一斤之上。其潔淨不雜而斤兩足者。唯上司提調數處耳。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月起運。而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殺河道。舟楫往來。無不被擾。名為和顧。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富商巨賈之載米粟者。達官貴人之載家室者。一概遮截。得重賄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耳。其舟小而不同。濫滲侵盜弊病多端。既達京版。又不得依時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鬻妻子質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顧不前。使京師百物湧貴者。實由於此。竊計官鹽二萬引。每引脚價中統鈔七貫。總為鈔三千錠。而十五局官典俸給以一歲計之。又五百七十六錠。其就支貨房之資。短脚之價。席草諸物。又在外焉。當時置局設官。但為民食貴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賤。豈忍徒費國家而使百物貴也。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議罷其監局。及來歲起運之時。出榜文播告鹽商。從便入京與販。若常白鹽所用船五十艘。亦宜於江南造小料船處。如數造之。既成之後。付運司顧人運載。庶舟楫通而商賈集。則京師百物賤而鹽亦不貴矣。御史臺以其言具呈中書。而河間運司所申亦如前議。戶部言。運司及大都路講究。即同監察御史所言。元設監局。合准革罷。聽從商旅與販。其常白鹽繫內府必用之物。起運如故。宜從都省開奏。二月初五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河間之鹽。至正二年。河間運司申戶部云。本司歲辦額餘鹽共三十八萬引。計課鈔一百一十四萬錠。以供國用。不為不重。近年以來。各處私鹽及犯界鹽販賣者衆。蓋因軍民官失於禁治。以致侵礙官課。鹽法滋滯。實由於此。乞轉呈都省頒降詔旨。諭所司欽依規辦。本部具呈中書省。遂於四月十七日上奏。降旨戒飭之。七月。又據河間運司申。本司辦課全籍都縣行鹽地方。買食官鹽。去歲河間等路旱蝗闕食。累蒙賑卹。民力未蘇。食鹽者少。又因古北

口等處把隘。官及軍人不為用心詰捕大都路。所屬有司亦不奉公巡禁。致令諸人裝載疋疋鹽於街市賣之。或量以斗。或盛以盤。明相饋送。今紫荊關捕獲犯人張狡輩等所載疋疋鹽計一千六百餘斤。自至元六年三月迄今。犯者將及百起。若不申明。恐年終課不如數。虛負其咎。本部具呈中書省。照會樞密院。給降榜文禁治之。三年。又據河間運司申。生財節用。固治國之常經。薄賦輕徭。實理民之大本。本司歲額鹽三十五萬引。近年又添餘鹽三萬引。元簽鹽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戶。每年額鹽勒令見在。疲乏之戶。勉強包煎。今歲若依舊煎辦。人力不足。又兼行鹽地方。旱蝗相仍。百姓焉有買鹽之資。如蒙矜憫。自至正二年為始。權免餘鹽三萬引。俟豐稔之歲。煎辦如舊。本部以錢糧支用不敷。權擬住煎一萬引。具呈中書省。正月二十八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既而運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辦鹽額二十五萬引。自後累增至三十有五萬。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已經具呈。蒙都省奏准。住煎一萬引。外有二萬引。若依前勒令見戶包煎。實為難堪。如并將餘鹽二萬引住煎。誠為便益。戶部又以所言具呈中書省。權擬餘鹽二萬引住煎一年。至正四年。前辦如故。四月十二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山東之鹽。元統二年。戶部呈據山東運司准濟南路牒。依副達魯花赤完者同知閻里帖木兒所言。比大都河間運司改設巡鹽官一十二員。專一巡禁。本部詳山東運司歲辦鈔七十五萬餘錠。行鹽之地。周圍三萬餘里。止是運判一員。豈能遍歷。恐私鹽來往。侵礙國課。本司既與濟南路講究便益。宜准所言。中書省令戶部復議之本部言。河間運司定設奏差一十二名。巡鹽官一十六名。山東運司設奏差二十四名。今既比例添設巡鹽官外。據元設奏差內減去一十二名。具呈中書省。如所擬行之。三年二月。又據山東運司備臨沂沂水等縣申本縣十山九水。居民稀少。元係食鹽地方。後因改為行鹽。民間遂食貴鹽。公私不便。如蒙仍舊改為食鹽。令居民驗戶口多寡。以輪納課鈔。則官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之弊。運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嶧等州。從長講究。互言食鹽為便。及准本司運使辛朝列牒云。所據零鹽擬依登萊等處。鈔注局官給印置局散賣於民。非惟大課無虧。官釋私鹽之憂。民免刑配之罪。戶部議山東運司所言。於滕嶧等處增置十有一局。如登萊三十五局之例。於錢穀官內通行鈔注局官散賣食鹽。官民俱便。既經有司講究。宜從所議。具呈中書省。如所擬行之。至元二年。御史臺據山東蕭政廉訪司申。准濟南路備章丘縣。兄奉山東運司為本司額辦鹽課二十八萬引。除客商承辦之外。見存十三萬引。絕無買者。將及年終。歲課不能如數。所據新城章丘長山鄒平濟南俱近鹽場。與大小清河相接。客旅與販。宜依前河滕嶧等處。改為食鹽。權濶八千引。責付本處有司。自備磨索脚力。赴已擬開堤等場。於元統三年依例支出。均散於民等事。竊照山東運司初無上司明文。輒擅散民食鹽。追統課鈔。使民不得安業。今於至元元年正月二月兩次奉到中書戶部符文。行鹽食鹽地分。已有定例。毋得稽配於民。本司不遵省部所行。寢磨符文。依前差人馳驛督責。州縣隨道百姓。追徵食鹽課鈔。不無擾害。據本司恣意行事。玩法擾民。理應取問。緣繫辦課之時。宜從憲臺區處。又據監察

御史所呈亦為茲事若便行取問即繫辦課時月具呈中書省區處戶部議呈行鹽食鹽已有定所宜從改正若准御史臺所呈取問運司即緣鹽法例應從長規畫似難別議中書省如所擬行之

陝西之鹽至元二年九月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備監察御史帖本兒不花建言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其陝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查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迫追不問民之無有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課近年散於民戶且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州鳳翔與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陝旱饑民多流亡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于今三載尚有虧負蓋因戶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爾來歲頗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為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概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價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下安能措畫繼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輪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從各處鹽商勸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鞏昌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隣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與販但遇行鹽之處諸人毋得侵擾鞏昌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輪官吏監視聽民採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元額課鈔因時夾帶至黃河東兩者同私鹽法罪之陝西與販解鹽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又據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胡通奉所陳陝西百姓許食解鹽近脫荒儉流移漸復正宜安輯而鹽吏不察民瘼止以愾辦為名不論貧富散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月猶未得鹽蓋因地遠脚力艱澁今後若令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鞏昌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之於風鞏昌之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概均攤解鹽之課令食鞏昌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本臺詳所請鹽法宜從省部定擬具呈中書省送戶部議之本部議云陝西行臺所請鹽事宜從都省選官前赴陝西與行省行臺及河東運司官一同講究是否便宜明白咨呈三年都督移咨陝西行省仍摘委河東運司正官一員赴省一同再行講究三月初二日陝西行省官及李御史運司同知郝中順會鞏昌延安與元鳳翔邠州等官與總帥汪通議等俱稱當從御史帖本兒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黃河為界令陝西之民從便食用鞏昌紅二鹽解鹽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其咸寧長安錄事司三處未散者依已散州縣一體酌認納乾課與運司已散食鹽引價同見納乾課辦鈔七萬錠通行按季輪納運司不須散引如此則民不受害而課以無虧矣郝同知獨言運司每歲辦課四十五萬錠陝西該辦二十萬錠今止認七萬

錠餘十三萬錠從何處恢辦議不合而散本省檢照運司逐年申報文冊陝西止辦七萬二千六十餘錠郝遂稱疾不出其後訖無定論戶部參照至順二年中書省管遣兵部郎中并朝散與陝西行省官一同講究以涇州白家河永為定界聽民食用仍督所在軍民官嚴行禁約毋致鞏昌紅二鹽犯境侵課中書如所擬行之

兩淮之鹽至元六年八月兩淮運司准行戶部尚書連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册立當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恢辦自後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千五百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逼勒鹽戶加其斜面以通鹽商壞亂鹽法大德四年中書省奏准改法立倉設綱備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本司行鹽之地江湖江西河南湖廣所轄路分上江下流鹽法通行至大間前添正額餘鹽三十萬引通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引客商運至揚州東關俱於城河內停泊聽候通放不下三四十萬餘引積疊數多不能以時發放至順四年前運使韓大中等又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引客商買引關給助合赴倉支鹽雇船脚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鹽主不能照管視同已物恣為侵盜弊病多端及事敗到官非不嚴加懲治莫能禁止其所盜鹽以鈔計之不過折其舊船以償而已安能如數徵之是以襄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與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受其害竊照揚州東關城外沿河兩岸多有官民空閒之地如蒙聽從鹽商自行賃買基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到稿籍定資次貯置倉內以俟通放隨期用船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為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既申中書戶部及河南行省照勸議擬文移往復紛紜不決久之戶部乃定議令運司於已收在官客商帶納挑河錢內撥鈔一萬錠起蓋倉房仍從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委官與運司偕往相視空地果無違礙而後行之

兩浙之鹽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中書省云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册立當時未有定額至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為九貫十貫以至三十五十六十百今則為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從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延祐七年比兩淮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旅就倉支鹽始則為便經今二十餘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惟務搭客況淮浙風土不同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廣民多食之者眾可以辦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鹽亭竈散漫海隅行鹽之地裏河則與兩淮隣接海洋則與遠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侵礙官課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驟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本司所轄場司三十四處各設令承管勾典史管領鹽戶火丁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不休纔值陰雨束手彷徨貧窮小戶餘無生理衣食所資全藉工本稍存抵業之家十無一二有司不體其勞又復差充他役各場元簽鹽戶一萬七千有餘後因水旱疫癘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餘即今未蒙簽

捕。所據拋下額鹽。唯勒見戶包煎而已。若不早為發補。優加存恤。將來必致損見戶而虧大課。此弊之一也。又如所設三十五綱監運綱司事。掌召募船戶。照依隨場日煎。月辦課額。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袋。每引元額四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為二袋。綱官押運。前赴所撥之倉。而交納為客人到倉支鹽。如自二月至於十月。河凍之時。以運足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綱運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場裝鹽之時。私屬鹽場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為硬袋。出場之後。沿途盜竄。雜以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秤人。又各受賄。既不加秤。秤盤又不加法。在倉日久。又復消折。袋法不均。誠非細故。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支結。既免綱運俸給水腳之費。又鹽法一新。此弊之二也。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餘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厘。總而計之。為四十四萬九千餘引。雖實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年督勸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衆。兼以浙江並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於防禦。所以各倉存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憑遵守。賞罰既明。私鹽減少。戶口食鹽。不致廢弛。此弊之三也。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引。豈期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舉。縱令吏胥坊里正等。請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水程雖住引不拘納。遂有埋沒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鹽。所司亦不檢收。其懦善者。賣過官鹽之後。即將引目投之鄉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為憑。與助私鹽。如蒙將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盡實還官。不致影射私鹽。此弊之四也。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設置部轄掌收。各綱船戶運到鹽袋貯頓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鹽。俱有定制。比年以來。各倉官攢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運至好鹽。無錢致期。則放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賣。其倉官與監運人等。為弊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餘萬引。新舊相並。充溢廊屋。不能支發。走鹵消折。利害非輕。雖繫客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實恐年復一年。為患益甚。若仍舊令客商自備脚力。就場支裝。庶免停積。此弊之五也。五者之中。各倉存積最為急務。驗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儘賣二年。尚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特賜奏聞。選委德望重臣。與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參酌時宜。更張法制。定為良規。惠濟黎元。庶望大課無虧。見為住前。餘鹽三萬引。差人實江浙行省咨文赴中書省請照詳焉。戶部詳運司所言。除餘鹽三萬引別議外。其餘事理未經行省明白。擬呈省移咨從長講究。六年五月。中書省奏。選官整治江浙鹽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納麟及省領官趙郎中等提調。既而納麟又以他故辭。至正元年。運使霍亞中又言。兩淮福建運司俱有餘鹽。已行住免。本司繫同一體。如蒙依例住煎三萬引。庶大課易為辦集中。書省上奏得旨。權將餘鹽三萬引倚閣。俟鹽法通行而後辦之。二年十月。中書右丞相脫脫不章欽木兒塔識等奏。兩湖食鹽。害民為甚。江浙行省官運司官屢以為言。擬合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

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二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福建之鹽。至元六年正月。江浙行省據福建運司申本司歲辦額鹽課十有三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場。至元四年閏八月終。積下附餘增辦等鹽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看詳。既有積債。附餘鹽數。據至元五年額鹽。擬合照依天曆元年住煎正額五萬引。不給工本。將上項積餘鹽五萬。准作正額省官本鈔二萬。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辦額鹽八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計鹽十有三萬九引。有奇。通行發賣。辦納正課。除留餘鹽五萬餘引。預支下年軍民食鹽。實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擬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參詳。亦如所擬。其下餘鹽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發賣。為鈔通行起解。回咨本省。從所擬行之。至正元年。詔福建山東依賣食鹽。病民為甚。行省監察御史廉訪司。拘該有司官宜公同講究。二年六月。江浙行省左丞與行臺監察御史福建廉訪司官及連使常山李鵬舉漳州等八路正官講究。得食鹽不便。其目有三。一曰。餘鹽三萬引。難同正額。擬合除免。二曰。鹽額太重。比依廣海例。止收價二銖。三曰。住罷食鹽。並令客商通行。福建鹽課始自至元十三年。見在鹽六千五百五十九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煎賣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五年。增為一銖。三十一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為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併入宣慰使司。辦十年。立都提舉司。鹽增額為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為十三萬引。增價鈔為二銖。延祐元年。又增為三銖。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與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椿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敝。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亦由於此。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概無所施。如蒙欽依詔書。事意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為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銖。宜從都省區處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即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脫脫不章帖木兒達失等。以所擬奏而行之。

廣東之鹽。至元二年。御史臺准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咨備監察御史韓承務建言。廣東道所管鹽課。提舉司自至元十六年為始。止辦鹽額六百二十一引。自後累增至三萬五千五百引。延祐間。又增餘鹽。通正額計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一引。竈戶窘於工程。官民迫於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奏定間。蒙憲臺及奉使官撫交章。數陳減免餘鹽一萬五千引。元統元年。都省

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二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福建之鹽。至元六年正月。江浙行省據福建運司申本司歲辦額鹽課十有三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場。至元四年閏八月終。積下附餘增辦等鹽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看詳。既有積債。附餘鹽數。據至元五年額鹽。擬合照依天曆元年住煎正額五萬引。不給工本。將上項積餘鹽五萬。准作正額省官本鈔二萬。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辦額鹽八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計鹽十有三萬九引。有奇。通行發賣。辦納正課。除留餘鹽五萬餘引。預支下年軍民食鹽。實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擬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參詳。亦如所擬。其下餘鹽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發賣。為鈔通行起解。回咨本省。從所擬行之。至正元年。詔福建山東依賣食鹽。病民為甚。行省監察御史廉訪司。拘該有司官宜公同講究。二年六月。江浙行省左丞與行臺監察御史福建廉訪司官及連使常山李鵬舉漳州等八路正官講究。得食鹽不便。其目有三。一曰。餘鹽三萬引。難同正額。擬合除免。二曰。鹽額太重。比依廣海例。止收價二銖。三曰。住罷食鹽。並令客商通行。福建鹽課始自至元十三年。見在鹽六千五百五十九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煎賣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五年。增為一銖。三十一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為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併入宣慰使司。辦十年。立都提舉司。鹽增額為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為十三萬引。增價鈔為二銖。延祐元年。又增為三銖。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與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椿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敝。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亦由於此。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概無所施。如蒙欽依詔書。事意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為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銖。宜從都省區處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即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脫脫不章帖木兒達失等。以所擬奏而行之。

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二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廣東之鹽。至元二年。御史臺准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咨備監察御史韓承務建言。廣東道所管鹽課。提舉司自至元十六年為始。止辦鹽額六百二十一引。自後累增至三萬五千五百引。延祐間。又增餘鹽。通正額計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一引。竈戶窘於工程。官民迫於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奏定間。蒙憲臺及奉使官撫交章。數陳減免餘鹽一萬五千引。元統元年。都省

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二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二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二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以支持不敷。權將已減餘鹽依舊煎辦。今已二載。未蒙住罷。竊意議者必謂廣東控制海道。連接諸番船商。輾集民物富庶。易以辦納。是蓋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轄七路八州。平土絕少。加以風瘴毒酒。其民刀耕火種。巢窟穴岸。崎嶇辛苦。貧窮之家。經歲淡食。額外辦鹽。膏將誰售。所謂富庶者。不過城郭商賈。與船船交易者數家而已。竈戶鹽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將見存人戶。勒令帶煎。又有大可慮者。本道密邇蠻獠。民俗頑惡。誠恐有司責辦大嚴。斂怨生事。所繫非輕。如蒙指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具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元統三年爲始。廣東提舉司所辦餘鹽量減五千引。十月初九日。中書省以所擬奏聞。得旨從之。

廣海之鹽。至元九年三月。湖廣行省咨中書省云。廣海鹽課提舉司額鹽三萬五千一百六十五引。餘鹽一萬五千引。近因黎賊爲害。民不聊生。正額積虧四萬餘引。臥收在庫。若復添辦餘鹽。困苦未甦。恐致不安。事關利害。如蒙憐憫。開奏除免。庶期元額可辦。不致遺患。邊民戶部議云。上項餘鹽。若全恢辦。緣非元額。兼以本司僻在海隅。所轄竈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竄。民物凋敝。擬於一萬五千引內量減五千引。以舒民力。中書以所擬奏聞。得旨從之。四川之鹽。元統三年。四川行省據鹽茶轉運使司申至順四年。中書坐落添辦餘鹽一萬引外。又帶辦兩湖運司五千引。與正額鹽通行煎辦。已後支用不闕。再行議擬。卑司爲各場別無煎出。餘鹽不免勒令竈戶承認。規割幸已足備。以後年分。若不申覆。誠恐竈戶逃竄。有妨正課。如蒙憐憫。備咨中書省。於所辦餘鹽一萬引內。量減帶辦兩湖之數。又准分司運官所言云。四川鹽井俱在萬山之間。比之腹裏兩淮。優苦不同。又行帶辦餘鹽。竈民由此而疲矣。行省咨呈中書省上奏。得旨權以帶辦餘鹽五千引倚閣之。

茶法

至元二年。江西湖廣兩行省具以茶運司同知萬家閭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書省云。本司歲辦額課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除門攤批驗鈔外數內。茶引一百萬張。每引十二兩五錢。共爲鈔二十五萬錠。末茶自有官印筒袋關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該鈔二萬九千八十餘錠。茶引一張。照茶九十斤。客商與販。其小民買食及江南產茶去處零斤探賣。皆須由帖爲照。春首發賣茶由。至於夏秋。茶由盡絕。民間闕用。以此考之。茶由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敷。茶引課重數多。止於商旅興販。年終尚有停閑未賣者。每歲合印茶由以十分爲率。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斤。算依引目內官鈔每斤收鈔一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增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比驗減去引目二萬九千七十六張。庶幾引不停閑。茶無私積。中書戶部定擬江西茶鹽司歲辦公據十萬道引一百萬。計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爲照。歲辦茶由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錢一分一釐一毫二絲。計鈔五千八百一十六錠七兩四錢一分。減引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張。茶引一張。造茶九十斤。納官課十二兩五錢。如於茶由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斤。每斤添收鈔一

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積出餘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於民用。合准本省所擬具呈中書省。移咨行省。如所擬行之。至正二年。李宏陳言內一節言。江州茶司據引不便事云。權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來。其法始備。國朝既於江州設立權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莫敢誰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借衆吏貼需求。各滿所欲。方能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及還本司。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據散賣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取要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爲搭頭事例錢。以爲分司官吏饋饌之資。提舉司雖以權茶爲名。其實不能專散據賣引之任。不過爲運司官吏營辦資財而已。上行下效。勢所必然。提舉司既見分司官吏所爲若是。亦復倣效遷延。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間又存留茶引二千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爲己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爲茶戶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併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典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重復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求利。反受其害。日見消乏。逃亡情實堪憫。今若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須要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留。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司似前分司自行散賣據引。違者從肅政廉訪司依例糾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貪黷之風。茶戶免損乏之害。中書省以其言送戶部定擬。復移咨江西行省委官與茶運司講究。如果便益。如所言行之。

此
页
空
白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元史新編食貨志

清賜進士出身江蘇高郵州知州魏源編

有元一代。養民之政。不下漢宋。其循古而行者。農桑之重。賦稅之輕。深仁溥惠。皆文景之遺風也。其不遵古而躬行者。海運之功。濟夫河。鈔幣之利。權夫貨。雖時有至元至大兩立尙書省。分中書之權。中利臣之計。然隨置隨罷。於一代之元氣。無所大損也。至於尙書劉宣有更鈔鑄錢之議。葉子奇有以貨權鈔之議。危素有浸餉要略之序。皆裨益國計而舊史不一以下脫簡。

經理

經界廢而後有經理。其制起於魯之履畝。漢之沒田。皆以抑豪強矜貧弱。使無田多稅少。田去稅存之患。然經理不善。則其害又有甚焉。仁宗延祐元年。平章張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尙多。未能盡實。以熟爲荒者有之。懼差析戶者有之。富買貧田而仍其舊輪者有之。是以歲入不增。而小民告病。不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勸戚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無隱稅無苛徭。於是遣官分往江浙江西河南仍命行御史臺分臺鎮過。樞密院以軍防護焉。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敝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轄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百畝以下。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不爲查勘。致有脫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黜吏。竝緣爲姦。往往以無爲有。虛具於籍。於是人不敢聊生。盜賊並起。其敝反甚於前。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次年。汴梁路總管塔海亦言其敝。於是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爲始。每畝止科其半。汴梁路凡減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天祿之初。又盡革虛增之數。民始復安。今取其數之可攷者。凡三省列於後。

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熟田百有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

江西省。總計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三頃。

江浙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農桑

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太宗既定中原。頒賜諸王勸戚分地。皆以五戶絲起徵。人始知農桑之重。世祖即位。首詔天下。以農桑衣食之本。頒農桑輯要之書。立屯田勸農之使。在位四十年。崇本抑末。丁寧致意。不徒文告。其識見跨遼金而紹漢之文景矣。中統元年。立勸農司。二年。以陳達崔斌等八人爲勸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爲卿。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官司。巡行郡邑。舉學勸惰。所在牧民長官歲終第其成否。轉申

中國歷代食貨志

元史新編食貨志(上)

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是年。頒農桑之制。十有四條。大略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長之。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檄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早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粟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雜果。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首領。以防飢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並鵝鴨之數。及種蒔蓮藕雞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命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者。亦仁矣哉。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於是高唐州官以勤進秩。河南陝縣尹王仔以惰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馬赤隨處入社。與編民等。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是年。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并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察事二員。兼察農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調農桑官帳冊有差者。驗數罰俸。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爲戶。凡千有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爲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也。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有賞。游惰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於至元。然曠糞迭見。飢毀荐臻。民之流移失業。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三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或一畝。皆築垣牆圍之。以時收采。桑柘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茲不備錄。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掣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餘聽民秋耕。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許耕其半。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爲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成效。遂命諸道以爲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視爲具文。故五年。大司農司臣言。廉訪司所具栽植之數。書於冊者。類多不實。則知其文之敝。又不獨有司爲然也。致和之後。莫不申明農桑之令。經世大典載。天祿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勸官內戶。何主簿等。凡六人。情官濮陽縣縣尹等。凡四人。惜其可攷者。蓋止於此云。

稅糧

元之取民大率法唐。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則做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則做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定中原始行之。初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於冊。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杖百。逮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闕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遠倉輸納。每石帶收脚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齋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儒士及回教阿罕。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籍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戶。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八年。又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兀刺海。三處之稅。其數與前僧道等同。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石二斗五升。第四年石五斗。第五年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折納。富戶輸還倉下戶。輸近倉。郡縣各差正官一員。部之。仍令倍輸其粟。倉官攬典斗脚人等。作做者。罪之。輸納之期。分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秋稅夏稅之法。行於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折鈔。以七百萬錠為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准寺觀田。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其法亦可謂寬矣。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米。夏稅則輸以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每石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石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石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民數。酌中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視夏稅已增鈔五萬餘錠。大德二年。宣慰使張國紀。請再科夏稅。於是湖廣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夏稅。而并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年始輸。大德四年。又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令第四年納稅。凡官田。夏稅皆不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

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以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賴以不困。因並著於此云。

天下歲入糧數。總計千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腹裏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

行省九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八石。遼陽省七萬二千六百六十六石。河南省二百五十九萬有千二百六十九石。陝西省二十二萬九千二百三十三石。四川省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四石。甘肅省六萬有五百八十六石。雲南省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九十九石。江浙省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省百十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廣省八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七石。

江南三省。天祿元年。夏稅鈔數。總計中統鈔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

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十一貫。湖廣省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

科差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科絲之法。始於太宗丙申年。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折收絲線顏色等物。逮世祖而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然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又有攤絲戶。儲耶速台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元管戶內絲銀全科。係官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全科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包銀之數。與係官戶同。減半科戶。每戶輸係官絲八兩五戶。絲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戶。若上都。隆興。西京等路。十戶十斤者。每戶輸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戶十四斤者。每戶輸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交參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漏籍戶。內止納絲戶。每戶輸絲之數。與交參絲銀戶同。止納鈔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并科絲料。協濟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之數。與絲銀戶同。攤絲戶。每戶科攤絲四斤。儲耶速台所管戶。每戶科細絲。其數與攤絲同。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初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戶等。然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為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於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為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

二月。三年。又命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及平江兩。其制益廣。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成宗大德六年。又命止輸絲戶。每戶科俸鈔中統鈔一兩。包銀戶每戶科二錢五分。攤絲戶每戶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云。

科差總數
中統四年。絲七十一萬二千有百七十一斤。鈔五萬六千五百五十八錠。
至元二年。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十二斤。包銀等鈔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四錠。布八萬五千四百十二匹。

至元三年。絲百有九萬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銀等鈔五萬九千八百八十五錠。
至元四年。絲百有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二百二十六錠。
天祿元年。包銀差發鈔九百八十九錠。賦百有十三萬三千有百十九索。絲百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絹三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綿七萬二千五百二十五斤。布二十一萬有千二百一十三匹。

海運
世祖定都於燕。及平江兩。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數倍國初。無不仰給於東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南糧分爲春夏二運。中葉以後。歲增一歲。末年至京師者。歲至三百餘萬石。都城倚海爲險。而又倚海爲富。豈非朔漢唐宋所未有哉。初國家平宋。方議輓南漕。供億京師。運河險淺。不容大舟。百里五十里。輒爲瓠落。水又絕。江入淮。溯泗水。呂梁彭城之險。由黃河逆水而北。時會通河未鑿。由荏平東阿道中。車運二百里。至臨清。入御河。舊史。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濼。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云。至元十九年。立京畿江淮漕運司二。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濼。京畿漕運司自中濼運至大都云。轉輸艱而糜費重。又開膠萊河道通海。沙壅潮澀。訖無成效。初伯顏之平宋也。嘗以木庫藏及圖籍儀器。命自崇明州海道載入京師。至是追憶前事。知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招海盜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翔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逾年始至直沽。朝廷尙未知其利。時至元十九年也。又明年。海運之舟米二十餘萬石。悉至於是。罷新開河。益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芒兀台爲萬戶。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濼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內司河運。外司海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并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時上游湖廣江西之糧。尙止運至真州泊

入海船。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船大底小。非江中所宜。於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歲辦糧充運計。世祖末年。每年運糧百餘萬石。武宗仁宗末年。每年運至三百餘萬石。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凡運糧每石有腳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於六兩五錢。至大延祐開。酌酌遠近。復屢增其價。又以糴粳米香糯白粳黑豆爲運價。多寡區別。其海運之遺。詳見朱清張瑄傳及順帝末年。張士誠據吳。方國珍據越。於是海漕不至。高得麟糜費十萬石而國運遂不支矣。今臚其得失於篇云。

歲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百石。至者四萬二千七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十石。二十二年。十萬石。至者九萬有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有石。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至者百二十八萬有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九年。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百石。至者百三十六萬有千五百十三石。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百六石。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有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二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十八石。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七石。六年。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百三十二萬九千有百四十八石。七年。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有八石。八年。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九石。至者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石。九年。百八十四萬三千有石。至者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百七十九萬七千有八十八石。十一年。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至大元年。百二十四萬有百四十八石。至者百二十萬二千五百有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有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有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有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

二千五百石。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九十石。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萬有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有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有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萬有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萬有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萬有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有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天祿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有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有六石。

自順帝至元以後。吏恣貪黷。運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盜賊劫覆亡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運數歲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地。剝民擅賦。雖糜以好爵。資為藩屏。而海運久不至京師。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爾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遂識為江浙行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議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推諉。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輸於京。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乘虛襲己。丞相再三曉諭。乃釋二家之疑。京濟其事。先率海舟。俟於嘉興之漉浦。而平江之粟。由杭轉抵漉浦。登舟海漚淺灘。僅運米十有一萬石。次年夏。至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第至江浙運糧。如上年之數。二十一年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至京者。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察爾兵部尚書帖木爾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爾監承運。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拒命。海運遂止。於是歲或遂以是議海運之不可恃。則漉河之舟。亦豈能越江淮山東盜境。而至京師哉。

鈔法

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因北方不通舟楫之地。錢重難行。故代以券契。而省轉運。即周官質劑。以便民。而非以利國。第行於北。而不行於南。若夫專行楮幣。而全廢鼓鑄。為一代國計之大。則自元始。或謂世祖嘗以錢幣問劉秉忠。秉忠對。錢用於陽。楮用於陰。國

家起沙漠幽陰之地。君華夏陽明之區。宜用楮幣。若用錢。四海將不靖。此傳會之言也。元魏鑄金。何嘗用楮。初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二貫。每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織錢為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萬二千錠。以為鈔本。至元十二年。增造鑄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為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廢鈔不便於民。復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當中統鈔五貫。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偽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為十三等。每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將未及期。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三年。減為二十文。二十二年。復增如故。其貫百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大德二年。戶部定昏鈔為二十五樣。泰定四年。又定焚毀之所。皆以廉訪司官監臨。隸行省者。行省官同監。其制之大畧如此。若錢自九府圓法。行於成周。歷代未嘗或廢。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為文。而錢則弗之歸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十文。歷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復下詔。以鼓鑄弗給。新舊寶用。其數滋甚。錢與銀鈔。皆廢不行。所立院監。亦皆罷革。而專用至元中統鈔。順帝至正十年。國用不給。右丞相脫脫脫欲更鈔法。乃會臺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偽鈔滋多。吏部尚書偃哲。偃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亦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省權銅錢千文為母。而鈔為子。衆人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以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之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俟哲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獨無偽乎。且至元鈔。猶故威也。家之童稚皆識之。交鈔猶新威也。人未識之。其偽滋甚。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武祺又欲

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勢必不行。莫若仍用至元舊鈔。爲無敵耶。先軫木爾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於廟堂高聲厲色。故脫終不從之。遂奏定更鈔之議。下詔云。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踊。姦僞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敝。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元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十倍。又值海內大亂。供軍賞犒。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轆相接。交料散滿。人間昏輓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視若敝楮。而國用遂困。時有民謠云。堂堂大元。奸佞擅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制。濫刑法。重黎民。怨入喫人。鈔貫鈔。何曾見。賊作官。官作賊。混愚賢。哀哉。可憐。論者曰。格幣行於宋元。然皆行於始而敝於終。何邪。萬物以輕重相權。使黃金滿天下。而多於土。則金土易價矣。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非楮之多也。國之貧也。豈國者不究致貧之原。而日夜講求稱提之術。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三征不緩其一。則父子離。以全盛中原之勢。譬一歲所入。曾不足支旬月。而又日所不暇造。十數萬楮幣。猶恐不給。何哉。糜費必有日。蠶壞必有原。其劫增於前。孰最重。其積敝於今。孰最輕。惜當時未有切究而指陳之者。

歲印鈔數

中統元年。中統鈔七萬三千三百五十二錠。二年。中統鈔三萬九千有百三十九錠。三年。中統鈔八萬錠。四年。中統鈔七萬四千錠。至元元年。中統鈔八萬九千二百八十八錠。二年。中統鈔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八錠。三年。中統鈔七萬七千二百五十二錠。四年。中統鈔十萬九千四百八十八錠。五年。中統鈔二萬九千八百八十錠。六年。中統鈔二萬二千八百九十六錠。七年。中統鈔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錠。八年。中統鈔四萬七千錠。九年。中統鈔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六錠。十年。中統鈔十一萬有百九十二錠。十一年。中統鈔二十四萬七千四百四十錠。十二年。中統鈔三十九萬八千有百九十四錠。十三年。中統鈔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五錠。十四年。中統鈔百二萬有千六百四十五錠。十五年。中統鈔百二萬三千四百錠。十六年。中統鈔七十八萬八千三百二十錠。十七年。中統鈔百有十三萬五千八百錠。十八年。中統鈔百有九萬四千八百錠。十九年。中統鈔九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四錠。二十年。中統鈔六十一萬六百二十錠。二十一年。中統鈔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四錠。二十二年。中統鈔二百有萬四千三百八十錠。二十三年。中統鈔二百十八萬有千六百錠。二十四年。中統鈔八萬三千二百錠。至元鈔百萬有千一百七十七錠。二十五年。至元鈔九十二萬有千六

百一十二錠。二十六年。至元鈔百七十八萬有九十三錠。二十七年。至元鈔五十萬有二百五十錠。二十八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二十九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三十年。至元鈔二十六萬錠。三十一年。至元鈔十九萬三千七百六錠。元貞元年。至元鈔三十一萬錠。二年。至元鈔四十萬錠。大德元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二年。至元鈔二十九萬九千九百有十錠。三年。至元鈔九十九萬有七十五錠。四年。至元鈔六十萬錠。五年。至元鈔五十萬錠。六年。至元鈔二十萬錠。七年。至元鈔一百五十萬錠。八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九年。至元鈔五十萬錠。十年。至元鈔百萬錠。十一年。至元鈔百萬錠。至大元年。至元鈔百萬錠。二年。至元鈔百萬錠。三年。至大銀鈔百四十五萬有三百六十八錠。四年。至元鈔二百十五萬錠。中統鈔十五萬錠。皇慶元年。至元鈔二百二十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六錠。中統鈔十萬錠。二年。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二十萬錠。延祐元年。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二年。至元鈔百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三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四年。至元鈔四十八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五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六年。至元鈔百四十八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七年。至元鈔四百十八萬錠。中統鈔十萬錠。至治元年。至元鈔百萬錠。中統鈔五萬錠。二年。至元鈔八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三年。至元鈔七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泰定元年。至元鈔六十萬錠。中統鈔十五萬錠。二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三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四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天祿元年。至元鈔三十一萬有九百二十錠。中統鈔三萬五百錠。二年。至元鈔百有十九萬二千錠。中統鈔四萬錠。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中書議更鈔鑄錢。吏部尙書劉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車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卽用見錢。尙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敝。自一界二界。至十九界關了。計江左立國百五十年。是不及八年一更也。亡金行用會子。亦由此數變名同。如小十貫。大十貫。通天寶會之類。隨行隨壞。大元初年。法度未一。諸路各行交鈔。或同見鈔。或同絲絹。中統建元。王文統執政。盡罷諸路交鈔。印造中統元寶。以錢爲準。每鈔二貫。倒白銀一兩。十五貫。倒赤金一兩。稍有壅滯。出銀收鈔。恐民疑惑。隨路積元本金銀。分文不動。當時支用無本寶鈔。未多。易爲權治。諸老講究扶持。日夜戰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墜。行之十七八年。鈔法無少低昂。後阿合馬專政。不究公私利害。出納多寡。每一支貼。至十有餘萬錠者。又將隨路平準庫金銀。盡數起赴大都。以要功能。是以大失民信。鈔法日虛。每歲支遣。又踰鄰者。所行皆無本之鈔。以至物價騰踊。奚止十倍拯救之法。不過住印貫鈔。只印少鈔。發去諸庫。倒換昏爛。以便民間。爪貼驗元。起鈔本金銀發去。以安民心。嚴禁權豪官吏。冒名入庫倒買。國用當度其所入。量其所出。如周歲差稅課程。可得百萬錠者。其歲支祇可五七十萬多餘。舊鈔立便燒燬。如此行之。不出十年。縱不復舊。物價可減今日之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

縱劫新鈔。以權舊鈔。祇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損抑。三數年後。亦如中統舊鈔矣。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溪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敝。其言最握鈔法之要。此段舊史無新增。葉子奇草木子曰。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為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參政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略無訛舛。其法誠為不刊之典。又曰。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為母。中統交為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於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遷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實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非其法之不善。由後世行法之失其本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格幣。以為費。格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澀。而不行。使鈔法皆有錢貨為之本。如鹽與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烏有不行之患哉。試使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為母。以引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如富人糶穀。而給以批。持批得穀。其批行矣。貧人給批而無穀。批乃虛文。其不此也。非批之罪也。不此之務。而徒刑驅勢。迫以必其行。而鈔愈不行。國亦卒以亡。非鈔之罪也。此皆舊史所無。今增。

元史新編食貨志

清賜進士出身江蘇高郵州知州魏源編

中

歲課

天地精英。發於山川。以供民用。則有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碧甸鉛錫礬硝繡竹木之材。王者因其自然之利。以利民。後世或遂以之病民。而利國。於是天愛其實。貨棄於地。而黃老捐金沈璧之論。輿焉。元興。因土人呈獻。而定其歲入之課。多者不盡收。少者不強取。而中使貴璫采寶監稅。四出擾民者。終世無之。其制尚不悖於古。凡天下產金之所。若腹裏之益都。檀景。若遼陽省之大寧。開元。若江浙省之饒徽池信。若江西省之龍興撫州。若湖廣省之岳邊。沉靖。辰潭。武岡。寶慶。若河南省之江陵襄陽。若四川省之成都嘉定。若雲南省之威楚麗江。大理。金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柏興。烏撒。東川。烏蒙。產銀之所。若腹裏之大都。真定。保定。雲州。般陽。晉寧。懷孟。濟南。寧海。若遼陽省之大寧。若江浙省之處州。建寧。延平。若江西省之撫瑞。韶。若湖廣省之興國。郴州。若河南省之汴梁。安豐。汝寧。若陝西省之商州。若雲南省之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產珠之所。若大都。若東京。若羅羅。若水達達。若廣州。產玉之所。若于闐。若匪力沙。產銅之所。若腹裏之益都。若遼陽省之大寧。若雲南省之大

理。激江。產鐵之所。若腹裏之河東。順德。景濟。南。若江浙省之饒徽。寧國。信慶。元台。衢。處。建寧。新化。邵武。漳。福。泉。若江西省之龍興。吉安。撫。袁。瑞。臨。江。桂。陽。若湖廣省之沅。潭。衡。武。岡。寶慶。永。全。常。寧。道。州。若陝西省之興化。若雲南省之中。慶。大理。金齒。臨安。曲靖。羅。羅。建昌。產。水。銀。之。所。若遼陽省之北京。若湖廣省之沅。潭。若四川省之思。州。產。碧。甸。子。之。所。若和。林。若會。川。產。錫。之。所。若江浙省之鉛。山。台。處。建。寧。延。平。邵。武。若江西省之韶。州。桂。陽。若湖廣省之潭。州。產。礬。之。所。若腹裏之廣。平。冀。寧。若江浙省之鉛。山。邵。武。若湖廣省之潭。州。若河南省之盧。州。產。硝。磺。之。所。若腹裏之晉。寧。皆。其。著。者。也。而。竹。木。之。產。所。在。有。之。又。不。能。悉。設。所。今。著。其。有。稅。課。者。於。篇。

金課之興。自世祖始。其在益都者。至元中以漏籍民戶。四千於登州。棲霞縣。淘焉。又以淘金戶二千。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府。而輸其課於太府監。在遼陽者。至元中。聽民於龍山。縣。胡。碧。略。淘。采。每。歲。納。課。金。三。兩。又。於。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采。焉。在。江。浙。者。至。元。中。設。建。康。等。處。淘。金。夫。七。千。三。百。六。十。五。戶。立。提。舉。司。領。之。所。轄。金。場。凡。七。十。餘。所。未。幾。以。建。康。無。金。罷。之。其。饒。徽。池。信。之。課。皆。歸。之。有。司。在。江。西。者。至。元。中。撫。州。樂。安。縣。民。歲。辦。金。百。兩。在。湖。廣。者。至。元。中。撥。常。德。澧。辰。沅。靖。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焉。在。四。川。者。元。貞。初。以。其。病。民。罷。之。在。雲。南。者。至。元。中。諸。路。總。納。金。百。有。五。錠。此。金。課。之。興。革。可。攷。者。

銀在大都者。至元中。聽民於檀州。奉先等洞。采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采之。在雲州者。至元中。撥民戶於望雲。采鍊。而設從七品官。掌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遂立雲州等處。銀場。提舉司。以領之。在遼陽者。延祐初。惠州。銀洞。三十六。立提舉司。領其課。在江浙者。至元中。建寧。南。劍。等。處。立。銀。場。提。舉。司。在。湖。廣。者。至。元。中。韶。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採。鍊。每。年。輸。銀。三。千。兩。在。河。南。者。延。祐。初。聽。羅。山。縣。民。採。銀。場。課。銀。三。錠。四。年。聽。靈。丘。縣。民。採。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興。革。可。攷。者。

珠在大都者。元貞初。聽民於楊柳。直沽口。撈采。命官買之。在東京者。至元中。命。馮。法。安。山。等。於。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采。之。在。廣。州。者。采。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河。曲。柴。刺。河。渾。都。忽。河。之。珠。至。元。初。徙。鳳。哥。等。戶。撈。焉。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至。元。中。皆。命。官。民。撈。焉。此。珠。課。之。興。革。可。攷。者。

玉在匪力沙者。淘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至元初。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乃以匪力沙之。旁。近。六。十。戶。同。淘。而。免。其。徭。所。淘。之。玉。於。忽。都。勝。魯。爾。舍。里。甫。丁。三。人。所。立。驛。站。遞。至。京。師。此。玉。課。之。興。革。可。攷。者。

銅在益都者。至元中。撥千戶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采。之。在。遼。陽。者。至。元。中。撥。采。木。夫。千。戶。於。錦。瑞。州。鷄。山。巴。山。等。處。采。之。在。激。江。者。至。元。中。撥。漏。籍。戶。於。薩。已。山。采。之。凡。十。有。一。所。此。銅。課。之。興。革。可。攷。者。

鐵在河東者。太宗丙申年。立鑪於西京。州。縣。撥。冶。戶。七。百。六。十。婦。焉。丁。酉。又。立。鑪。於。交。城。縣。

撥治戶千煽焉至元初立洞冶總管府及平陽等路提舉司皆旋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中聽民煽鍊官爲抽分至武宗至大初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所隸之治八曰大通曰興國曰惠民曰利國曰益國曰閩富曰豐寧豐盛之治蓋有二云在順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治戶六千煽焉大德初設都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延祐初始并兩提舉司爲一所隸之治六曰神德曰左邨曰豐陽曰臨水曰沙窩曰固鎮在懷景等處者太宗丙申年於北京撥戶煽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初始并懷景三提舉司爲都提舉司所隸之治有七曰雙峯曰暗谷曰銀崖曰大峪曰五峪曰利貞曰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戶三千煽焉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至大元年復立濟南都提舉司所隸之監有五曰寶成曰通和曰昆吾曰元國曰富國其在各省者獨江浙江西湖廣之課爲最多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有生青鐵有青爪鐵有簡鐵每引二百斤此鐵課之興革可攷者

朱砂水銀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入戶於吉思迷之地採鍊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朱砂千五百兩羅管寨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烏馬爾采之在會川者二十一年輸千餘塊此朱砂水銀碧甸子課之興革可攷者

鉛錫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沉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百斤官收鈔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沒官此鉛錫課之興革可攷者鑿在廣平者至元中磁州武安縣民獻鑿客十所周歲辦白鑿三千斤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聽劉陽民於永興鑿場前烹每十斤官抽其二在河南者二十四年立鑿課所於無爲路每引三十斤價鈔五兩此鑿課之興革可攷者

竹之所產雖不一而腹裏之河南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元初皆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采斫定其價爲三等易於民間至元四年始命制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萬道每道取工墨一錢凡發賣皆給引至二十二年罷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明年又用郭峻言於衛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嵩洛襄益都宿并等處竹貨皆隸焉在官者辦課在民者輸稅二十三年又命陝西竹課提領司差官於輝懷辦課二十九年丞相完澤言懷孟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宜罷其輸俟長養數年世祖從之此竹課之興革可攷者若夫硝磺木課其興革無籍可攷故不著云

歲課之數【天祿元年】

金課。腹裏。四十錠。四十七兩三錢。江浙省。百八十錠。十五兩一錢。江西省。二錠。四十兩五錢。湖廣省。八十錠。二十兩一錢。河南省。三十八兩六錢。四川省。鈔金七兩二錢。雲南省。百八十四錠。一兩九錢。銀課。腹裏。一錠。二十五兩。江浙省。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二錢。江西省。四百六十二錠。三兩五錢。湖廣省。二百三十六錠。九兩。雲南省。七百三十五錠。三十四兩三錢。

銅課。雲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鐵課。江浙省。額外鐵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斤。課鈔千七百有三錠十四兩。江西省。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斤。課鈔百七十六錠二十四兩。湖廣省。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九十五斤。河南省。三千九百三十斤。陝西省。一萬斤。雲南省。十二萬四千七百斤。

鉛錫課。江浙省。額外鉛粉八百八十七錠九兩五錢。鉛丹九錠四十二兩二錢。黑錫二十四錠十兩二錢。江西省。錫十七錠七兩。湖廣省。鉛千七百九十八斤。

鑿課。腹裏。三十三錠二十五兩八錢。江浙省。額外四十二兩五錢。河南省。額外二千四百十四錠三十三兩一錢。

硝磺課。晉寧路二十六錠七兩四錢。竹木課。腹裏。木六百七十六錠十五兩四錢。額外木七十三錠二十五兩三錢。竹二錠四十兩。額外竹千有百三錠二兩二錢。江浙省。額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錠二十四兩。江西省。額外竹木五百九十錠二十三兩三錢。河南省。竹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九十五竿。板木五萬八千六百條。額外竹木千七百四十八錠三十兩一錢。

【危素浸銅要略序】德興張理字伯雅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略於朝宰相以其書之有益經費爲復置興利場至正十二年三月奏授理爲場官使董其事理持其副屬危素序之曰錢幣之行向矣然而鼓鑄之無窮產銅則有限理之術乃能浸鐵以爲銅用費少而收功博宜乎朝廷之所樂聞也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詩申能以藥化鐵成銅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於紹聖間而其說始備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膽泉浸鐵取礦京銅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黃牛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永豐青山黃山大岩橫泉石牆陽齊官陽小南山草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西陽焦原銅積大南山橫槎陽羊棧姚曼冷浸橫槎下陽陳軍鋪前上姚曼下姚曼上炭竈下炭竈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爲滿百三十有八焉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爲最多是書理之先張潛所撰以授其子張盤張甲而盤之孫參知政事張燾實序志之我武宗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張懋與理之父張遜以其書來上皆命爲場官未及鑄印而場司罷至理復因是蒙被異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專於一事其誦之精慮之熟可知已何患乎冶鑄之無功寶藏之不興哉雖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鹽法 國利莫廣於鹽自齊桓漢武以來歷代權之各祖其制爲得失大抵專主於便民者民便而國亦利專主於利國者民不便而利歸中飽國乃愈貧元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十兩世祖

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百五十貫。凡偽造鹽引者。皆斬。其家產付告人充賞。犯私鹽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財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地之類鹽也。有者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為最難。今各因其所產之地言之。

大都之鹽。太宗丙申年。初於白陵港三义沽大直沽等處。置司熬煎。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寶坻二鹽場。置戶工本。每引為中統鈔三兩。與清滄等。十九年。罷大都及河間山東三鹽運司。設戶部尚書員外郎各一員於大都。置局賣引。鹽商買引。赴各場關鹽發賣。二十八年。增竈戶工本。每引為中統鈔八兩。二十九年。以歲饑。減鹽課一萬引。入京兆鹽運司添辦。大德元年。罷大都鹽運司。并入河間。

河間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稅課。所置鹽場。撥竈戶二千三百七十六隸之。每鹽一袋。重四百斤。既而立鹽運司。又改立提舉鹽樞。歲辦鹽三萬四千七百袋。癸卯年。改立提舉清滄鹽課使。所歲辦鹽九萬袋。憲宗八年。每袋增鹽至四百五十斤。世祖中統元年。立宣撫司提領清滄深鹽使。所至元二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歲辦九萬五千袋。七年始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萬錠。二十三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通辦鹽酒稅課。二十五年。增竈戶工本。為中統鈔五貫。二十七年。辦鹽三十五萬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四十五萬引。延祐至天祿。皆歲辦四十萬引。至正三年。河間運司言。元簽竈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戶。又兼行鹽地方。早蝗相仍。乞權免餘鹽三萬引。俟豐歲復舊。本部權準。住煎萬引。其權鹽之法。自大德七年。歲將存鹽散之米舖。從其發賣。後因富商專利。遂於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處。官為賣之。其始法嚴。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糾船多侵盜之。復從民販。而罷官局。未及數載。有司屢言富商昂價之害。復置官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官二員。以歲一周為滿。責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其所賣價鈔。遂旬起解。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綱船人等作。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等言。京師之鹽。元統二年設局官賣。迄今十載。法久敝生。在船則有侵盜。滲漏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奸。又常白鹽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月起運。而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截河阻舟。往來無不被擾。名為和願。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商賈之米粟。達官之家。至一概遮截。得賄放行。所拘皆貧弱之人。其舟小而不同。滲漏侵盜。既達京師。過時不得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鬻妻子質舟楫者。有之。致客船狼顧。不前京師。百物踊貴。日官賣之鹽。反不如商販之賤。宜罷監局。仍歸民販。所用船五十艘。亦宜於江南造小船運載。為便。從之。凡河間所隸之場。二十有二。

遼陽之鹽。太宗丁酉年。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泊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米五升。癸卯年。合懶路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恤品路布千匹。至元四年。立開元等路運司。三年。禁東京懿州乞石爾硬鹽。不許過塗河界。二十四年。灤州四處鹽課。舊納千羊者。亦令如何輸鈔。延祐二年。又命食鹽入戶。歲辦課鈔。每兩率加五焉。山東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益都課稅所。撥竈戶二千有百七十隸之。每銀一兩。得鹽四十斤。甲午年。立山東鹽運司。中統元年。歲辦銀二千五百錠。至元六年。增歲辦鹽為七萬二千引。至十二年。改立山東都轉運司。歲增鹽至十四萬七千五百引。二十六年。歲辦鹽二十二萬引。大德十年。又增為二十五萬引。至大元年之後。歲辦正餘鹽三十一萬引。課鈔七十五萬餘錠。元統三年。增設巡鹽官十二名。改膠州行鹽等處。仍為食鹽置局。如登萊三十五局之例。置官散賣食鹽。以便民。至元二年。運司復請新章。長山都平濟南俱近鹽場。與大清河河相接。客旅輿販。宜依商河膠濟等處。改為食鹽。不許所隸之場十有九。

河東之鹽。出解州鹽池。池方百二十里。每歲五月。場官伺池鹽生。結令夫搬擔鹽花。其法必值亢陽。池鹽方就。或遇陰雨。則不能成矣。太宗庚寅年。始立平陽府徵收課稅所。從實辦課。每鹽四十斤。得銀一兩。世祖中統初。立陝西轉運司。仍置解鹽司於路。三年。以太原民戶自煎小鹽。增歲課銀百五十錠。五年。又增小鹽課銀為二百五十錠。十年。歲辦鹽六萬四千引。給工價中統鈔萬有千五百二十錠。大德十一年。增歲額為八萬二千引。至大元年。又增煎餘鹽二萬引。通為十萬二千引。延祐三年。池為雨壞。止辦課鈔八萬二千餘錠。於是晉寧陝西之民。改食常仁紅鹽。懷孟河南之民。改食滄鹽。五年。乃免河南懷孟南陽三路本歲陝西鹽課。仍授鹽運使。所臨路府州縣正官。兼知運糧。責以疏壅。六年。改陝西運司為河東解鹽等處都轉運使。直隸中書省。罷陝西行省。所委巡鹽官六十八員。增設通判一員。別歸分司印。二。又罷撈鹽提領二十員。改立提領所二。增餘鹽五百料。是年。實撈鹽十八萬四千五百引。天祿二年。辦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

寧夏之鹽。至元二年。御史帖木不花言。寧夏所產草紅鹽。池都接陝西環州百餘里。味甘而價賤。遠勝解鹽。又無課程。私販不可禁約。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遇行鹽之處。諸人毋得侵擾。草紅鹽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輸課。其夾帶至黃河東南者。以私鹽法罪之。陝西與販解鹽者。不禁。庶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又據陝西漢中道蕭政廉訪使言。陝西百姓例食解鹽。地遠運艱。今後若分定課程。令大河以東之民。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紅鹽。則官不擾民。民不虧官。且解鹽結之於風。紅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民豈肯舍美而就惡。使陝西百姓。一概均攤解鹽之課。令食草紅鹽。則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詔從所言。限以黃河為界。解鹽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州縣一體斟酌。認納乾課。與運司已散食鹽引價同。見納乾課。辦鈔七萬錠。通行按季輸納。

四川之鹽。在成都夔府重慶敘南嘉定順慶潼川紹慶等路。元初設鈔權課稅所。分撈竈戶

五千九百餘隸之從實辦課後爲鹽井廢城軍民多食解鹽。至元二年立興元四川鹽運司修理鹽井仍禁解鹽不許過界八年罷四川茶鹽運司十六年復立之十八年并鹽課入四川道宣慰司天祿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引計鈔八萬六千七百錠至順四年增辦餘鹽萬引外又帶辦兩浙運司五千引與正額鹽通行煎辦元統三年從轉運使言以四川鹽井俱在萬山之間比之腹裏兩淮優苦不同難以帶辦餘鹽權停帶辦餘鹽五千引所隸場十有三爲非四十有五

兩淮之鹽。至元十三年命邊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爲中統鈔八兩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改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引十八年增爲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十五萬引大德天祿間遞增額鹽至九十五萬有七十五引計中統鈔二百八十五萬有二百餘錠其工本鈔亦自四兩遞增至十兩云大德四年中書省以鹽法壞亂官受商賄私加斛面奏改立倉設綱收發支發以革前敝其行鹽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廣所轄路分上下流鹽法通行至大開增餘鹽三十萬引通原額九十五萬有七十五引積疊稽滯至順四年運使言揚州客商買引赴倉支鹽雇船脚力每引遠者需鈔十二三貫近者不下七八貫其船戶欺鹽主不能照管恐爲侵盜及事敗到官不過折船以償安能如數徵足是以公私受害請於揚州河岸空地聽商貯鹽載往真州發賣以免侵盜之患可爲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行省委官與運司偕往相視空地果無違礙而後行之所隸之場二十有九

兩浙之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有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作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十八年增至二十一萬八千五百餘引二十三年增歲辦四十五萬引二十六年減十萬引三十年置局賣魚鹽於海濱漁所三十一并煎鹽地四十四所爲三十四場大德至大延祐間遞增歲額至五十萬引各運司鹽課以十分爲率收白銀一分每銀一錠準鹽課四十錠其工本鈔浙西每引遞增至二十兩餘鹽至二十五兩浙東鹽每引遞增至二十五兩餘鹽至三十兩所隸浙西十一場浙東二十二場

福建之鹽。至元十三年始收其課爲鹽六千有五十引十四年立市舶司兼辦鹽課二十四年改立福建等處轉運鹽使司歲辦鹽六萬引大德至大開遞增至十三萬引至順間歲額銀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錠其工本鈔煎鹽每引遞增至二十貫行省臣言福建八路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即如合省秋糧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萬有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敝每過催徵貧者賣妻鬻子致有近年落寇擄掠之禍請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敝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爲官民兩便右丞相脫脫平章達識等以所擬奏而行之所隸之場七

廣東之鹽。自至元十六年設提舉司止辦鹽額六百二十一引自後累增至三萬五千五百引延祐間又增餘鹽正額計五萬有五百五十二引泰定間減免餘鹽萬五千引尋以度支不敷依舊煎辦順帝至元二年監察御史韓承務奏言粵鹽未能減額或謂廣東控海接

番船商棧集民物富庶易於辦納不知本道所轄七路八州平土絕少加以風瘴毒厲其民刀耕火種崎嶇辛苦貧窮之家經歲淡食額外辦鹽寧將誰售所謂富庶者不過城郭商賈與船舶交易數家而已甯戶鹽丁十逃三四官吏止勒見戶帶煎其地密邇蠻獠民俗頑惡誠恐有司責辦大嚴擬而走險何如捐微利以蘇疲民具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從之

之場十有三
廣海之鹽。至元十三年以瓊州在海中別立廣海鹽課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三十年又立廣西石康鹽課提舉司大德至大延祐間遞增至五萬二百引
凡天下歲額總數見經世大典者天祿初年鹽總二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引鹽課鈔總七百六十六萬有千餘錠順帝時倣此

茶法

權茶始於唐德宗至宋遂爲國賦額與鹽等元之茶課由約而博大率因宋之舊而爲之制世祖至元五年始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官爲發賣法與禁私鹽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監權茶場使司十二年既平宋復用左丞呂文煥言權江西茶以宋會子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兼定長引短引之法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歲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半增至二千三百餘錠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廣之茶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爲置局發商賣二十一年以轉運使言各處茶課抑配於民非便乃并歸正課每引增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二十三年又增爲五貫是年徵四萬錠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處都轉運司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引稅爲十貫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舉司十一所茶商貨茶必令齎引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官賣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分爲十等自三斤至三十斤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宜如江北之制於是朝議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是年凡征八萬三千錠至大元年以龍興瑞州爲皇太后湯沐邑其課入徵政院四年增額至十七萬有千餘錠皇慶二年增至十九萬二千八百餘錠延祐元年改設批驗茶由局官五年立減引添課之法每引增稅爲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七年遂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天祿二年始罷權司歸州縣其歲征之數與延祐同至元二年中書戶部議江西茶鹽司歲辦公據十萬道引引萬計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爲照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敷茶引數多課重年終尙有停缺未賣者每歲合增印茶由以十分爲率量增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有五百八十八斤計增收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有奇積出餘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於民用合準本省所擬具呈中書省移咨行省詔行之至正二年李宏復言國朝既於江州設立權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近年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百二十五兩外

又取要事例錢鈔二十五兩。以為分司官吏饋餽之資。中間又有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為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為己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為茶戶之害。已不可言。至於五六月間。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并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典鬻家私。以應官限。皆由運司給引之運。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利而反受害。消乏逃亡。窮實堪憫。今請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毋得停留勒索。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司自行賣引。庶革貪黷之風。免茶戶之害。中書省戶部議行。他如范殿帥茶西番大葉茶建寧勝茶於籍無效。故皆不著。

酒醋課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平金始。立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縣長官充提點。頒立條禁。私造者罪之。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而隸於徵收課稅所。世祖至元十六年。并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課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其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十兩。又用石蒸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福建酒醋課。不隸茶鹽兩運司。仍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均諸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百所。旋并為三十所。每所日醞不得過二十五石。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而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商稅

天下每歲總入之數。酒課。五十三萬七百四十三錠有奇。惟雲南以賦計。二十萬有千百十七錠。醋課。二十二萬五百九十一錠有奇。商賈之稅。自太宗平金始。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選有產有行之人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有源稅者。並徒二年。杖七十。所官擾民取財者。罪亦如之。世祖中統四年。凡在京權勢之家。為商賈及官銀賣買之人。並令赴務輸稅入城。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羨餘。是年五月。以上都商旅往來艱辛。特免其課。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羨者。選賞。虧分者。償罰。月申其數於部。違期不申。及雖申不實者。官及令史。處分有差。是年。始定上都稅課六十分取一。舊城市肆院務。遷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二十二年。又增商稅契本。每一道為中統鈔三錢。減上都歲課於百兩之中。取七錢半。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請。大增天下商稅。度裏二十萬錠。江南二十五萬錠。二十九年。定諸路輸納之限。不許過四五月十五日。三十一年。詔天下商稅有羨餘者。毋作定額。元貞元年。用平章刺真言。又增上都之稅。至大三年。英本一道復增作至元鈔三錠。逮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

商稅額數

大都宣課提舉司十萬三千有六錠十一兩四錢。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錠九兩七錢。上都留守司千九百三十四錠五兩。上都稅課提舉司萬有五百二十五錠五兩。興和路七百七十錠十七兩一錢。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二錠四兩五錢。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錠二十三兩五錢。嘉定路萬七千四百八錠三兩九錢。順德路二千五百七錠九兩九錢。廣平路五千三百有七錠二十兩二錢。彰德路四千八百有五錠四十二兩八錢。大名路萬有七百九十五錠八兩五錢。懷慶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錠二兩。衛輝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錠七兩。河間路萬有四百六十六錠四十七兩二錢。東平路七千四百四十一錠四十八兩四錢。東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錠三十二兩。濟寧路萬二千四百三錠四兩一錢。曹州六千有十七錠四十六兩三錢。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錠七錢。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錠六兩。泰安州二千有十三錠二千五百四錢。冠州七百三十八錠十九兩七錢。寧海州九百四十四錠三錢。德州二千九百十九錠四千二兩八錢。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錠十五兩。濟南路萬二千七百五十二錠三十六兩六錢。般陽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錠九兩。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錠十九兩一錢。冀寧路萬有七百十四錠三十四兩六錢。晉寧路二萬有千三百五十九錠四十兩二錢。嶺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錠四十五兩六錢。遼陽行省八千二百七十三錠四十一兩四錢。河南行省十四萬七千四百二十八錠三十二兩三錢。陝西行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九錠三十九兩二錢。四川行省萬六千六百七十六錠四兩八錢。甘肅行省萬七千三百六十一錠三十六兩一錢。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有二十七錠三十兩三錢。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錠七兩三錢。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九錢。

市舶

互市之法。自漢通南粵始。歷代沿之。至宋置市舶司於浙廣之地。以通諸番貿易。其制始詳。元自世祖定江南。凡湖海諸郡。仍宋制通番船。其後近與占城日本爪哇互市。遠通俱藍馬巴爾際海之國。以千百計。罔不航琛輸寶。故海市尤甚。以市舶官主之。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四。一泉州。二慶元。三上海。四澈浦。而泉州最鉅。凡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例依抽解。然後自售。其貨十分取一。蠶者十五分取一。其客船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半之。故有番貨雙抽。土貨單抽之制。至元十九年。用耿左丞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船戶通取抽分。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十月。禁船商以金銀易香木。惟鐵不。禁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省人入番貿易。其所獲息。十入其七於官。凡權勢家皆不得入番為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賣買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改日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禁以銅錢米糧與諸番糴易。二十九年。命市舶驗貨抽分。是年十一月。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

船等處已抽之物。即於本省賣者。細色二十五分取一。麤色三十分取一。免其輸稅。其就市船司買者。止於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三十年。又定市船抽分雜禁二十一條。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船司凡七所。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爲稅。自後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温州市船司并入慶元。杭州市船司并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三十一年。成宗詔有司勿拘海船。聽其自便。元貞元年。以船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巴爾。噴噴。答刺亦納。三番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不丁等議。規運之法。大德元年。罷行泉府司。以禁商下海罷之也。至大三年。以市船提舉司。隸行省四年。又罷之。延祐元年。復立市船提舉司。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通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麤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又并提舉司罷之。至治二年。復立泉州慶元廣東三處提舉司。申嚴市船之禁。三年。聽海商貿易。但歸徵其稅。泰定元年。諸海船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若夫中買寶貨之制。累朝呈獻。例給官價。天祿元年。以其蠹耗國財。詔加禁之。凡中獻者。以違制論云。

額外課

元有額外課。在歲課之外。然國之經用。亦有賴焉。課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麻書。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窖治。六曰房地。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蕪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麴。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醪。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薑。三十二曰白藥。其歲入之數。舊史全鈔案牘。今汰不錄。

元史新編食貨志

清賜進士出身江蘇高郵州知州魏源編

下

歲賜

自昔帝王。皆厚於其宗族姻戚。以明親親。而莫厚於元代。蓋諸王分藩。皆在西北朔漠之地。故又於中原腹地。別有倉采分地。其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爲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賦則五戶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與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差。始定於太宗之時。而增於憲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戶。時科差未定。每戶折支中統鈔五錢。至成宗復加至二貫。而后妃公主之歲賜視此。勳臣世祿之歲賜亦視此。蓋太宗丙申所撥賜者。太祖開國功臣也。憲宗壬子等年所撥者。太宗功臣也。至元中所撥者。世祖功臣也。其開國功臣。而至元中加賜江南錢鈔者。因其子孫有功。而追賜其祖。如木華黎。以其孫安童也。孛羅渾。即博爾忽。以其孫月赤察爾也。速不台。以其孫阿朮也。八答子。以其孫哈刺孫爲相也。惟耶律丞相一人。則開國賢相。不必其

裔有功。而亦當追賜。舊史或重出或顛倒。或謬其支干。今以后妃諸王。嗣馬公主。列其前。而中葉功臣。太平王燕帖木兒。殿其後。其開國功臣。則以時代之先後爲序。詳著其所賜之人。及其數之多寡。其舊史遺誤者。正之。

太祖叔答里真官人位

歲賜銀三十錠。段百匹。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寧海州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五百三十二戶。計絲千八百一十二斤。

太祖弟合薩爾大王子淄川王位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匹。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殷陽路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六百五十六斤。

太祖弟哈赤温大王子濟南王位

歲賜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千斤。段三百匹。羊皮千張。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濟南路五萬五千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有千七百八十五戶。計絲九千六百四十八斤。

太祖弟幹真那顏大王位

即幹赤斤。太宗紀作幹陳。歲賜銀百錠。綿五千有九十八匹。綿五千有九十八斤。段三百匹。諸物折中統鈔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十六錠。四十五兩。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益都路等處六萬二千有百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八千三百有一戶。計絲萬有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寧路七萬有千三百七十七戶。計鈔二千八百五十五錠。

太祖弟孛魯古台大王子廣寧王位

即別里古台。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匹。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恩州萬有千六百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二十戶。計絲千三百五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鉛山州萬八千戶。計鈔七百二十錠。

太祖長子朮赤大王位

歲賜段三百匹。常課段千匹。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平陽四萬有千三百二戶。戊戌年。益真定晉州萬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永州六萬戶。計鈔二千四百錠。

太祖次子察合台大王位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四。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太原四萬七千三百三十戶。戊戌年。益真定深州萬戶。延祐六年。實有萬七千二百一十一戶。計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澧州路六萬七千三百三十戶。計鈔二千六百九十三錠。

太祖第六子闊列堅大王子河間王位【太祖第五子兀魯赤無嗣。故不載。】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四。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四萬五千九百三十戶。延祐六年。實有百四十四戶。計絲四千四百七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衡州路五萬三千九百三十戶。計鈔二千有百五十七錠。

太宗子合丹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鄭州。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戶。計絲九百三十六斤。

太宗子蔑里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鈞州千五百八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戶。計絲九百九十七斤。

太宗子合什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蔡州三千八百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八戶。計絲百五十四斤。

太宗子闊出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睢州五千二百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九百三十七戶。計絲七百六十四斤。

太宗子闕端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八百二十五戶。計絲三千五百二十四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德路四萬二千七百四十戶。計鈔千九百九錠。

太宗子定宗爲王時【王名貴由。舊史太宗紀。八年丙申。分賜古與大名府。古與即貴由之聲近也。】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大名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八百三十五戶。計絲五千有百九十三斤。

睿宗子旭烈大王位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彰德路二萬五千有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二百斤。

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四。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詔以真定路八萬戶。奉太后湯沐。後歸阿里不哥大王。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二十八戶。計絲五千十三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撫州路十萬四千戶。計鈔四千有百六十錠。【此條舊史誤列太祖諸子下。今移入睿宗諸子內。】

睿宗子末哥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八百九戶。計絲三百三十三斤。

睿宗子撥綽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真定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千四百七十二戶。計絲六百十二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未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計鈔二百十三錠。

睿宗子歲哥都大王位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香濟南等處五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

睿宗子阿速合大王位

歲賜銀八十二錠。段三百四。又泰定二年。晃兀帖木爾大王改封并王。增歲賜銀十錠。班圖大王銀八錠。又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魯皇后位下。添歲賜中統鈔千錠。段五

十四。絹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癸丑年。查過衛輝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二百八十戶。計絲九百十六斤。

世祖真金太子位【追諡裕宗】
太子真金妃【追尊為裕皇后】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延祐三年。分撥江州路德化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千有百九十錠。

世祖長子多爾只大王位【案。世祖不立長子。而立次子真金為太子之故。於史無攷。而長子亦無後】

歲賜段絹各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瑞州上高縣八千戶。計鈔三百三十錠。【此條舊史誤在裕宗后下。既與前太子后妃一條相重。又使皇長子位下無歲賜絲鈔之數。今移正之】

世祖次子安西王芒哥刺位

歲賜段絹各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吉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

歲賜段絹各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臨江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平遠王闊闊出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千錠。

江南戶鈔。泰定元年。分撥永福縣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西平王奧魯赤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千錠。

江南戶鈔。大德七年。分撥南恩州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愛牙赤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千錠。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寧德縣萬三千六百有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雲南王忽哥赤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千錠。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福安縣萬三千六百有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忽都帖木爾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千錠。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泉州路南安縣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剌位

歲賜段絹各千匹。又多爾只延祐元年為始。年例支中統鈔千錠。

五戶絲。闊闊不花所管益都二十九戶。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南康路六萬五千戶。又迭里哥爾不花湘寧王分撥湘鄉縣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武宗為懷寧王時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懷孟萬有千二百七十二戶。【懷孟為世祖潛邸分地。蓋即位後。以與太子真金轉及順宗。以至懷寧王也。世祖紀。初憲宗分漢地。封宗屬。世祖得關中。憲宗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云。舊史紀。謂憲宗丙辰年。命益懷州為世祖分地。紀載偶異】

江南戶鈔。大德八年。分撥瑞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阿木哥魏王位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慶元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武宗子明宗為周王時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潭州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哈丹大王位

五戶絲。憲宗戊午年。分撥濟南漏籍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九十三戶。計絲七十七斤。

阿魯渾察大王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廣平三十戶。延祐三年。實有五戶。計絲二斤。

霍里極大王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廣平等處百五十戶。延祐三年。實有八十七戶。計絲三十四斤。

阿刺特納什里豫王

天厯元年。分撥江西行省南康路。【闕】

后妃公主

太祖四大帳殿。【蒙古語。帳殿曰幹爾朵。】

大帳殿位下

歲賜銀四十三錠。紅紫羅二十四。染絹百匹。雜色絨五千斤。針三千箇。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八百匹。

五戶絲。憲宗乙卯年。分撥保定路六萬戶。延祐六年。實有萬二千六百九十二戶。計絲五千二百七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戶。計鈔八百錠。

第二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千四百九十匹。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河間青城縣二千九百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五百五十六戶。計絲六百五十七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萬五千戶。計鈔六百錠。

第三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六百八十二匹。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查真定等處畸零三百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二十一戶。計絲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有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第四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分撥真定等處二百八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十六戶。計絲四十六斤。又八不別及妃子位。至元二十五年。分撥河間清州五百十戶。計絲二百有四斤。

世祖四帳殿。

大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三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萬戶。計鈔千六百錠。

第二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又七錠。段百五十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分宜縣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大德六年。分撥袁州路萍鄉州四萬二千戶。計鈔千六百八十錠。

第三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千有百九十錠。

第四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千有百九十錠。

順宗后位

歲賜段五百匹。

江南戶鈔。大德三年。分撥三萬二千五百戶。

武宗帳殿位下

真哥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鈔五百錠。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陰州四萬二千戶。計鈔千六百八十錠。完者台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潭州路衡山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千有九十錠。

阿昔倫公主位

至元六年。分撥荊州等處種田三百戶。

趙國公主位【適趙武毅王孛要合】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高唐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七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三百九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柳州路二萬七千戶。計鈔千有八十錠。

魯國公主位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濟寧路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五百三十戶。計絲二千二百有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汀州四萬戶。計鈔千六百錠。

昌國公主位【昌忠武王孛圖繼室太祖女火臣公主。太宗紀。作果真。所撥戶在東平路。舊志失其地名】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萬二千六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千五百三十一戶。計絲二千七百六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廣州路二萬有七十戶。計鈔千八十錠。

耶國公主位【駙馬赤窟。一作赤苦】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戶。計絲千八百三十六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橫州等處四萬戶。計鈔千六百錠。

塔出駟馬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真定等處畸零二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三十二戶。計絲九十五斤。

帶魯罕公主位

歲賜銀四錠八兩。段十二匹。

五戶絲。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六百二十戶。計絲二百五十四斤。

火雷公主位。舊史公主表。有火魯公主適哈答。駟馬火魯。即火雷也。舊作大雷者誤。祕史作雷。罕亦赤太子之女也。哈答駟馬姓幹。亦刺氏。其弟脫。亦列赤尙闕闕于公主。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延安府九千七百七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千八百有九戶。計絲七百二十二斤。

奔特古駟馬。五戶絲。憲宗丙辰年。分撥銀戶五百七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六戶。計絲二十二斤。舊史作庚辰。而太宗憲宗朝皆無庚辰。故更正之。

木干公主位。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平陽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勳臣

木華黎國王。太祖時。封國王。太宗時。撥東平絲戶。至元中。復加賜江南戶鈔者。以其孫安童之功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三萬九千有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三百四十三斤。

折那顏先鋒。即哲伯也。舊志缺。今據太宗紀。丙申年。折那顏等並於東平府戶內分撥歲賜增。

孛羅先鋒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廣平等處種田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戶。計絲二十八斤。

行丑爾先鋒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大名種田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八戶。計絲十五斤。

闊闕不花先鋒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益都等處畸零二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二十七

戶。計絲十五斤。

撒吉思不花先鋒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二百九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二十七戶。計絲十五斤。

阿里侃斷事官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濟寧等處三十五戶。計絲十四斤。

乞里台拔都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百戶。計絲四十斤。

孛羅海拔都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德州等處百五十三戶。計絲六十一斤。

拾得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東平等處畸零百有十二戶。計絲八十四斤。

伯納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東平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五戶。計絲十八斤。

蕭乃台先鋒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八戶。計絲三十一斤。

帶孫郡王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東阿縣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戶。計絲七百二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涪州路樂昌縣萬七千戶。計鈔四百二十八錠。

溫里答薛禪

溫里答薛禪。溫里答即畏答爾郡王也。薛禪者賜號。連名稱之。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泰安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七十一戶。計絲二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桂陽州二萬有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朮赤台郡王。朮赤台有孫端真。襲郡王。太宗紀。作鍛真。一作段真。丙申年。撥戶時。段真襲爵矣。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德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四百六十六戶。計絲二千九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連州路二萬有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阿思蘭官人。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百有二十錠。

孛魯古妻佟氏

功臣無後者之妻。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真定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九戶。計絲十五斤。

八蓮子官人【丞相哈刺合孫之祖也。故加賜江南戶鈔。】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順德路萬四千八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四百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欽州路萬五千八十七戶。計鈔六百二錠。右手萬戶三投下字羅台萬戶【博爾朮之子也。與忒木台駙馬幹闊台閣里必三人。所謂三投下。】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廣平路洛水州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戶。計絲千七百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全州路清湘縣萬七千九百十九戶。計鈔七百十六錠。特木台駙馬【右手萬戶三投下之二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廣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七十七戶。計絲九百八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全州路錄事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戶。計鈔三百九十五錠。

幹闊烈閣里必【右手萬戶三投下之三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廣平路萬五千八百七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七百三十三戶。計絲六百八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全州路灌陽縣萬六千七百五十七戶。計鈔六百四十六錠。

左手九千戶合丹大息千戶【合下文之四千戶三千戶一千戶。共為九千戶。】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齊東縣二千二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六十六戶。計絲百六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滕州蒼梧縣二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九錠。耶速不花等四千戶【左手九千戶之二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陵州千三百七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五十九戶。計絲二百二十三斤。

耶速兀等三千戶【左手九千戶之三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寧津縣千七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七百二十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滕州等處三千七百三十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帖柳兀圖千戶【左手九千戶之四也。○帖柳兀圖即伯顏之曾祖述律哥圖也。伯顏傳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為巴鄰部左千戶。至元十八年。頒羣臣食邑詔益以滕州等處四千九百餘戶。與此志合。】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臨邑縣千四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二百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滕州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四十九錠。和斜温兩投下千二百戶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曹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九百二十八戶。計絲七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貴州萬五百戶。計鈔四百二十錠。忽都虎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查認廣平等處四千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曲江縣五千三百九十九戶。計鈔二百十二錠。護古赤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鳳翔府實有百三十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永州路祁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塔思火爾赤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種田戶。并壬子年續查共六百八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九戶。計絲百五十五斤。

塔丑萬戶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平陽等處百八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十一戶。計絲三十七斤。

察罕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懷孟等處三千六百六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字羅渾官人【即博爾忽也。其孫月赤察爾在世祖朝有功。故加賜江南戶鈔。】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保定等處四百五十五戶。丁巳年分撥衛輝路淇州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九十九戶。計絲四百四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七年。大德六年。分撥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速不台官人【其孫阿朮立功世祖朝。故加賜江南戶鈔。】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等處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七十七戶。計絲二百三十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欽州靈山縣一千六百戶。計鈔六十四錠。宿敦官人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真定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十四戶。計絲二十八斤。耶苦千戶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東平等處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九十五戶。計絲百有十八斤。

阿可爾

五戶絲。憲宗癸丑年。分撥益都路高苑縣千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九十六戶。計絲七十八斤。

伯八千戶

五戶絲。憲宗癸丑年。分撥太原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一戶。計絲百四十斤。

兀里羊哈百千戶

五戶絲。憲宗戊午年。分撥東平等處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七十九戶。計絲百九十一斤。

圖薛官人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興元等處種田六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八斤。

塔察爾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平陽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

折彌思拔都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懷孟等處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

柔虎官人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平陽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

孛哥帖木爾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真定等處五十八戶。計絲二十三斤。

耶速魯千戶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分撥真定路百六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十六斤。

鎮海相公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保定九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三戶。計絲二十一斤。

按察爾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分撥太原等處五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九十八戶。計絲二十九斤。

按攤官人

五戶絲。中統元年。元查平陽路種田戶。六十。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十六斤。

阿木魯拔都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名等處三百一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一十戶。計絲百二十斤。

字羅口下裴太納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廣平等處八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戶。計絲十二斤。

特木台行省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同等處七百五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五十五戶。計絲百有十斤。

撒圖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耶可太傅

【耶律圖花傳拜太傅。總領耶可那延封濮國公。即此人也。耶可者大也。言第一太傅。】

一太傅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上都五百四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戶。計絲百二十斤。

迭哥官人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大名清豐縣千七百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三百七戶。計絲五百七斤。

卜迭捏拔都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懷孟八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十六斤。

黃兀爾塔海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平陽百四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百戶。計絲四十斤。

怯來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哈刺叩温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真定三十二戶。

耶律中書楚材

【耶律舊作曳刺聲之轉也。楚材舊作兀圖撒罕里。蓋太祖呼楚材如此。所謂大黑鬚人也。】

五戶絲

憲宗壬子年。元查曹州三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戶。計絲十四斤。

欠帖温

【以下其止有江南戶鈔。而無五戶絲者。殆世祖功臣。然亦有追錄舊勳而加賜者。】

歲賜絹百匹。弓絃千條。

江南戶鈔。至元十九年。分撥梅州安仁縣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扎八忽娘子【此功臣無後者之妻】

歲賜常課段四百七十四

魚兒泊八刺千戶

五戶絲。太德元年。分撥真定等處千戶。延祐三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

昔實赤【掌鷹之官也。以下七人皆舉其官。非人名】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安仁縣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八刺哈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台州路天台縣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阿塔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沅州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必闡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貴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和州麻陽縣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厥列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婺州永康縣五十戶。計鈔二十錠。

八爾赤不魯古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酃縣六百戶。計鈔二十四錠。

阿速拔都【即杭忽思也。拔都者賜號】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廬州等處三千四百九戶。計鈔百三十六錠。

耶可怯薛【以下四怯薛。皆宿衛之官。四傑之後。耶可者大也。以博爾忽子幼。故太祖自領之。言第一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武岡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忽都答怯薛【當是木華黎之後】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新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帖古迭爾怯薛【當是博爾朮之後】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龍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月亦察爾怯薛【博爾忽曾孫也。絕而復續。故降為第四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綏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玉龍帖木爾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別苦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幢兀爾王【蓋即藏兀爾封句容郡王者】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為始。支中統鈔二百錠。無城池。

霍木海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名等處三十三戶。

土圖哈刺赤【即藏兀爾之父。以其先掌桐馬乳。號黑馬乳。因自其屬曰哈刺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饒州路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田都虎爾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真定百戶。

賈咨刺罕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都十四戶。

阿刺博爾赤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真定五十五戶。

忽都那顏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忽辛火者【火者即和卓。乃貴釋也】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七戶。

大忒木爾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二戶。

布八火爾赤【火爾赤亦官名】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都八十四戶。

塔蘭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寧三戶。

汗刺哈爾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保定二十一戶。

昔里吉萬戶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都七十九戶。

清河縣達魯花赤耶速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塔刺罕劉元帥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順德十九戶。

汪古台必闡赤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四十六戶。

阿剌罕萬戶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保定一戶。

徐都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都三十一戶。

西川城左翼蒙古漢軍萬戶脫力什

歲賜常課段三十三匹。

伯要台千戶

歲賜段二十四匹。

典迭爾千戶

歲賜常課段六十四匹。【以上三人。未審何時功臣。其歲賜未審何帝所給。大抵中葉以後人。故與太平王均列於末。】

燕帖木爾太平王

歲賜。天祿元年定金十錠。銀五十錠。鈔萬錠。分撥江東道太平路地五百頃。

至元二十九年十月癸丑。完澤等言。凡賜諸人物有二十萬錠者。為數既多。先賜者盡得之。及後將賜。或無可給。不均為甚。今計怯薛帶怯憐口昔博赤哈刺赤。凡近侍人上等以二百戶為率。次等半之。下等又半之。於下等擇尤貧者。歲加賞賜。則無不均之失矣。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今歲已辦者纔一百八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三錠。其中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二千三百三十八錠矣。懷孟竹課歲辦千九十三錠。尚書省分賦於民人實苦之。宜停其稅。帝從之。【右見完澤傳。今移附志末。】

俸秩

元初未置俸秩。其時方務征戰。武貪虜獲。文待頒賞。世祖即位。始用漢臣言。命給官祿以養廉恥。內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縣。微而府吏胥徒。祿各有等。大德中以外有司有職田。於是無職田者復益之以俸米。其所以體恤臣下之制。與前代埒。

祿秩之制。凡朝廷職官。世祖中統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隨路州縣官。是年十月。定之至元六年。又分上中下縣為三等。自經麻以下。七年。復增之。至十七年。定奪俸祿。凡內外官吏皆住支。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始於各品分上中下三例。視職事為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二十三年。又命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率。增支五分。二十九年。定各處儒學教授。與蒙古醫學同。成宗大德三年。詔益小吏俸米。六年。又定各處行省宣慰司致用院宣撫司茶鹽運司鐵冶都提舉司淘金總管府銀場提舉司等官。循行俸例。七年。始加給內外官吏俸米。凡俸十兩以下人員。依小吏例。每十兩給米一斗。十兩以上至二十五兩。俸員給米一石。餘上之數。每俸一兩。給米一升。無米則驗其時值給價。雖貴每石不過二十兩。上都

大同隆興甘肅等處不產米者。每石權給中統鈔二十五兩。俸三錠以上者不給。至大二年。詔隨朝官員及軍官等俸改給至元鈔。而罷其俸米。延祐七年。又命隨朝官吏俸以十分為率。給米三分。凡諸官員上任者不過初二日。罷任者已過初五日。給當月俸。各路官擅割官吏俸者罪之。軍官差出者許借俸。歿於王事者借借俸免徵。各投下保充路府州縣等官其俸與王官等職田之制。路府州縣官。至元三年。定之。按察司官。十四年。定之。江南行省及諸司官。二十一年。定之。其數減腹裏之半。至武宗至大二年。外官有職田者。三品給祿米百石。四品給六十石。五品五十五石。六品四十五石。七品以下四十石。俸鈔改支至元鈔。其田拘收入官。四年。又詔公田及俸皆復舊制。延祐三年。外官無職田者。量給粟麥。凡交代官芒種已前去任者。其租後官收之。已後去任者。前官分收。後又以爭競者多。俸各驗其俸。月以為多寡。俸祿數繁不勝載。且多用鈔。不可通於後世。故略之。而惟載祿田之制。蓋唐宋不常有。而實近於古云。

職田數

至元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達魯花赤十六頃。總管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達魯花赤十四頃。總管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達魯花赤十頃。知府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州達魯花赤十頃。州尹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達魯花赤八頃。知州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達魯花赤六頃。知州同知三頃。警巡院達魯花赤五頃。警使同警副四頃。警判三頃。錄事司達魯花赤三頃。錄事同錄判二頃。縣達魯花赤四頃。縣尹同縣丞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同經麻四頃。

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田。各道按察使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

至元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達魯花赤八頃。總管同知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達魯花赤七頃。總管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經麻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同散府達魯花赤六頃。知府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上州達魯花赤五頃。知州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案牘一頃。中州達魯花赤四頃。知州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五十畝。下州達魯花赤三頃。知州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上縣達魯花赤二頃。縣尹同縣丞一頃。五十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同上。【無縣丞。】下縣達魯花赤一頃。五十畝。縣尹同主簿兼尉一頃。錄事司達魯花赤一頃。五十畝。錄事同錄判一頃。司獄一頃。巡檢同按察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麻二頃。知事一頃。

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麻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同。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各一頃。

常平義倉

常平起漢。義倉起唐。使饑不病民。賤不傷農。非獨以備荒政也。元代因之。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常平倉始於世祖。至元六年。

常平起漢。義倉起唐。使饑不病民。賤不傷農。非獨以備荒政也。元代因之。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常平倉始於世祖。至元六年。

常平起漢。義倉起唐。使饑不病民。賤不傷農。非獨以備荒政也。元代因之。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常平倉始於世祖。至元六年。

常平起漢。義倉起唐。使饑不病民。賤不傷農。非獨以備荒政也。元代因之。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常平倉始於世祖。至元六年。

常平起漢。義倉起唐。使饑不病民。賤不傷農。非獨以備荒政也。元代因之。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常平倉始於世祖。至元六年。

常平起漢。義倉起唐。使饑不病民。賤不傷農。非獨以備荒政也。元代因之。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常平倉始於世祖。至元六年。

常平起漢。義倉起唐。使饑不病民。賤不傷農。非獨以備荒政也。元代因之。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常平倉始於世祖。至元六年。

常平起漢。義倉起唐。使饑不病民。賤不傷農。非獨以備荒政也。元代因之。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常平倉始於世祖。至元六年。

常平起漢。義倉起唐。使饑不病民。賤不傷農。非獨以備荒政也。元代因之。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常平倉始於世祖。至元六年。

視豐歉貴賤而增減其糶糴。以平價便民。於是八年以和糶糴及諸河倉所撥糶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糶糴充焉。義倉置於各社。主以社長。即宋之社倉也。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闕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於是二十一年新城縣水。二十九年東平等處饑。皆發義倉振之。皇慶二年。復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實亡。則有司之過。非獨元代然也。

振恤

元之振恤有二。曰蠲免。即周官所謂薄征。曰振貸。即周官所謂散利。然蠲免有以恩免者。有以災免者。振貸有為賑寡孤獨者。有為水旱疫癘者。有為京師人物繁湊而每歲振糶者。皆足以見損上益下。視民如傷之誼。若夫納粟補官之令。別入選舉志。不重出焉。

恩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量減絲料包銀分數。二年。免西京北京燕京差發。是年二月。又以真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兵興之際。勞於轉輸。其差發減輕科取。三年。北京等路以兵興免本歲絲料包銀。是年閏九月。以濟南路遭李璫之亂。軍民皆饑。盡除差發。四年。以西涼民戶值渾都海阿蓋答之亂。人民流散。免差稅三年。至元元年。詔減明年包銀十分之三。全無業者十之七。是年四月。逃戶復業者免差稅三載。至元三年。減中都包銀四分之十一。二年。蠲免包銀絲線俸鈔。是年八月。免河南路包銀三分之一。其餘路府亦免十分之五。十九年。免諸路民戶明歲包銀俸鈔及逃移戶差稅二十年。免大都平灤民戶絲線俸鈔。二十二年。除民間包銀三載。不使帶納俸鈔。盡免大都軍民地稅。二十四年。免東京軍民絲線包銀俸鈔。是年九月。除北京馬五百匹。二十五年。免遼陽武平等處差發。二十七年。減河間保定平灤三路絲線之半。大都全免。二十八年。詔免腹裏諸路包銀俸鈔。其大都上都隆興平灤大同太原河間保定武平遼陽十路絲線並除之。二十九年。免上都隆興平灤保定河間五路包銀俸鈔。三十年。免大都差稅。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詔免天下差稅。有差。是年六月。免腹裏軍站匠船鹽鐵等戶稅糧及江南夏稅之半。元貞元年。除大都民戶絲線包銀稅糧。大德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隆興民戶差稅三載。三年。詔免腹裏包銀俸鈔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四年。詔免上都大都隆興與年絲線稅糧。其數亦如之。江南和稅減十分之一。九年。又下寬免之令。以恤大都上都隆興腹裏江淮之民。十年。逃移民戶復業者免差稅三載。十一年。武宗即位。詔免內外郡縣差稅。有差。至大二年。上尊號。詔免腹裏江淮差稅三年。又免大都上都中都秋稅及民間差稅之負欠者。四年。免腹裏包銀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是年四月。又免大都上都中都差稅三載。延祐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差稅二載。其餘被災經振者免一載。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載。二年。免各路差稅絲料。七年。免腹裏絲綿十分之五。外郡十分之三。江淮夏稅所免之數與外郡絲綿同。民間逋欠差稅並除之。是年免丁地稅糧包銀絲料各有差。至治二年。寬恤軍民站戶。三年。免臨清萬戶府軍民船戶差稅三載。福建蠶戶差稅一載。泰定三年。罷江淮以南包銀天麻元年。免諸路差稅絲料。有差。及海北鹽課三載。二年。免達達軍站之貧乏者及各路差稅。有差。是年十月。又免人民逋欠官錢

及奉元商稅各處。隨戶雜役。至順元年。以改元免諸路差稅。有差。減方物之貢。免河南府懷慶路門攤海北鹽課存恤紅城屯田軍三載。

災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以各處被災。驗實減免科差。三年。以蠻寇攻掠。免三义沽隨戶百六十五戶絲料包銀。四年。以秋旱霜災。減大名等路稅糧。至元三年。以東平等處蠶災。減其絲料五年。以益都等路禾損。蠲其差稅。六年。以濟南益都懷孟德州濰萊博州曹州真定順德河間濟州東平恩州南京等處桑蠶災。傷量免絲料。七年。南京河南蝗旱。減差稅十分之六。十九年。減京師民戶科差之半。二十年。以水旱相仍。免江南稅糧十分之二。二十四年。免北京饑民差稅。是年。揚州及浙西水。其地稅在揚州者全免。浙西減二分。二十五年。南安等處被災者。稅糧免徵。二十六年。紹興路水。免地稅十分之三。是年六月。又以遼陽禾稼不收。免其差稅。二十七年。大都遼陽被災。免其包銀俸鈔。是年六月。又以霖雨。免河間等路絲料之半。十月。以興松二州霜。免其地稅。二十八年。遼陽被災者。稅糧皆免。其餘量徵其半。是年五月。以太原杭州被災。免其丁地稅糧。二十九年。以北京地震。量減歲課。是年。以大都去歲不登。流移者衆。免其稅糧及包銀俸鈔。元貞元年。以供給繁重。及水傷禾稼。免咸平府遼民差稅。大德二年。以旱蝗。除揚州淮安兩路稅糧。五年。各路災重者。其差稅並除之。六年。免大都平灤差稅。七年。以內郡饑。荆湖川蜀供給軍餉。其差稅減免各有差。八年。以平陽太原地震。免差稅三載。至大元年。以江南江北水旱民饑。其科差夏稅並免之。二年。以腹裏江淮被災。其科差夏稅亦並免之。皇慶二年。免益都饑民貸糧。延祐二年。河南歸德南陽徐邳陳蔡許州荆門襄陽等處水。三年。肅州等處連歲被災。皆免其民戶稅糧。天麻元年。陝西霜旱。免其科差鹽官州海潮免其秋糧夏稅。是年十二月。又詔免寇盜剽掠州縣差稅。二年。以關陝旱。免差稅三載。至順元年。以河南懷慶旱。其門攤課程及逋欠差稅皆免。徵

振貸之制。世祖中統元年。及至元元年。皆詔天下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命所在官司。以糧贍之。又詔病者給藥。貧給糧。新八年。令各路設濟濟院。以處之。十年。以官吏破除入己。凡糧薪並救於公廳。給散。十九年。各路立養濟院一所。仍委縣司點治。二十年。給京師南城孤老衣糧房舍。二十八年。給寡婦冬夏衣。二十九年。給貧子柴薪日五斤。三十一年。特賜米絹。元貞二年。詔各處孤老。凡遇寬恩。人給布帛各一。大德三年。詔遇天壽節。人給中統鈔二貫。永為定例。六年。給死者棺木錢。其水旱疫癘振貸之制。中統元年。平陽早。遣使振之。二年。遷薛捏集地貧民。就食河南平陽太原三年。濟南饑。以糧三萬石振之。又以課銀百五十銖。濟州貧民。四年。以錢糧幣帛振東平濟河貧民。以鈔四千錠振諸王。只必帖木爾部貧民。至元二年。以鈔百錠振開出所部軍。五年。益都民饑。賑之。六年。東平河間十五處饑。亦賑之。八年。以糧振西京路急遞鋪兵卒。十二年。濮州等處饑。貸糧五千石。十六年。以江南所運糯米。不堪用者。振貧民。十九年。真定賑振糧兩月。二十年。以帛千匹。鈔三百錠。振水達達地貧民。二十三年。大都屬郡六處饑。振糧三月。二十四年。韓端民饑。振鈔萬錠。是年四月。並以陳米給貧民。七月。又給諸王阿只吉部貧民糧。大口二斗。小口一斗。二十六

京兆旱。以糴三萬石振之。是年。又振左右翼屯田蠻軍及月魯部貧民糴各三月。二十七年。大部民饑。減糶糴五萬石。二十八年。以去歲隕霜害稼。振宿衛士怯憐口糴二月。以饑振徽州溧陽等路民糴三月。三十七年。復振宿衛士怯憐口糴三月。元貞元年。諸王阿難答部民饑。振糴二萬石。是年六月。又以糴千三百石振隆興府饑民。二千石振千戶薨圖等軍。七月。又振遼陽民糴二月。大德元年。以饑振遼陽水達達等戶糴五千石。公主囊加真位糴二千石。其腹裏并江南災傷之地。振糴三月二年。振隆興臨江兩路饑民。又振金復州屯田軍糴二月。四年。鄂州等處饑。發湖廣省糴十萬石振之。七年。以鈔萬錠振歸德饑民。九年。澧陽縣火。振糴二月。十一月。以饑振安州高陽等縣糴五千石。潮州穀萬石。奉符等處鈔二千錠。兩浙江東等處鈔三萬餘錠。糴二十萬餘石。又勸率富戶振糶糴百四十餘萬石。凡施米者。驗其多寡。授以院務等官。是年。又以鈔十四萬七千餘錠。鹽引五千道。糴三十萬石。振紹興。元台州三路饑民。皇慶元年。寧國饑。振糶兩月。自延祐之後。腹裏江南饑民。歲加振恤。其所振。或以糴。或以鹽引。或以鈔。其京師振糶之制。至元二十二年。始行其法。於京城南城設鋪各三所。分遣官吏發海運之糶。減直以振糶焉。凡白米每石減鈔五兩。兩粳米減鈔三兩。歲以爲常。成宗元貞元年。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肆三十所。發糶七萬餘石。糶之。白粳米每石中統鈔十五兩。白米每石十二兩。糯米每石六兩五錢。二年。減米肆爲十所。其每年所糶多至四十餘萬石。少亦不下二十餘萬石。至大元年。增兩城米肆爲十五所。每肆日糶米百石。四年。增所糶米價爲中統鈔二十五貫。自是每年所糶率五十餘萬石。泰定二年。減米價爲二十貫。致和元年。又減爲十五貫云。振糶糴之外。復有紅貼糶。紅貼糶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振糶糧多爲豪猾巧取。未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兩京貧戶之數。置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帖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振糶之直。又三分減一。與振糶並行。每年撥米總二十萬四千九百餘石。閏月不與焉。

惠民藥局之制。本於周官醫師。凡邦有疾病。疔瘍者造焉。宋代置局。元世尤重其制。嚴其考試。定其升遷。故良醫輩出。其藥局官給鈔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仍擇良醫主之。以療貧民。初。太宗九年。始於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闊。太醫王肇。齊楫等爲局官。給銀五百錠。爲規運之本。世祖中統二年。又命王祐開局。四年。復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準舊例於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調所設。良醫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給鈔本。亦驗民戶多寡以爲等差云。

此
页
缺
页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明史食貨志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張廷玉等奉敕修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

記曰。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明初。沿元之舊。錢法不通。而用鈔。又禁民間以銀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勸農務墾。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餉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強之兼井。計巨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遺廣。府庫虛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質左藏。中涓羣小。橫欲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捐循。而覆侵刻之。海內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復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農桑。而不在行鈔法也。夫彌本節用。為理財之要。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於篇。

戶口 田制 (屯田 莊田)

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其書名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價值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而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度藏之。歲命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督校訛舛。其後黃冊祇具文。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為一冊。曰白冊。云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湖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者。籍入戶。以籍為斷。禁數姓合戶。附籍。漏口脫戶。許自實。里設老人。選年高為眾所服者。導民善。平鄉里爭訟。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僑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凡逃戶。明初督令還本籍復業。賜復一年。老弱不能歸及不願歸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輸賦。正統時。造逃戶周知冊。核其丁糧。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編甲。互保。屬在所甲長管轄之。設撫民佐貳官。歸本者勞。休安輯。給牛種口糧。又從河南山西巡撫于謙言。免流民復業者稅。成化初。荆襄寇亂。流民百萬。項忠楊璠為湖廣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度。死者無算。祭酒周洪。謀著流民說。引東晉時。僑置郡縣之法。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都御史李賓。上其說。憲宗命原傑出撫。招流民十二萬戶。給開田。置郡陽府。立上津等縣。統治之。河南巡撫張道。亦請輯西北流民。帝從其請。凡附籍者。正統時。老疾致仕

中國歷代食貨志 明史食貨志(一)

事。故官家屬離本籍千里者。許收附。不及千里者。發還。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軍匠。衛役。冒民籍者。發還。其移徙者。明初嘗從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遺之。三年不征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為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三千四百三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狹鄉之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登萊青民於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脚夫。太祖時。徙民最多。其間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處之。成祖募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自是以後。移徙者鮮矣。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告者。月給糧。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立義家。又行養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賜爵。復下詔。優恤遭難兵民。然懲元末豪強。貧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管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以實京師。謂之富戶。成祖時。復選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供給日久。貧乏之逃竄。輒選其本籍殷實戶。僉補宣德間。定制。逃者發邊充軍。官司鄰里隱匿者。俱坐罪。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戶。每戶徵銀三兩。與廂民助役。嘉靖中。減為二兩。以充邊餉。太祖立法之意。本倣漢徙富民實關中之制。其後事久弊生。遂為厲階。戶口之數。增減不一。其可攷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口。六千五百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弘治四年。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萬曆六年。戶一千六百一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百九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顯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難兵起。准以北鞠為茂草。其時民數反增於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為最衰。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戶口所以減者。周忱謂。投倚於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賈四方。舉家舟居。莫可踪跡也。而妻之戶口增減。由於政令張弛。故宣宗嘗與羣臣論歷代戶口。以為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篤論云。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選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端。首著地。地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餘為民田。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明太祖即位。遣周鑑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隲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實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

為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爲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毋許兼井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疏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租科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駸駸無棄土矣凡田以近郭爲上地迤遠爲中地地下地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至宣德間墾荒田永不租科及淳下斥鹵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不一人得以意贏縮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貴州田無頃畝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諸處土田日久頗淆亂與黃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寶輅奉命修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廣東無藩府非欺隱即委棄於寇賊矣司國計者可不究心是時桂萼郭弘化唐龍簡霄先後疏請覈實田畝而顧鼎臣謂履畝丈量丈量之議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詳具人多疑憚其後福建諸州縣爲經緯二册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爲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宇遠爲歸戶册則以田從人法簡而密矣萬曆六年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略畧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尙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培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云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萬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勿徵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且勿徵三年後畝收租一斗六年太僕丞梁瑩帖木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遺部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餉運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爲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諭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爲本衛所官軍俸糧永樂初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爲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糧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太原左衛千戶陳准所種糧田每軍餘糧二十石三帝命重賞之寧夏總兵何福積穀尤多賜敕褒美戶部尙書郁新言湖廣諸衛收糧不一種請以米爲準凡粟穀

糜黍大麥蕎麥稌二石稻穀葛林二石五斗稔稗三石皆進米一石小麥麻豆與米等從之著爲令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輪糧艱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且禁衛所差撥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與屯矣宣宗之世屢劾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餘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牛牛農器分遠東各衛屯軍爲三等丁牛兼者爲上丁牛有一爲中俱無者爲下英宗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徵餘糧六石後又免沿邊開田官軍子粒減各邊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時邊方多事令兵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成化初宣府巡撫葉盛買官牛千八百并置農具遣軍屯糧收糧易銀以補官馬耗損邊人稱便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猶存三之二其後屯田多爲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憲宗之世頗議釐復而視舊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間屯糧愈輕有欲止三升者沿及正德遼東屯田較永樂間田贏萬八千餘頃而糧乃縮四萬六千餘石初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恒足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於倉而邊外數擾棄不耕劉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責漕希理意者僞增田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福尤急刻遼卒不堪協衆爲亂無之乃定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洪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南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爲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世宗時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又請徵古募民實塞下之意招徠隴右關西民以屯邊其後周澤王崇古林富陳世輔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桂芳等爭言屯政而龐尙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督王崇古先後區畫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興其弊有四疆場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猶欲按籍增賦非扣月糧即按丁賠補耳屯糧之輕至弘正而極嘉靖中漸增隆慶間復畝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邊屯地或變爲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萬曆時計屯田之數六十四萬四千餘頃視洪武時虧二十四萬九千餘頃田日減而糧日增其弊如此時則山東巡撫鄭汝璧請開登州海北長山諸島田福建巡撫許宇遠舉閩海壇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濱海諸山若陳錢金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天津巡撫汪應蛟則請於天津與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輒廢嘉宗之世巡按張慎言復諍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象大興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爲武生給田百畝李繼貞巡撫天津亦力於屯務然仍歲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時草場頗多占奪民業而爲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爲甚太祖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勳臣莊佃多倚威并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後公侯復歲

祿歸賜田於官仁宣之世乞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莊舍然寧王權請灌城爲庶子耕牧地帝賜書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時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帝命還之民者非一乃下詔禁民田及奏請畿內地然權貴宗室莊田墳塋或賜或請不可勝計復辟後御馬太監劉順進薊州草場進獻由此始宦官之田則自尹奉寧寧始初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寧未央宮莊天順三年以諸王未出閣供用浩繁立東宮德王秀王莊田二王之藩地仍歸官憲宗即位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置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弘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動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主數財物汗婦女稍與分辦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耕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官用度帝命戒飭莊戶又因御史言罷仁壽宮莊還之草場且命凡侵牧地者悉還其舊又定制獻地王府者戊邊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皇莊戶部尚書周經劾其違制下瑄詔獄赦諸王輔導官導王奏請者罪之然當日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徵與岐衛四王田多至七千餘頃會昌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之武宗即位後月即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言極言皇莊爲厲於民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奪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官戚輩復中撓之戶部尚書孫交達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徵銀解部然多爲官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爲常是時禁動戚奏討奸民投獻者又革王府所請山場湖陂德王請濟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邵錫按新令却之語甚切德王爭之數四帝乃從部議但存藩封初請莊田其後有奏請者不聽又定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清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頃穆宗從御史王廷瞻言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勳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戚晚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初世宗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領以中官又聽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頃分爲十二莊至是始領之有司兼并者還民又著令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官皇親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勳臣例雖請乞不之而賜額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神宗養子過修求無不獲諸王壽陽公主恩最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閹火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所役廩食以萬計漁飲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給事中官應震姚宗文等屢疏諫皆不報時復更定勳莊田世次遞減法視舊制稍寬其後應議者輒奉詔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橫賜尤甚蓋中葉以後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云

明史食貨志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張廷玉等奉敕修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敕修

賦役

賦役之法唐租庸調猶爲近古自楊炎作兩稅法簡而易行歷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爲吳王賦稅十取一役法計田出夫縣上中下三等以賦十萬六萬三萬石下爲差府三等以賦二十萬上下十萬石下爲差即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爲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歷役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兩稅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收曰絲綿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絲折絹曰本色絲曰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棉花折布曰布布曰土布曰紅花曰麻布曰鈔曰布曰稅鈔曰原額小絹曰幣帛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絲秋糧曰米曰租鈔曰貨鈔曰山租鈔曰租絲曰租絹曰租粗麻布曰課程棉布曰租苧布曰牛租米穀曰地畝棉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苧麻折米曰棉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萬曆時小有所增損大略以米麥爲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惟江西湖廣廣東西麥收惟貴州農桑絲遍天下惟不及川廣雲貴餘各視其地產太祖初立國即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畝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布各一疋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也洪武九年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棉苧一疋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爲損益願入粟者聽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於是謂米麥爲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戶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並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三十年諭戶部曰行人高稷言陝西困遺賦其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連租咸許任土所產折收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爲令於是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連賦蓋欲蘇民困也今賦重若此將愈困民豈恤之之意哉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二貫五文折一石餘從所議永樂中既得交趾以絹漆蘇木犀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獠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振貸然後以開雖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至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

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賈賤賤。十不及一。朝廷慮虛糜。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為言。戶部尚書黃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戶部尚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為便。遂倣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收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諸方賦入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自民糧十五萬石外。皆官田糧。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建文二年。詔曰。江浙獨重。而蘇松準私和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盡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即位。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蘇嘉湖諸府。還言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仰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况盡取乎。盡取則民必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連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選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則田無荒蕪之患。而細民獲安生矣。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為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曲計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為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宣宗雖不罪。亦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為辭。帝與尚書胡濙言。計臣墮過濶濶。然不深罪也。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蓋宣德末。蘇州通糧至七百九十萬石。民困極矣。至是乃獲少甦。英宗復辟之初。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則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云。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請募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

數。一區畫。則知賦入有限而浮費不容不節矣。於是戶部議。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覈任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帝納之。既而諭德顧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一曰。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等。徹洪武正統間魚鱗版圖之式。編造冊冊。細列元額田糧字樣。則號條段。冊荒成熟。步口數目。官為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閱丈量。具開舉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收貯官庫。給散里中。永為稽考。仍酌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為定規。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暫徵帶徵等件數目。會計已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賠累科擾之患。一曰。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而糧戶不敢攙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復比較。輕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排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為空。孱弱者為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久。責償新僉。一人連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筮楚。固圉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欵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所司。審編糧長。務遵舊規。如州縣官多僉糧長。縱容下鄉。及不委里甲催辦。輒酷刑比。比糧長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勸諭。其二則。議遣官綜理。及復預備倉糧也。疏下戶部。言所陳俱切時弊。令所司舉行。遷延數載。如故。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歲七月。州縣委官。借詣京。領勸合以行。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末年。更定每區正副二名。輪充。宣德間。復永充。科欵橫溢。民受其害。或私賣官糧。以牟利。其罷者。虧損公賦。事覺。至隕身喪家。景泰中。革糧長。未幾。又復。自官軍兌運。糧長不復輸京師。在州里間。頗滋害。故鼎臣及之。未幾。御史郭弘化等。亦請通行丈量。以杜包賠兼并之弊。帝恐紛擾。不從。給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賦。有受地於官。歲供租稅者。謂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溝澮淹沒者。謂之坍江。有流移亡絕。田棄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貧民佃種。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石者。有之。夫民田之價。十倍官田。貧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糧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虛糧。又令攤納。追呼敲排。歲無寧日。而奸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并輕分重。此小民疾苦。閭閻凋瘵。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請定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民田為一。定上中下三則。起科以均糧。富人不得過千畝。聽以百畝自給。其羨者。則加輸邊稅。如此。則多寡有節。輕重適宜。貧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議。疆土民俗各異。令所司熟計。其便。不行越數年。乃從。應天巡撫侯位奏。免蘇州州海田糧九萬餘石。然那移飛騰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為大學士。復言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數改正。於是應天巡撫歐陽鐸。檢荒田二千餘頃。計相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戶部終持不下。時嘉興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鐸乃與蘇州知府王

儀盡括官民田畝益之履畝清丈定為等則所造經賦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元額稽始曰事
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額又以
八事考里甲曰丁田曰慶賀曰祭祀曰餉飲曰科賀曰郵政曰公費曰備用以三事定均徭
曰銀差曰力差曰馬差著為例徵一者總徵銀米之凡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遠與最輕
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者不能盡損惟遞減耗米派輕費折除之陰予以輕輕者不讓加益
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之陰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為母戶為子時豪右多梗其講鼎臣
獨以為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能損賦額長
民者私以己意變通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時又有綱銀一串鈴鈔法綱
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易知而不繁猶綱之有綱也一串鈴則鈔收分解
法也自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色銀矣是時天下財賦歲入太倉庫者二百萬兩有奇
舊制以七分經費而存積三分備兵款以為常世宗中年邊費費繁加以土木禮祀月無虛
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師增
兵設戍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戶部尚書孫應奎蒿目無策乃議於
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始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
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為一切之法其策斂財賄題增派括贖算稅契折
民且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與焉其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漕糧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
往為其地奏留或請免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軍興所徵發
即歲額二百萬且虧其三之一而內廷之賞給齋殿之經費宮中夜半出片紙吏難急無敢
延頃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衛告警賊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戶部尚書方
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間具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上便宜七事以請既又令羣臣各條理
財之策議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瑣屑非國體而累年以前積逋無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賦亦
皆追徵折色矣是時東南被倭南畿浙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提編者加派之名也
其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故謂之提編及倭患平應天巡撫周
如斗乞減加派給事中何燼亦具陳南畿因餉言軍門養兵工部料價操江募兵兵備道壯
丁府州縣鄉兵率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請禁革之命如燼議而提編之額不能減隆萬之
世增額既如故又多無藝之征通糧愈多規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餘年未徵而報
收一縣有至十萬者逋欠之數縣各數十萬額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一條鞭
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
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
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嘉靖間
歐行數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其後接踵三大征頗有加派事畢旋已至四十六年驟增
運餉三百萬時內帑允積帝新不肯發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撻征倭播餉加三釐五毫天
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

賦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天啓元年給事中甄淑言邊餉
加派易致不均蓋天下戶口有戶口之銀人丁有人丁之銀田土有田土之銀有司徵收總
曰銀額按銀加派則其數不滿東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納不同惟
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納今因人土之宜則無偏枯之累其法以銀額為主而通人
情酌土俗顯示直省每歲存留起解各項銀兩之數以所加餉額按銀數分派總提折扣哀
多益寡期不失餉額而止如此則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為增減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無
田之糧無米之丁田歸當室產去糧存而猶輸丁賦宜取額丁額米兩衡而定其數米若干
即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則縣冊不失丁額貧民不致賠累而有司亦免遺賦之患
下部覆議從之崇禎三年軍興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田賦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能止乃於
九釐外徵後徵三釐惟順天永平以新被兵無所加餘六府徵徵六釐得他省之半共增賦
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後五年總督盧象昇請加官戶田賦十之一民糧十兩以上同之既
而概徵每兩一錢名曰助餉越二年復行均輸法因糧輸餉計米六合石折銀八錢又畝
加徵一分四釐九絲越二年楊嗣昌督師畝加練餉銀一分兵部郎張若麒請收兵殘遺產
為官莊分上中下畝納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衛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勦練之餉多
至七百萬民怨何極御史郝晉亦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運餉至九
百萬勦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
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急不能從也役法定於洪武元
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
贛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
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故資米二升五合迨造黃冊成以一百十戶
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戶為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一歲中諸色雜目應
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曰均徭他雜役曰雜泛凡祇應禁子弓兵悉畝市民毋役糧戶
額外科一錢役一夫者罪流徙後法稍弛編徭役里甲者以戶為斷放大戶而勾單小於是
議者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以資產為宗畧人戶上下以善藏得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
賈免役而土著困畧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二者交病然專論丁糧庶
幾古人租庸調之意乃令以舊編力差銀差之數當丁糧之數難易輕重酌其中役以應差
里甲除當復者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冊按而徵之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產者
聽自占以佐銀差正統初僉事夏時創行於江西他省倣行之役以稍平其後諸上供者官
為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須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責其管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
無所給惟計值年里甲祇應夫馬飲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戶上供為京餉主納為中官
留難不易中納往復改質率至傾產其他役前索之弊不可毛舉明初今天下貢土所有有
常額珍奇玩好不與即須用編之里甲出銀以市顧其目冗碎奸結者緣為利孔又大工營
繕祠官祝釐費用繁濫迨至中葉倭寇交訌仍歲河決國用耗殫於是里甲均徭浮於歲額

矣。凡役民自里中主辦外。如糧長解戶船艙頭館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為常役。後又有斫薪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舖篩淺夫之類。因事編會歲有增益嘉隆後。行一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與兩稅為一。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然糧長里長名罷實存。諸役卒至。復命農氓。條鞭法行十餘年。規制頓紊。不能盡遵也。天啓時御史李應昇疏陳十害。其三條切言馬夫河役糧甲修辦白役擾民之弊。崇禎三年。河南巡撫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食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食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為之傾。自變為條鞭法。以境內之役均於境內之糧。宜少斂矣。乃民間仍歲奔走。賢資津貼。是條鞭行而大戶未嘗革也。時給事中劉懋復奏裁驛夫。征調往來。仍責編戶。驛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賊為亂云。凡軍匠驛戶役皆永充軍戶。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補。匠戶五等曰住坐。曰輪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輪罰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輪班。監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動以千計。死若逃者。勾補如軍。竈戶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貼以餘丁。上中戶丁力多。或貼二三丁。下戶概予優免。他如陵戶。園戶。海戶。廟戶。屠夫。庫役。瑣末不可勝計。明初工役之繁。自營建南京宗廟宮殿闕門玉邸。採木陶甃。工匠造作。以萬萬計。所在築城濬陂。百役具舉。迄於洪宣郊壇倉廩猶未迄工。正統天順之際。三殿兩宮。內離宮次第興建。弘治時。大學士劉吉言。近年工役俱摘發京營軍士。內外軍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請至一二萬。無所稽覈。禮部尚書倪岳言。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復陳工役之苦。吏部尚書林瀚亦言。兩畿頻年凶災。困於百役。窮愁怨嘆。山陝供億。軍興雲南廣東西征。發勸餉。山東河南湖廣四川江西興造玉邸。財力不贍。浙江福建辦物料視舊日增多。庫藏空匱。不可不慮。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武宗時。乾清宮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樣儉。改作雕峻。用銀至二千萬餘兩。役工匠三千餘人。歲支食米萬三千餘石。又修凝翠昭崇智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火藥庫皆鼎新之。權倖閹宦莊園祠墓香火寺觀。工部復竊官銀以媚焉。給事中張原言。工匠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衛王室。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厲。伍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謫貴州新添驛丞。世宗營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秘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萬曆以後。營繕織造。經制數倍。加以征調開採。民不得少休。迫閹人亂政。建地墳墳。僭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蓋二百餘年。民力殫殘久矣。其以職役優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萬曆時。免田有至二三千者。至若賦稅蠲免。有恩蠲。太祖之訓。凡四方水旱。輒免稅。豐歲無災。傷。不擇地。瘠民貧者。優免之。凡歲災。蠲二稅。且貸以米。甚者賜米布若鈔。又設預備倉。令老人運鈔易米以儲。梁。荆。斬水災。命戶部主事趙乾往。遷延半載。怒而誅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聞。逮治其官吏。早傷州縣。有司不奏。許者民申訴。處以極刑。孝感饑。其令請

以預備倉振貸。帝命行人馳驛往。且諭戶部。自今凡歲飢。先發倉廩以貸。然後聞。著為令。在位三十餘年。賜予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和稅無數。成祖聞河南饑。有司匿不以聞。逮治之。因命都御史陳瑛核論天下。有司水旱災傷。不以聞者。非不宥。又救朝廷歲遣巡視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仁宗監國時。有以發振請者。遣人馳諭之。言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尚從容。容請待報。不能效。漢汲黯。耶。宣宗時。戶部請蠲饑民。帝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奚待勸。蓋二祖仁宣。時仁政。亟行預備倉之外。又時時截起運。賜內帑。被災處無儲粟者。發旁縣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瘞。鬻子女者。官為收贖。且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為息豐年。償之。皇莊湖泊。皆弛禁。聽民採取。飢民遺籍。給以口糧。京通倉米平價出糶。兼預給俸糧。以殺米價。建官舍。以處流民。給糧以收棄嬰。養濟院。窮民各注籍。無籍者。收養蠟燭。屠羊二寺。其郵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畧矣。而災荒。荒至。必賜蠲振。不敢違祖制也。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永樂以後。減其數。納米振濟贖罪者。景常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減三之一。餘遞減有差。損納事例。自憲宗始。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武宗時。富民納粟振濟。千石以上者。表其門。九百石至二百石者。授散官。得至從六品。世宗令義民出穀二十石者。給冠帶。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為立坊。振刷之法。自世宗始。報災之法。洪武時。不拘時限。弘治中。始限夏災不得過五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萬曆時。又分近地五月。七月。遠地七月。九月。洪武時。勸災既實。盡與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災免七分。自九分災以下。遞減。又止免存留。不及起運。後遂為永制云。

明史食貨志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張廷玉等奉救。修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

漕運 倉庫

歷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廩食。各視道里遠近。以為準。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自成祖遷燕。道里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制定。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岬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東行者。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制。其西北。邊則。濼。開。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輔。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永。樂。元。年。納。戶。部。尚。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穎。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餉。邊。也。淮。海。運。道。凡。二。而。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為。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運。云。自。漕。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糧。以。海。船。大。者。千。石。工。廠。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時。淮。

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轉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爲衰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輪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蘆州而已。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愆。宣德四年。瑄及尙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等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寧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六年。瑄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爲兌運。命羣臣會議。吏部奏議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所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既加耗。又給輕濟銀爲洪濶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爲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爲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正糧。斛面銳耗糧俱平。粟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倉各遣御史監收。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復軍運。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人覲耗餘。入庚率兌斛面。且求多索。軍困甚。憲宗即位。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石加耗不過五升。今運軍願明加。則倉吏侵害過多。可知。今後令軍自製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復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爲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八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浙賦視蘇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天津蘆州密雲昌平共給米六十四萬餘石。悉支兌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傷則撈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爲渡江費。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爲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於是時司倉者多苛取。甚至有額外罰運軍展轉稱貸。

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不加愛護。讓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眷兒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戢土產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奪。今宜加造船費。每艘銀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困少甦。詔從其議。五年。戶部尙書葉淇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宜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自後歲災輒權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爲率。無復至一兩者。先是成化間行長運之法。江南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計省加耗輪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之用。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德二年。漕運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而并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兌交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無支銷。以致陳腐。請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分糧米三十五萬石折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卒便於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六年。戶部侍郎邵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廢久。不可卒復。事遂寢。臨德二倉之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倉囤積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儲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奏。請以輕齋銀聽運官道支爲顧。餼舟車之費。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漕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於防奸。是也。但輕齋本資轉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腳價爲正糧。非立法初意也。乃議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覈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爲定規。有羨餘。不輸太倉。卽用以修船。官族漁蠹者重罪。輕齋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銳。故有鈔米。自隨船給運四斗外。餘折銀。謂之輕齋。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矣。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塌馬家壩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勸報。以水多沙積而止。神宗時。漕運總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並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自兌運久行。臨德尙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今山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餘萬。則令納於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當是時。折銀漸多。萬曆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裁留漕米。

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短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自後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迨於啟祚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遠限之米順德州諸倉日寄圍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為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縮兩月後又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錢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皆先期以樣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較相同乃收凡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改題者立奏免覆漂流者換換食米大江漂流為大患河道為小患二百石外為大患二百石內為小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奏勸矣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留遠限一遇河決即有漂流官軍因之為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盜妄稱水火至有鑿船自沉者明初命武臣督海運管建漕運使尋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於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并令總督赴京至萬曆十八年後始免凡歲正月總漕巡揚州經理瓜淮過閘總兵駐徐督過洪入閘同理漕參政管押赴京撥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理刑管洪管廠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舉兌舉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以職掌奏報有司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誤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不即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誤期因而漂凍者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渠淤淺疏濬無法開坐啓閉失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在河道明初於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有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為民害自後漕政日弛軍以耗米易私物道舊稽程比至反質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長率操沙水於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溼泡爛不可食權要貨運軍銀以因厚利至請撥關稅給船料以取償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初政諸弊多釐革然漂流遠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不可究詰矣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輪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千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部糧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世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誑洪開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初民運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後

無不破矣以白糧令軍帶運甚便疏入下部議不從凡諸倉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者水次應兌漕糧即令坐派領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價使令關支者通謂之空淨九邊之地輸糧大率以車宣德時餉開平亦然而蘭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負永樂中又嘗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給交陞云
明初京衛有軍備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於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增京師諸衛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於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并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以資轉運既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壩設武清衛倉於河西務設通州衛倉於張家灣宣德中增置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布政按察都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改隸惟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其舊正統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兌運法行諸倉支運者少而京通倉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務倉三分之一改為京通倉景泰初移武清衛諸倉於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備倉在城外者而以城內空廠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豐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云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選者民運鈔糧米以備振濟即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會妻充軍且定納穀千五百石者救獎為義民免本戶雜役凡振饑米一石俟有年納稻穀二石五斗還官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降調十八年令贖罪贖罰皆糶穀入倉正德中令囚納紙者以其八折米入倉軍官有犯者納穀準立功初預備倉皆設倉官至是革令州縣官及管糧倉官領其事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成弘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做古常平法春振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率既又定十里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其後積粟盡平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隆慶時劇郡無過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萬曆中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百石有司沿為具文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弘治中江西巡撫林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嘉靖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社倉令民二三十家為一社擇家殷實而有行義者一人為社首處事公平者

一人爲社正。能書算者一人爲社副。每朔望會集。別戶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戶主其事。年饑。上戶不足者量貸。稔歲還倉。中下戶酌量振給。不還倉。有司造冊送撫。按歲一察。覈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南京庫藏先後建設。其制大略相同。內府凡十庫。承運庫貯緞匹。金銀寶玉。齒角羽毛。而金花銀最大。歲進百萬兩有奇。廣積庫貯疏黃硝石。甲字庫貯布匹顏料。乙字庫貯胖襖戰鞋軍士裘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織。丁字庫貯鋼鐵皮蘇木。戊字庫貯兵部。戊字廣積庫貯庫工部。又盈庫貯紵絲紗縲緞細絹。六庫皆屬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庫屬工部。又有天財庫。亦名司鑄庫。貯各衙門管鑄。亦貯錢鈔。供用庫貯抗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謂之內庫。其在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裏庫不關於有司。其會歸門寶善門。進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馬價銀歸之。明初嘗置行用庫於京城及諸府州縣。以收易昏爛之鈔。仁宗時罷。英宗時始設太倉庫。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歲以百萬爲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給武臣祿十餘萬兩外。皆爲御用。所謂金花銀也。七年。乃設戶部太倉庫。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籍沒家財。變賣出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專以貯銀。故又謂之銀庫。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又置南京銀庫。正德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執奏不能沮。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兩。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爲老庫。兩廡爲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兩。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兩。外加預備欵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承運庫中官。以空筭下戶部取之。廷臣疏諫。皆不聽。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尙書朱衡極諫。不聽。初。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至神宗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爲常。後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遺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凡甲字諸庫。主事借科道巡視。太倉庫員外郎主事領之。而以給事中巡視。嘉靖中。始兩月一報出納之數。時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以貯礦銀。尙書文以給工價。帝詰責之。令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焉。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綿織物。巡按御史三歲一盤查。各運司皆有庫貯銀。歲終巡鹽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魚課引由契本諸課。程太祖令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於部。部節之庫。其元封識不擅發也。至永樂時。始委驗勘。中方起解至部。復驗同。乃進納。嘉靖時。建驗試廳。驗中給進狀寄庫。月逢九。會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不堪者駁易。正統十年。設通濟庫於通州。世宗時罷。隆

慶初。密雲額州昌平諸鎮皆設庫。收貯主客年例軍門公費及撫管修邊銀云。凡爲倉庫害者。莫如中官。內府諸庫監收者。橫索無厭。正德時。台州衛指揮陳良約軍器稽留八載。至乞食於市。內府收糧。增耗管以數倍爲率。其患如此。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末。京通二倉始置總督中官一人。後准徐德諸倉亦置監督。漕輓軍民被其害。世宗用孫交張孚敬議。撤革諸中官。惟督諸倉者如故。久之。從給事中管懷理言。乃罷之。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運提舉司贖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會昂請以諸布政司公積貯。征徭羨銀盡輸太倉。尙書周經力爭之。以爲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資齋醮土木之故。必欲盡括天下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遂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世宗時。閩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一奏獻如例。又以太倉庫匱。運兩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而戶部條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錄以歸太倉。隆慶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庫銀。神宗時。御史蕭重望請發縣歲額進部。未報。上千戶何其賢乞救。內官與已督之。帝竟從其請。由是外儲日就耗。至天啓中。用操江巡撫范濟世策。下救督歲進。收括歸有遺矣。南京內庫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內外匱竭。遂至於亡。

明史食貨志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尙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敕修

四

鹽法 茶法

煮海之利。歷代皆官領之。太祖初起。卽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餉。既而倍征之用。胡深言。復初制。內午歲。始置兩淮鹽官。吳元年。置兩浙。洪武初。諸產鹽地次第設官。都轉運鹽使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東。曰福建。曰河東。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雲南。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寧。井五井。又陝西靈州鹽課司一。兩淮所轄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驗所二。曰儀真。曰淮安。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同鹽行直隸之應天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寧南陽三府及陳州。正統中。貴州亦食准鹽。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所轄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監內官監。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兩浙所轄分司四。曰嘉興。曰松江。曰寧紹。曰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曰紹興。曰嘉興。曰溫州。鹽場三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同鹽行浙江直隸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所轄邊。甘肅延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兩。明初置北平河間鹽運司。後改稱河間長蘆。所轄分司二。曰滄州。曰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曰小直沽。鹽場二十四。各鹽

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十八萬八百餘引萬曆時同鹽行北直隸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所輸邊宜府大同蔚州上供郊廟百神祭祀內府差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兩山東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曰濱樂批驗所一曰濰口鹽場十九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九萬六千一百餘引鹽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所輸邊遼東及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福建所轄鹽場七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萬四千五百餘引弘治時增七百餘引萬曆時減千引其引曰依山曰附海依山納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時亦改折色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河東所轄解鹽初設東場分司於安邑成祖時增設西場於解州尋復於東正統六年復置西場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洪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八萬引萬曆中又增二十萬引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地有兩見者鹽得兼行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官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鹽井西和鹽井洪武時歲辦鹽西和十三萬一千五百斤有奇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斤有奇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斤有奇弘治時同萬曆時三歲共辦二千五百三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鹽行陝西之葦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歲辦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廣東所轄鹽場十四海北所轄鹽場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廣東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萬九千四百餘引萬曆時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千餘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鹽有生有熟熟貴生賤廣東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鹽行廣東之雷州高州廉州瓊州四府湖廣之桂陽郴州二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歲入太倉鹽課銀萬一千餘兩四川鹽井精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百一十二萬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千一百一十七萬六千餘斤萬曆中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鹽行四川之成都叙州順慶保寧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州五州縣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餘兩雲南黑鹽井精鹽課司三白鹽井安寧鹽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精鹽課司七洪武時歲辦大引鹽萬七千八百餘引弘治時各井多寡不一萬曆時與洪武同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成祖時嘗設交趾提舉司其後交趾失乃罷遂東鹽場不設官軍餘煎辦召商易粟以給軍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鹽所產不同解州之鹽風水所結寧夏之鹽刮地得之淮浙之鹽熬波川滇之鹽汲井崗粵之鹽積鹵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山東之鹽有煎有曬此其大較也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備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

目赴遊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備充帝從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遂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例輸米臨濠開其陳橋靈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勸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覽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亦有底簿比照勸合相符則如數給與鹽課有定所刊諸銅版犯私鹽者罪至死偽造引者如之鹽與引離即以私鹽論成祖即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下中鹽專於京衛開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肅附庸如故不數年京衛糧米充羨而大軍征安南多費甘肅軍糧不敷百姓疲轉運迨安南新附餉益難繼於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邊地復以次及矣仁宗立以鈔法不通議所以斂之道戶部尚書夏原吉請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各鹽司中鹽則例滄州引三百貫河南山西半之福建廣東百貫宣德元年停中鈔例三年原吉以北京京軍軍糧餉不支條上預備策言中鹽舊則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北京戶部尚書郭敦吉言中鹽則例已減而商來者少請以十分為率六分支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甘肅大同宣府萬全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之又言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千錠帝皆從之而命倍給其鈔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獨石永平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納米中鹽正統三年寧夏總兵官史昭以邊軍缺馬而延慶平涼官軍民多養馬乃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鹽百引次馬八十引既而定邊諸衛遞增二十引其後河州中納者上馬二十五引中減五引松潘中納者上馬三十五引中減十引久之復如初制中馬之始驗馬乃製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修邊振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而邊備亦自此告匱矣於是召商中淮浙長蘆鹽以納之令甘肅中鹽者淮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稞因淮鹽直貴商多趨之故令淮浙兼中也明初仍宋元舊制所以優恤籬戶者甚厚結草場以供樵採堪耕者許開墾仍免其雜役又給工本米引一石置倉於場歲撥附近州縣倉儲及兌軍餘米以待給兼支錢鈔以米價為準定鈔數淮浙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北山東福建四川引二貫籬戶雜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計日煎鹽以贖後設總催多股削籬戶至正統時籬戶貧困逃逝者多松江所貢課六十餘萬民訴於朝命直隸巡撫周忱兼理鹽課忱條上鑄鐵釜植齒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且請於每年正課外帶徵通課帝從其請命分通課為六以六載畢徵當是時商人有自永樂中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乃議徵洪武中例而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少有上納者議他鹽司如舊制而淮浙長蘆以十分為率八分給守支商日常股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價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空矣景帝時邊圍多故存積增至六分中納邊糧兼納穀

草秋青草。秋青草三當穀草。二廣東之鹽。例不出境。商人率市守關吏。越市廣西。巡撫葉盛以爲任之則廢法。禁之則病商。請令入米餉邊。乃許出境。公私交利焉。成化初。歲海災。京儲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鹽。舊例中鹽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尚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之壞。自此始。勢豪多操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軍民因造濶。大船列械販鹽。乃爲重法。私販窩隱俱論死。家屬徙邊。衛夾帶越境者充軍。然不能遏止也。十九年。願減存積之數。常股七分。而存積三分。然商人樂有見鹽。報中存積者爭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鹽猶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一人偷支數處。道遠不及親赴。邊商輒買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之鹽不能速獲。邊商之引又不賤售。報中寢息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憲宗末年。閣官竊勢奏討淮浙鹽無算。兩淮積久至五百餘萬。引商引壅滯。至孝宗時。而買補餘鹽之議興矣。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之鹽也。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坵。毋許越坵買補。勸商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竈至是。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邊開中。俟漕課完日。官爲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一小變。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寂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爲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開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救粟翔貴。邊儲日虛矣。武宗之初。以鹽法日壞。令大臣王瓊張憲等分道清理。而慶寧侯周壽壽等侯張鶴齡各令家人奏買。長蘆兩淮鹽引。戶部尚書韓文執不可。中旨許之。織造太監崔杲又奏乞長蘆鹽二萬引。戶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學士劉健等力爭。李東陽語尤切。帝不悅。健等復疏爭。乃從部議。權要開中既多。又許買餘鹽一引。有用至十餘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舊引角之令。立限追繳。而每引增納紙價及振濟米麥。引價重而課糶如故矣。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韓雍於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立抽鹽廠。官鹽一引。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錢。都御史秦紘許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及是。增至九錢。而不復抽官引。引日積滯。私鹽通行。乃戶部郎中丁致祥請復舊法。而納處商人夾帶餘鹽。掣納制價。惟多至三百斤者。始罪之。淮浙長蘆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工役振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妄開。必選臣奏。計經部覆。允。未有商人擅請及專請准鹽者。弘治間。存積鹽甚多。正德時。權倖添奏開殘鹽。改存積常股皆爲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占中賣。價增數倍。商人引納銀八錢。無所獲利。多不願。中課日耗。細茲詰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鹽臣承中黨風。旨復列零鹽所鹽。諸目以假之。世宗登極。詔首命裁革。未幾。商人遂俊等竄緣近侍。以增價爲名。奏買殘餘等鹽。戶部尚書秦金執不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府。金言。竄入占中。淮鹽實高。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

爲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准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言。宜大俱重。不宜令。嘉靖五年。從給事中管律奏。乃復常股存積四六分之制。然是時餘鹽盛行。正鹽守支日久。願中者少。餘鹽第領勸合。即時支賣。願中者多。自弘治時。以餘鹽補正課。初以償漕課。後令商人納價輸部。濟邊。至嘉靖時。延緩用兵。遼左缺餉。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二邊開中。自是餘鹽行。其始尚無定額。未幾。兩淮增引一百四十萬。每引增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引價准兩納銀一兩九錢。准北一兩五錢。又設處置科罰名色。以苛斂商財。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竄俱困。姦黠者藉口官買餘鹽。夾販私鹽。法禁無所施。鹽法大壞。十三年。給事中管懷理言。鹽法之壞。其弊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糶之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贏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有此六難。正課糶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百萬。無益軍需。嘗考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竈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必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販自息。今宜定價每引正鹽銀五錢。餘鹽二錢五分。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中。關支餘鹽。以盡收爲度。正鹽價輕。既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竈。未有商竈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戶部覆。以爲餘鹽銀仍解部如故。而邊餉益虛矣。至二十年。帝以變亂鹽法。由餘鹽救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法。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爲準。御史吳瓊又請各邊中鹽者。皆輸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尚書許讚即請復開餘鹽。以足邊用。戶部覆從之。餘鹽復行矣。先是。十六年。令兩浙僻邑官商不行之處。山商每百斤納銀八分。給票行鹽。其後多侵奪正引。官商課缺。引壅二百萬。候掣必五六載。於是預徵執抵季掣之法。預徵者。先期輸課。不得私爲去留。執抵者。執現在運鹽水程。復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則以納課先後爲序。春不得遲於夏。夏不得超於春也。然票商納稅即掣賣。預徵諸法。徒厲引商而已。鹽州鹽池。自史昭中馬之議行。邊餉虧缺。甘肅米直石銀五兩。戶部因奏。停中馬。召商納米中鹽。二十七年。令開中者。止納本色糧草。三十一年。令河東以六十二萬引爲額。合正餘鹽爲一。而革餘鹽名。時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議。兩淮鹽。戶餘鹽。每引官給銀二錢。以充工本。增收三十五萬引。名爲工本鹽。令商人中額鹽二引。帶中工本鹽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萬六千兩。有奇。從其請。初。准鹽歲課七十萬五千兩。開邊報中爲正鹽。後益餘鹽。納銀解部。至是。通前額。凡一百五萬引。額增三之一。行之數年。積滯無所售。鹽法壅不行。言事者屢陳。工本爲鹽。贖。戶部以國用方絀。年例無所出。因之不變。江西故行准鹽三十九萬引。後南安贛州吉安改行。廣鹽。惟南昌諸府行准鹽二十七萬引。既而私販盛行。袁州臨江瑞州則私食廣鹽。撫州建昌私食福鹽。於是准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絀。巡撫馬森疏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准鹽額。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未久。橋毀。增額二十萬引。復除矣。

三十九年。帝欲整鹽法。乃命副都御史鄒應龍總理浙山東長蘆鹽法。鄒嚴嵩黨也。苞直無虛日。兩淮額鹽銀六十一萬有奇。自設工本鹽增九十萬。應龍復增之。遂滿百萬。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殘鹽。共得銀幾二百萬。一時謂為奇功。乃立刻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私鹽有定數。不及數。輒削其傭役錢。遲卒。經歲有不得支一錢者。乃共為私販。以牟大利。甚至刻估船。誣以鹽盜而執之。流毒遍海濱矣。嵩失勢。巡鹽御史徐燾言兩淮鹽法。曰。常股。日存積。日水。鄉共七十萬引。有奇。引二百斤。納銀八分。永樂以後。引納銀二斗五升。下場開支四散發賣。商人之利。亦什五焉。近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單。添單不足。又加添引。懸脚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謂國亂政之尤者。方今災荒疊告。鹽場淪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至逃亡。弦急欲絕。不棘於此。於是悉罷懸脚所增者。四十四年。巡鹽御史朱炳如奏。罷兩淮工本鹽。自業洪變法。邊儲多缺。嘉靖八年以後。稍復開中。邊商中引。內商守支。末年工本鹽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於是不樂買引。而邊商困。因營求告掣河鹽。河鹽者。不上廩。困在河。徑自超掣。易支而獲利。捷。河鹽行。則守支存積者愈久。而內商亦困。引價彌賤。於是姦人專以收買邊引為事。名曰圍戶。告掣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於正鹽外。附帶餘鹽。以抵工本之數。圍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商愈困矣。隆慶二年。屯鹽都御史龐尚鵬疏言。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事本相須。但內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憲邊商也。然河鹽既行。准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鹽。但別邊商引價。自見引及起。紙關引到。司勘合。別為三等。定銀若干。邊商會鈔已到。內商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准鹽速行。引價定則開中自多。邊商內商各得其願矣。帝從之。四年。御史李學詩議。罷官買餘鹽。報可。是時廣西古田。平巡撫都御史殷正茂請官出資。本買廣東鹽。至桂林發賣。七萬餘包。可獲利二萬二千有奇。從之。自嘉靖初復常股四分存積。六分之制。後因各邊多故。常股存積。並開准額。歲課七十萬五千餘引。又增各邊新引。歲二十萬。萬曆時。以大工搜遠年沒廢。引六十餘萬。胥出課額之外。無正鹽。止令商買補餘鹽。餘鹽久盡。惟計引重科。加煎飛派而已。時兩淮引價。餘銀百二十餘萬。增至百四十五萬。新引日益。正引日蹙。千戶尹英請配賣沒官鹽。可得銀六萬兩。大學士張位等爭之。二十六年。以鴻臚寺主簿田應鑾奏。命中官魯保。魯兩淮沒官餘鹽。給事中包見捷。極陳利害。不聽。保既視事。遂議開存積鹽。戶部尚書楊俊民言。明旨沒官鹽。而存積非沒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聘亦爭之。俱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鹽正不行。商民大擾。而姦人竊起。董理吳應麒等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劾奏。皆罔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斂。商困引墜。戶部尚書趙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而國計愈細。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正額進百餘萬。保亦惶懼。請能存積引鹽。保尋死。有旨罷之。而引斤不能減矣。李太后薨。帝用遺詔。獨各運司浮課。商困稍甦。而舊引墜滯。戶部上鹽法十議。

正行見引。附銷積引。以疏通之。巡鹽御史龍遇奇立鹽政綱法。以舊引附見引。淮南編為十綱。淮北編為十四綱。計十餘年。則舊引盡行。從之。天啓時。言利者。悉搜括。務增引超掣。魏忠賢黨郭興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絕流而漁。崇禎中。給事中黃承昊條上鹽政。頗欲有所釐革。是時。兵餉方大。緡不能行也。初。諸王府。府則就近地支鹽。官民戶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而官吏食鹽。多冒增口數。有一官支二千餘斤。一吏支五百餘斤者。乃限更典。不得過十口。文武官。不過三十口。大口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景泰三年。始以鹽折給官吏俸糧。以四百斤當米一石。京官歲遣吏下場。悉為盜利。錦衣。吏益暴。率驍巨艦私販。有司不能詰。巡鹽御史乃定百司食鹽數。擡東以給吏。禁毋下場。納鈔。餽費無所出。更多亡。嘉靖中。吏部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停支食鹽。惟戶部及十三道御史。歲支如故。軍民計口納鈔者。浙江月納米三升。買鹽一斤。而商賈持鹽赴官。官為散。追徵之。過於租賦。止統時。從給事中鮑輝言。令民自買食鹽於商。罷納米令。且蠲十斤以下者。勿以私鹽論。而鹽鈔不除。後條鞭法。行遂編入正賦。巡鹽之官。洪永時。嘗一再命御史視鹽課。正統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宦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下赦召還。後遂令御史視鹽。依巡按例。歲更代以為常。十一年。以山東諸鹽場。隸長蘆。巡鹽御史十四年。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法。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詹都御史高明。整治兩淮鹽法。明請增設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孝宗初。鹽法壞。戶部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清理。乃命戶部侍郎李嗣。於兩淮。刑部侍郎彭韶。於兩浙。俱兼都御史。賜救遺之。弘治十四年。詹都御史王璟。督理兩淮鹽法。正德二年。兩淮則詹都御史王璣。閩浙則詹都御史張憲。後惟兩淮賦重。時遣大臣十年。則刑部侍郎監章。嘉靖七年。則副都御史黃臣。三十二年。則副都御史王紳。至二十九年。特命副都御史鄒應龍。總理四運司。事權尤重。自隆慶二年。副都御史龐尚鵬。總理兩淮長蘆。三運司。後遂無特遣大臣之事。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官茶。開徵課鈔。商茶。輸課。略如鹽制。初。太祖合商人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引茶百斤。輸錢二百。不及引。引。則置由帖給之。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驗。所稱。較。茶引。不相當。即為私茶。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私茶。出境。與關隘不戮者。並論死。後。又定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照茶六百斤。既又令納鈔。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洪武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四年。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斫。茶。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關。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關。門。永。寧。筠。連。所。產。茶。名。曰。剪刀。麓。葉。惟。西。番。用。之。而。商。販。未。

管出境四川茶鹽都轉運使言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氈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給引販賣法公私兩便於是永寧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纒諸物以償茶課自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以市馬民不敢私探課額每虧民多賠納四川布政司以爲言乃聽民探摘與番易貨又詔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專令煮烏茶易馬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嚴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於關門茶課司給之番商往復迂遠而給茶太多嚴州衛以爲言請置茶馬司於嚴州而改貯關門茶於其地且駿馬高下以爲茶數詔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給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三十年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寧勅右軍都督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馬日貴而茶日賤啓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發都司官軍於松潘關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王椿曰國家權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職私販出境惟易紅纒雜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戎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毋致失利當是時帝綢繆邊防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嘗謂戶部參密都御史鄧文鑑等察川陝私茶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死又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廣入番與諸番要約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義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百四河州必里衛番二十六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四下號金牌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爲契三歲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關門蓮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千八百匹太祖之馭番如此永樂中帝懷柔遠人遞增茶斤由是市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關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千四百匹又多瘦損乃申嚴茶禁洮州茶馬司又設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陝西茶馬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員巡視河州臨洮關門黎雅半年以內遣二十四員往來旁午宣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自永樂時停止金牌信符至是復給未幾番人爲北狄所侵掠徙居內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漢中茶易馬且不給金牌聽其以馬入貢而已先是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肅西寧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以京官總理之景泰中罷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陝西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專兵部督其害乃復遣御史一更著爲令又以歲饑待振復令商納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銀五錢商課折色自此始弘治三年御史李賢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都歲益無事易粟請於西寧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斤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得茶四十萬斤易

馬四千匹數足而止從之十二年御史王憲又言自中茶禁開遂令私茶莫遏而易馬不利請停種茶之例異時或兵荒乃更圖之部覆從其請四川茶課司舊徵數十萬斤易馬永樂以後番馬悉由陝西道川茶多渴爛乃令以三分爲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糧茶停二年延綏飢復召商納糧草中四百萬斤尋以御史王紹言復禁止并罷正額外召商開中之例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理之一清復議開中言召商買茶官買其三分之一每歲茶五六十萬斤可得馬萬匹帝從所請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議商人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爲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當復且請復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乃復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廢卒不能復後武宗寵番借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番人之市馬也不能辦權衡止訂筭中馬筭大則官虧其直小則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爲中制每斤爲三百三十筭嘉靖三年御史陳謙以商茶低價悉徵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品印笮筭上書商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萬道二萬六千道爲腹引二萬四千道爲邊引芽茶引三錢葉茶引二錢中茶至八十萬斤而止不得太濫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並凌遲處死蓋西陲藩籬莫切於諸番番人持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毆民爲私販而擾之資也以故大姦闖出而漏網小民負斗升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賤貴番人受制良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資邊備道臨洮蘭州皆隴右分巡西寧實兵備各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矣御史劉嵩總督尙書王以旂等請復給諸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狄抄掠無已金牌亟給亟失殊損國體番人納馬意在得茶嚴私販之禁則番人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以繫其心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勸合予之其後陝西歲餉茶戶無所資頗遭課額三十六年戶部以全陝災震邊餉告急國用大絀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近者御史劉良卿亦開百萬後止開正額八十萬斤并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餘萬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中御史楊美益言歲祿民貧即正額尚多虧損安有贏羨今第宜守每年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振荒悉從停罷使與馬分利戶部以幣藏方匱請如弘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備軍餉詔從之末年御史潘一桂

言增中商茶類壅滯宜裁減十四五又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往往闌出宜停松潘引目申嚴入番之禁皆報可四川茶引之分邊腹也邊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滯隆慶三年裁行萬二千以三萬引屬黎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留內地稅銀共萬四千餘兩解部濟邊以爲常五年令甘州洮河西寧事例歲以六月開中兩月中馬八百匹立賞罰例商引一二年銷完者罰有差逾三年者罪之沒其附帶茶萬曆五年俺答款塞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番必從狄貽患匪細部議給百餘篋而勿許其市易自劉良弼內地之禁楊美益以爲非其後復禁止十三年以西安鳳翔漢中不與番鄰開其禁招商給引抽十三入官餘聽自賣御史鍾化民以私茶之闌出多也請分任責成陝之漢中關南道督之府佐一入惠駐魚渡填川之保寧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雜猴填率州縣官兵防守從之中茶易馬惟漢中保寧而湖南產茶其直賤商人率越境私販中漢中保寧者僅一二十引茶戶欲辦本課輒私販出邊番族利私茶之賤因不肯納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請禁湖茶言湖茶行法馬政兩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給引願報漢興保藥者準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僑言漢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無妨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爲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嚴覈以遏假茶戶部折衷其議以漢茶爲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給漢川畢乃給湖南如漢引不足則補以湖引報可二十九年陝西巡按御史畢三才言課茶徵輸歲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園戶解納艱難以此改折令商人絕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仍輸本色每歲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千九百餘匹部議西寧河洮岷甘莊浪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匹著爲令天啓時增中馬二千四百匹明初嚴禁私販久而姦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給實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馴盡入姦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其他產茶之地南直隸常蘆池徽浙江湖嚴衛紹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武昌荊州長沙寶慶四川成都重慶嘉定夔瀘商入中引則於應天宜興杭州三批驗所徵茶課則於應天之江東瓜埠自蘇常鎮徽廣德及浙江河南廣西貴州皆徵鈔雲南則徵銀其上供茶天下貢額四千有奇福建建寧所貢最爲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番皆探而碾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太祖以其勞民罷造惟令採茶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凡貢茶第按額以供不具載

明史食貨志

總纂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 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 張廷玉等奉敕修

五 錢鈔

坑冶(附鐵冶銅場) 商稅 市舶 馬市

錢幣之興自九府圖法歷代遵用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元世始終用鈔錢幾廢矣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歸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

爲一兩四文爲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而嚴私鑄之禁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爲小錢初寶源局錢鑄京字於背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之尋令私鑄錢作廢銅送官償以錢是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備用錢七年帝乃設寶鈔提舉司明年始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橫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其內上兩旁復爲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十串爲一貫其下云中書省奏準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曰四百文曰三百文曰二百文曰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遂罷寶源寶泉局越二年復設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錢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十三年以鈔用久昏爛立倒鈔法令所在置行用庫許軍民商賈以昏鈔納庫易新鈔量收工墨直會中書省廢乃以造鈔屬戶部鑄錢屬工部而改寶鈔文中書省爲戶部與舊鈔兼行十五年置戶部寶鈔廣源庫廣惠庫入則廣源掌之出則廣惠掌之在外衛所軍士月鹽皆給鈔各鹽場給工本鈔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祿米皆給鈔二貫五百文準米一石二十二年詔更定錢式生銅一斤鑄小錢百六十折二錢半之當三至當十準是爲差更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諭權稅官吏凡鈔有字貫可辨者不問爛損即收受解京抑勒與僞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設寶鈔行用庫於東市凡三庫各給鈔三萬錠爲鈔本倒收舊鈔送內府令大明寶鈔與歷代錢兼行鈔一貫準錢千文提舉司於三月內印造十月內止所造鈔送內府充賞明年罷行用庫又罷寶泉局時兩浙江西閩廣民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翔貴而錢法益壞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銀之禁成祖初犯者以姦惡論惟置造首飾器皿不在禁例永樂二年詔犯者免死徙家戍興州陝西都司僉事張豫坐抵易官鈔論戍江夏民父死以銀營葬其當戍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誠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餘萬錠帝令戶部會羣臣議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從其議設北京寶鈔提舉司稅糧課程賦罰俱折收鈔其直視洪武初減十之九後又令鹽官納舊鈔支鹽發南京抽分場積薪龍江提舉司竹木器之軍民收其鈔應天歲辦蘆柴徵鈔十之八帝初即位戶部尚書夏原吉請更鈔板篆文爲永樂帝命仍其舊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號云仁宗監國令犯笞杖者輸鈔及即位以鈔不行詢原吉原吉言鈔多則輕少則重民間鈔不行緣散多數少宜爲法斂之請市肆門攤諸稅度量輕重加其課程鈔入官官收昏軟者悉燬之自今官鈔宜少出民間得鈔難則自然重矣

乃下令曰所增門攤課程鈔法通即復舊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禁止。然是時民卒輕鈔。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乃弛布帛米麥交易之禁。凡以金銀交易及賻貨增直者罰鈔。府縣衛所倉糧積至十五年以上者鹽糧悉收鈔秋糧亦折鈔三分。門攤課鈔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納鈔五百貫。果園贏車並令納鈔。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貫者罰鈔千貫。賊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更追免罪鈔如之。英宗即位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鑿不行。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天順中始弛其禁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錢鈔。是事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徵之民則每貫徵銀二分五釐。民以大困。弘治元年京城稅課司順天山東河南戶口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其後乃皆改折用銀而洪武永樂宣德錢積不用詔發之令與歷代錢兼用。戶部請鼓鑄乃復開局鑄錢。凡納贖收稅歷代錢制錢各收其半。無制錢即收舊錢。二以當一制錢者。國朝錢也。舊制工部所鑄錢入太倉司鑄二庫。諸關稅錢亦入司鑄庫。共貯錢數千百萬中官掌之。京衛軍秋糧取給焉。每七百當銀一兩。武宗之初。部臣請察覈侵蝕。又以錢當俸糧者。僅及銀數三分之一。請於承運庫給銀。時中官方用事。皆不聽。已而司鑄庫太監羅琛言。自弘治開。權關折銀入承運庫。錢鈔缺乏。支放不給。請遵成化舊制。錢鈔兼收。從之。正德三年。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為率。錢一銀九。又從太監張永言。發天財庫及戶部布政司庫。錢關給徵收每七十文徵銀一錢。且申私鑄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錢一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蹙。益專用銀矣。明初鑄洪武錢。成祖九年鑄永樂錢。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朝未鑄者。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而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錢。民患錢少。乃發內庫新鑄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又令通行歷代錢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製器者。罪比盜鑄。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錢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窮極夾其中不可辨用。給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餘視錢高下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錢行久。弊革之。民頗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于民。民亦駭然。屬連歲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謂錢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鈺條奏。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戶部執不從。廷鈺劾奏。尚書方純及郎中劉爾收。帝怒斥爾收。採廷鈺議。命從民便。且定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旨開行。竟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官錢並行焉。給事中殷正茂言。兩京銅價大高。鑄錢得不償費。宜採雲南銅運至岳州鼓鑄。費工本銀三十九萬。可得錢六萬五千萬文。直銀九十三萬餘兩。足以少佐國家之急。戶部覆言。雲南地僻事簡。即由鼓鑄為

便。乃救巡撫以鹽課銀二萬兩為工本。未幾巡撫王昺言。費多入少。乞罷鑄。帝以小費不當。仍命行之。越數年。巡按五諍復言。宜罷鑄。部議錢法弊滯者。由官課司收稅以七文當一分。姦民乘機阻撓。錢多則惡濫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錢愈滯。自今準折聽民便。不必定文數。而課稅及官俸。且俱用銀。乃罷雲南鑄錢。而從戶部議。時所鑄錢。有金背有火漆。有鐵邊。諸者以鑄錢艱難。工匠勞費。革鑄車用鑄錢。於是鑄錢。競雜鉛錫。便到治。而輪郭蠹爛。色澤黯黧。姦偽倣效。盜鑄日滋。金背錢反阻不行。死罪日報。終不能止。帝患之。問大學士徐階。階陳五害。請停寶源局鑄錢。應支給錢者。悉予銀幣。乃鞠治工匠。侵料減工罪。而停鼓鑄。自後稅課徵銀而不徵錢。且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而私鑄者多。隆慶初。錢法不行。兵部侍郎譚綸言。欲富民。必重布帛救粟而賤銀。欲錢法以濟銀之不足。今錢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輪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請令民得以錢輸官。則錢法自通。於是課稅銀三兩以下復收錢。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時錢八文折銀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隸按察使相請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號。部議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為制。以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復稍稍通矣。寶鈔不用垂百餘年。課程亦鮮有收鈔者。惟俸錢獨支鈔如故。四年。始以新鑄隆慶錢給京官俸。云萬曆四年。命戶工二部準嘉靖錢式。鑄萬曆通寶金背及火漆錢。一文重一錢二分五釐。又鑄鑄邊錢。一文重一錢三分。頒行天下。俸糧皆銀錢兼給。雲南巡按郭庭梧言。國初京師有寶源局。各省有寶泉局。自嘉靖開。省局停廢。民用告匱。滇中產銅。不行鼓鑄。而反以重價購海肥非利也。遂開局鑄錢。尋命十三布政司皆開局。採工部言。以五銖錢為準。用四火黃銅鑄金背。二火黃銅鑄火漆。鑄惡者罪之。蓋以費多利少。則私鑄自息也。久之。戶部言。錢之輕重不常。輕則散。故無鑄鑄置置之患。初鑄時。金背十文直銀一分。今萬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銀一分。火漆鑄邊亦如之。僅險十年。而輕重不常。相半。錢重而物價騰踊。宜發庫貯以平其直。從之。時王府皆鑄造私錢。更不敢許古錢阻滯不行。國用不足。乃命南北寶源局。拓地增爐鼓鑄。而北錢視南錢昂直三分之一。南鑄大抵輕薄。然各循其舊。並行不廢。天啓元年。鑄壽昌錢。兵部尚書五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署做白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收大錢發局改鑄。當是時。開局遍天下。重課錢息。崇禎元年。兩京鑄本七萬九千餘兩。獲息銀三萬九千有奇。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有奇。其所鑄錢皆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盈。工匠之賠補行使之。折開不堪命矣。寶泉局鑄本四十萬兩。舊例錢成。還本太倉。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鑄本三年。御史饒京言。鑄錢開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無息。旋開旋罷。自南北兩局外。僅存湖廣陝西四川雲南及宣密二鎮。而所鑄之息。不盡歸朝廷。復苦無鑄本。蓋以買銅而非采銅也。乞遵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鑄錢。采銅於產銅之地。置官吏駐兵。徵銀鑄法。十取其三。銅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于直以市。帝從之。是時鑄廠並開。用銅益多。銅至益少。南京戶部尚書鄭三

使請專官買銅。戶部議元鑑產銅之人駐鐵遠荆常銅鉛會集處。所謂采銅於產銅之地也。帝與從之。既又采絲孟垣曲開喜諸州縣銅鉛荊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荊州上接黔蜀。下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陳便宜四事。即命大受專督之。遂定鑄式。每文重一錢。每千直銀一兩。南都錢輕薄。屢旨嚴飭。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錢最工。隆萬錢加重半銖。自啓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然日以惡薄。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抑擲輒破碎。末年。救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亡。初制。歷代錢與制錢通行。自神宗初。從僉都御史龐尙鵬議。古錢止許行民間。輸稅贖罪。俱用制錢。啓禎時。廣鑄錢。始括古錢以充鑄。銅民間市易。亦擯不用矣。莊烈帝初即位。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有銷古錢之語。大學士劉鶴訓言。北方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帝以爲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銷舊錢。但行新錢。於是古錢銷毀頓盡。蓋自隋世盡銷古錢。至是凡再見云。鈔法自弘正開廢。天啓時。給事中惠世揚復請造行崇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終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課。金銀銅鐵鉛汞硃砂青綠。而金銀礦最爲民害。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洩民言探礦者。仁宣仍世禁止。壇番禹坑洞罷窩熬白泥濘發礦。然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爐局四十二座。始於洪武末年。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七縣。亦有場局。盜課皆二千餘兩。永樂間。開陝州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遣官湖廣貴州探辦金銀課。復遣中官御史往覈之。又開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宜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其不產金銀者亦屢有革罷。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兩。浙江增至八萬餘兩。宣宗初。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而浙江亦增至九萬餘。英宗下詔。封坑穴撤開辦官。民大蘇息。而歲額未除。歲辦皆洪武舊額也。開辦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前。竊民私開坑穴相殺傷。廢不能止。下詔宥之不悛。言者復請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馮傑提督。供億過公稅。民困而盜愈衆。都茂七葉宗留之徒。流毒浙閩。久之始定。景帝嘗封關。旋以盜礦者多。兵部尙書孫原貞請開浙江銀場。因並開福建。命中官戴細保提督之。天順四年。命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課額浙閩大畧如舊。雲南十萬兩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總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中。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五十三兩。於是復閉。而浙江銀礦以缺額量減。雲南開廢。弘治元年。始減雲南二萬兩。溫處萬兩餘。罷浦城廢坑銀。治至十三年。雲南巡

巡撫李士實言。雲南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武宗初。從中官秦文等奏。復開浙閩銀礦。既而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世宗初。閉大理礦場。其後薊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砂金銀。復礦開採。以助大工。

既獲玉旺略礦。銀帝諭開臣廣開。探戶部尙書方輅等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一一搜訪。以稱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競。礦利而浙江江西盜礦者。且劫徽寧。天下漸多事矣。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萬曆十二年。竊民屢以礦利中上心。諸臣力陳其弊。帝雖從之。意快快。二十四年。張位秉政。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位不能止。開探之端。廢弁白望獻礦。嗣者日至。於是無地不開。中使四出。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慶雲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濟寧沂州膠州濰州萊蕪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祁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縣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鑿。趙欽。四川則邱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來。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借原奏官往礦。微細無所得。勸民償之。而竊人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斲。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甚。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爲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縱不問。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當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羣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雲南巡撫魏允貞上言。方今水旱告災。天鳴地震。星流氣射。四方日報。中外軍興。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開採以肆婪。僉費由中作。則礦夫完役爲禍尤烈。至是而後求投珠抵璧之說。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開採之弊。大可慮者有八。礦盜喧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稅。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僱民糧餉。餽餉餒。四也。礦洞偏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鬪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識者以爲明亡蓋由於此。

鐵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進賢新縣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東萊蕪廣東陽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太原澤潞各一。凡十三所。歲輸鐵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川亦有鐵冶。十四年。益以秦陝。十五年。廣平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以民生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罷各布政司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百十萬斤。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末年。以工部言。復盡開。令民得自採鍊。每十分取其二。永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鐵冶。景帝時。辦事吏請復陝西寧遠鐵礦。工部劾其違法。下獄。給事中張文寶以爲不宜塞言。路乃釋之。弘治十七年。廣東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鬻等因作亂。都御史劉大夏討平之。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嘉靖三十四年。開建寧延平諸府鐵冶。隆萬以後。率因舊制。未嘗特開云。

銅場。明初。惟江西德興鉛山。其後四川梁山山西五臺陝西寧羗暑陽及雲南皆採水銀青綠。太祖時。廉州巡檢言。州界西戎有水銀坑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帝不許。惟貴州

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砂場局。而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銀銅綠。以與外番接境。虞軍民潛取生事。特禁之。成化十七年。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坑水銀場局。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開雲南諸鐵礦。因及銅錫青綠。詔可。遂次第開採。嘉靖隆萬間。因鼓鑄開雲南諸處銅場。久之。所獲漸少。崇禎時。遂括古錢以供爐冶焉。

關市之征。宋元頗繁。明初務簡約。其後增置漸多。行齋居鑿所過。止各有稅。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農具書籍及他不繫於市者。勿算。應征而蔽匿者。沒其半。買賣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凡納稅地置店。曆書所止。商民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課。有本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荆州太平。蘭州廣寧。又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即吳王位。滅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洪武初。命在京官店。馬指揮領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權衡。稽牙價物。價。在外城門兵馬亦令兼領市司。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帝聞而黜之。山西平遠主簿成樂秩滿來朝。上其考曰。能振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若以振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訊。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十八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實立為定額。十三年。吏部言。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報可。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姦臣聚斂。稅及織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明年。令以野獸皮輪魚課製裘。以給邊卒。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租價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為屋。名場房。以貯商貨。永樂初。定制。嫁娶喪祭時。飾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已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準南京例。置京官店。場房。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處。權辦課程。二十一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權。一年。以為定額。帝從之。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課。稅增舊凡五倍。南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場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驟驅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附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滌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晉暨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侍郎曹弘言。場房月鈔五百貫。良。若有鬻子女。輸課者。帝令覈除之。及鈔法

通。減北京疏地課鈔之半。船料百貫者。減至六十貫。正統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未幾。以兵部侍郎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諸鈔。鈔移滌縣。鈔關。於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九年。王佐。掌戶部。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權漸繁。景泰元年。于謙。納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減張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大理。聊薛。壇言。抽分。新炭。等。不報者。準。商。船。商。販。貨。罪。悉。沒。之。過。重。請。得。比。舊。稅。律。帝。從。之。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荆。州。杭。州。三。處。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其。後。易。以。銀。至。是。漸。益。至。數。萬。兩。尋。遣。御史。權。稅。孝。宗。初。御史。陳。璠。言。崇。文。門。監。稅。官。以。培。克。為。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輜。毋。得。搜。阻。又。從。給。事。中。王。敬。言。取。回。蕪。湖。荆。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稅。十。三。年。復。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尚。書。李。鑑。依。阿。持。兩。端。橫。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分。權。稅。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京。城。九。門。之。稅。弘。治。初。歲。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文。至。末。年。數。大。減。自。正。德。七。年。以。後。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詔。如。弘。治。初。年。例。仍。減。錢。三。十。萬。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折。收。銀。其。後。復。收。錢。鈔。八。年。復。收。銀。遂。為。定。制。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既。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權。商。稅。行。之。數。年。主。事。郎。閣。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權。場。不。宜。再。權。罷。之。其。後。復。山。海。關。稅。罷。八。里。舖。店。錢。四。十。二。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餘。餽。悉。入。公。帑。隆。慶。二。年。始。給。鈔。關。主。事。關。防。救。書。尋。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主。事。掌。覈。商。所。報。物。數。以。定。稅。鈔。收。解。無。存。所。與。神。宗。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併。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崇。自。隆。慶。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也。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權。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荆。州。店。稅。寶。坻。魚。菜。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贖。騙。脅。官。吏。務。股。削。為。權。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勛。奏。請。始。高。宗。於。京。口。營。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胤。於。廣。州。陳。奉。於。荆。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普。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曜。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姦。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箭。巾。為。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權。者。肆。為。擄。奪。沒。其。全。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壤。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徵。民。變。帝。率。庇。不。問。諸。所。進。稅。或。稱。遺。稅。或。稱。舊。稅。或。稱。罰。贖。或。稱。額。外。贏。餘。又。假。買。辦。孝。順。之。名。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甚。至。稅。監。劉。成。因。災。荒。請。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嗜。利。如。此。三。十三

年始詔罷探礦以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李道詭稱有司固却乞如舊便帝遂從之又聽福府承奉謝文銓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尚書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潞暨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實抵銀魚厥永樂時設稅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探又徵其稅後并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蓋網罟且及青縣天津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親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為小戩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遺詔減天下稅額三之一免近今畸零小稅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撤回稅監其派入地畝行戶人丁開架者槩免之天啓五年戶部尚書李起元請復榷水陸衝要依萬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傑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九年復議增稅款項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凡諸課程始收鈔開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仰姦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弊隙也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入貢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舟為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僞侵軼後市舶司暫罷輒復嚴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永樂初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仰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三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日來遠浙江日安遠廣東日懷遠尋設交趾雲南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初八寶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起運宣宗命至即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武宗時提舉市舶太監畢真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汎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救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令如能言舊例先行先任市舶太監也嘗以不預滿刺加諸國番船抽分奏請兼理為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真讓以為例云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波數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執訪知舶主皆貴官大姓市番皆以虛直轉鬻

牟利而直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餘皇奏請鑄鐵戒大姓不報二十八年執又言長澳諸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關通射利因為擲導躡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執軌以便宜誅之御史陳九德劾執措置乖方專殺啓孽帝遂執聽勸執既黜姦徒益無所憚外交內訌釀成禍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上無寧日矣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直都御史胡宗憲遣其客將蔣洲陳可順使倭官諭還報倭志欲通貢市兵部議不可乃止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從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撫劉繼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曆中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黃已而兩市船復以中官領職如故

永樂開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朵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大同馬市始正統三年巡撫盧容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請支山西行都司庫銀市馬時也先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成化十四年陳獻可遼東復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朵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兵部尚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剋遂治海安二人罪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市開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懼以互市陷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於是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朝廷為省客兵餉減哨銀以充之頻年加賞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復從中乾沒邊費反過當矣遼東義州木市萬曆二十三年開事具李化龍傳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并罷馬市其後總兵李成梁力請復而衛遠總督萬世德亦疏於朝三十九年復開馬市二市後以為常

探造之事累朝侈儉大同大約際於英宗繼以憲武至世宗神宗兩極其事目繁瑣徵索紛紜最鉅且難者曰探木歲造景大者曰織造日燒造酒醴膳羞則掌之光祿寺探辦成就則工部四司內監司局或專差職之榮族則掌之儀衛司而最為民害者率由中官明初上供簡省郡縣貢香米人參葡萄酒太祖以為勞民却之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

明史食貨志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張廷玉等奉敕修 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 採木 珠池 織造 燒造 六 上供探造 採造 柴炭 採木 珠池 織造 燒造 俸餉 會計

失大信耶。宣宗時。罷永樂中河州官買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給屯軍。命御史二人察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多支及需索者執奏。英宗初政。三楊當軸。減南畿麥牧。黃牛四萬。糖蜜果。品膳酥油。茶芽。硬糲。粟。米。藥材。皆減省有差。撤諸處捕魚官。即位數月。多所撙節。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萬七千有奇。南工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硃紅膳盒。諸器。營膳所造。以進宮中。食物。尚膳監。率乾沒之。帝令備帖具書。如數還給。景帝時。從于謙言。罷真定河間。探野味。直沽海口。造乾魚。內使。天順八年。光祿果。品物料。凡二百二十六萬八千餘斤。增舊額。四之一。或化初。詔光祿寺。牲口不得過十萬。明年。寺臣李春。請增禮部。尚書。姚燮言。正統間。雞鵝羊家。歲費三四萬。天順以來。增四倍。暴殄過多。請從前詔。後二年。給事中。陳越言。光祿。市物。概以勢取。貧賤。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祿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過額。侵漁妄費也。大學士。彭時亦言。光祿寺。委用小人。買辦。假公營私。民利盡為所奪。請照宣德。正統間。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於是。減魚果。歲額。十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祿。減增加。供應。初。光祿。俱預支。官錢。市物。行頭。吏役。因而。侵蝕。乃令各行。先報納。而後。償價。遂有。游手。號為。報頭。假以。供應。為名。抑價。倍取。以充。私囊。御史。李鸞。以為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祿。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門。虎。南。海。子。貓。西。華。門。鷹。大。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自。成。化。時。添。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買。於。京。師。舖。戶。價。直。不。時。給。市。井。貧。累。兵。部。尚。書。劉。大。夏。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武。宗。之。世。各。宮。日。進。月。進。數。倍。天。順。時。府。役。之。額。當。仁。宗。時。僅。六。千。三。百。餘。名。及。憲。宗。增。四。一。世。宗。初。減。至。四。千。一。百。名。歲。額。銀。兩。至。十。三。萬。兩。中。年。復。增。至。四。十。萬。兩。派。不。足。借。支。太。倉。太。倉。又。不。足。乃。令。元。供。司。府。依。數。增。派。於是。帝。疑。其。乾。沒。下。禮。部。問。狀。責。光。祿。寺。具。數。以。奏。帝。復。降。旨。詰。責。乃。命。御史。稽。覈。月。進。揭。帖。兩。月。間。省。銀。二。萬。餘。兩。自。是。歲。以。為。常。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貢。日。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日。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繁。於是。召。商。置。買。物。價。多。虧。商。賈。匿。迹。二。十。七。年。戶。部。言。京。師。召。商。納。貨。取。直。富。商。規。避。應。役。者。皆。貧。弱。下。戶。請。覈。實。編。審。給。事。中。羅。崇。奎。言。諸。商。所。以。重。困。者。物。價。賤。則。減。而。貴。則。不。敢。增。且。收。納。不。時。一。遭。風。雨。遂。不。可。用。多。致。賠。累。既。收。之。後。所。司。更。代。不。常。不。即。給。直。或。竟。沈。閉。幸。給。直。矣。官。司。折。閱。於。上。番。役。虧。於。下。名。雖。平。估。所。得。不。能。半。諸。弊。若。除。商。自。樂。赴。奚。用。編。審。帝。雖。納。其。言。而。仍。編。審。如。戶。部。議。穆。宗。朝。光。祿。少。卿。李。健。奏。十。事。帝。乃。可。之。頗。有。所。減。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獸。罷。寶。魚。鮮。凡。薦。新。之。物。值。於。光。祿。寺。勿。遣。中。官。又。從。太。監。李。芳。請。停。徵。加。增。細。梗。米。白。青。鹽。命。一。依。成。弘。開。例。御。史。王。宗。載。請。停。加。派。部。議。悉。準。元。額。果。品。百。七。萬。八。千。餘。斤。牲。口。銀。五。萬。八。千。餘。兩。免。加。派。銀。二。萬。餘。兩。未。行。而。神。宗。立。詔。免。之。世。宗。末。年。歲。用。止。十。七。萬。兩。穆。宗。裁。二。萬。止。十。五。萬。餘。兩。經。費。省。約。矣。萬。曆。初。年。益。減。至。十。三。四。萬。中。年。漸。增。幾。三。十。萬。而。舖。戶。之。累。滋。甚。時。中。官。進。納。索。賂。名。鋪。墊。錢。費。不。貲。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京。師。富。戶。為。商。令。下。被。覓。者。如。赴。死。重。賄。賈。官。司。

密鈞。若緝姦盜。宛平知縣。劉日淑言。京民一遇覓商。取之不遺毫髮。實本悉歸。請厚估先發。以甦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職。日淑自刎。解官去。至熹宗時。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終不得一錢者。

洪武時。官禁中市物。視時估。率加十錢。其損上益下如此。永樂初。斥言採五色石者。且以溫州輪攀困民。罷染色布。然內使之出。始於是時。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產購之。軍器之需。尤無算。仁宗時。山場園林。湖池坑冶。果樹蠶蜜。官設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罷開辦金銀。其他紙錠。紵絲。紗羅。緞香。貨銀。珠金。箔。紅。花。茜。草。鹿。皮。香。蠟。藥。物。果。品。海。味。硃。紅。硃。金。龍。鳳。器。物。多。所。罷。減。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償一。無異空取。帝嘉納之。諭工部。察懲。又因。秦。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言。悉。召。還。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許。輒。遣。自。軍。器。軍。需。外。凡。買。辦。者。盡。停。止。然。寬。免。之。詔。屢。下。內。使。屢。救。撤。遣。而。奉。行。不。實。官。者。輒。名。採。辦。虐。取。於。民。誅。袁。琦。阮。巨。隊。等。十。餘。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罷。諸。處。採。買。及。遣。下。西。洋。船。木。諸。冗。費。多。數。省。正。統。八。年。以。買。辦。擾。民。始。令。於。存。留。錢。糧。內。折。納。就。近。解。兩。京。先。是。仁。宗。時。令。中。官。鎮。守。邊。塞。英。宗。復。設。各。省。鎮。守。又。有。守。備。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憲。宗。時。益。甚。購。書。採。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子。遺。抑。膏。鹽。引。私。採。禽。鳥。鷹。官。幣。納。私。賂。動。以。巨。萬。計。太。隸。太。和。山。降。真。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頗。有。減。省。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尚。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名。曰。採。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奇。珍。且。設。膳。乳。諸。房。廚。役。造。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騷。擾。乞。悉。罷。之。報。可。然。其。後。靡。費。漸。多。至。武。宗。任。劉。瑾。漁。利。無。厭。鎮。守。中。官。率。貢。銀。萬。計。皇。店。諸。名。不。一。歲。辦。多。非。土。產。諸。布。政。使。來。朝。各。陳。進。貢。之。害。皆。不。省。世。宗。初。內。府。供。應。減。正。德。什。九。中。年。以。後。營。建。齋。醮。採。木。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黃。白。蠟。至。三。十。餘。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諸。香。至。十。餘。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十。餘。年。未。獲。使。者。因。請。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澤。朝。日。壇。爵。用。紅。黃。玉。求。不。得。購。之。陝。西。邊。境。遣。使。覓。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辦。金。寶。珠。珠。於。是。貓。兒。睛。祖。母。碌。石。綠。撒。字。尼。石。紅。刺。石。北。河。洗。石。金。剛。鑽。朱。藍。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穆。宗。承。之。購。珠。寶。益。急。給。事。中。李。己。陳。吾。德。疏。諫。已。下。獄。吾。德。削。籍。自。是。供。億。寔。多。矣。神。宗。初。內。承。運。庫。太。監。翟。敏。請。買。金。珠。張。居。正。封。還。敏。疏。事。遂。寢。久之。帝。日。贖。貨。開。採。之。議。大。興。費。以。鉅。萬。計。珠。寶。價。增。舊。二。十。倍。戶。部。尚。書。陳。策。言。庫。藏。已。竭。宜。加。撙。節。中。旨。切。責。而。順。天。府。尹。以。大。珠。鴉。青。購。買。不。如。旨。鑄。級。至。於。末。年。內。使。雜。出。採。造。益。繁。內。府。告。匱。至。移。濟。邊。銀。以。供。之。熹。宗。一。聽。中。官。採。造。尤。夥。莊。烈。帝。立。始。務。釐。剔。節。省。而。庫。藏。已。耗。竭。矣。

永樂中。後軍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衛所軍士。採之邊關。宣宗初。以邊木以扼敵騎。且邊軍不宜他役。詔免其採伐。令歲納銀二萬餘兩。後府召商買料。五年。置易州山廠。命工部侍郎督之。斂北直山。山西。民夫轉運。而後府輪銀召商如故。初。歲用薪。止二千萬餘斤。弘治中。增至四千萬餘斤。轉運既艱。北直山。山西。乃悉輸銀以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

密鈞。若緝姦盜。宛平知縣。劉日淑言。京民一遇覓商。取之不遺毫髮。實本悉歸。請厚估先發。以甦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職。日淑自刎。解官去。至熹宗時。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終不得一錢者。

洪武時。官禁中市物。視時估。率加十錢。其損上益下如此。永樂初。斥言採五色石者。且以溫州輪攀困民。罷染色布。然內使之出。始於是時。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產購之。軍器之需。尤無算。仁宗時。山場園林。湖池坑冶。果樹蠶蜜。官設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罷開辦金銀。其他紙錠。紵絲。紗羅。緞香。貨銀。珠金。箔。紅。花。茜。草。鹿。皮。香。蠟。藥。物。果。品。海。味。硃。紅。硃。金。龍。鳳。器。物。多。所。罷。減。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償一。無異空取。帝嘉納之。諭工部。察懲。又因。秦。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言。悉。召。還。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許。輒。遣。自。軍。器。軍。需。外。凡。買。辦。者。盡。停。止。然。寬。免。之。詔。屢。下。內。使。屢。救。撤。遣。而。奉。行。不。實。官。者。輒。名。採。辦。虐。取。於。民。誅。袁。琦。阮。巨。隊。等。十。餘。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罷。諸。處。採。買。及。遣。下。西。洋。船。木。諸。冗。費。多。數。省。正。統。八。年。以。買。辦。擾。民。始。令。於。存。留。錢。糧。內。折。納。就。近。解。兩。京。先。是。仁。宗。時。令。中。官。鎮。守。邊。塞。英。宗。復。設。各。省。鎮。守。又。有。守。備。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憲。宗。時。益。甚。購。書。採。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子。遺。抑。膏。鹽。引。私。採。禽。鳥。鷹。官。幣。納。私。賂。動。以。巨。萬。計。太。隸。太。和。山。降。真。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頗。有。減。省。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尚。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名。曰。採。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奇。珍。且。設。膳。乳。諸。房。廚。役。造。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騷。擾。乞。悉。罷。之。報。可。然。其。後。靡。費。漸。多。至。武。宗。任。劉。瑾。漁。利。無。厭。鎮。守。中。官。率。貢。銀。萬。計。皇。店。諸。名。不。一。歲。辦。多。非。土。產。諸。布。政。使。來。朝。各。陳。進。貢。之。害。皆。不。省。世。宗。初。內。府。供。應。減。正。德。什。九。中。年。以。後。營。建。齋。醮。採。木。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黃。白。蠟。至。三。十。餘。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諸。香。至。十。餘。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十。餘。年。未。獲。使。者。因。請。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澤。朝。日。壇。爵。用。紅。黃。玉。求。不。得。購。之。陝。西。邊。境。遣。使。覓。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辦。金。寶。珠。珠。於。是。貓。兒。睛。祖。母。碌。石。綠。撒。字。尼。石。紅。刺。石。北。河。洗。石。金。剛。鑽。朱。藍。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穆。宗。承。之。購。珠。寶。益。急。給。事。中。李。己。陳。吾。德。疏。諫。已。下。獄。吾。德。削。籍。自。是。供。億。寔。多。矣。神。宗。初。內。承。運。庫。太。監。翟。敏。請。買。金。珠。張。居。正。封。還。敏。疏。事。遂。寢。久之。帝。日。贖。貨。開。採。之。議。大。興。費。以。鉅。萬。計。珠。寶。價。增。舊。二。十。倍。戶。部。尚。書。陳。策。言。庫。藏。已。竭。宜。加。撙。節。中。旨。切。責。而。順。天。府。尹。以。大。珠。鴉。青。購。買。不。如。旨。鑄。級。至。於。末。年。內。使。雜。出。採。造。益。繁。內。府。告。匱。至。移。濟。邊。銀。以。供。之。熹。宗。一。聽。中。官。採。造。尤。夥。莊。烈。帝。立。始。務。釐。剔。節。省。而。庫。藏。已。耗。竭。矣。

密鈞。若緝姦盜。宛平知縣。劉日淑言。京民一遇覓商。取之不遺毫髮。實本悉歸。請厚估先發。以甦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職。日淑自刎。解官去。至熹宗時。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終不得一錢者。

密鈞。若緝姦盜。宛平知縣。劉日淑言。京民一遇覓商。取之不遺毫髮。實本悉歸。請厚估先發。以甦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職。日淑自刎。解官去。至熹宗時。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終不得一錢者。

三萬餘兩。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輒私加數倍。逋負日積。至以三年正供。補一年之耗。尚書李繼謫令正耗相準。而生收者復私加。乃以四萬斤為萬斤。又有輪納浮費。民弗能堪。世宗登極。乃酌減之。隆慶五年。後府探納艱苦。改屬兵部車駕司。萬曆中。歲計柴價銀三十萬兩。中官得自徵。比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惜薪司為陷阱云。

探木之役。自成祖繕治北京宮殿始。永樂四年。遣尚書宋禮如四川。侍郎古析如江西。師遠金純如湖廣。副御史劉觀如浙江。僉都御史仲誠如山西。禮言有數大木。一夕自浮大谷達於江。天子以為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復命禮探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復命侍郎黃宗載吳廷用探木湖廣。未幾。因旱災。已之。尋復探大木湖廣。而諭工部酌省未幾。復罷。其他處亦時探。採罷。弘治時。發內帑修清寧宮。停四川探木。正德時。探木湖廣。命侍郎劉丙督運。太監劉養劾其不中梁棟。責丙陳狀。工部尚書李鏡。奪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鑑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採辦大木。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探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覈諸處遺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悞大工。逮治礮黜非一。並河州縣尤苦之。萬曆中。三殿工興。採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徵諸民間。較嘉靖年費更倍。而探應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道直至二十五萬。科臣劾督運官遲延。侵冒不報。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廣東珠池率數十年一採。宣宗時。有謂令中官探東莞珠池者繫之獄。英宗始使中官監守。天順開管一採之。至弘治十二年。歲久珠老。得最多。費銀萬餘。獲珠二萬八千兩。遂罷監守。中官正德九年。又探。嘉靖五年。又探。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復詔探。兩廣巡撫林富言。五年探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探取。流毒海濱。陛下御輒。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聽。隆慶六年。詔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探珠八千兩。神宗立。停罷。既而以太后進奉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禮。令歲辦金珠寶石。復遣中官李敬李鳳廣東探珠五千一百餘兩。給事中包見捷力諫。不納。至三十二年始停採。四十年。以指揮倪英言復開。

明制。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等府亦各有織染局。歲造有定數。洪武時。置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織染局。又置監院。所於儀真六合。種青藍以供染事。未幾悉罷。又罷天下有司歲織緞疋。有賞賚給以絹帛。於後湖置局織造。永樂中。復設欽縣織染局。令陝西織造駝氈。正統時。置泉州織造局。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疋。工部侍郎翁世資請減之。下錦衣獄。謫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免蘇杭嘉湖應天織造。其後復設。乃給中官鹽引。鬻於淮。以供費。正德元年。尚衣監言。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

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襪。並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謚。自劉瑾用事。倖瑄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軍服者。蓋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即位未幾。即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漸多。蘇杭嘉湖五府織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綉絹帛山西潞細皆視舊制加丈尺。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取給戶工二部。搜括庫藏。扣留軍國之需。部臣科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監兼司。姦弊日滋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各省直織造供用。蘇杭織造。開行間止。自萬曆中。頻數派遣。歲至十五萬疋。相沿日久。遂以為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為常例。

燒造之事。在外臨清甄廠京師琉璃黑窯皆造甄瓦。以供營繕。宣宗始遣中官張善之饒州造奉先殿几筵龍鳳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趙府祭器。驗年善。以罪誅。罷其役。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禁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諸瓷器。違者罪死。宮殿告成。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花缸。王振以為有壘。遣錦衣指揮提督官敷中官往督復造。成化間。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孝宗初。撤回中官。尋復遣。弘治十五年。復撤。正德末。復遣。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善者三十餘萬器。嘉靖初。遣中官督之。給事中陳臬謫言。其大為民害。請罷之。帝不聽。十六年。新作七陵祭器。三十七年。遣官之江西造內殿醴醞增器三萬。後添設醴州通判專管御器廠燒造。是時營建最繁。近京及蘇州皆有甄廠。隆慶時。詔江西燒造瓷器十餘萬。萬曆十九年。命造十五萬九千

既而復增八萬。至三十八年未畢工。自後役亦漸寢。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料草月支五十四。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萬石。鈔萬貫。餘物半親王。馬料草二十四。公主未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疋。絹冬夏布各三十四。綿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公主。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四疋。紵絲五十四。紗羅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料草十四。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緞匹於所在親王國造給。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侯及嫁與親王女已嫁者同。凡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嫡長女。襲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縣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諸子年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為永業。其所生子世守之後。乃令止給祿米。二十年。詔以官吏軍士俸給彌廣。量減諸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乃更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

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襪。並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謚。自劉瑾用事。倖瑄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軍服者。蓋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即位未幾。即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漸多。蘇杭嘉湖五府織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綉絹帛山西潞細皆視舊制加丈尺。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取給戶工二部。搜括庫藏。扣留軍國之需。部臣科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監兼司。姦弊日滋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各省直織造供用。蘇杭織造。開行間止。自萬曆中。頻數派遣。歲至十五萬疋。相沿日久。遂以為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為常例。

石。鎮國將軍千石。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以二百石遞減。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百石遞減。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王及儀賓八百石。縣主郡君及儀賓以二百石遞減。縣君鄉君及儀賓以百石遞減。自後爲永制。仁宗即位。增減諸王歲祿。非常典也。時鄭越襄荆淮際梁七王未之藩。令暫給米。歲三千石。遂爲例。正統十二年。定王府祿米。將軍自賜名受封日爲始。縣王儀賓自出閣成婚日爲始。於附近州縣秋糧內撥給。景泰七年。定郡王將軍以下祿米。出閣在前。受封在後。以受封日爲始。受封在前。出閣在後。以出閣日爲始。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頗給以糧。嘉靖中。月支米六石。萬曆中。減至二石或一石。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歲祿。不授職任事。親親之誼甚厚。然天潢日繁。而民賦有限。其始祿米盡支本色。既而本鈔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其則不同。厥後勢不能給。而冒濫轉益多。姦弊百出。不可究詰。自弘治間。禮部尙書倪岳即條請節減。以寬民力。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二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况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上。多不能自存。飢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訟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爲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且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下部覆議。從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條例。郡王將軍七分折鈔。中尉六分折鈔。郡縣主郡縣鄉君及儀賓八分折鈔。他冒濫者。多所裁減。於是諸王亦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爲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能自存矣。明初。勅威皆賜官田。以代常祿。其後令還田給祿米。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百官之俸。自洪武初。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數刻石。官署取給於江南官田。十三年。重定內外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制。而雜流吏典附焉。正從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階遞減百石。皆給俸鈔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減五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減十石。鈔皆九十貫。正從七品視從六品遞減十石。鈔皆六十貫。正八品七十五石。從減五石。鈔皆四十五貫。正從九品視從八品遞減五石。鈔皆三十貫。勅之石。吏員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書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祿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祿。州學正月米二石五斗。縣教諭府州縣訓導月米二石。首領官之祿。凡內外官司提控案牘州吏目縣典史皆月米三石。雜職之祿。凡倉庫關場司局鐵冶邊運批驗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開墾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日一升。魚肉鹽醢之屬。官給之。官俸月米一石。二十五年。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遞減十三石。至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

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爲永制。洪武時。官俸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成祖即位。令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則米鈔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七八。惟九品雜職吏典。印總小旗軍並全支米。其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永樂二年。乃命公侯伯視文武官吏米鈔兼支。仁宗立。官俸折鈔每石至二十五貫。宣德八年。禮部尙書胡濙掌戶部議。每石減十貫。而以十分爲準。七分折絹。絹一匹抵鈔二百貫。少師養義等以爲仁宗在春宮久。深憫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詎可遽濫。不聽。竟請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贍矣。正統中。五品以上米二鈔八六品以下米三鈔。七時鈔價日賤。每石十五貫者。已漸增至二十五貫。而戶部尙書王佐復奏。減爲十五貫。成化二年。從戶部尙書馬昂請。又省五貫。舊例。南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七年。從戶部尙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值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三十錢。而布直僅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後蠶闕棉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極細者。猶直銀二兩。蠶布僅直三四錢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於是官員俸給凡二。日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絹。曰折銀米。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日本色。曰絹布折鈔。本色鈔十貫。折米一石。後增至二十貫。絹布折鈔。絹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公侯之祿。或本折中半。或折多於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武職府衛官。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與文臣異。餘並同。其三大營副將參游佐員。每月米五石。巡捕營提督參將亦如之。巡捕中軍把總官月支口糧九斗。旗牌官半之。天下衛所軍士月糧。洪武中。令京外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城守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石。江陰橫海水軍稍班。徒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給喪費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又給軍士月鹽。有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準。永樂中。始令糧多之地。旗軍月糧八分。支米二分。支鈔。後山西陝西皆然。而福建兩廣四川則米七鈔三。江西則米鈔中半。惟京軍及中都留守司河南浙江湖廣軍仍全支米。已而定制。衛軍有家屬者月米六斗。無者四斗五升。餘皆折鈔。凡各衛調至京操備軍兼工作者。米五斗。其後增損不一。而本折則例。各鎮多寡不同。不能具舉。凡各鎮兵餉。有屯糧。有民運。有鹽引。有京運。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屯糧者。明初各鎮皆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官吏俸糧。皆取給焉。民運者。屯糧不足。加以民糧。麥米豆草布鈔花絨運給戍卒。故謂之民運。後多議折銀。鹽引者。召商入粟。開中商屯。屯糧與軍屯相表裏。其後納銀運司名存而實亡。京運始自正統中。後屯糧鹽糧多廢。而京運日益矣。

主兵有常數。客兵無常數。初各鎮主兵足守其地。後漸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兵愈多。坐食愈衆。而年例亦日增云。

明田稅及經費出入之數。見於掌故者。嘗略可考見。洪武二十六年。官民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絹二十八萬八千餘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餘石。錢鈔五萬餘錠。弘治時。官民田總六百二十二萬八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鈔五萬六千三百餘錠。絹二十萬二千餘匹。秋糧米二千二百六十六萬六千餘石。鈔二萬一千九百餘錠。萬曆時。官民田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九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餘石。起運三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二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園倉基三千九百餘所。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糧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各運司提舉大小引鹽二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引。歲入之數。內承運庫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一萬二千餘兩。金二千兩。廣惠庫河西務等七鈔關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天財庫京城九門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通二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京衛屯豆二萬三千餘石。太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綿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官祿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京五草場折銀六萬三千餘兩。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餘萬。兩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薊密永昌易遠東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兩。各鹽運提舉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霸大等馬房子粒銀二萬三千餘兩。備邊并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京衛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崇文門商稅牙稅一萬九千餘兩。錢一萬八千餘貫。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錢二千八百餘貫。諸鈔關折銀二十二萬三千餘兩。泰山香稅二萬餘兩。贖罰銀十七萬餘兩。商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銀十四萬四千餘兩。北直隸山東河南解各邊鎮麥米豆草鹽鈔折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諸雜物條目繁瑣者不具載。所載歲入但計起運京邊者。而存留不與焉。歲出之數。公侯駙馬伯餼米折銀一萬六千餘兩。官吏監生俸米四萬餘石。官吏折俸絹布銀四萬四千餘兩。錢三千三百餘貫。倉庫草場官撥甲斗光祿太常諸司及內府監局匠役本色米八萬六千餘石。折色銀一萬三千餘兩。錦衣等七十八衛所官吏旗校軍士匠役本色米二萬一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官員折俸絹布銀二十八萬八千餘兩。軍士冬衣折布銀八萬二千餘兩。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將卒本色米十二萬餘石。冬衣折布銀二千餘兩。官軍防秋三月口糧四萬三千餘石。營操馬匹本色料二萬四千餘石。草八十萬餘束。巡捕營軍糧七千餘石。京營巡捕營錦衣騰驤諸衛馬料草折銀五萬餘兩。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二都司班軍行糧及工役鹽糧折銀五萬餘兩。京五草場商價一萬六千餘兩。御馬三倉象馬等房商價十四萬八千餘兩。諸邊

及近京鎮兵餉宣府主兵屯糧十三萬二千餘石。折色銀二萬二千餘兩。民運折色銀七十八萬七千餘兩。兩淮長蘆河東鹽引銀十三萬五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五千兩。客兵淮蘆鹽引銀二萬六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七萬一千兩。大同主兵屯糧本色七萬餘石。折色銀一萬六千餘兩。牛具銀八千餘兩。鹽鈔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米七千餘石。折色銀四十五萬六千餘兩。屯田及民運本色草二百六十八萬餘束。折草銀二萬八千餘兩。淮蘆鹽四萬三千餘石。京運年例銀二十六萬九千餘兩。客兵京運銀十八萬一千兩。淮蘆鹽七萬引。山西主兵屯糧二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草九萬五千餘束。民運本色米豆二萬一千餘石。折色銀三十二萬二千餘兩。淮浙山東鹽引銀五萬七千餘兩。河東鹽課銀六萬四千餘兩。京運銀十三萬三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延綏主兵屯糧五萬六千餘石。地畝銀一千餘兩。民運糧料九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十九萬七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六萬九千餘束。淮浙鹽引銀六萬七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五萬七千餘兩。客兵淮浙鹽引銀二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餘兩。寧夏主兵屯糧料十四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地畝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糧千餘石。折色銀十萬八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一百八十三萬餘束。淮浙鹽引銀八萬一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五千兩。客兵京運年例銀萬兩。甘肅屯糧料二十三萬二千餘石。草四百三十餘萬束。折草銀二千餘兩。民運糧布折銀二十九萬四千餘兩。京運銀五萬一千餘兩。淮浙鹽引銀十萬二千餘兩。固原屯糧料三十一萬九千餘石。折色糧料草銀四萬一千餘兩。地畝牛具銀七千一百餘兩。民運本色糧料四萬五千餘石。折色糧料草布花銀二十七萬九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二十萬八千餘束。淮浙鹽引銀二萬五千餘兩。京運銀六萬三千餘兩。犒賞銀一百九十餘兩。遼東主兵屯糧二十七萬九千餘石。荒田糧四百餘兩。民運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兩淮山東鹽引銀三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十萬二千餘兩。薊州主兵民運銀九千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客兵屯糧料五萬三千餘石。地畝馬草折色銀萬六千餘兩。民運銀萬八千餘兩。山東民兵工食銀五萬六千兩。遵化營民壯工食銀四千餘兩。鹽引銀萬三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八千餘兩。撫賞銀一萬五千兩。犒軍銀一萬三千餘兩。永平主兵屯糧料三萬三千餘石。民運糧料二萬七千餘石。折色銀二萬八千餘兩。民壯工食銀萬二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二千餘兩。客兵屯草折銀三千餘兩。民運草三十一萬一千餘束。京運銀十一萬九千餘兩。密雲主兵屯糧六千餘石。地畝銀二百九十兩。民運銀萬兩有奇。漕糧十萬四千餘石。京運銀十六萬兩有奇。客兵民運銀萬六千餘兩。民壯工食銀九百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銀二十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主兵屯糧折色銀二千四百餘兩。地畝銀五百餘兩。折草銀一百餘兩。民運銀二萬兩有奇。漕糧十八萬九千餘石。京運年例銀九萬六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四萬七千餘兩。易州主兵屯糧二萬三千餘石。地畝銀六百餘兩。民運銀三十萬六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五萬九千兩。井陘主兵屯糧萬四千餘石。地畝銀八千餘兩。民運本色米麥一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四萬八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三千餘兩。他雜費不具載。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出版

史學叢書 中國歷代食貨志

一名中國經濟史料
(精裝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郵費一角三分◆

版權不
所翻印

編輯者 大光書局編譯所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人 陳 荇 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

¥6,000.00

上海圖書館

